



水心先生文集

一

水心先生文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水心先生文集序

備衆文名一家言者在唐始著
前不多見也先生之作從壯至
老由今並古日邁月超神心窮
天地偉刻動海嶽翼然如登明
堂入清廟蔽冕崇麗金奏而玉
應其光耀變化如驪龍翔而慶
雲隨也盛矣哉其於文乎粹矣
哉其於道乎蓋周典孔籍之奧
不傳左冊馬書之妙不續詩迄
常張騷降景宋華與質始判正
與竒始分道失其統緒久矣世

遂以文爲可玩之物爭慕趨之
騁馳以其力雕鏤以其巧彰施
以其色暢達以其才無不自托
於文而道益離矣豈能言易知
言難歟或者反之則曰吾亦有
道焉爾文奚爲哉夫子不云乎
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六藝非萬
世之文乎以詞爲經以藻爲緯
文人之文也以事爲經以法爲
緯史氏之文也以理爲經以言
爲緯聖哲之文也本之聖哲而
叅之史先生之文也乃所謂大

成也欲植傑木必豐其根欲澹巨澤必濬其源文其澤木也學其根源也學與文相為無窮也是果專在筆墨間乎集起淳熙壬寅更三朝四十餘年中期運通塞人物散聚政化隆替策慮安危往往發之於文讀之者可

以感慨矣故一用編年庶有考也昔歐陽公獨擅碑銘其於世道消長進退與其當時賢卿大夫功行以及閭巷山巖樸儒幽士隱晦未光者皆述焉輔史而

行其意深矣此先生之志也門人大梁趙汝諧序

余幼時

先君東臯處士以遺書一帙名曰策場標準集授諒讀是書乃水心葉先生適在宋時所著也其忠君愛國之誠藹然溢於言意之表惜乎前後亡缺脫落有不可讀者嘗慕求全集竟不可得及余領鄉薦授官括郡先生乃郡邑龍泉人也後徙居溫之瑞安嘗因公事詣邑訪求遺本無有存者間或得一二篇或數十篇歷八載始克備有曰文粹曰葉學士文集曰水心文集及余幼時所讀標準集者其總目有四惟標準一集十七其七八公暇躬自磨錄其各集中所作劄狀奏議記序詩銘并雜著成篇章者得八百余篇編集彙次分為二十九卷其所著經傳子史編為後集總名曰水心先生文集編梓以求其傳與四方同志共覽焉集中字義脫落無可考者不敢僭補姑虛以俟後之君子而正之

正統十三年戊辰歲孟春望日處州府推官章貢黎諒謹識

重刊葉水心先生文集序

昔宋盛時以文章名家有廬陵南豐眉山臨川數公者窮聖賢之奧究道德之微故其爲文足以繼漢唐之盛天下皆師尊之南渡以來作者猶衆葉水心先生其一也先生之學浩乎沛然蓋無所不窺而才氣之卓越又足以發之然先生之心思行道於當時而見之功業不但爲文而已也觀其議論謀猷本於民彝物則之常欲以正人心明天

理至於求賢審官訓兵理財一切施諸政事之間可以隆國體濟時艱然未至於大用而道不盛行今之所見惟其文而已豈非可惜哉其論林栗一書有功於斯道甚大時栗唱道學之說欲竄逐文公善人君子皆惴懼先生獨上書天子論栗姦邪請加摧折以扶善類國家之本莫大於是先生正直剛明嚴於善惡之辯如此今去已遠而其言存是亦可以不朽矣章貢黎諒

字公允早得先生之文讀之固
已起敬起慕然恨不得見其全
及爲處州府推官乃先生鄉郡
常行縣訪之士大夫得奏議記
序等作八百餘篇手自讎校分
爲二十九卷鋟梓以傳而屬直

爲序於乎先生之文豈直所能
知而亦豈待序而傳哉念今之
仕者於其分所當爲上之人之
所督責猶有不能盡其職而挂
於吏議若非其所當急則怠廢
可知矣公允於此文非其所急

也而知之深好之篤勤敏足以
有爲從容於政事之餘收輯而
刊布之使前之諸公有以繼後
之爲士者有所視法而興起尚
賢與善之意厚矣是可嘉也故
爲序而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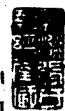
景泰二年三月朔日榮祿大夫
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泰和

王直



書

水心先生文集總目



奏劄一卷

狀表一卷

奏議三卷

詩三卷

記三卷

序一卷

墓銘十三卷

行狀 謚議 銘 青詞 疏文 卷

祭文一卷

書 啓 一卷

雜著一卷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一

奏劄

章貢黎諒編集

前集

上孝宗皇帝劄子

臣竊以今日人臣之義所當為 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憤臣子之深責也或不知所言或言而不及皆非人臣之義也虜并兼強大而難攻故言者皆曰當乘其機積久堅固而不可動故言者又曰當待其時夫究極本末審定計慮而識所施為之後先然後知機自我發非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今日之率易苟且習聞卑論而無復振起之實意則固以為必當乘機必當待時以緩歲月而誤大事是必不然矣且虜知其不可以羈制中原久矣黏罕之立為楚偽齊楚願之還五路河南今酋之初又議割白溝以南而定盟好蓋其本謀未嘗欲於河東河北之外越而有之也頽亮雖威脅天下而北方起事以歸命者固已踈踵我之偏師雖浪戰無律亦能搗穴號搖閉輔得其要郡而守矣然則虜之所謂難攻者豈真難而不可動者豈真不可哉此姑未論可也方今之慮正以我自有所謂難我自有所謂不可耳夫我自有所謂難而不知變其難以從其易我自有所謂不可而不知變其不可以從其可於是力屈氣索甘為退伏常願和好抽兵反成拱手奉虜而暫安於東南臣以為此今日之大患所當先論者也 陛下感念

家禍始初嗣位葺兩淮理荆襄慰綏蜀道安集歸正人立忠毅志銳等軍教民兵弩手斷城壁造器械講馬政糴米儲貨處處椿積臣誠愚陋竊計 陛下志望廣遠中夜太息何止一事哉然而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除丑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臣請得為 陛下憐陳之夫重誓約畏先事以金幣啗虜本 景德以來立國之素規耳既隳於契丹復成於女真以至於溥海再三而謀夾攻費數百萬以買空燕則又 宣和之所畫也故幹離不之始至也不過責納張覓紛亂元約而已粘罕復至又不過責悔割三鎮及間結余親而已青城之辱忍獲陳之則又不過以為當如誓書而已是三役者可謂覆滅天常神理不容之巨罪也然虜自以彼直我曲用兵有名而 國家遂為之包容垢恥恬受奇禍竄逐議臣降詔謝過 建炎未和則祈請不絕紹興既和則繼損不較冊命行於至尊陪隸施於宰輔賴 陛下威靈遠暢始得以匹敵性來耳置不戴之隣而廣兼愛之義自為虜弱既已久矣 陛下欲高加回護陰俟他隙則憤怒未昭固不足以激使受命之士若沈滂行誅顯示決絕而國信所藏典故具在亦恐天下之大義未足以易有司之常守此則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矣而士大夫之論何獨不然故不以賊虜為可怒而反咎平燕之不當不責

主和之致寇而反罪守京之非策棄三鎮則同議者皆是割大河則發書者不疑至於秦檜遂行其南自南此自北之論湯思退從而效之撤守弃地開門納敵幾危於隆興之初王之望尹穉翁然附和更為務實黜虛破壞朋黨趨赴事功之說相承至今况守已撤矣地已弃矣和親成矣尚何實之可務何事功之可赴哉雖然此猶小人之論耳至若為奇謀秘畫者則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則止於親征遷都沉深慮遠者則止於固本自治高談者速述性命而以功業為可略精論者妄推天意而以夷夏為無辨小人之論如彼君子之論如此 陛下欲詢衆謀則流言成市互為廢興若斷以獨志則慮之不盡事難輕發如此則議論之難二也女真方之前世非勁虜也然而童貫逃師於始至种師道玩寇於被圍李綱失守於太原李回掃迹於河上黃潛善不知南渡杜充未戰迎降趙鼎持重迄無定筭張浚經畧屢致奔潰此皆 國家付託委心腹之大臣也賢俊雖異敗事豈殊 陛下過覽往策當艱難非時之時豈無傑材異禀克就勲績者乎今環視臣前者後者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其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厲期望者誰乎以奔趨官簿為閥閱以勾校朱墨為詳陳能縛一姦民遂自許為有智能斬一獠卒慮自負為有勇其懷利尚同毀傷善類陰塞正路謀以力據要津者充滿內外 陛下欲倚賴此

徒責驥足於蹇步固無可言若出意收拾於度外則又孟浪欺謾無足憑仗此則人材之難三也 國家規模特異前代本緣唐季陵夷藩方擅命其控為五代發立士卒斷制之禍是以收攬天下之權銖分以上悉總於朝上獨專操制之勞而下獲享其富貴之逸故內治柔和無狡悍思亂之民不煩寸兵尺鐵可以安枕無事此其得也然外網疎漏有驕橫不臣之虜雖聚重兵勇將而無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損威以就和好此其失也論者方偏祭安靖以為寧靖康之事未聞我有一城一邑敢為叛命而坐視胡虜長驅深入傷息待死屠戮之慘與五代何異則得失之筭豈不明哉夫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故李綱請裂河南為藩鎮范宗尹嘗割邊面為鎮撫皆隨以廢格 陛下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力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其所動搖關係至重豈得易言此則法度之難四也雖然是四難者特其精華景象而已計其事實又有甚不可者焉古者以民為兵不以兵為民因事以養兵不養兵以待事兵粟則求戰不聚則不敢戰今食錢自日一百以上家小口累仰給於官國力不供而常有饑寒之色是以兵為民也北方無事二十餘年終不解甲是養兵以待事也養兵如故和親亦如故是聚兵而不敢戰也合管也

廂禁見卒至六十萬群抄貴將廩祿無算外廬州縣
 內困 朝廷蓋兵以多而遂至於弱矣此舉天下以
 為不可動者一也昔固有以乏財為患矣未有皇皇
 汲汲取之無度如今日之甚者也自漕司造船督府
 犒軍而酒價十倍和買折帛行而民有二賦免役錢
 起供而投法弊鹽袋錢增添而監夾盡頭子勘合免
 丁牙契無不增錢而州縣之間益以苛碎大抵經總
 制錢為州之害月橋板帳為縣之害而四蜀折估青
 草水脚對減赦賞隔槽名色其患苦又為特甚天下
 之錢歲入於官者八千萬緡而支費常不足蓋財以
 多而遂至於乏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二也夫
 誅討仇賊修立大事使不愆素是人主宰相之任也
 整葺綱目振舉小治使不失時是百官群有司之任
 也未有以百官群有司之任付之吏胥而能治者今
 自檢正都司六部列屬以及寺監皆綱目之所在也
 受守吏手能否莫辨賄賂公行關節交市民究不直
 事滯不決小治若此况大事乎蓋不信官而信吏使
 之然耳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三也夫以官聽吏
 疲更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 國家
 以法為本以例為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
 非法無央也非例無行也驟而問之不若吏之素也
 斲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
 之悉也故不得不舉而歸之吏官舉而歸之吏則朝
 廷之綱目其在吏也何疑夫先人而後法則人用先

法而後人則人廢不任人而任法則官失職而吏得
 志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四也法雖用矣人雖
 廢矣然人材之定品孰堪為某官孰不堪為某官孰
 宜為小孰宜為大其可用之實猶在也今也任職則
 以人為可廢擇官則為人之餌學科舉掛名法計級
 而取循塗而進無不可為者何賢何不肖何君子何
 小人之有哉庶恥日缺名實日喪風俗大壞而不可
 救蓋不任人而任法之弊遂至於不用賢能而用資
 格耳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五也是之謂不特四
 者精華景象之難變而五者事實之尤不可動者也
 夫國是難變議論難變人才難變法度難變加以兵
 多而弱不可動財多而乏不可動不信官而信吏不
 可動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不
 可動故期之以功名而志愈惰激之以氣節而俗愈
 媮右列未能登進勇爵而儒生或以見薄為愧信臣
 未足承接密旨而外庭或以見疎為疑公卿大夫私
 竊告語咸以今之事勢舉無可為者姑以美身甘食
 老身長子自足而已豈非今之實患深害一大事之
 殘賊者歟公習牽制非一時矣其利害當講其虛實
 當明其是非當斷其廢置當決不講不明不斷不決
 陛下之志雖欲有為將何所持而獨行哉一世之人
 維繫手足壅塞耳目失正性矣豈知君仇之當報而
 為 陛下盡死力哉臣故曰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
 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

今之所謂不可者然制之而然也然則其難者豈真難乎其不可者豈真不可乎蓋自古人君有雖看天下之尊位而不得制天下之利勢以卒於無成者矣陛下則不然以陛下之聖之武之勤之明博學遠覽絕識獨層漢之宣帝光武唐之太宗皆不及也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為耳大議成立則國是之難者先變矣陛下之國是變則士大夫議論之難亦變矣群臣之在內者進而問之在外者舉而問之其任是事者親用之其不任是事者斥遠之則人材之難亦變矣變國是變議論變人材所以舉大事也其所當順時而增損者其事耳非輕動而妄更易也則法度之難亦變矣四難既變則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之而後強也財以多而乏者可使少之而後裕也然後使官與吏相制而不制於吏使人與法相參而不役於法使賢能與資格並行而不屈於資格皆無不可動之慮矣期年必變三年必立五年必成二陵之讎必報故疆之半必復不越此矣臣故以為機自我發而非彼之乘時自我為而何彼之待者也若置而不論因而不改則我之所謂難者真難矣虜豈復有易攻之機我之所謂不可者真不可矣虜豈復有可動之時置之廢亮之頑幹魯之叛皆彼之機也我何乘焉彼之時也我何待焉臣故以為率易苟且習聞卑論緩歲月而誤大事者也臣盡誦夜思審觀天意稽考人心十五年矣今日始得

對清光發緒論 陛下加聽之願反覆詰難以究其始末非獨臣之幸天地 祖 宗之靈所以望於陛下也

上 光宗皇帝劄子
臣恭惟 陛下始初臨御思深慮遠曾未旬浹遽詔中外之臣各以其言疏列來上誠欲治之主正本始之先務也臣不敢沉瀝條奏苟應故常惟 陛下少留聽焉臣聞古之號為賢君者必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知病所在鏗剔根柢不悖改為則雖已衰復興垂敗復成終必得其所願而後已不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因拘姑息隨目前之苟且望他日之遠大錯施雜用精神不應文理差舛久而無職心志怠忽則雖已與已治之餘衰亂出焉况欲求其興且治乎所謂當先明治國之意何也蓋當微弱之時則必思強大當分裂之時則必思混并當離散之時則必思報復當弊壞之時則必思振起當中國全盛之時則必思維持保守當乘秋實服之時則必思兼愛休息先視其時之所當尚而擇其術之所當出不可錯施而雜用也堯舜三代莫不皆然秦漢以還可稱之君豈我 本朝 藝祖太宗聖人迭起積其勤勞奮其勇智功隆業鉅垂裕來葉何嘗有迷其時而誤其術者哉 陛下以臣之言視今之時則其時果當何尚而其術果當何擇歟豈以為微弱而當思強大分裂而當思混并離散而

當思報復弊壞而當思振起救抑以爲中國全盛而當思維持保守夷狄賓服而當思兼愛休息也無乃當微弱分裂雖耻弊壞之時而但慶之以中國全盛夷狄賓服之勢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而欲庶幾乎強大混井報復振起之功歟治道之象微而難知臣雖至愚竊論今日之事恐其由前之時而處以後之勢用後之術而欲求前之功補馮雜醫不能起疾未秀雜種近靡豐年此所謂治國之意當先明者也誠先明其意則國之所是可斟酌而定議論趨向可審詳而決課功責效可歲月而待臣昧死願論今日之未善者六事皆治國之意未明之故何謂未善者六事 今日之國勢未善也 今日之士未善也 今日之民未善也 今日之兵未善也 今日之財未善也 今日之綱紀法度未善也何謂今日之國勢未善請即漢唐之興衰以攷見 宣和靖康之始未漢中衰也爲王莽所篡尺地一民非諸別之有矣然其人心猶未潰也故光武以宗室疎屬至與乞食之飢民聚謀協力卒以誅莽而盡復漢業者二百年唐自天寶之後大亂相乘盜切名字踰據藩鎮者接踵加以世有內患日就衰削亦以其人心猶未潰也故猶得專主行其命令盡羈縻其上守者百五十年不至於播遷不復而使中原遂爲左社也國家 宣和 靖康之變雖曰小人造孽力取幽燕貪功不靖敎成禍亂然三鎮雖割而其民未嘗願降

也京師雖陷而天下未嘗有變也虜雖以威立張邦昌劉豫而奸雄未有崛起而與我抗者也 建炎幸遠至温台從衛陰祐分適洪贛川陝處置自爲扞禦三方阻隔不相聞知然臣民奔走愛戴無異平日及劉豫再犯江淮兀術復取河南震動陵逼自以爲承突之勢莫之敢校然將士用命首尾磨擊諒以退卻而兀術大敗卒甘心而求盟焉自是 宣和之末至 紹興十年之後凡二十年之間中國實無潰叛之形也然終不免於罷兵增幣分裂南北以和寇讎大則無東漢載復之勲小則無晚唐羈縻之政何也此臣所以深疑當時治國之意未明於微弱分裂雖耻弊壞之時猥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柄鑿不合矛盾相戾畏而安之佐成其鋒以致此也自是以來幾二十年頗亮兇狂離其巢窟跳踴一戰鼓聲所震常調之屋瓦幾無寧者當是之時我方過於防慮豈敢謂其真送死乎然而胡人篡之華人叛之卒殲其首於是中原響舍殆將百萬而我以素無紀律之兵聲勢不接猶能所向有功是中國雖名屬彼而實未嘗潰叛於我者如故也自是以來休而息之愛虜而不敢愛中原者又幾三十年矣歲月雖已遠長老雖已亡號令雖已絕然而臣揆之天理驗之人心察之事勢雖有名屬彼而實未嘗潰叛於我者猶在也陛下盍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而斟酌國是於此乎且夫微弱者必思強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是

也分釁者必思混井兼晉曠之力爭 藝祖 太宗

之無敵是也 韓耻者必思報復 夏少康越勾踐漢武

帝唐太宗是也 弊壞者必思振起 秦孝公周世宗是

也 豈昔之能斟酌國是於此而今有不能乎 若曰業

已然矣吾獨奈何 又曰天不悔禍吾其敢逆事之未

立則曰乘其機也 不知動者之有機而不動者之無

機矣 縱其有機也與無矣 異功之未成則曰待其時

也 不知為者之有時而不為者之無時矣 縱其有時

也與無矣 別然則用機之術而欲求前之功治國之

意終於未明而 今日之國勢亦終於未善而無所

復論矣 何謂 今日之士未善自古國家曷嘗不以

任賢使能為急 儼然而以意行事以人勝法者乃

今日之所請也 故事之曲折無不謹法習而行之吏

胥所工士大夫規焉 幸時無事將迎唯諾自可稱職

而賢能遂至於無用矣 其無用也故今之修飾廉禍

者反以行見異研玩經術者反以學見非志尚卓犖

者反以材見 鍊論類通博者反以名見 忌是豈世之

惡賢能歟 賢能之無用勢有以激之也 網於朋黨沉

於卑賤老於叢冗何不可者 然而臣竊怪其說無用

救之者何 敵此 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

日之士未善也 陛下蓋先明之乎 若治國之意終

於未明則今日之士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 何

謂今日之民未善 三代之養民臣猶未敢言也 若夫

漢當文景之際則公私有餘 武帝則蕭然耗矣 江左

元嘉之政其益衰亦然 蓋民之富貧專繫其用兵之

多少矣 自 紹興之中年及 乾道淳熙將五十年

中間用兵一二年爾亦可謂少矣 民之富州縣之寬

宜與文景比而今獨奈何 民力最窮州縣最困 讎試

即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縣曰某可為數某不可為

數其不可為者十居八九矣 又試即士大夫而問今

天下之州曰某可為數某不可為數其不可為者十

居六七矣 又問其不可為者何事 數曰月橋板帳爾

總制上供爾驛正人官兵俸料爾又問民力之所以

窮者何 說數曰役法爾和買爾折帛爾和買而又折

帛爾然則國家有林兵之實過於文景而天下被用

兵之害甚於武帝何 數此 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

明而使今日之民未善也 陛下蓋先明之乎 若治

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民亦終於未善而無所

復論矣 何謂今日之兵未善 古人之兵以宿師為拙

爾固足橫行於天下又有特養之大者御前之軍屯駐四處鑄兵買馬截撥綱運實力竭矣然而上下惴惴皆曰兵不可不養也屈意仇讎堅守盟誓行人覲道賅皆空矣然而內外林場又皆曰兵不可用也不知兵既不可養而何以反不可用歟統副非人腹削廩賜卒伍窮餓恣嗟流聞議者又以爲就使用之終不可以致其死命也不知既不可用而徒養之又何以徒養之者爲累歟然則昔人之能厲其兵雖少而必勝今日之以兵自累雖多而愈弱者何歟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兵未善也 陛下益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兵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財未善財之善者不曰米粟布帛取於民力之所有歟及主制浸廢運漁監推酒茗以佐用度然終不盡利而亦不盡以金錢責其下之所無雖少而不得不足者蓋亦未至於一切肆行而不顧也今之茶監淨利酒稅征權何其浩大歟雖漢唐極盛之時盡一天下之輸曾未能當今三務場之數其又有浩大者臣總制錢強立窠名從而分隸和買白著折帛折變再倍而取累其所入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入既若是出亦如之蓋常倉卒不繼相視無策遂印兩界會子而權之者有年歎矣不知取錢之多既若是而何以卒歲擾擾反憂不足歟今天下幸欲暫安於無事而徒以是錢爲患也設更有事其一切不顧而取之者又將覆出歟夫

昔者不敢盡取雖少而猶足今日不顧而取之雖多而猶匱者何歟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財未善也 陛下益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財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昔之立國者知威柄之不能獨專也故必有所控持之不可盡用也故必有所縱三代以上星分棊布悉爲諸侯其自居者千里而已此非後世之所能然猶堅植其四隅倚之捍禦封崇其險阨示以形勢至於對立鼎峙雌雄所爭則必隆其委任多其分畫豈無外重生奸跋扈致寇之患哉歷代相承莫之或變蓋非不欲其密而亦不能不使之疎也然則盡收權變一總事機視天下之大如一家之細孰有如 本朝之密者歟嗚呼 靖康之禍何爲遠矣作難而中國拱手歟小臣伏死而州郡迎降歟遼關莫禦而亦都摧破歟今猶弗之悟也豈私其臣之無一事不稟承我者爲國利而忘其難之無一事不禁切我者爲國害歟豈其能專而不能分能密而不能疎知控持而不知縱捨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也 陛下益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紀綱法度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恭承明詔念軍國之利害不能究知生民之休戚無以自達法或不宣於俗或事不便於時臣固以爲無大於此大者矣然而當先明治國之意而已不先明治國之意使

此六者本傷於未變心蠶而後披支離澳散而臣之
議論無所復用矣誠先明治國之意則臣今所論特
其目耳源流汗漫變故萬端非棘致古今不能盡其
理非並知難易不能通其變非獨悟良策不能擇其
決非豫觀成效不能待其久也 陛下不以臣之愚
試留聽焉誠故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則固當視今之
時 陛下以爲今果何時效果微弱則意固在於
強大矣果分裂欺則意固在於混并矣果辭取欺則
意固在於報復矣果弊壞欺則意固在於振起矣在
陛下審觀熟察而已然則謂今之時爲中國全盛矣
狄賓服者臣恐其名託之而實非也謂治國之意當
維持保守兼愛休息者臣恐其形似之而實謬也在
陛下果斷改爲而已臣伏觀 壽皇聖帝在位二十
八年英武剛健勤勞恭儉整厲臣工變移風俗大志
未酬親授 陛下舜禹之美二典所載若帝之初何
以過焉 陛下嚴抵實畏足以膺受付托仁恕溫厚
足以慰養俟望虛心無我足以容受正直廣覽兼聽
足以照臨欺蔽至公寡欲足以杜塞僥倖長駕遠馭
足以招徠英傑於此而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又何難
哉譬之行天下者在所問津而已干犯

燒奈無任恐懼

上 寧宗皇帝制子嘉泰三年

臣聞欲占國家盛衰之符必以人材離合爲驗昔周
文武身致多士作而用之順上天命最爲長久召康

公爲成王賦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其與託淵然
以深其旨意汰然以長不以美而以戒其詞曰藹藹
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
惟君子命媚于庶人夫上媚天子下媚庶人不可以抗
犯爲能而以順悅爲得此豈有詭曲之意存乎其間
哉忠信誠實蓋公忘家惟以國之休戚閱憂樂不以
己之曲直校勝負故能上爲人主所信下爲百姓所
愛蓋人材合一之時和平極盛之治其效如此非末
世所能及也往者 陛下初嗣大寶臣服在百僚偶
當進對稱不自已竊嘗申繹卷阿之義爲 陛下獻
天啓明聖德意開廣志應日新銷磨黨偏秉執中道
人材庶幾復合和平可以馴致臣災疾羸殘目覩斯
事不勝感嘆臣聞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和
如庖人之味焉主於養口而無酸鹹甘苦之爭也使
猶有酸鹹甘苦之爭則非和矣平如工人之器焉主
於利用而無痕跡節目之累也若猶以痕跡節目爲
累則非平矣故善調味者必使衆味不得各執其味
而善制器者必能消衆不平使皆劫其平人臣誰無
有己惟明主能使其忘己仁宗初年嘗有黨論至和
嘉祐之間昔所廢棄皆復澗洗不分彼此不問新舊
人材復合遂爲 本朝盛時臣久病積衰已絕榮望
區區之愚所期人臣忘己體國銘心既往圖報方來
如子事父無有怠竭職任所係畢智陳力分守所發
極忠盡敬不私一身以自徇而與公家相爲先後如

此則下知和平之實義上享和平之實福遠追文武
近法仁宗以無魏於卷河之詩 陛下財幸

劄子二

臣病苦餘日 聖恩垂憐使轉漕湖外守待泉南令
又特蒙收召入奏之初有兩處職事不敢不陳愚慮
臣採湖南士民之論以為二十年來歲雖熟而小歉
輒不耐地之所產米愈盛而中家無儲糧臣嘗細察
其故矣江湖連接無地不通一舟出門萬里惟意靡
有礙隔民計每歲種食之外餘米盡以貿易大商則
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艦而同營展轉艱難以
規厚利父子相襲老於風波以為常俗其不耐小歉
而無餘蓄勢使之也故每遇小歉閭里不能自相給
惟仰州縣賑救城市之民青黃未接食於常平者十
家而九此事諸司當任責而漕司為一路通融有無
之處其責尤重然湖南漕司歲計所入甚少比江西
繞十之三四比湖北繞十之五六曾不足以支本司
一年之經用向者團簇大軍錢數多總司所取不盡
可以通借故不自覺而反冒富厚之名自大軍錢屢
減蓄額總司按籍盡取積以歲月坐致漏底今漕司
索然窮匱者五六年矣除湊足交頭之外每遇新舊
交易使者與屬官聚博手無以具接送之費臣此
取之諸郡小歉雖先事講求荒政終不能有所損貸
為諸司之倡去歲祁陽將圍十借糧作過守令張望
一時駭動幸而就擒欲出少米以哺之力不能及竟

閑然而止臣以為一同事力殫乏至此平居不足以
自存萬一水旱急難辜負任使利害不細臣每念漕
司所得屬郡財賦久失定規不可復取本司當自擇
其間利源與州縣百姓不相得宜制定規有則可以
參酌施行者以漸經理庶稍有所作為萬一水旱急
難百姓指準之地此誠一路之急政不可忽也臣頃
雖熟計不敢奏陳蓋初始既難而臣方病昏不能勝
任今有通練敏達之士授以意指俾之講求許其自
行無使貽害足以為一路之預備寬九重之顧憂豈
不幸甚

劄子三

臣切以泉南素有樂郡之名與他州異蓋上供皆承
平常賦過取殊少起輸以產錢定入橫費不多吏畏
民不輕出令民愛吏思其遺化每示蠲放不知督迫
郡計所入僅僅無餘比因更易頻仍通約歲終當欠
四萬餘緡臣得去官百方補湊元交之數極為費力
若更積累日月竊恐所欠愈甚昔之已放不免復取
一切之政既行吏民交相恨望樂郡之名自此不可
復得矣臣仔細考究乃有本州合得財賦逐年循習
不加整會者二事其一兩外京子等請受錢準元降
指揮轉運司與本州各應副一半今照嘉泰二年計
支一十三萬餘貫而轉運司自淳熙十五年止應副
四萬八千餘貫又增撥漳州有名無實者其實每年
只取惟二萬一千餘貫而已其米價錢轉運司合撥

一萬五千貫近年只應副一半三項截日計盡少本
州錢四十二萬三千餘貫其二本州逐年代為宣信
建昌邵武四郡發納上供銀一萬五千六百餘兩四
州軍都合應副本州衣箱絀等自減半之後通計五
千五百餘匹綿七千餘兩惟信州取足而疎惡不堪
三州軍每年計虧三千二百餘疋積欠絀價至五十
九萬八千餘貫臣以為此二事於一郡非小故也且
轉運司以合應副之錢委之本州使自陪備以困民
力其理豈得穩便况三州軍士上供銀本州每年兩
限起發不敢遠欠銖兩而三州軍坐視不還使本州
自擘畫衣綿支散官兵於義安乎蓋轉運司於本州
為所部官吏雖常伸懇不敢取必而三州軍彼此列
郡不相統臨坐視積欠遂至百餘萬緡自應然爾自
非守臣開折利害達於 聖聰而 陛下惻然主張
特發 聖訓厥弊無由可革欲乞 睿旨轉運司須
管照元降指揮今後每歲應副本州一半宗子米價
等錢並令支實價不持有名無實者糖挂充數以致
欠折其三州軍上供銀并本州衣箱今後並令各自
措置所有以前積欠却與盡行豁除如此則本州歲
實可省三萬餘緡守臣更加樽節以補不足庶幾已
放者不至復取一切之政亦未遽行樂郡之名可以
不失仰稱 陛下加惠泉民之意

上 寧宗皇帝劄子開禧二年

臣聞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以就強者興 陛下申

命大臣先慮預算思報積規恢 祖業蓋欲改弱
以就強矣臣宿有志願中夜感發切謂必先審知今
日強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如
此則弱果可變而為強非有難也臣將傳陳極論而
事瀾語長誠恐久留天聽臣每念契丹累世大國也
女真乃以數千人從闕而天祚無戰不北遂至於亡
以勢而言當是時我疑若可以分功者然終不得一
逞而虜溝之役累世軍實皆盡焉何至此哉又况西
兵我之勁卒也方臘猝叛聲搖汴都諸將提備師俘
虜無遺獲矣渡江以後邑衛艱難誅剪盜賊大抵西
兵西將之餘也夫契丹以燕遼全盛之力而滅於女
真崛起之兵我以關陝驍悍之師而敗於契丹垂盡
之將然則宣和強弱之勢斯可識矣自是以來京城
則陷中原則失維揚則度江會稽則航海十年之間
未有能與女真抗者也其後虜與逆臣劉豫迫我不
已激而思應於是我始能勝於大儀又勝於李家灣
又勝於順昌拓皋而虜始與我定和矣顏亮兇狂自
瑣而我始能以敵國自立矣夫虜以敗瑣而後和雖
和而猶不失為雄我以應久而後勝雖勝而猶不敢
盡用然則紹興隆興強弱之勢又可驟矣今欲改弱
以就強移迫動應久之兵而為閭閻罪孽與之舉作東
南幸安之氣而推女真素銳之鋒此至大至重事也
誠宜深謀誠宜熟慮宜百前而不惜不宜一卻而不
收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虜已衰弱

虜有天變虜有外患怵輕勇試進之計用靈武直上之策姑開先籌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相與陰與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臣願陛下先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變弱為強誠無難者在所施設如何爾取進止

劄子二

臣所謂備成而後勤守定而後戰者臣伏觀建炎紹興渡江之後非不欲固守兩淮襄漢而虜人衝突無常勢不暇及既議和好則收兵撤戍已有定約又不取謀故淮漢千餘里常蕩然不自保也今雖分兵就遣稍圖外向然我既能往彼必能來是時淮漢守備不全倉猝不過移治而專倚大軍迎敵勝負不可知要必扼江而後止如此則往者未足以保西北之望而來者已足以搖東南之心矣本朝外攘豈願內擾萬一搖動將何賴焉故臣欲經營兩淮沿漢諸郡各做家計牢實自守虜雖推舉而至阻於堅城彼此策應首尾相接藩牆禦扞堂奧不動然後進取之計可言矣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一也四處御前大兵國家倚以為命歲費緡錢數十萬米斛數百萬東南事力盡矣譬如亭子所賴四楹一楹有關累及三睡無獨全者臣慮其間統副將校人馬器甲營伍隊陣進戰退守必然未能一一皆是若今所委付果已得人尤宜曉夕用心事事警策件件理會若其人未當則利害甚多伏惟陛下審之重之此兵幾三十

萬未可便望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但一人真有一人之用淮漢能守此兵能戰數年之內制虜有餘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二也圖此大事莫先人材陛下比年首以大義倡率而在廷之臣和者極寡此未必皆怯懦首鼠不肯任責也亦由積安之久素所不習耳聞目見茫然生疎昔宇文粹中論京城守其白時中自謂事非經歷則不知而况兩陣夾機有大於此乎今天下亦非無智意材力願得自効若淮漢千里果當固守四處大軍果當精練四方之才隨其小大宜付一職使之觀事按策以身嘗試習熟漸久方能捨燕安而樂羸造易脫腐而為堅強勁虜在前行者思奮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三也至於朝廷之上封域之內綱紀法度疏令賞罰黜陟從實條目至煩然總先是三者則其餘可以第舉矣取進止

劄子三

臣所謂行實德者臣竊觀仁宗英宗流極盛之世而不能得志於西北二虜蓋以增兵既多經費因乏寧自屈已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椿之錢所在充滿紹聖元符間拓地進築而飲不及民熙豐舊人矜伐其美然陳雍譏切曾布以為轉天下之積耗之西遼邦本自此撥矣於是蔡京變茶鹽法括地實走商賈所得千五萬內窮奢侈外熾兵革宣和之後方臘甫平理傷殘之地則七邑始立燕雲乍復急新邊之用而免夫又與自是以來羽檄交警增取

之目大者十數而東南之賦遂以八千萬結為額焉
 多財本以富國財既多而國愈貧加賦本以壯事賦
 既加而事愈散然則英主身濟非常之業豈以貨財
 多少為拘近者國用置司偶當警飭武備之際外人
 但見立式太細鈎校甚詳不能無疑謂將復取臣獨
 以為不然何者名實不欺用度有紀式寬民力求底
 阜康此詔書也兩浙鹽丁既盡免矣方以寬民而何
 至於後斥子處放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一切會
 計而總覈之其理固當然臣謂國家之體當先論其
 所入所入或博足以決民則所出非經其為盡國蓄
 矣今經總制月輸青草折估等錢雖稍已減損猶恐
 太重赴辦甚難而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
 一半以上輸納者貪官暴吏更轉糾折民既窮極而
 州縣亦不可為矣以此自保懼無善後之計况故規
 恆宜有大費之澤伏乞 陛下特詔大臣使國用司
 詳議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
 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不煩對補便可蠲除小民
 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寬息之實 陛下修實政於上
 而又行實德於下和氣融浹善頌流聞此其所以能
 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者也改弱以就強孰大於
 此凡此皆其大要而已 陛下不以臣為愚且迂敢
 不自竭而詳陳焉取 進止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一

水心先生文集 卷二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

前集 章貢黎諒編集

表

安集兩淮申省狀

右逐一開具在前外然其間利害曲折亦復不少某
 切照去歲虜入兩淮所殘破處安豈濠州貽楚廬和
 楊凡七郡其民奔迸渡江求活者幾二十萬家而依
 山傍水相保聚以自固者亦幾二十萬家今所團結
 即其保聚下流徙者雖不能盡在其中大約已十餘
 萬家矣其流徙者死於凍餓疾疫幾殫其半而保聚
 之民亦有為虜驅掠而去者故為盜賊則又不在焉
 度今七郡之民通計三十萬家和議未定室廬不成
 就便和議有定其短長之期又未可知此三十萬家
 者終當皇皇無所歸宿蓋淮上四戰之場虜敵往來
 之地民生其間勢固應爾然自古立國未嘗不有以
 處之也無以處之則地為棄地而國誰與共守設使
 今歲邊報復急此三十萬家者又將奔迸流徙而喪
 其生乎春秋戰國之時蓋國而守大為城邑小為壘
 壁百里之國皆有邊面自非暴君苛政其民未嘗散
 之四方兩漢以後裂為南北中原不合者凡數百年
 人在戰地各自為家養生送死老子長孫未嘗有闕
 彼非有以自守不肯輕棄其鄉安能如此自唐以後
 至於本朝以和戎為國是千里之州百里之邑混
 然一區煙火相望無有扞蔽一旦胡塵猝起星飛雲

敵無有能自保者南渡之後前經逆亮之禍近有僕
 敵授之寇累世生聚一朝蕩然故某昨於國家營度
 規恢之初以為未湏便做且當於邊淮先募弓弩手
 耕極邊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漢東盡楚泗約可十萬
 家別陞而居使邊面牢固虜人不得踰越所以安其
 外也蓋漢唐守邊郡而安中州未有不知此者也今
 事已無及長淮之險與虜共之惟有因民之欲令其
 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傑借其聲勢聚以小職濟
 其急難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將憑城郭諸使總號
 令虜雖大入而吾之人民安堵如故扣城則不下攻
 壁則不入然後設伏以誘其進縱兵以擾其歸使此
 謀果定行之有成又何汲汲於畏虜乎所以安其內
 也夫徒手搏虎以幸其斃一夫之勇也一夫之勇未
 必驗而一夫之怯其為驗也決矣為天下者不以天
 下之大而就一夫之勇故某願朝廷以謀困虜以計
 守邊安集兩淮以扞江固使淮人不遁則虜又安敢
 萌窺江之謀乎故堡塢之作山水寨之聚守以精志
 行以強力少而必精小而必堅毋徇空言而妨實利
 則今日之所行與漢唐之屯田六朝三國春秋之壘
 壁被各有以施之不相謀而相得故也伏乞照會指
 揮施行

定山以步石跋三堡塢狀

某昨蒙差兼江淮制置專摺置屯田被命之始即
 嘗深念以為今之屯田與昔不同夫省運就糧分兵

又駐磨以歲月待敵之變此昔日屯田之常論也頃
 自虜寇驚駭淮人奔進南渡生理破壞田舍流離十
 郡蕭然無復保聚今之所急在於耕其舊業而復其
 所常安守其舊廬而忘其所甚畏爾豈得以昔日之
 常論冒行之乎故某遂急且於江北創立三堡先作
 一層今三堡既就流民新歸所宜招徠安集量如賑
 貸今於東西一百里南北三四十里之內其舊有
 田舍者依本住坐元無本業隨便居止其間有強壯
 者稍加勸募給之弓弩教以習射時命程試利以賞
 數度一堡界分內可得二千家為率萬一虜騎今秋
 再至隨處入堡與官兵共守此今日經營之大畧也
 至於屏蔽江南防把口岸則其說尤長敢不盡布愚
 悃某去歲忝綴朝列首建防江之議繼來建康政詳
 前後案牘無非葺治戰艦布列岸兵栽埋鹿角釘設
 暗橋開壘溝塹計步而守數里而屯皆元勳故老之
 已行謀臣策士之素講雖其間用之有利不利然終
 未有能捨此而特立者也况某晚進未學何所能為
 不過守舊章事期於無闕而已如鹿角暗橋之類去
 歲論者固嘗指為兒戲及扣其列有何策則又寂無
 所言某猶謂厲人心而堅守阻大江而自固則如前
 故事亦豈不足以立功至十月之末遽遽告急淮人
 渡江以億萬計江南震動衆情惶惑一日有兩騎為
 效番裝躍馬江岸相傳虜人至矣濟渡之舟研纜離
 岸檣樨失措渡者攀舟覆溺數十百人某始嘆息曰

是其不足類也今雖岸步有寨江流有船鹿角暗橋
數重並設溝壑深闊不可越踰其如人心已搖誰與
力拒萬一虜兵果至彼皆棄之而走爾所以建炎紹
興之間兀術輩未嘗不徑渡江南如逆亮之不得濟
而殲者幸也於是始始慎重賞募勇士渡江北劫虜營
石跋定山上下凡十數往返取其俘馘係繫以報江
南奮氣見者買勇而人心始安虜亦由此卷甲遁矣
然後知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江而不以江南守江
至於六朝無不皆然乃昔人已用之明驗自南唐以
來始稍失之故建炎紹興不暇尋繹爾然渡江之兵
苦於江北無家基寨無所駐足故石跋賢之徒不能
成大功宣司普急呼封蓋明王益欲令將兵策應和
州竟閱嘿而止今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
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讓登陽東連儀真緩急
應援首尾聯絡所築皆是故基磚石猶在今各堡無
事之時只以五百人一將戍守常加修葺勿使廢壞
收聚居民與之為主今岸邊寨會自成市井若萬一
有警乞從

朝廷即令各堡增募一千人照吐渾等仗並與幫收
總領所請給隨堡防守教閱諸州禁兵抽摘二千人
以九月至并於防江効用內摘那十人各堡二千五
百人并堡場內外居民二千家之勝兵者或臨時旋
行招募亦各二十人各堡通為四五百人相共守
把然後令制置司以八九月別募精勇敢死士十人

厚計請給以待劫寨焚糧直前搏擊之用蓋堡塢之
成於防江有四利往曰江南列營五萬人去歲亦不
下三萬而民兵不預然止可坐食而守敵果窺江責
其不走固已難矣而况進戰乎何者虜在北岸共長
江之險兵衆騎多而吾軍之氣已奪矣今堡塢既立
虜有所忌固不敢窺江就使來窺江南岸兵膽氣自
生志力得展使之前進無所畏怯一利也雖有各處
戰艦然虜已在江岸或聲言奪船徑渡或實為造舟
之勢我之舟師往往不敢放出北岸勝負未決旁觀
膽落憂恐萬端令堡塢既成虜縱在江北我有應接
之利或近岸排列千弩並發或拾舟登岸乘勢擊逐
二利也至於海舟風帆八面便利捷疾尤在舟師之
上然迫虜於岸而收全功者其勢易疾其入江而決
死闘者其勢難今堡塢既成有易無難三利也戰艦
甲士塵閑舟中擁戈坐觀從昔病之無策可治今舟
得便利人無虛設四利也使虜果忌堡塢為彼之害
或擁大衆志在必取今石跋瓜步近在江津定山去
江繞三里爾我以戰艦海舟為江中家計強弩所及
虜人腹背受敵自投死地理在不疑脫若虜人畏而
不前置而不問盡力攻擊和融真六合等城或有退
遜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形其前或出其後制
勝必矣此堡塢之利所以為用力寡而收功博孫氏
六朝以江北而守江南能立國於百戰之餘者非幸
也數也故某欲因屯田堡塢之立收兵民雜守之用

屏蔽江面先作一層使江北之民心有所恃虜雖乘來不復求渡騰突紛擾貽亂江南次第入添因其險要用其豪傑見團結山水為寨者四十七處此於官司之力無緣周適特借以聲勢使自為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蓋孫氏六朝保固江淮之成規非充國先零曩抵許下之謂也不然則南北並爭之際無歲不有兵革淮人豈能晏逸屢獲以自濱於流離死亡也哉某自去冬憂悸熏心舊疾之外復增新病皆病半年呻吟宛轉自有改兼江淮之命不敢辭避力疾督趣成此三堡其間條目極有未備而某贏蹙既成不能扶持特忍死以待畢事宜勝慚懼伏乞

朝廷速賜選擇總練通方老於智謀之士前來建康糾別某妄作疎漏之失改尋前史規畫鎮密之舊克集功緒以究遠圖某不任折扣之至所有定山瓜步石鼓三處堡塢圖本并四十七處團結山水寨居民戶口姓名帳策謹隨狀繳申伏乞指揮施行

辭免華文閣特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狀次對之職為選甚高曩站留都雖嘗假寵退甘窮巷固已黜幽伏歲月之變遷何夢寐之敢及七十既至一再控陳但得歸休便為止足豈意矜憐拈弄委曲陶鑄特昇新除復還舊物然而竊尋故實兼考前文惟必諸告老則或容以示恩今猶使奉祠則安得因閑而冒受夙夜自揆震驚靡遑伏乞俯諒微誠

特賜敷奏免華文閣特制恩命只以本官依舊官觀不越常分庶幾少安無任踴躍俟命之至

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狀聞命殊常省躬震越蓋臣于年暮而食貧上所矜閱則為之改祠賦祿所以示恩也至於超進職名寵光榮耀將以為勸則非德進而業廣不在茲選某頽齡暮景貧病交迫伏蒙至仁曲加憐念特昇祠官所宜祗服恩私俯懷拜受無敢後矣恭惟先帝大訓華閣秘藏學士寓直最為清近而某志行凋落問學空彈性與年俱材隨者盡僅若貪榮冒處不知自引是彰聖朝溫予之過而非所以為勸也伏望鈞慈特賜敷奏令某止仍舊職寅奉新祠所有寶謨閣直學士恩命乞賜覆免不勝俟命之至

辭免華文閣特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狀

臣聞臣子告君父之言必以實非其實而敢告者惟私意之是徇而忘君父之為不可欺者也臣竊見近日朱熹除兵部郎官未供職間而侍郎林栗急劾去之士論惟駭莫測其故蓋熹素有文學行誼居官所至有績因深恐不敢仕陛下差熹江西提刑使之奏事熹越趨辭避終未敢前准既罷去陛下趣熹入對用為郎官人知陛下進熹有漸無不稱慶忽為栗誣奏逐去衆議所以洵洵不平臣始疑之以為栗何故至此得非熹果有事外人不能知而栗獨得其實以告陛下也暨栗劾奏熹文字傳播中外臣

始得以始末參驗然後知其言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爾果雖貴而近臣雖賤而遠然臣子之於君父大義一也烏有果以熹不實之罪欺罔君父之前而臣忍不以實陳於陛下乎果言熹敢自稱私計非便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已受省劄不肯赴部供職臣聞熹既受除部官省劄即時遣回江西提刑司接人客待兵卒等皆已辭去其時朝士有嫉熹者皆共見之熹以脚疾發動不任下床遂申尚書省乞給假俟痊安日供職是果謂熹只欲回就江西不肯供職者非其實也果言熹四司郎官聽印記官聽印記臣再令送還仍加餉諭既能出入官門上致奏事并過謁宰執臺諫即乘轎入部供職良不爲難兼印官印記難以棄擲在外慮有失去其朱熹堅執不從臣爲感仰不能率爲致其懼蹇巨慮君命實負淵德所有印記無所歸着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終夕至于達旦且臣聞熹未對之前脚疾已作當對之日偶然少止對下之日後與宰執臺諫相見脚疾痛復劇死申尚書省祗受恩命止乞給假供職適會歐泊旬休未及將上所有郎官印記熹既未供職豈可受乎熹已申省乞給假矣雖欲聽果餉諭而扶曳供職可乎即官未供職以前印記合是何官收掌此正長貳之所當知其可推以委熹乎是果謂熹不受印記懼蹇拒違君命非其實也果又言熹本無學術

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臣聞朝廷開學校建儒官公教育於上士子闕家塾臨師友私淑艾於下自古而然矣使熹果無學術欺人何用仰之果有學術欺其相與從之者非欲強自標目以動人爲忠爲孝者乃所以爲人材計爲國家計也惟蔡京用事諸習元祐學術曾有不得爲師之禁令果以諸生不得從熹講學爲熹之罪而又謂非治世之法宜禁絕之此又非其實也果又言熹欲索高價妄意要津傲視累日不肯供職以爲作偽有所不可掩夫果逆探熹之用心而暴揚之此非臣之所得知也臣所得知者熹以今月初八日除即十一日再爲江西提刑果之劾熹富在初九初十爾相去隔日之間而果以熹累日不肯供職是果急於誣熹而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果又言陛下愛借名器館學寺監久次當遷郎官者只令兼權其視郎選亦不輕矣而熹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太宗丞計衡兼權以熹之故移計衡於都官而以兵部處熹所以待熹亦不薄矣而熹乃薄之臣聞陛下明詔曾任監司知縣者始得除郎其事久矣學館寺監雖久次而未嘗歷知縣監司則不可兼權豈得謂其當遷郎哉差除之際那換闕次移衡用熹熹何德焉是又果急於誣熹之罪組織其言語足其文爾而不自顧其言之

非實也粟又言職制者 朝廷之紀綱熹既除兵部
在臣合有統攝乞將熹新舊任並且停罷臣聞唐左
右丞進退即官矣本朝故事未之或然惟臺諫彈劾
有停斥之請給舍繳駁有復罷之文至于六部寺監
舉劾其屬必曰已行烟游傲其文婉其義所以重臺綱
尊國體也今熹得為粟之屬尚未供職而粟望風劾
之且熹有給舍臺諫繳劾百官之例何哉粟以職制紀
綱劾熹而先自亂之是職制紀綱非其實也凡粟之辭
始末參駁無一實者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則無實
最甚利害所係不獨朱熹臣不可不力辨蓋自昔小
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
以為植黨近創為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

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粗能操守
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嗣以好學為已愆
相為鈞距使不能進從旁窺伺使不獲安於是賢士惴
慄中材解體銷聲減影繼德垢行以避此名始如喫萊
事魔影迹犯敗之類性日王淮表裏臺榭陰廢正人
蓋用此術此於 陛下彰善黜惡封殖人才以為子孫
無窮之命者其損不細矣粟為侍從就其蹇淺無以
達 陛下之德意志慮示信於下而更襲用鄭丙陳
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熹
自此游辭無實讓口橫生善良受禍何所不有臣伏
見栗恥不得與朝號之議遂為傑堯之說而人知其橫
怒詳定所人吏執覆遂請罷局而人知其專而况職

匪風聞古有常守今又苟恣一身之狠愎不畏君父
之高明公形無實之言顯逐知名之士 陛下原其
用心察其旨趣舉動如此故以何誠不可不預防不
可不早辨也臣去冬蒙恩面對論一大事有四難五
不可之餘其說至長未獲究竟方齎心務慮以俟
陛下反覆詰難庶幾竭盡愚衷今以即官去留何至
上封事詭譎徒瀾宸慮哉蓋見大臣以下畏栗兇饒
莫敢明辨積在厲階將害大體爾伏願 陛下正紀
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既形無惟其近惟其賢無惟其
官惟其是摧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
國家之本孰大於此臣不勝效忠思報之至于冒宸
嚴伏地待罪

准西論鐵錢五事狀

臣竊見近歲私鑄鐵錢散漫江淮公私受弊人情搖
動其事多端幸蒙 朝廷不惜厚費特與收換始得
寧貼臣昨在蘄州目見利害詢採吏民頗為親切今
暫領兼司所當隨時補緝務使淮人迄臻安靜謹具
奏聞其事有五一日開民間行使之路二曰責州縣
關防之要三曰審朝廷稱提之政四曰謹諸監鑄造
之法五曰詳治司廢置之宜何謂開民間行使之路
始初鐵錢不分官私民間不辨好惡得錢便使自禁
私錢百姓懲創賣買交關文文揀擇或將官錢指為
私錢不肯收受或只要一色樣錢謂如舒斬人各只
使本監字號錢之類或只要一色樣錢謂如舒斬人各只

旅持錢買物一貫之中常退出三四百至以米穀他物自相酬准城市尚可村落尤甚緣此行用艱難物貨稀少朝廷禁斷私錢本要流通官錢若官錢方更疑感豈得聽便臣近以乾道同安斷春大冶宿松漢陽定城新舊諸樣官錢釘板印榜曉諭民間令其從便行使亦立私錢樣令揀選不用令各州簽廳官委諸縣釘樣於都保又別差官親至村落委曲勸諭欲其耳目接熟用錢不疑須待官錢流通物價復舊方見禁斷私錢之利在臣本路已逐一如此施行其淮東湖北臣目所不見未知如何近因還司過斬口鎮鎮民詣臣稱揚真泰州九紹興熙元年二年斬春監所鑄錢皆嫌蠹惡揀退不使臣尋令折辯揀擇其字文模糊尤甚十居二三見已閱會諸處別議措置然則揀擇用錢人情不甚相遠兼既有新舊諸錢并私錢色樣不一曾經揀換錢文牴牾若不於行使地分明加告報終恐向後用者疑惑臣不敢作冶司發往兩路州郡欲乞自朝廷降樣行下永遵照使要令村落僻遠認識不疑民旅交易流通無礙如此則既援之精神可以收回人亦知收換之實利矣何謂貴州縣關防之要兩路先後立限收換私錢淮東多而淮西少雖錫禁有遲速之故然積累數年委有許多私錢別無歸着其當與收換則一爾今已於限內申報盡絕而舊色私錢尚頗散在民間或限內齎赴不及出限不可投換或貫百少可無力投換或富人收感

意圖他時禁弛後得行用既各盡絕難卸其餘然市錢用之中常有夾帶所幸民間識認擇出不要其新鑄私錢間有三兩文到市上者甚民窺伺豈肯遽已自禁載以來號令紛紛爭為嚴峻或令五家結甲或令旬申有無私鑄巡尉以捕捉入衙收獲治經由透漏沿流常要巡綽津渡皆須搜邏吏人甘伏水配官負當俟朝典臣檢照舊事及不住承準申明雖皆已遵守竟然然未得闔防之要必行則誣告羅織獄訟繁興死行則便同文具茲究仍在臣近令各州簽廳官責屬內相巡地分都保等處專一禁止行使私錢之家旬具委無行使私錢結罪類申本司只此令不必繁多但要行之堅久私錢無用私鑄自息此雖治司職事亦但可施之本路故乞朝廷指揮於行使錢錢州郡除照官錢色樣從便流通行使外並要本州月具更無行使私錢文狀結罪申尚書省蓋故必無私鑄其說難信欲必不使私錢其事易遵况經收換朝廷為民之意已足如有違戾懲治大吏一人自然震聳用命如此則令簡而可行實而可久矣何謂審朝廷稱提之政始作鐵錢非要添此一項泉幣蓋專以絕銅錢滲漏之患爾銅錢過江北既有鐵錢以易之矣鐵錢過江南亦必有銅錢易之可也今為銅錢地而不為鐵錢地事不均平豈行法以來偶未之思歟故江北自行鐵錢之後金銀官會無不高貴富商大賈財本隔礙而淮旁之民只是往來兩岸洲

夾之內銅錢異用風波滯留便已盤費消折安居雖
 以仍舊銅錢唯人歎息以為朝廷緣銅錢之故政令
 江北不得自在空懷抑鬱無與上聞近戶部建明權
 作兩淮交子百萬通行沿江州郡仍許入納准人若
 願得此數行用稍廣目前利益但臣採其土俗之論
 以為月日稍又流轉不行必有減落百兩之憂將為
 店舖停塌之利若要統提得所義理均平當使鐵錢
 之過江南亦如銅錢之過江北皆有兌換之虞兩無
 廢棄之虞於江南沿江州郡以銅錢會子中半或一
 分銅錢二分會子直行兌換鐵錢計其所收或科殿
 付總領所或仍換銅錢則可以減諸監歲鑄之額或
 付兩淮和羅積積馬料修城則更不支降交會亦於
 朝廷初無所失准人知鐵錢過江有兌換之虞自加
 貴重商旅之在淮南者亦不敢輕賤鐵錢則金銀官
 會及其他物貨自當低小如此稱提雖行鐵錢可以
 經久無弊若恐鐵錢過江兌換者多自合量宜博節
 但要存此發泄一路而已何謂謹諸監鑄造之法臣
 切詳與監以來所鑄鐵錢其輕重薄厚精粗大小略
 為相等就中淳熙七八九年中間漸春監所鑄字畫
 精細輪郭堅明比於諸錢又為精好十五六年以至
 紹熙元二則頌成虛廢惡習久生弊勢亦宜然昨錢
 治司急欲取勝盜鑄者遂翻新樣四季別為字文舊
 重四斤十二兩今增為五斤八兩新錢比舊大幾一
 輪臣竊以錢文宜一輕重大小宜均則民聽不疑行

用不致季別一樣自鑄工不能記憶民間何由辨認
 而又新錢特大形迹舊錢常人之情喜新厭舊所以
 有只要新錢之說豈可舊錢遂成無用又特大者自
 為買辨則可行使分開互用串照不合巨細視之新
 錢刻畫龐大其實不如舊錢用鐵錢雖多錢體不重但
 加比驗自可分明兼照自淳熙七年至紹熙二年上
 半年同春兩監通鑄過四百餘萬貫七年之前及他
 監所鑄又未有數目前公私行用官中自應保護舊
 錢其新錢但當鈐束監匠盡工鑄造深鑿末年之弊
 必如初鑄之精而已若徒翻樣增鐵以自別異際所
 未可故胡廣總所近有申請以新舊官錢不同未敢
 通用正謂此也臣已行下諸監只以新春監淳熙七
 八九年錢樣為準務令精好更不添兩數及四季翻
 樣欲乞更賜駁庶幾民聽不疑新舊一等何謂詳
 台司廢置之宜臣竊以臣僚切議專置鐵治一司是
 時私鑄鐵錢流入浙西內地致愕專官講求誠
 合權道乃其方略禁錮推過鋒銳雖傷猛驟亦中事
 機今觀治司陳請三十餘事皆已施行矣然終是論
 健太廣行移東濕至使諸司乖戾州郡掣肘人心驚
 疑異論蜂起自有各路監司任責指揮人情以安方
 敢向前措置此臣所親見也事變之來動以靜勝不
 在張皇其後治司亦自畏縮難已得旨者多不果用
 且如舒蕪兩監被鑄之政情責守臣其增造或工幾
 惡生弊走弄文曆支用自由當職官吏固宜默罰為

治司者但當督察考總其大柄而已取而自鑄遂致怨咨以爲破壞兩州事起倉猝至於碎置幹官檢踏劍造驛宇營房列屬徒多控制州郡况鐵炭中賣處處增足非比銅坑苗脈須要尋求坐食端閑冗仗無用以臣所見私錢既蒙朝廷收換若民間照樣行使則官錢流通州郡嚴禁夾帶則私鑄止絕鑄造並遵舊法而新舊錢不疑輸提出於均平而江南北如一逐路自有監司任責則提點江淮湖北空令取會迂回更乞聖慈與宰執商量數月之間合與未合結局協於權制不爲替疣塞希恩僥倖之門杜貪功紛亂之意靜治不擾准人自安臣謬蒙恩選委所有愚慮不敢不言干冒天威臣無任隕越俟命之至

新州到任謝表

始從參幕無最可書驟借專城以恩被錄對寵靈而其願謬寄委以知難中謝伏念臣頃諫太常承乏傳士方壽皇艱行奔禹之舊當陛下祗見祖宗之初頗預討論嘗叨奉引何幸清明之上獲綴末班乃屬貧悴之餘自求外補遠役忽棲於故楚浮家幾遍於長川恭惟 駕御蒙條之時兼有收挽孤寒之道遂令試郡課以治民江黃之間山澤相雜素號僻左本極貧虛屬因淮南行鐵以來暨乎新口置監而後陰仰官鑄之美不勝偽治之煩浸用驕奢無復繩矩所以檢覈增鑄禁絕私錢畏兩文銷折之多市井至於盡閉取十年工本之數軍庫爲之頽空解紛既難任

責良重將欲布宣國家拊循之德奉行監司督察之職稍安人情竊給經費懼非尋拙所克堪勝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詳於使臣察於知速東權疎賤即爲守望之親磨厲鈍頑收其敏達之効輯和邊百培壯本根臣敢不因時所宜以靜爲福日計不足雖無毫髮之功心力未窮尚答乾坤之造

除淮西提舉謝表

素抱迂愚自投閑散責之禦守試事淺而未酬就俾按行忝命優而難稱中謝伏以久令一使兼總三臺屬昔荒殘在權宜而富省於今墾闢蓋更道之滋繁重以鐵冶之司旁制江湖之速適幣泉清雜之過幸朝廷收換之恩而錢之官私尚難辨其真偽鑄有新舊致徒分於愛憎人心交疑物貨浸少茲爲大慮所貴周防譬之琴瑟既解而更張然膠柱之譏猶在如彼馬牛不安於乘服則駸輿之患當思臣暫領斬陽未彰善效弗諳淮土早勤卿情敢以章句之諸生輕叨金穀之劇選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順時除弊因事討論不惜軍費以解詿誤之窮然不變本謀以消茲非之階禍臣忝承德意遵用寬慈察部之條視身爲律倘刑罰可損而事以底定則威靈所被而民用通寧

除太府卿淮東總領謝表

既完錢米又知甲兵本乞漫游更叨煩委中謝伏念序遷學校固慚課業之荒唐內迫家門重困食用之

寡薄一貧殆不可忍屢請期於必從然而辭事居卑
陳力就列視古為訓於退則宜今乃升寄御班示厥
號名之寵預聞軍政制其財賦之權復用榮章披之
弱質若夫此地爰自積年務場壞而經常之缺大虧
綱運弊而濕惡之糧亦匱口累日重者近憂而已兵
民俱困則遠患若何況於由細入麤以輕取重忽當
警急無異承平國其選擇而使能臣姑冒昧而就釋
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勤勞初載謹審外防謂臣粗
讀古書合更時務因其欲歛戢湖海之上且復令周
旋戎馬之間臣敢不事貴經通身先損即必吝出納
是為有司之常苟逃曠厥終返齋儒之舊

謝除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表

昭示眷留未即野人之賤寵還舊職復參近侍之榮
姓名已浚於朽陳命賜忽超於新特伏念臣資朴疎
信已之學之進趣合變之能昨一內忝論思浸成遠
忤暨乎外專屏扞又負憂虞迄無顯効於盛時固合
真心於暮齒若乃羸扶短策緩駕車追憶悔尤盪
軒裳之非據自嗟衰幸指林壑以言歸惟賴天度并
涵皇明隱燭獲從容而善退保優佚之令終至於躑
躅往愆寂寥久廢因茲告請遂曲軫於深慈悉與盪
除俾再通於禁籍尚糜素厚仍躡真游為幸則然非
願敢及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躬秉上德化幾泰和
馭臣以貴為初美俗在寬之用哀憐末路蓋欲補其
前修矜恤老窮不忍失其故步竊仰鴻施有如神功

臣身未殞而年徂志空存而力盡雖曰愈重受恩之
地然而莫知報國之方願越是期兢慚周措

謝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表

帝典近而場遵皇居親而愈切超踰次對啓沃前旒
顧漸衰邁之蹤難副知憐之厚必以監觀治忽審擇
後先大化所覃右文為盛藏奎圖之府建自太宗直
學士之官置從景德速致列聖並煥鴻名分命諸儒
述升華序博達今古從容規諷之間先識幾微補報
職業之外臣力耕朽壤勤鑿枯泉空有胼手胝足之
勞曾無曝背食芹之歡忽進陪於閣職復嚴奉於仙
靈淺陋則多潤色奚賴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同天
造化與世範圍萬物規聖而作新一毫皆上所成就
存留宿舊閔惜餘殘非必選賢示將假寵臣敢不寅
恭異數夕惕茂恩特滿今祠終饋晚歲乞身之願試
尋末學少殫平生致主之忠

湖南運判到任謝表

冒選擇於久閑之日享矣曷庸拜恩除於尚新之時
羸而難任陳情未察恭命勉行中謝伏念臣思過特
深自量尤審一昨賜歸於窮舍即甘息望於榮塗惟
君父之矜憐不衰與朝廷之記錄常在南嶺祠廡遽
錫州麾雖許控辭終蒙注意遂出重湖之節假以灌
輸之權示欲必行嚴為期會臣子供奔走之職何敢
屢違穹蒼匪履蓋之私所宜仰戴載馳神暑綿涉俯
程既達置司奉將陪指然 臣灾也合聚病恙侵凌

形質至於變移心慮從而奪奪累年沉痾聚藥備嘗
曾效除愈之期僅有蘇醒之覺故人玩於存省惑疑
無他醫工莫知主名可謂異疾今有事任於一路不
爲少非履布其四体無以堪若姑以夜應臨之則何
但鹵莽而已更虞闕敗上累生成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法帝堯之知人致文王之多士考於已試
罕使勿欺採其舊聞責以來效故令賢情玷此光華
臣敢不銷塵威以周下情立實信以觀遠俗規殘軀
之可力傾盡而爲儻宿疾之或平靡捐以報

除秘閣修撰謝表

諡疾巧歸將待休於一壑疏恩寓職乃增重於三湘
衆之所榮臣以爲忝中謝竊以典修中秘肇自政和
必須資歷之多號稱館閣之舊屬賦時望積累外庸
不虛論撰之名始副輪除之實伏思臣者素謂畸人
雖早汙於清班亦溢塵於煩使施已深而未報福
遂過以挺災坐閱寒涼再担歲閏及此扶行而問俗
幾成尸素以具官稠稠於薄書之程區區乎醫藥之
事空抱膏肓之苦莫克砭磨迄何毫髮之勞可當褒
序飾朽株以丹青之美登醜石於建瓚之叢煥然無
堪躡是異數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至公衡聽蕙愛
曲成憐其拙疎若枉所取不緣孤外而有遐遺使之託
身文字之林掛名奎壁之次煥矣音奪輝其寵章臣
末路幸逢矢心銘激悵沉痾之策薄未測頽齡恐綿
力之支離弗酬大造

除工部侍郎謝表

未散沉憂徒抱不天之恨迄緣終制冒參掌土之
職再竊身榮永幸親養中謝伏念臣昨承君命而趨
走遽罹家禍之悲傷當其冥迷仍復顧首雖云順變驚
日月之不留強使復常恍形神之非昔記憐俯逮命
召起行賜先見於延和歸舊班於起部沐浴膏澤之
莖殆異餘人生施枯槁之恩有愈造物而臣摧殘故
步損耗宿心豈無傲昂之思滋甚衰邁之迫鑑稱銖
失難課近功一憶十忘何裨末誼但積拙程之媿莫
知退避之方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龍德顯行乾剛
獨運虛而求助添以圖終枝臣寡特之中冀銷迎附
察臣憂患之後多自創懲回視此生之幾何常懼移
忠而靡及滄溟善下或堪滄海勺之輸穹莫蓋高尚謁
公微之告

除吏部侍郎謝表

甫越兼旬遽移冠部昇之華刺增以事權中謝伏念
臣素弱而不能自強無材而願出人下乃欲安分匪
云執謙肯疏退情之中功名絕紀蹇產病昏之後意
樂全銷天許會逢上命親近從冬卿而陪獻納考地
貢而修虞衡外耀恩榮內藏拙守於臣何所不足愧
臣無以仰承今也超六聯之清高司右列之銓序効
職既重責成必深用名已浮計實安有耳目暗記夙
宵隱憂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有拔士之志明以好
賢爲大德馭下極稱亭之審待臣循理分之宜恆著

所殺等威自辨臣蕭然二簋不勝禮樂之陳眇矣一金豈在範鎔之列雖動平凡之操焉酬卓異之知

除知建康到任謝表

內參從索之華外付帥垣之重蓋人以爲寵而臣之所憂中謝伏以行宮蒙高宗臨御之頓建鄴爲六朝都邑之舊感時雖遠撫事尚存義執仇讎安得不君今而思古慮先根本則豈容忘責而徇名藩墻初銳於掃除堂奧遽煩於備警江流回繞遂將數里而屯民力空殫必也計丁而投募市人至萬教閱水艦且十餘故以歲年之規責於旬月之近自憐憂慮後若病昏忽被趣行罔知攸措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文訓武克天施地生觀衣袂濡曳之爰所宜戒懼誦秦士網繆之句尤在思勤臣敢不怵惕以預防拊循而風具視身衰謝已無放速之心憑國威靈願耐不爭之勝

代薛端明上遺表

臣聞不可移者有生之定數不能泯者將死之遺忠高忌須臾頽殫悃幅中謝伏念臣奮身孤遠逢世熙平萃宗聖德愈新起居諫職 陛下大明始照耀忝從官在再歲年驅馳中外諭上指於師耆耄未和之際宣國威於漢虜既隙之餘書殺降華政途竊寵際漸井據不敢冒當近荷隆慈許從晚退嚴棲冗處未嘗不戴於堯天氣盡形銷無復再瞻於舜日入冥已迫德闕空多伏望 皇帝陛下法恭道之載成體乾行

之變化灼見物則不失義理之中審知治原常以仁恕爲本求膺大寶益邁昌圖

除華文閣侍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謝

皇太子殿

於禮有稽宜併今祠而賜免以恩未聽反叨舊次而重居擬以凋殘羨茲化育伏念某不能則止既老當休已積廢於退閑更求全於晚末故官何在初無昨夢之尋陳迹都忘杳若歸雲之靜至迺與隣遐遠回念沉淪因再請之至誠煥一輪之新渥涇舟詠雅猶存飛躍之餘舜聞垂文復紀賡歌之盛掃闈喧於里社疑信雜於朋友血氣既衰難云在得日月其逝終將突爲恭遇 皇太子殿下惟德而舉時髦秉道而參國命內稟密訓備諸多士之長外務周行靡失一夫之用以其昔忝班列之乂不使驟從農圃之游某敢不勉竭類年溫理切學尠稟有繼莫酬素食之譏扈衛無功益愧榮名之忝

受玉寶賀表

恭親詔書元正日受玉寶者天運重來國寶再得感深昔念喜甚今逢中謝恭以聖宋一道相承九有率俾琢珷信重膺受際圖西祀東封借曰著神休於炳炳禮志述事于以見孝德之兢兢變或隱而難防理無往而不復竊何止於陽虎獲迺自於蒙人悻彼遠夷慕仁風而願獻特因方鎮轉誠意以上通蕪陳樣冊之文益彰篆籀之寶以至初秦永昌之刻我家備

物之珍殆無或遺靡不具在。宣明德而密護，迄假手以回還。皇帝陛下師古以治身，奉先而繼服，何食息不存於祖業。曾斯頌敢怠於孫謀，宜上穹之鑒臨。挈東州而歸附，敬致邦符之舊光。昭帝命之新群，碎會同有司，枚進江淮，延頸望基本之常安，關洛傾心想恩祭之適及。

受玉寶賀啟

副禘是御，洪惟內治之彰。明玉寶來歸，信矣外戎之助。順慰滿民，望契合天。心中謝恭惟。皇后殿下德靜而方，仁潤以澤。綬黃赤以受璽，文與帝同。服辭濯以儉躬，志先婦道。宜致家邦之慶，聿觀符瑞之還。喜協宸衷，薦享郊廟。臣欣逢盛典，陪阻近班。趙璧金回，無復間行。而衣褐膏寶，再得尚堪。此筆以書經。

申省乞致仕狀

某伏自帖念初，無藝能濫塵科目，往備使令之偶。泛猥超涯分而已，多効職蔑聞捫心內愧。今既七十餘景，素不長素有氣疾眩暈拘迫近尤畏寒溢縮慘慄咳嗽隨聲涕淚交下倦憊屢月瘦悴羸殘視產將息固無久存之理。伏乞矜憐特賜敷奏許令致仕，儻或垂逝之年猶保可全之節，真以歌詠太平之樂，仰酬君父難報之恩，不勝感激俟命之至。

再申省狀

某伏準省劄奉聖旨不允者，上恩隆而未許，誠不計其歲年下情迫以再干，敢自違於經律，伏念某少而

怯懦長益病昏，方當盛壯之時，已無血氣之勇。論建常慚於迂闊，事功奚有於毫分。况今老至而衰，心意銷索，目視耳聽皆贖耗之餘，手拘足攣非奔走之具。惟欲乞身，暮景得謝，明朝粗希知足之風，不為學者之愧。伏乞俯加矜憫，特賜奏聞許令就今年致仕。漁樵故物，復還山澤之臞。耕鑿遺民，永被乾坤之造。不勝銜荷感激俟命之至。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

冰心先生文集卷之三

奏議

法度總論一

章貢黎諒編集

前集

欲自為其國必先觀古人之所以為國論者曰古今異時言古者常不通於今此其為說亦確而切矣雖然天下之大民此民也事此事也疆域內外建國立家下之情偽好惡上之生殺予奪古與今皆不異也而獨曰古今異時言古則不通於今是慎古於今絕今於古且使為國者無所斟酌無所變通一切出於苟簡而不可裁制矣故古今異時之論雖不可廢然臣有獻於此願陛下深思之蓋陛下之故自為其國者必時因其已行製其舊例聽其已然而不加振救之術以日入於積弊則不可謂之自為其國苟為不因已行不襲舊例不聽已然而加之以振救之術則如之何而可必將以意行之以心運之忽出於一人之智慮而不合於天下之心則其謀愈謬而政愈疎矣故臣所謂有獻於此請陛下先觀古人之所以為國夫觀古人之所以為國非必遷攷之也故觀眾器者為良匠觀眾病者為良醫畫觀而後自為之故無尼古之失而有合道之功且古之為國具在方冊而已其觀之弗難也陛下幸進臣而教之指數策盡不終朝食而古人為國之大槩森然見於目中矣陛下深覽太息作而深惟以斷自聖志則不持食頃而所以自為其國者可決意行之而無難矣

夫以封建為天下者唐虞三代也以郡縣為天下者秦漢魏晉隋唐也法度立於其間所以維持上下之勢也唐虞三代必能不害其為封建而後王道行秦漢魏晉隋唐必能不害其為郡縣而後霸政舉故制禮作樂文書正朔律度量衡正名分別嫌疑尊賢舉能厚民美俗唐虞三代之所謂法度也至於國各自行其政家各自專其業累世而不易終身而不變政察綬而必黜陵簡而信此所以不害其封建而行王道也秉威明權簿書期會課計功效核虛實驗勤惰令行禁止役省刑清秦漢魏晉隋唐之所謂法度也至於以一郡行其一郡以一縣行其一縣賞罰自明子奪自專刺史之問有條司隸之察不煩此所以不害其郡縣而行霸政也論者所謂古今異時言古不通於今者謂王霸之未易分唐虞三代之未易復而已若將得其法度以制四海之命不去其所以害是者而劫劫然端端然害之愈深守之愈固膠而不解滯而不通此豈有古今之異時哉蓋古人之所以為國者雖各繫其德之厚薄化之淺深世祚之長短然陛下即而觀之豈有故其行之而乃從而害之者乎然則今世之法度其害之者重大而難去深連而難知矣視古之無害而求去今之害則陛下之國其大方數千里舉而自為以復祖宗之舊雪百年之恥無不可者矣

法度總論二

昔人之所以得天下也必有以得之其失天下也亦必有以失之得失不相待而行是故不矯失以爲得何也蓋必有真得天下之理不俟乎矯其失而後得之也矯失以爲得則必喪其得唐虞三代皆有相因之法而不以禁紂之壞亂廢湯禹之治功漢雖滅秦亦多因秦舊然大抵天下之政日趨於細而法日加密矣惟其猶有自爲國家之意而不專以懲創前人失計矯而反之遂以爲功且東漢之末四方分割壞亂甚矣魏武雖嚴科條審律令以重足屏息操制舉下而戢然使人各得自盡以行其職守者猶在也至晉之敗尤其甚於漢南此角立並興逆賊及其岷然自見者猶皆自有爲國之意使其下無飾非養過之心人存政舉隨其所立亦或瞭然可見及隋之末年喪亂繼起蠱疽潰裂而太宗一旦立法定制疏明簡直上下易遵然則魏不以諱漢之失爲與唐不以懲隋之亡爲強夫與亡治亂各有常勢欲與者由與之塗將敗者趨敗之門此其所以不相待而非出於相矯也唐末之亂重以五代雖生人之無寧歲久矣然攷其所以禍敗亦何以遠過於秦漢晉隋之亡蓋國之將亡則其形證固已若此矣而本朝所以立國定制維持人心期於永存而不可動者皆以懲創五季而矯唐末之失策爲言細者愈細密者愈密搖手舉足輒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術輔之以正論人心日柔人氣日惰人才日弱舉爲儒弛之行以相與奉

繁密之法遂揭而號於世曰此王政也此仁澤也此長久不變之術也以仁宗極盛之世去五季遠矣而其人懲創五季者不忘也至於宣和又加遠矣其法度素失而亦曰所以懲創五季而已况靖康以後本朝大變乃與唐末五季同爲禍難之餘紹興更新以及於今日然觀朝廷之法制士大夫之議論提防矯執曰非矯唐末而懲創五季也哉夫以二百餘年所立之國專務以矯失爲得而真所以得之道獨棄置而未講故舉一事本以求利於事也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本以求利於法也而卒以害是法上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委之於下下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復之於上虛文相挺浮論相倚故君子不可用而用小人官不可任而任吏人情事理不可信而信法惟其惻怛寬平粗得古人之意而文具亡實亦獨何以異於周秦之弊哉於是中原分割而不悟其由請和仇讎而不激其憤皆言今世之病而自以爲無療病之方甘心自處於不可振故以坐視其敗據往鑒今而陛下深思其故者豈非真所以得之之道未講歟誠講之而行之當舉者舉當廢者廢昔之密者今爲疎昔之細者今爲大今日出令而明日丕變矣何俟於卒歲之久哉

法度總論三

所謂舉一事求利於事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求利於法而卒以害是法者何也今朝廷之法度其經

久常行不可改變者十數條而已而皆為法度之害
 故用人以資格為利而資格為用人之害銓選以考
 任為利而放任為銓選之害薦舉以閔陞改官為利
 而關陞改官為薦舉之害至於任子則有數害自負
 即致仕即得蔭補為一害太中大夫特制以上蔭補
 得京官為一害一人入仕世爵無窮為一害今者汰
 其謬濫限其負數又為一害科舉亦有數害取人以
 藝既薄於古今併與藝而失之為一害古者化天下
 之人而為士使之知義今者化天下之人而
 為士盡以入官為一害解額一定多者冒濫少者陸
 沉奔走射利喪其初心於今之法又自壞之為一害
 一預鄉貢老不成名以官錫之既不擇賢又不信藝
 徒曰恩澤官曹充滿人才敗壞又為一害夫京師之
 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州縣之學無考察之
 法則聚食而已而學校之法為害制舉所以求卓越
 方聞之士而責之於記誦取之以課試所言不行所
 習不用而制科之法為害博學宏詞昔以罷詞賦而
 進人於應用之文耳美官要職遂為捷徑一居是選
 莫可退解而宏詞之法為害募役之法本以免天下
 之為役者耳今也保正長之弊通天下皆患之而役
 法為害昔之勅律總核萬事 朝廷隨時制宜定為
 新書以一條貫有出意見莫知推行但曰檢坐申嚴
 而已而新書為害 國家本惠州縣之過失不得上
 聞故置監司以禁切之今也禁切監司之法又甚於

州縣之吏豈以監司為非其人乎抑惟其人而必用
 是法乎而監司之法為害府史胥徒所以行文書給
 趨走雖堯舜不能廢也而今也植根固本不可搖動
 大官拱手惟吏之從而胥吏為害又因以推昔之所
 行行經界則經界為害行保甲則保甲為害行方田
 則方田為害行青苗市易則青苗市易為害舉事立
 法無非所以求利而事立法行則無非為害上下內
 外亦舉皆知其為害矣然而賢者則以為是必不可
 求之害庸愚者則恃其有是害也足以自容而其小
 人則或求甚於所害天下皆行於法度之害而不蒙
 於法度之利二百年於此日極一日歲極一歲天下
 之人皆以為不知其所終 陛下將何以救之哉故
 臣願 陛下揭其條目而治之去害而就利使天下
 曠然一日得行昭昭之塗雖三代以上遠而未易言
 兩漢及唐之盛世可必致也

資格

請言資格為用人之害以賢舉人以德命官賢有小
 大德有小大而官爵從之一定而不易此堯舜以來
 之常道也無有所謂自賤而歷貴循小官之次而後
 至於卿相如遠世之所謂資格者然堯舜以來遠矣
 未可遽復則資格用人未可遽廢至於不能得資格
 之利而受資格之害資格之害深則人皆奔賢而為
 愚治道日壞而不自知此不得不因今之法而以變
 之也夫計日月累資攻雖堯舜三代則亦有然者而

不以此待天下之賢才有德之人何者賢才有德之人以此官而稱此人可也豈可疑其資格未至而姑遲之哉至漢人則已患苦其弊守相列侯爲九卿九卿爲三公天下之賢才伏而俗吏用矣伊呂周召之傳非其不爲秦漢以後出而法度使之然也唐太宗雖以戰伐取天下而用人能盡其才不拘擊於常格以起一時之治尚有可善蓋資格者生於世之不治賢否混并而無可別故以此限之耳而本朝遂以治世而行衰世之法藝祖太宗所用猶未有定式惟上所拔間得魁磊之士至咸平景德初資格始稍嚴一寇準欲出意取天下士而上下群攻之故李沆王旦在真宗時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在仁宗英宗時司馬光呂公著在哲宗時數人以謹守資格爲賢名重當世惟王安石破資格以用人一時所謂名士力爭而不勝其後章惇蔡京王黼秦檜相踵效之然而進小人而亂天下者此五人也由五人之所用則當以不守資格爲諱雖然資格非善法明矣而李沆十數人者以守資格得名而其時亦以稱治何也蓋能別其流品以分君子小人之塗以定清濁高下之序彼其號爲德度智略足以居大位者亦已素許之矣特欲其履歷以實之而已矣故其人有自小官而其望已足爲卿相至其久也亦卒爲之若此者可謂得資格之利也今也不然無有流品無有賢否由出身而關陞由關陞而改官知縣由改

官知縣而爲四轄六院由四轄六院而爲察官由察官而爲卿監由卿監而爲侍從由侍從而爲執政大臣或由知州監司而爲郎由郎而爲卿監侍從執政資序者序進格到者次遷而已矣若是而欲以舉賢才起治功其可得乎侍從不薦士宰執不舉賢執政格而進曰此足以任此矣陛下雖欲責之以事詢之以謀被安所從知乎此臣所謂受資格之害也且本朝廢資格而用人無若王安石章惇蔡京王黼秦檜之爲相守資格以用人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爲相然攷其功效驗其人才本朝以資格爲用人之利也故臣欲陛下審乎資格之實念今日人才衰乏已甚稍加變通號召收拾以終成資格之利而不受資格之害且天之生才也甚難人主之得才也亦甚難毋大開摧折之使至於盡蓋今世猶有可用之人誠使朝廷之資格一出於人才之所當用則有資格之利而無資格之害矣

銓選

何謂銓選之害既別有厚薄不失者朝廷之要務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謂賢者而不以使其不肖者之人竊怪人主之立法常爲不肖者之地而消靡其賢才以俱入於不肖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銓選也吏部者朝廷喉舌之處也尚書侍郎者天子貴近之臣也處之以其地任之以

其官與之以甄別黜陟天下士大夫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汝信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賢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遠近其資之先後其祿之厚薄其關之多少則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詳曲折詰難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舉措手足不待刑法而自畏者顧無甚於銓選之法也嗚呼與人以官賦人以祿生民之命由此而出矣使加之意天下不於此乎望治風俗不於此乎求學人才不於此乎責實而待安所取之奈何舉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縛蔽蒙之塵坐靈折乃為天下大弊之源乎雖然

是幾百年於是矣其相承者非一人之故學士大夫動身若力誦說孔孟傳道先王未嘗不知所謂治道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為是官噤舌拱手四顧吏胥以問其所當知之法令吏胥上下其手以視之其人亦扼然自下曰吾有司也固當守此法而已嗟夫豈其人之本若是陋哉 陛下有是名器為鼓舞群動之具與奪進退以叙天下何忍襲數百年之弊端泯沒於區區壞爛之法以消弊天下之人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則治道安從出而治功安從見哉况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猶有可攷今之所循者乃其衰亂之餘弊耳百王之常道不容於 陛下而不復也夫曰私曰偏曰怨曰謗曰動衆曰招權此末世之庸人所以恐喝其上而疑壞治道於將興之時者也 陛下深考昔人之已行毅然

不惑於衆因今之銓選一二人而付之蓋今之大臣與人以堂除者乃昔日銓選常行之事大臣不知其職任有大於此而止以堂除為宰相之大權堂除為宰相之大權則無惟銓選為奉行文書之地也使今日銓選得稍稍自用若堂除之選蓋歸銓部然後大臣知職位而銓選亦能少助 朝廷用人尚書侍郎者不虛設矣

薦舉

何謂薦舉之害使天下之大吏得薦舉天下之卑官宜若為善法矣而今乃為大害且關陞令錄職官改官京官若陞朝官又轉而至真郎此 朝廷自設限隔以分貴賤而使人非舉不得入若三考若四考有舉者三人若六考若七考有舉者五人則關陞則改官 朝廷之立是法也豈不曰吾不徒與以賢能而與賢能不自知以薦而知乎然則 朝廷歲與人以關陞改官者豈曰此誠賢與能者乎大吏歲舉人以改官者亦豈曰此誠賢與能者乎人之得關陞改官者又豈曰吾誠賢與能者乎上不信其舉人者舉人者不信其求舉者求舉者不以自信必曰是皆不可知而 朝廷之法既已如此則不得不不出於此 朝廷亦曰吾之立法既已如此則不得不聽其如此然則是上下相與為市均付於不可知而已故奔競成風干謁盈門較權勢之輕重不勝其求若此者不特下之人知之上之人益知之矣方其人之未得出乎

此也甲身屈體以求之僕隸賤人之所恥而不恥也此豈復有其中之所存哉及其人之既得脫乎此也抗顏莊色以居之彼其下者又爲甲身屈體之狀以進焉彼亦安受之而已相承若此則以此見舉以此舉人 陛下之人才壞而生民受其病無足疑者嗟大其始則或不至是矣而流弊之極皆固守而不思變且京朝官者已爲天下之所貴而 朝廷亦自貴之矣不自貴而使天下亦不知貴之宜在 朝廷無不可爲而計令或未之能也今合多而考累而任使其積日計月而無在官之過者可以循至於次第之京官毋必舉焉其誠可舉者因今之法而舉之與之以今之所與之官若是則庶幾乎士之稍自重者知有常途之可由而不及焉爲是甲身屈體以求之則僕隸賤人之所耻者亦或知耻矣其舉人者不困於求者之多庶幾乎知所自立而或能真舉其賢能以報上矣解舉官之急始用是要以風俗稍善治道稍明循次而進必無俟乎舉者而大吏或以舉其才則 朝廷信而用之按於常調此薦舉之正也然此有司之事執政大臣之所當請而後行朝政夕定非若兵財之有所難也睥睨隱忍而不爲之遂爲天下之大患亦可悲也

任子

何謂自負即致仕即得蔭補爲一害人臣以子任官亦國之重事也其與之宜當於義而稱於恩使 朝

廷錄功紀舊之意有所表見今自舉主而改官率十餘年而至負即由常調入仕不過佐郡而止其功業未有以異且從而官其子豈以爲是庸庸無所短長之士而必使繼世爲之邪且又其仕而顯者職任功效或見稱於天下而不幸其官止於負即則所以得任其子弟者亦無異於常調而至此者此所謂其義不當而恩不稱也

何謂自太中大夫特制以上蔭補得京官爲一害京官者 朝廷之所貴重使天下士大夫更六七考用舉主五六人而後得之今闕遠而待之者多入仕以者至三十年始得改官疾病憂患公私愆犯有終身不得者或一人特與改官上下相目以爲異事今至使其爲太中大夫特制者即以京官任子弟何重於彼而不惜於此邪豈爲侍從大臣之子則無俟乎舉主考第而已能度越天下之賢士大夫者數重之則其法窮而不能變輕之則其恩濫而不能變所謂輕重彼此不相應也

何謂一人入仕世官無窮爲一害古者裂地分茅以報人臣之有功使其子孫嗣之所以躋祖宗垂後裔也至於官使必有所宜不可以一夫官簿之所至苟應法令而直與之以爲恩則濫以爲法則弊以爲義則停且 朝廷不尚賢而尚貴朱紫混然矣踴躍處崇 觀以來七八十年人臣不以道而得貴仕者在其元身則自宜削奪而今也子孫仕宦不知藝極驕

後無忌自稱世家將使世之賢者何以勸焉

何謂今者汰其謬濫限以負數為一害且朝廷向
之所以盡與之者不知其謬濫而姑為是無窮之恩
也今也知而汰之而徒限以負數則亦不可夫為上
者使其下以知義而已義所可與雖盡與之吾何所
得吝不然與其一而弃其一曰此在吾限負之外耳
此不得獨賢彼不得獨愚義理愈嚴而人紀隳矣故
負郎非 朝廷所甚重之官其常調而至此者可復
勿與其果有勤勞或賢有德聞於上者與之可也京
官為 朝廷之所貴奈何以與從官執政之子弟以
今之所與負郎監者與之可也計其入官之世次
改其所任之多寡以稽其人有功無功賢與不賢為
之止法可也如是則可與者與之何必以負數限之
乎雖然因今之法而有所變改不得不出於是若舉
公卿大夫之子弟而養之於學校擇天下之明師良
友以成就之使其材品卓然可以為家國用則於此
官使之而昔之法煩前衡後皆可一次而去而先王
之意見矣

科舉

何謂今併與藝而失之為一害蓋昔之所謂俊又者
其程試之文往往稱於世俗而其人亦或有立於世
今之所以取者非所以取之其在高選極為天下之
所鄙笑而卿曲之賤人父兄之庸子弟俯首誦習謂
之黃冊子者家以此教國以此選命服之所貴者乃

人之所輕且夫世之所重者豈必知重其人哉亦或
其藝文之可稱者耳此固不足以卜其內今其可稱
者又莫之獲而人之所輕者乃反得之然則上之求
士而用之公卿大臣由此塗出豈有始於為人之所
輕而終也乃足為 國家之所重者乎

何謂化天下之人為士盡以入官為一害使天下有
羨於為士而無羨於入官此至治之世而免置之詩
所以作也蓋羨於為士則知義知義則不待爵而賞
不待祿而富窮人情之所欽慕者而不足以動其自
守之勇今也舉天下之人總角而學之力足以勉強
於三日課試之文則驚賢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
以此督責明友以此勸勸然則盡有此心而兼隅之
所砥礪義命之所服安者果何在乎 朝廷得斯人
者而用之將何所賴以興起天下之人才哉
何謂解額一定為一害百人解一承平之世酌中之
法也其時閩浙之士少有應書而為解之額然矣今
紅淮之間或至以僅能識字成文者充數而閩浙之
士其茂異穎發者乃困於額少而不以與選奔走四
方或求門客或冒親戚或趨羅納夫士之為學其精
至於性命之際而其用在於進退出處之間然後
朝廷資其材力以任天下之重今也以利誘之於前
而以法限之於後假冒干請無所不為然則以其有
是士之可取也而取之此其義理之當然者耳則解
額之狹於彼者何不遺之使與寬者均乎

何謂一預鄉貢以官錫之爲一害古之取士也取之四五而後定其終身而本朝之法不然其鄉貢也一取之而已一取而不復弃其人三十年之後憐其無成而亦命之官蓋昔藝祖之初憫天下士有更五代困於場屋而猶不得自遷者因以爲之賜令也士人充塞偶然一得何足爲言則安用此而遂爲常法乎夫士者人才之本源立國之命繫焉四患不除而朝廷於人才之本源戕賊斷夜不復長育則宜其不足於用也去四患得四利所謂養之於始自拱把而至於桐梓古人之言不可忽也

學校

何謂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三代漢儒其言學法盛矣皆人耳目之所熟知而不復論若東漢太學則誠善矣唐初猶得爲羨觀本朝其始議建學久而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卒就之然未幾而大獄起矣崇觀間以俊秀聞於學者旋爲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誤朝之人大抵學校之名士也及諸生伏闕搥鼓以請起李綱天下或以爲有忠義之氣而朝廷以爲倡亂動衆者無如太學之士及秦檜爲相務使諸生爲無廉恥以媚已而以小利啗之陰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風獻頌拜表希望恩澤一有不及謗議喧然故至於今日太學尤弊遂爲姑息之地夫秉義明道以此律已以此化人宜莫如天子之學而今也何以使之至此蓋其本爲之法使月

書季攷校正分數之毫釐以爲終身之利害而其外又以勢利招徠是宜其至此而無在也

何謂州縣之學無政察之法則聚食而已住者崇觀政如間蓋嘗政察州縣之學如天子之學使士之進皆由此而罷科舉矣此其法度未必不善然所以行是法者皆天下之小人也故不久而遂廢今州縣有學宮室廩餼無所不備置官立師其過於漢唐甚遠惟其無所考察而徒以聚食而士之負俊氣者不願於學矣州縣有學先王之遺意幸而復見得以造士使之俊秀而其俊秀者乃反不願於學豈非法度之有所偏而講之不至乎今宜稍重太學變其故習無以利誘擇當世之大儒久於其職而相與爲師友講習之道使源流有所自出其卓然成德者朝廷官使之爲無難矣而州縣之學宜使政察上於監司聞於禮部達於天子其卓然成德者或進於太學或選官之人知由學而科舉之陋稍可洗去學有本統而古之文憲庶不墜失若此類者更法定制皆於朝廷非有所難顧自以爲不可耳雖然治道不明其紀綱度數不一一揭而正之則宜有不可爲者陛下一揭而正之則如此類者雖欲不爲亦不可得也

制科

用科舉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自明道景祐以來能言之士有是論矣雖然原其本以至於末亦未見有偶然得之者要以爲

壞天下之材而使之至於舉無所用此科舉之弊法也至於制科者朝廷待之尤重選之尤難使科舉不足以得才則制科者亦庶幾乎得之矣雖然科舉所以不得才者謂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常之人則制科庶乎得之者必其無法焉而制舉之法反密於科舉今夫求天下豪傑特起之士所以恢聖業而共治功被區區題目記誦明數暗數制度者胡為而責之而又於一篇之策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問之略偏以為其說足以酬吾之問則亦可謂之奇才矣當制舉之盛時置學立師以法相授淳言虛論披抉不窮號為制科習氣故科舉既不足以得之而制策又以失之然則朝廷之求為一事也必先立為一法若今制科之法是本無意於得才而徒立法以困天下之乏然能記誦者耳此固所謂豪傑特起者輕視而不屑就也又有甚此者蓋昔以三題試進士而為制舉者以各策為至難彼其能之則猶有以取之自熙寧以策試進士其說蔓延而五尺之童子無不習言利害以應故事則制舉之策不足以為能故哲

宗以為今進士之策有過此者而制科由此廢矣是以八九十年其薦而不得試者其試而不見取者其幸而取者其才凡下往往不逮於科舉之俊士然且三年一下詔而追復不俟科舉之歲皆得舉之得何所為乎設之以至密之法與之以至美之名使其得與此者為急官爵計耳且天下識治知言之人不應

如是多則三歲以策試進士使肆言而無所用是誠佚之矣今又使制舉者自其所謂五十篇之文泛指古今數陳利害其言煩雜見者厭聞者厭聽且士人很多無甚於今世狹無以大相過之實而冒不加之名則朝廷所以汲汲然而求之者乃為譏笑之具今宜暫息天下之多言進士無親策制舉無記誦無論著稍稍忘其故步一日慨然天子自舉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驟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長無取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也

宏詞

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廢久矣紹聖初既盡罷詞賦而患天下應用之文由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為詞學兼茂其為法尤不切事實何者朝廷詔告典冊之文當使典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氏錄為經常之辭以教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制誥詞意短陋不復髣髴其萬一蓋當時之人所貴者武功所重者經術而文詞者雖其士人諱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略之大要去刀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溫雅猶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對偶銘檄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真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詞科之與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為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

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縣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顯人祖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其人未嘗知義也其學未嘗知方也其才未嘗中器也操絕後筆以為比偶之詞又未嘗取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顯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且有甚悖矣者自熙寧之以經術造士也固患天下之習為詞賦之浮華而不適於實用凡王安石之與神宗往返極論至於盡擯本一時之文人其意曉然矣紹聖崇寧號為追述熙寧既禁其求仕者不為詞賦而反以羨官誘其已仕者使為宏詞是始以經義開進之而終以文詞蔽陋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既已為宏詞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而以為天下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特舉朝廷之高爵厚祿以與之而已也反使人才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罷宏詞而置詞科今詞賦經義並行久矣而詞科迄未有所更易是何創法於始而不能考其終何自為背馳也蓋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者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

役法

自熙寧為募役法蓋官府之役官自募之官受其病而民獲其利官當其勞而民居其逸雖然官豈能自為其病與勞哉故差役之患雖去而募役之患方

興故役錢者募役之患而今之保副正長者又募役所不能行之患也役錢則不可復論保副正長者乃役法之一事耳而今為大患窮天下之能言者日夜相與謀之而不能自出一說也蓋昔者保伍其民而有保正副特以兵法部勒其下而其法曰募有材勇及一都之內物力最高者戶長則以催科耆長則以追胥而皆有程直熙豐之法其分畫詳明如此然猶紛紛而不能定其後艱難用度日缺講利源者無所取財以為著戶長催錢者官未嘗盡支而為著戶長者亦不願請故取其窠名以起發上供而著戶長之役盡以歸於保正副然則今之保正副募法未嘗不存而未嘗不強差之也其計較物力推排先後派水鼠尾白脚歇替之差卿胥高下其手而民不憚出死力以爭之今天下之訴訟其大而難決者無甚於差役蓋朝廷之上其於蘇舉錄目纖悉委曲動有法禁而所謂保正副者乃獨無法何為其無法也名募而實差是以若此其不齊也而近世淺夫庸人之論不過仇疾於官戶誅挾於詭產其說有自宰執而與編戶齊役矣而詭產半天下其弊安可絕且不咎州縣之以差保正副長困民而區區然姑欲治官戶詭產何哉今復以耆戶長催錢選州縣使二稅呼集之役有所分而歸之於保正副則差役之害大半已去矣使一都之內誠有材力可以服衆習勇可以率人者遵用舊法使為保正若副而除其一戶二稅之

半要使保正副者人欲爭為之而不可而不使強委已而不顧也夫如是天下豈復以差役為患哉又如

新書

何謂新書之害 本朝以律為經而勅令格式隨時
修立自 嘉祐 熙寧 元豐 元祐 紹聖 大
觀 政和 紹興皆自為書近者 乾道 淳熙已
再成書矣以後銜前以新政舊凡 朝廷上下之所
持以相維持相制使者奉行此書而已且天下以法
為治久矣臣豈敢遽議新書之為害如晉叔向之所
以告鄭子產者乎然而有三害最近不可不知凡天
下之事無不備於此書而人之智慮不能出於此書
之外者一害也書既備矣而事復弊法既具矣而令
不行則宜有說焉今止謂之各已有見行條法止於
檢坐申嚴而已明知法不足待而欲強委之二害也

人才因此漫以頹惰倚靡利害汎然推廣及其終也
不過亦曰臣愚欲望申嚴已行之法而已以法為弊
猶可言也以人為弊不可言也三害也至於 朝省
之前後批六部之勘當諸司州郡之照條施行又其
相習公為欺誕以度歲月害之小者耳夫以法為治
今世之大議論豈可不熟講而詳知也蓋人不平而
法至平人有私而法無私人有存亡而法常在故今
世以人亂法不亂為常語此所以難於任人而易於
任法也雖然人則未易任也以唐虞三代之盛王至
誠一意以相與而後其人可任今則安能至於不任
人而任法則必任其足以行吾法之人而不任其智
不足以知法與力不足以行法者而後法可任此易
見之論也而今則亦未之能何也夫使是書而果已
備天下之事則將何取於人蓋是書之所備者備其
文不備其實備其似不備其真也夫使見行條法誠
已皆具而天下何為尚有犯法而生弊者然非無其
法之罪而無其人之罪也審矣今不改其人而曰檢
坐申嚴以誨復其法然則法終不行矣故任人而廢
法雖誠未易論而任人以行法所以助法之不能自
行者非必若今之所謂檢坐申嚴批狀勘當照條之
類而已也不任人以行法而止於檢坐申嚴批狀勘
當照條之類以煩天下之耳目使其人聰明憤既智
慮不知所出求以應故事而塞尊奏則亦謹然頽助
陛下之申嚴此法令之所以日壞而人才之所以日

消日用飲食而不能自知法爛道窮暫相糜弊而無經以固結之道國威之所以不振強虜之所以憑陵也臣故欲陛下縱未能任人而廢法以行唐虞三代遠大之政姑欲任人以行法使法不為虛文而人亦因以見其實用功罪當於賞罰號令一於觀聽簡易而信果敢而仁若漢以來者可矣

吏胥

何謂吏胥之害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為甚者蓋自崇寧極於宣和士大夫之職業雖皮膚差淺者亦不復修治而專從事於奔走進取其簿書期會一切惟吏胥之聽而吏人根固窟穴權勢熏炙恩橫賜自占優比凌江之樓文字散逸舊法往例盡用省記輕重爭奪惟意所出其最驕橫者三省密院吏部七司戶刑若他曹外路從而傲視又其常情耳故今世號為公人世界又以為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實而言也且公卿大臣之位其人不足以居之况首利席餘令憲法多所不諳而寄命於更此固然也然雖使得其人而居之如昔之所謂伊尹傅說之儔而以夫區區錄令憲法仍為不曉而與是吏人共事終亦不可然則今世吏胥之害無問乎官之得其人與不得其人而要以為當輩而已矣有吏胥徒自有國以來所同有也然必使上不侵官下不病民以自治其事而聽命焉而秦漢之弊法屈天下之豪傑由刀筆選而至三公今幸已甄別品流而其餘

弊未盡去且又皆以天下經常之事立為成書以付之彼吏得知之而官不得知焉此其為害又過於秦漢何者今百司之吏其為其祿往往有士大夫之所不敢望漢之公府掾諸卿主事辟召皆天下名士其權柄足以動搖守相者今之所謂都錄行首主事之類是也此直以鞭撻戮刑待之而高爵厚祿若是何哉今官冗而無所置之士大夫不習國家臺省故事一旦冒居其位見侮於胥今胡不使新進士及任子之應仕者更迭為之三考而滿常調則出官州縣才能超異者或選錄之若此則有三利士人顧惜終身畏法尚義受財鬻獄必大減少吏曹清則庶務舉且因以習士夫使之有才而無至於今世之偷惰一利也更迭為之無根窟穴之患無保引私名之弊而封建之勢因以去矣二利也增負百餘稍去冗官之患待翺擇地爭奪伺疾之風亦漸衰息三利也得三利去三害此亦非有勞民動衆之難者京師紀綱之百吏曹清則諸司州縣之吏憲亦必少異於今日益結託干請有所不行與決衆事整齊簿書不為疑玩則下知畏故也

監司

何謂監司之害朝廷之設官也必知其所以設官之意其用是人也必先知其所以用是人之說州郡衆而監司寡謂州郡之事難盡察也故置監司以察之謂州郡之官難盡擇也故止於擇監司亦足以寄

之自漢以後所謂監司者亦若是而已未暇及于岳
 牧相維之義也且其若是則奉行法度者州郡也治
 其不奉行法度者監司也故監司者操制州郡者也
 使之操制州郡則必無又從而操制之此則今世所
 以置監司之體統當如是矣今也上之操制監司又
 甚於監司之操制州郡緊緊恐其擅權而自用或非
 時不得巡歷或巡歷不得過三日所從之吏卒所批
 之券食所受之禮饋皆有明禁然則朝廷防監司
 之不暇而監司何足以防州郡哉且不責其大而姑
 禁其細何哉是謂不知設官之意用人之說而必獄
 文以立法一夫也故監司弛惰人反以為寬大上亦
 以為知體監司之舉職人反以為侵權上亦以為生
 事此真大謬矣者也夫監司者以法治下以義舉事
 者也今轉運司則以剗州縣之財賦候伺其餘羨
 家雜其述欠為一司歲計之常提舉司則督責茶鹽
 用法苛慘至常平義倉水利民困則置而不顧提刑
 司則以惟趣經總制錢印給僧道免丁由于為職而
 刑獄冤濫詞訴繁滯則或莫之省焉是監司之不法
 不義反甚於州縣故今之為州縣者相與聚而噉笑
 監司之所為豈監司之本然哉是謂不以法治不以
 義舉之權付之而使監司之所操者在州郡之下矣
 二失也且不以法不以義則所為付之事功者固宜
 得其實焉今也轉運司徒報上供之數於戶部而轉
 輸運致之實則無之則其所以總一路之財計者將

何所用也茶鹽則已受其剗利於權務都場而提舉
 司受其指留掌其住賣督其煎煮為之索逋理債而
 已經總制錢州郡各已越辦上供而提刑者徒文移
 知通以索季帳稽考綱解以報戶部而已是三司者
 以此為職徒養資致多人徒憑意氣作聲勢以便其
 私可也國紀民命何賴於此是謂既無法無義而事
 功又不得實三失也至於運轉運之權以清戶部之
 務罷提舉之事以一轉運之權又皆今日之甚急者
 昔人謂止擇十道使猶慮不得人則監司者蓋甚重
 矣豈以為例差循致之用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四

奏議

始論一

前集 章貢黎諒編集

有天下之大必盡天下之慮不盡天下之慮弊無患矣太祖太宗受天命身自剪平者七國盡有漢唐之天下惟燕薊前入契丹力未能復而趙保吉兄弟亂西方蓋夏繼陷其後耶律浸驕繼遷始自立邊益警備矣當國事者不復深究始末直以中國既大也道德既富也患不能保境土息人民而已豈不足於二慮之區區哉非惟不務討伐二虜以定西北之疆域而乃反行聘使封冊以申百年之誓倍屈意而奉幣帛專力而守和好同此者為王論異此者為汙薄方其盛時南北相為兄弟而天下無兵安寧久於前世自以為天下之慮盡於此矣然而憑悔不除芽孽終在小人因其間隙倡復燕之謀前嘗始勤後患隨出民心未變而國家之守離矣始也誤委三鎮而兩河諸城猶以死固拒太原之帥道力竭而後就擒建炎嗣統獨已失者河東耳其他固在大臣怯懦不能當日夜以謀退卻於是二年始盡失河南北紹興元年又失京東西三年又失五路此非有叛將亂臣據而與我爭衡者也劉豫乃自女真援立之爾又結罕死偽齊廢虜用事厭兵舉數千里之地以還我夫不戰而得數千里地天誘之也然一旦元未肯盟苦戰則所為分畫者纔江以北淮以南而我亦莫

敢較焉至顯亮屠隕北方潰亂歸義之民處處屯聚京東西秦鳳熙河州縣相次而復中國之威庶幾振矣然宰輔無狀踵失策繼舊盟卒亦龜勉割四要郡界之旋使中原遺黎飲泣內恨絕望於我夫我不能守則民雖不為變而終以分裂我不能守則地雖已得而終以失之其故豈有他哉始慮事之不盡而其患至此也慮事不盡使百七十載之天下不困民之忿叛而直失其大半隘處江浙以為南北之成形六十年矣嗟夫是已往之事不可追而悔者也方來之慮不盡則天下之患又將有甚於此者豈可坐而講堯舜三代之舊洋洋焉熙熙焉而不思夷夏之分不辨逆順之理不立讎耻之義一切聽其為南北之成形以與宋齊梁陳並稱而已者乎成敗瞬息也得失反覆也何常之有慮不盡則昔之天下雖大而不能守慮之盡則今之天下豈惟能守之而反可以取之矣故以一取百帝王之慮也以一取十霸強之慮也以一取一必至之慮也加以思夷夏之分辨逆順之理立讎耻之義又取吾之所失而非冒彼之所得也愈於必至之慮也夫以一取百以一取十其難明矣然取之不盡也今將盡天下而覆之而後以一取一者可得而見故不可以泛辭舉不可以憚說定不可以遠事言也

始論二

不盡天下之慮而終失天下之大計此最大事不可不極論也古之所謂忠臣賢士者竭力以行其所知言欲少行欲多言之若粗行之必謂故人莫敢多言而精於力行今世議論勝而用力寡大則制策小則料舉高出唐虞下陋秦漢博合牽連皆取則於華辭耳非當世之要言也雖有精微深博之論務使天下之義理不可窮憾然亦空言也蓋一代之好尚既如此矣豈能盡天下之慮乎有大利必有大害為國者不政專大利而分受其大害以人參之使其言消首之帝王莫不然 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鎮權歸於上一兵之藉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也故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嚴悉待與古異而威柄最為不分雖然豈有是哉故人才衰之外劑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宜其不能盡天下之慮也自趙元昊反重之慮人求開南地天下之士始稍奮發深思遠慮以為之說然而內墜奸尚之多言外沮法度之自利未能得其中也不幸熙寧

如疥癩之在身忍而不搔無害也明亦禍福以起骨衣冠舉洗首而奉寧故二十餘年未有 惡慮於飲食刀筆之外者况其速者乎是又 紹興以來為小人之所挾制而不能盡天下之慮也 陛下總權綱執拒要真功能諤勸忠崇實用退虛名審於政察謹於選叙破流品以求人才右武官以率勇敢天下靡然知上意而從之矣然而博飲為之心者以無所為而消縮負妄作之累者以有所托而回容利惟謀新害不改善取民者已困矣獨以為仁政趨事者已弊矣猶以為良法國無廢功常道先喪士無奇節常心先壞俗衰時迫誰與謀長是又 隆興以來不能盡天下之慮也自非深觀遠覽論知前失而不諱堅志強力獨行所難而不或當為則為毋以為昔未嘗有當改則改毋以為今方備用除百年之宿蠹開興王之大道計歲月之舉措求日新之功發明發憤慨同於飢渴庶能盡天下而慮之手故臣願除列前後之源流疏陳當今之本務成敗得失較然而不亂所以佐聰明之一二者也

取燕一

致 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追論 靖康之失亦必曰取燕雖然究利害之極以定 今日之大計不過取燕而已何謂致 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自石晉割而不合 太宗征而不定趙普田錫王禹偁之流固嘗以志後幽薊為非矣至 景德約和而中國之人遂

以燕為外物不置議論之內又慶曆中劉六符及索周世宗開南諸縣富弼為之設辭增賂而後謹止其後蕭禧辨理河東疆域又舉數百里界之而王安石締締不之較也况於王黼蔡攸之佞庸乃欲必取異代已割之燕卒於失信契丹取侮文真以貽大變此所謂致靖康之禍者然士大夫特泛言其粗耳未能知其實也何謂實白不能取燕而已使契丹政令猶強杜稷猶固我獨抗宿憤發累載雖得燕而財竭民怨內潰外擾遂以失國若此而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可也今天祚地喪於外位奪於內竄身於山死亡朝夕其國滅矣因時社亂湯武之業也疆理天下奔禹之政也紀律粗廢將帥粗厲秦時以取全燕故拾漢唐之遺民何為不可夫堅守重信於既亡之契丹不知女真一旦襲其迹以陵我當是之時王黼蔡攸所不論也以韓琦富弼之謀何以喪之乎帥師道既敗劉延慶又敗蕭后變離不以折此不支女真之潰兵輕突我師若無人焉其所為用衆者如此遂擄女真納賂以巨百萬計所買者山前六郡之空城乃以王安中與郭藥師降虜事竭中國事力以饋常勝軍山後之地往返論難不決而郭藥師挾女真以南矣由是言之其禍在於不能取燕而非取燕致禍也夫不能取燕而命之曰取燕以是致禍是昔日之敗事既然矣未嘗得燕而猶曰禍在取燕是今日之繆論未解實嘗景大可不畏乎

取燕二

何謂追論靖康之失者亦必曰取燕計之失也可補者補之可懲者懲之當其時而悔未有猶悔於數十年前之後者也幹雖不粘罕之交至也而河陷沒涼師傾敗士大夫歸禍於取燕無足怪也雖然取燕誠有罪矣故取燕之罪者不可以歸罪而逐已也而歐南仲唐恪范宗尹則始終割地而已揚特則為緩之辭故徐論其當而已胡舜陟則故積誠意以待上天之悔禍而已計輸則請委事於帥師中謂切塞之失在於用猛將而忽老將兵非不可用而已若此者可以救取燕之失乎及建炎南駕維揚遂來江制則天下之患益急而昔者取燕之事浸已遠矣然士大夫猶追論取燕而不置徽宗凶問至光堯下哀桐之詔猶以海上之盟字釋本意以謝天下是論者惟知咎取燕之失而思所以救之者請和而已嗚呼至於今日而靖康之禍六十年矣而所以欲取燕之失者猶在於論者之口問其謀曰無虛畫也問其兵曰無輕用也問其所當施於國之大計曰姑自治也問其祖宗之難社曰天命也凡若此者豈以一取燕之失遂數百年而不可救也乎昔魏冉攻齊壽綱范雎以為失計則取韓魏以救之鄭食其請立六國張良以為敗事則發八難以止之魏太武幾獲於統萬遂滅赫連周武帝幾死於晉陽亦滅高延宗唐莊之取梁亦僅免之弄耳乍合彙散忽來駭

往勝實無常自古而然矣豈猶致恨於取燕哉

取燕三

何謂究利害之所極以定國家之論亦必曰取燕唐之中世燕薊先為叛臣據有其地以至於亡及石氏分畫以奉契丹彼匹夫盜賊之下者耳以枝死之策冀非所望是為知天下之常勢哉使契丹坐全燕以制中國石氏竟不及守而開胡虜長驅渡河之事及周世宗未能克定而本朝獨當失燕之禍端拱以後至於咸平京師燒燬常有戎馬在郊之憂而齊趙之間殆無寧歲寇準嘗利用始創和約出金帛以啗之而後少安慶曆中謀欲敗盟范仲淹謂虜必張犯關之勢請亟城汴都而呂夷簡因建魏為北京示將親征以伐敵情者卒至於增弊卑辭而後已蓋凌河犯關開運之已試景德之僅免而其覆轍常有由是言之靖康之禍不特群檢附亂之所致而國家之弱勢固使之久矣夫燕薊中國之郭郭也河此河東中國之關閭也弃其郭郭而設扞禦於關關舉一世之謀慮皆自以為可以安而無他此賈誼所謂非愚則諛非實知治亂之體者也且秦一六國而覆匈奴築城以隔之秦漢之天下豈唐唐三代戎狄錯居之法可以行於其間哉今雖使張王師返都邑欽陵廟盡復祖宗已失之地而燕薊不獲猶處國家之弱勢未削石氏之覆轍威必不振國必不立何也有天下者以天下取以天下守故盡天下之

勢非可以畏縮苟安立私說而妨正論也不然則項氏劉氏中分天下自沛公起而得鴻溝以南孰曰不可而張良乃召黥彭韓信分數千里地以共滅之惜彼而弃此何哉故國家之論非習熟見聞者所能窺

親征

將求今世之實謀必先息今世之虛論虛論有二一曰親征二曰待時何謂親征天下方有事君臣不得安寧以身關於兵革夷傷危苦而後定蓋常事耳太祖太宗未嘗不自總戎真宗之初固已幸大名矣澶淵之役於時頗有異論傳者以為王欽若請動用命王撻覽覽於游矢而契丹請和自此而上下始以親征為松策矣且契丹自岐溝以來無歲不得志大名澶淵之役大將擁兵閉城而不敢出契丹鼓兵行入無人之境撻覽第偶死耳其約和金幣之力耳豈可謂將士俱不用兵必待人主親履行陣然後可以為功哉使寇準以此自衛可謂無識之甚者而虛論既成當靖康中亦有謂當如真宗故事親征者亦有謂今日強弱不可援用親征者建炎間深入兩浙紹興初趙鼎鼎回建康而劉豫遁去於是論者真以為前日之所以覆敗者為不親征耳一親征而虜退舍故秦檜二十年之和而或之罪秦檜者非能知其所以不和之說也意在親征而已虎氏之來而光堯又嘗一出建康雖名為勞師其實亦用

親征也故 陛下初即位亦嘗下勞師親征之詔其後以約和而止夫今日之為謬論者曰久和好也以苟安而已其不以苟安而為正論者問其說則曰親征而已矣嗚呼謀國如是殆矣兵強可也財富可也將能而禽敵可也若此者分蓋明紀綱正法度修君臣上下一心同力以致之者也豈親征可以致之哉百不一講而委人主以臨危事曰天子所在兵無不勝書生之隘論未見危於此久而不能變則利害之定形未可決也

持時

何謂持時此今論者所常以為言也夫時有未可而特其至昔之謀國者固皆如此而今之所言持以之而非也越之報吳也范蠡文種以為必在二十年之外二十之內勾踐故不忍其憤而一決則二人者出死力以止之至其成功也果在於二十年之外此豈非所謂持時者邪然二十年之內越人日夜之所為皆報吳之具也彼時未至則不動時至則動而滅吳若二十年之內無所為而欲待於二十年之外可乎自古兩敵之爭高者修德行政下者蓄力運謀皆有素治之術先定之形然必順其勢而因勢之可為則勝遠時而求以自為則敗若此者曰持時可也陛下二十餘年之間接乎 光堯二十餘年之事間持時之論而行持時之說孰矣待時之說轉而為乘機此羣臣之欵大事而誤 陛下以自寬也亮氏難

頌北方請命女真亂離其時豈不至邪及 陛下接兵甲而休之玉帛交使由 乾道元年以迄今日不知何時可待而何機可乘乎時若是之久而當持機若是之遠而未可乘則昔之所謂隋唐楚漢多事之時所以奮起而立功名者豈必若是之低低然然使少壯至於耆老而終不見邪蓋持時之虛論其誤天下國家審矣臣請決今日之論時自我為之則不可以有所待也機自我發之則不可以有所乘也不為則無時矣何待不發則無機矣何乘 陛下姑自為其時而自待之母使群臣相倚相背徒玩歲月前者既去後者復來不過如此而已也昔之為國者兩敵相形而時出焉極遠者數年而近者不終日其君臣起而從時每患其迫促而不及時不患其悠遠而不可持也悠遠而不可持未有甚於今日也若此者非真有可持之時也乃姑為持時之說而已

實謀

何謂求今世之實 今壤地半天下兼三國之吳蜀比南北之宋齊梁 財利之淵也北方地雖適半計其賦入十分之二 耳地大財富足以自為也然而五六十不足以為自為而聽所為於虜者則有故焉蓋自昔之所患者財不多也而今以多為累自昔之所患者兵不多也而今以多為累自昔之所患者法度疏闊也而今以密為累自昔之所患者紀綱分雜

也而今以專為累姑請言四事之最急者今天下之財其為鑄錢者茶鹽權貨以二十四百萬矣經總制以千五百萬矣上供和買折帛以千餘萬矣又別計四川之錢引以三千三百餘萬矣古無有也不特古無有也 宣和以前無有也是財多也而用之亦如是其多今略計戶部之經費為千五百餘萬此祖宗盛時一倍之用也至於以六千餘萬供四屯駐之兵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故財以多為累而至於竭今天下之兵惟其在內之三衙名曰宿衛京師是其雖可議而猶不可廢也四屯駐之大軍何其多也諸州之宿兵禁兵土兵又有小小控扼所屯之兵併兵之數亦且百萬亦古所無有也雖然大則歷數十歲與虜人和親而不敢鬪一日之兵也小則草竊窮寇數百人忽發而不能制又古所未見也故兵以多為累而至於弱今內外上一事之小一非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決忽得一智自以為甚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雖然人之才不獲盡人之志不獲伸奮然說者一聽於法度而事功日隳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殺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誣也故法度以密為累而治道不舉自今遠徵犬牙萬里之遠皆自上 制命一郡之內兵一官也財一官也彼監此臨且有統屬各有司存推之一路適足也故萬里之遠頃伸動息上皆知之是紀綱之專也雖然無所分畫則無所寄任

天下之憂焉而已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群臣不與也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此夷狄所以憑陵而莫禦難耻所以最甚而莫報也故紀綱以專為患而至於國威不立 陛下雖朝思夕慮薄滋味遠聲色執權明道欲有所為而終不可為者四事之累也然則奈何財以多為累則莫若少之故四總領為戶部之害經制折帛錢為諸州之害板帳月賭為諸縣之害則不可以不更也兵以多為累則莫若少之故四屯駐之大軍耗總領之財計廩禁土兵耗諸州縣之財計則不可以不更也法度以密為累則莫若疎之故兵財民政分任而不一者不可以不更也紀綱以專為累則莫若分之故四邊無所付外無郭郭則內無堂堂故處不可以守出不可以取者不可以不更也更之則慰民心蘇民力解纏起固與滯補弊則一二年之間可以抗首出北而斥燕之慮在掌握矣然非先盡其害則不能得其利害盡去則利見矣故四者之害又當條列而言之於後使知害者盡則去害者果去害誠果則有可言之利矣故言其所以為利者又在於四害之後也

財總論一

財用今日大事也必盡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於政事欲盡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財用之本末蓋考古雖若無益而不能知古則不能知今故也夫財

之多少有無非古人之國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為其
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說安從出哉蓋自齊禹始
有貢賦之法以會天下之諸侯比於堯舜以前為
密矣今禹貢之所載是也然總結來粟不及於五百
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較於今世乃克庭之儀品蓋千
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為周治其財用視舜禹為已詳
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內猶不盡取蓋
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
為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幣鑄金以權之當是之時
不問其以財為患而以財多為功也雖然此其事
遠矣鹽筴未利起自春秋魯之中世田始有稅然諸
侯各以其國自足而無煎焚逼迫之憂蓋漢興文景
之盛而天下之財不以入關中人主不租稅天下而
諸侯皆吳人者亦不租稅其國光武明章未聞其以
財少自困而中年常更盜賊夷狄之難內外征討亦
不大強惟秦始皇暴有頭會箕歛之說漢武帝奢
侈有均權征算之政而西園聚錢大蠶天下之官爵
以收之蓋兩漢雖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財為病非
若今世也雖然此其事遠矣分爲三國裂爲南北無
歲不戰無時少安且其運拏迫蹙禍變繁興至於調
度供應猶曰有序而亦宜若今日之貧窘漏底哉此
皆具載冊書可即而見者雖然此其事遠矣唐最富
而亡唐最貧而與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調過此無
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關地最廣用兵最久師行最

勝此其事差近而可言矣致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
待財多而能之也決矣然則其所以有若唐者非以
財少為患也故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之國之所患
所患者謀慮取捨定計數必治功之間耳非如今世
以一財之不足而百慮盡廢奉頭竭蹶以較錙銖譬
若情夫淺人劫劫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也而財少
為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說猶出於唐之中世盛
於本朝之承平而極甚乃至於今日其為國之名
物采章精神威望一切消耗內之所以取悅其民外
之所以示威於敵者一切無有習為寬緩迂遠之常
說以文其無用而盡力於苟且督迫鞭撻疲民舞佞
小吏而謂之有能陛下回顧而加至慮必有大不
可安者故臣以為不究今日財之本末循而至於
本朝以去其錯繆而不合於常經者則無以知財之
多少有無不足為國家之患此而不知則天下之人
計皆不可得而預論而况望其有所設行以成鼓哉

財總論二

唐末藩鎮自擅財賦散夫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
常之變屢作排門空肆以受科歛之害而財之匱甚
矣故太祖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權為最急既
而借偽次第平一諸節度神緒惟命遂強主或以去
其尾大之患者財在上也至於太宗真宗之初
用度自給而猶不問以財為患及祥符天禧以
後內之蓄藏稍已空盡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

行繼而西事暴興五六年不能定夫當 仁宗四十

二年號為 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

下之論擾擾皆以財為慮矣當是時也善人君子以

為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復取

皆甘心於不能所謂精悍駑庸之吏亦徼自藏抑不

敢奮頭角以裒缺為事雖然極天下之大而無終歲

之儲焦勞苦議乎蓋若推貸之間而未得也是以

熙寧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棘并專欵散

興利之臣四出俟望而市肆之會關障之要微至於

小商賤隸十百之獲皆有以征之蓋財無乏於嘉祐

祐 治平而言利無甚於 熙寧 元豐其借先王

以為說而奉上下以利贖然大變其俗矣 崇 觀

以來蔡京專國柄託以為其策出於王安石曹布呂

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

用自謂其蓄藏至五十萬富足以滿禮和足以廣崇

百侈並聞不幸黨與異同屢獲屢變而王黼又欲出

於蔡京策書之所不及者加以乎方曠則如欲於東

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十年關陝尤

病然後 靖康之難作矣方大元帥建府於河北而

張慙任饋餉之責鹽錢數十萬緡而已及來維揚而

黃潛善呂頌佑葉夢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權貨自營

貪之人又因之以為已利而經總制之害名既立添

酒折帛月格和糴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自古以

來莫令為甚而財之乏少不繼亦莫令為甚也自是

以後卒已之役甲申之役造一有警賦歛輒增既增

之設不可復減嘗試以 祖 宗之盛時所入之財

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冊倍於 熙寧 元豐以後虛

處之封樁投錢之寬剝青苗之倍息比 治平以前

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 熙寧又再倍矣王黼

之免夫至六千餘萬緡其大半不可鈞考然要之渡

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財賦視 宣和又再倍矣是自

有天地而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

困益之皇皇營營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

道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為國者也古者

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財愈以

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然則善為國者持從其

少而治之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况於多

者勞而少者逸宜惡逸喜勞而至是哉故臣請論今

日財之四患一曰經總制錢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

曰和買之患四曰茶鹽之患四患去則財少財少則

有餘有餘則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夕改矣

何謂經總制錢之患昔李憲經始熙河始有所謂經

制財用者其後童貫繼之亦曰經制蓋其所指畫以

足一方之用而已非今之所謂經制也方臘既平東

用諸路財計其時所在艱窘無以救急故咸役錢除頭子賣糟餅以相補足 靖康召募勤王兵籍奇國以知江寧蔡總制強括民財以數百萬計已散者視若沙泥未用者弃之滿壑維楊駐警國用益困呂頤浩乘勞得賞總財事四顧無策於是議于伯所叔經制錢者其說以為征商雖重未有能強之而使販賣酒雖貴未有能強之而使飲若頭子之類特取於州縣之餘而可供猝迫之用夢得號為士人而其言若此蓋辨目前者不暇及遠亦無怪也然其所取止於一二百萬而已其後內為戶部外則為轉運使不計前後動添窠名黃子游柳約之徒或以造運船或以供軍與遞添酒稅隨刻頭子趙鼎張俊相繼督師悉用取給而孟吏以執政之重當總制之名者戶長壯丁錢始行起發役法由此大壞二制並出色額以數十計州之越辦本不過數條瓜剖茶布皆以分隸一州則通判掌之一路則提點刑獄督之胥吏養於磨算屬官倦於催發酒有抑運副王祠部都督府二分本柄虧折官本茶有併頭銜息油軍醫商賈我有增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寬判得產有勘合典員有牙契至於後池僧道有免丁截發有糜費故酒之為勝也幾至於二百頭子之去貫也至於五十六而其所以之多也以貫計者至於千七百萬凡今截取以昇總領所之外戶部經常之用十八出於經總制錢士方其入仕執筆茫然莫知所謂老胥猾吏從旁而噬之

上之取財其多名若是於是州縣之所以誅求者江湖為月濬兩浙福建為印板帳其名尤繁其籍尤雜上下焦然役後以度日月者五十年於此向之學士大夫猶有知其不善嘆息而不能拯今之新進後出者有智者矜有力者奮視兩稅為何物而况遠及先王貢賦之法乎臣嘗計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財利其時青苗免役之所入公上無所用坊場河度免引茶場水磨之額止以給吏祿而已前有薛向後有吳若厚可謂刻薄矣蔡京繼之行鈔法改錢幣誘賺商旅以盜賊之道利其財可謂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細解落賈兩飲人以不賞之酒其患如經總制之甚者蓋王安石之法桑洪羊劉晏之所不道也蔡京之法又安石之所不道而總制之為錢也雖吳居厚蔡京亦羞為之矣至其急迫皇駭無所措其手足則雖紹興以來號為名相如趙張者皆安焉又以遺後人如秦檜權枝劫脅一世而出其上及其取於奔餘瑣屑之間以為國命者是何其無恥之至是也哉故經總制錢不除一則人才日衰二則生民日困三則國用日乏 陛下誠有意於惠天下以圖興復以報仇怨拔才養民以振國用在一出令而已 何謂人才日衰 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者直以文法繁密每事必守程度按故例一出意則為妄作矣當其風俗之成名節之厲猶知利之不當言財之不當取蓋憂而學與出而仕者雖不能合而猶

未甚難也今也不然其平居道前古語仁義性與天道者特雅好耳持美觀耳持科舉之餘習耳一日為吏簿書期會迫之於前而操切無義之術用矣曰被學也此政也學與政判然為二縣則以板帳月椿無失乎郡之經常為無罪郡則以經總制無失乎戶部之經費為有能而已矣夫置守令監司以寄之人民社稷其所任必有大事此者而今也推是術以往風流日散名節日壞求選 祖宗盛時豈復可得是則人才日衰者經總制錢使之也

何謂生民日困俗吏小人之說必曰經總制錢者朝廷所以取州縣之弃餘而板帳月椿各自以力赴辦其於民固未嘗明加之賦歛也贏縮多少惟人而已臣請以事驗之知州民尚遠而知縣夫民最近者也月椿板帳多至萬餘縑少者猶不下數千縑昔之所謂窳名者強加之名而已今已失之所以通融收簇者用十數瓜牙吏百計罔民日月消削蓋昔之號為壯縣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復可舉手今之所謂富人者皆以其智足以兼并與縣官抗衡及衣冠勢力之家在耳若夫齊民中產衣食僅足昔可以耕織自營者今皆轉徙為盜賊凍餒矣若經總制錢不除州縣破壞生民之困未有已也

何謂國用日乏今歲得緡錢千五百萬昔三代漢唐不能進焉所以裕國也而何乏之敢言 陛下知夫恃者乎其聚為孤注與不博而丐其贏之一二者皆

其本先竭者也為國有大計自始至末必有品節條章豈有左右望而羅其細碎不收之物且均之為朝廷出納也又從而剝削其頭子賈酒取數倍之息若此者猶可以為國乎彼國不貧宜不至此既至此矣何以能富故經總制不除則取之雖多歛之雖急而國用之乏終不可救也今欲變而適之莫若先削今額之半正其窳名之不當取者罷之然後令州縣無敢為板帳月椿以困民熱其舊吏剝削之不可訓誨者而技用惻怛愛民之人使稍收牧養之政其次罷和買其次罷折帛最後議茶蓋而寬減之若此則人才不衰生民不困矣夫財用之所以至此者多使之也財與兵相為變通則兵數少而兵政舉若此則國用不乏矣 陛下豈有愛於多財多兵哉直未得其所以去之之道耳一舉而天下定王業之所由始也何謂和買之患經總制錢之為患也自州縣而後至於民民猶怨州縣而後及於 朝廷和買則正取之民而已國以二稅為常賦也豈惟使經用有不足於二稅之內而後有所求哉經用不足則大正其名實可也承平以前和買之患尚少民有以之錢而湏費官有以先期而便民今也舉昔日和買之數委之於民使與夏稅並輸民自家力錢之外浮財營運生之具悉從折計且若此者上下皆明知其不義獨困於無素而莫之救焉耳 陛下斷然出命以號天下曰自今並罷和買取和買之為上供者所用鈔緡惟

軍未可裁損其他官禁官吏時節支賜格令之所
應與者一切不洽可也和買既罷取民之明正義聲
暢於四海矣

何謂折帛之患支移折變昔者之弊事固多矣而今
莫甚於折帛折帛之始以兵興銷價太踊至十餘千
而朝廷又方乏用於是計臣始創為折帛其說曰
寬民而利公其後銷價即平而民之所納折帛錢三
倍於本色既有夏稅折帛又有和買折帛且本以有
所不足於夏稅而和買以足之今乃使二者均折於
事何名而取何義乎其事無名其取無義平居自治
其國且不可而況有大於天下者乎雖然折帛之為
錢多矣所資此以待用者廣矣陛下必鈎考其凡
目而後可以有所是正若經總制不減和買折帛不
罷舍自賤之近而游視於八荒此方召不能為將良
平不能為謀者也

何謂茶鹽之患推之太甚刑之太重此其
事已在於建炎紹興之先今用度既繁經制未
能一一復古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而捨茶鹽則無
以立國故最在後雖然推之不寬取利不輕制刑不
省亦終不可以為政於天下使措諸事有緒二三年
之後臣請言之

治勢

欲治天下而不見其勢天下不可治矣昔之論治天
下者以為三代之時其君各有所尚夏之忠商之質

周之文數百年而不變其後周之失弱秦之失強故
忠實又相代若循環而無窮而或者又曰弱之失在
於惠也則莫若濟之以威強之失在於威也則莫若
反之以惠惠止於賞威止於刑故賞不至於濫而無
所勸刑不至於玩而無所懼蓋其意以為治天下之
勢無出於此矣夫一弛一張者弓也而羿之能不與
焉蓋而欲滿而覆者器也而榷之巧不與焉故三代
非忠質文之尚而周秦無強弱之失治天下者姑舍
是乎古之人君若堯舜禹湯文武漢之高祖光武唐
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一身為天下之勢雖其功德
有厚薄治效有淺深而要以為天下之勢在已不在
物夫在己不在物則天下之事惟其所為而莫或制
其後導水土通山澤作舟車劍兵刃立天地之道而
列仁義禮樂刑罰慶賞以紀綱天下之民至於賓餞
日月銜序寒暑而禽獸草木之類不能逃於運化之
外此皆上世之所未有而聖人自為之者也及其後
世天下之勢在物而不在己故其勢之至也湯湯然
而莫能遏反舉人君威福之柄以佐其鋒至其去也
不能止而國家隨之以亡夫不能以一身為天下之
勢而用區區之刑賞以就天下之勢而求安其身者
臣未見其可也蓋天下之勢有在於外戚者矣呂霍
上官非不可以監也而王氏卒以亡漢有在於權臣
者矣漢之曹氏魏之司馬氏至於江南之齊梁皆親
見其累奪之禍習以其天下與人而不惟而其甚也

官官之微匹夫之奮呼士卒之擅命而天下之勢無不在焉若夫五胡之亂西晉之傾覆此其患特起於公卿子弟里巷書生游談聚論沈酒縱快而已而天地為之分裂者數千世嗚呼勢在天下而人君以其身求容焉猶豫反側而不能以自定其或在於官官或在於士卒而舉威福之柄以盡寄之者此甚可嘆也臣嘗惟唐末五代之衰皆以列校之卑易置人主如反掌之易而周世宗一日臨大位北威契丹南服李璟法度備舉文武並用 太祖皇帝踐祚十年之間不羅兵甲俘取僭偽之君若拾遺而天下為一身致太平為子孫萬世之計向之衰敗地缺者二百餘年英武之君忠智之臣圖回收拾不能什一而舜王幼主俯首服從相額橫發以至流涕痛哭莫敢誰何者一朝翕然皆在把握之內何其速也此無他能以其身為天下之勢則天下之勢亦環向而從已其必然而無疑者矣且均是人也而何以相使均是奸惡利欲也而何以相治智者豈不能自謀勇者豈不能自衛一人刑而天下何必畏一人賞而天下何必慕而刑賞生殺豈以吾能為之而足以制天下者雖然為高飛於重雲之上魚深游於濔淵之下而皆不免有鼎俎之憂天下之人所以奔走後先維附懋密而不致自奔者誠以勢之所在也故夫勢者天下之至神也合則治離則亂張則盛弛則衰續則存絕則亡臣嘗攷之載籍自有天地以來其合離張弛絕續之

變九幾見矣知其勢而以一身為之此治天下之大原也

財計上

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他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為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為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有仁義之意以為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為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斂之資雖非有益於已而務以多取為悅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君子為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卹以為是固當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子避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無愧民之受病國之受謗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此多而彼寡或不求則狀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樂或其源雖在而汲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聖君賢臣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充足而不匱矣後世之論則以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為利也聖賢誠不為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為也此

其所以使小人為之而無疑歟當 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為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積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之法也天下以為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為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強其辭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為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飲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買買之其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為之息若此者真周公之所為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為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闢飲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舉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未足而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予則誰予之將無以充其用而遂予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為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飲之則為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為之蓋三代固行之矣 今天下之民不齊矣開闢飲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濠奪之可也使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載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為是法

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為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為之固不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况盡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為義坐視小人為之亦以為當然而無在也徒使其後輩感而議之厲色而爭之然則仁者固如是耶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略計矣黃帝堯舜以來財之在天下令其不知取者幾也秦漢之後創取於民後世日以增益令其棄而不求者幾也天下之遺利天下之所不知不得而用之者幾也抑猶有上之所未飲者乎抑已盡飲而不可復加歟然則有民而後有君有君而後有國有國而後有君與國之用非民之不以與其上也而不足者何說今之理財者自理之數為天下理之歟父有十子闔其大門日取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固將盡困其子歟抑其父固共其子之財歟然則今之開闢飲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奈何以聚歛為理財而其上至於使小人君子以為不當理財而聽其絕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為君子哉

外論一
財計下

臣為外論四篇其三篇言今事著其首篇曰為國以義以名以權中國不治夷狄義也中國為中國夷狄為夷狄名也二者為我用故其來寇也斯與之戰其

來服也斯與之接視其所以來而治之者權也中國雖貴夷狄雖賤然而不得其義則不可以治不得其名則不可以守不得其權則不可以應三者并亡譬猶舍舟楫而濟深淵以勇怯為沉浮幸而得濟不可為常不幸溺沒死且及之矣後世之事是也自嚴尤論夷狄以為前世未嘗有上策至唐太宗能擒頡利郡縣諸戎始以嚴尤為非若太宗者所謂上策歟噫亦陋矣以先王之待夷狄何策之可論又况從而區別之與秦漢並稱乎若太宗者又真以為有策則是不能知先王所以待夷狄之意而何自謂上策乎堯舜之時南自淮徐東被青州之境土凡海瀕廣斥山谷深表之地敵治所不及者大抵皆夷狄也蓋與中國錯居又非若後世有嚴狹據獨乃在長城之外相去且數千里而以為難治也堯舜之土地至狹又無利兵危天誅謀奇計而夷狄不能侵暴者各義與權皆得也嗟夫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其有是三者而已苟捨其所以必勝之具而獨以詐力為用是既已化為夷狄矣其至於紛紛何足怪乎蓋自戰國並起三百年之間秦人最為雄小國次第亡滅廣大其地而為六國秦又滅六國合天下而盡有之又欲兼取匈奴秦人之暴甚於夷狄矣漢起匹夫親搏天下不數年而據秦之故地此其為仁義道德足以懷柔其民者何在奈何冒頓反不能控致數十萬以憑陵邊塞入至太原晉陽乎蓋三者自是并亡不復有中國

夷狄之分矣特以地勢相別異耳力強則暴師轉餉深入看戮如擊取禽獸力弱則俯首屈意出金銀綸帛愛女以壻之亦獨何所愛張良陳平蓋策士而絳灌之為丞相主國論者故奮挺大呼望屋以食之人也是亦安能知先王之意哉獨一賈誼知之以為戎狄召令主上之操天子共貢臣下之體雖然誼於制惠之術淺矣請自為典屬國用三表五餌而繫之若是者先王待夷狄之意乎真使匈奴不當漢一大縣此何足治而況本不計強弱者乎夷狄嘗苦中國無信義甘言厚利以相啗說有開兵端志在誅剪然則中國之不報其失道久矣豈一日之故也世無堯舜湯武待夷狄之意終不可見無稷契伊尹終不能秉法陳義以佐其君其所誦習以為笑於天下者蓋書籍之章句耳嗟乎有名義而不能執有權而不能用或伐或和視其勢之強弱而不能定此漢唐之事不足論也是既然矣執之於無所執用之於無所用以和為與之為一而天下之人熟於聞見不知其為中國夷狄之異者此 祖宗之事臣不敢深論也臣之所論者一事自 景德元年與契丹盟更六聖百二十年聘使往來天子親與之揖遜於庭未嘗一日敗盟約也女真本小種落契丹奴役耳不幸天祚失道使得猖狂破取其國天祚以為與大國義兼兄弟當來役我或遂不復其國則望白溝以南自歸當是時中國以大義之故遣十萬衆制女真使不得逞彼知

大國爲之助其勢何遜至此也豈復約並滅其國分
取幽國故地以爲功者比乎失此不念遂有今日然
則夷狄雖遠而常以信義望中國中國以夷狄爲不
義是以不用而不知信義乃所以爲中國者本不以
夷狄之無而廢也夫兼考前世成敗之故深思今日
致患之本獲將先王三者之道則中國之待夷狄固
無難矣何必勞神於智計圖勝於士卒益趨於末而
不能改哉故夫若不足聽而決不可易者臣之論是也

外論二

秦漢以來待夷狄者不和親則征伐何也其術盡於
此矣和親主厚名卑而民得安征伐有功則主榮名
尊而民傷無功則主與民俱傷而有功常必無功常
多是以後世之論是和親者十九夫必知有征伐之
害而後知有和親之利先王未嘗征伐夷狄雖不與
之爲和而亦不與之爲怨是故無以卑吾名而亦無
以喪吾實雖然先王之道不行久矣而今日之請和
尤爲無名夫北虜乃吾仇也非獲可以夷狄畜而執
事過計惜夷狄之名以撫之夫子弟不能報父兄之
恥反恨仇人懷不釋憾之疑遂欲與之結讎以自安
可乎往者 紹興行之天下不厭至於廢逐大臣誅
殺名將盡黜異已者空士大夫之列洵洵教職而後
定一旦虜自敗約始舉不得已之兵以應之天下因
自言獲離爲事慕師淮水之上久未有功宰相仍用
前策建請罷督師撤攻具出東西北道四要郡以之

而復爲和俄而虜又大出天下之心凜然以爲盟誓
必不可保然自是疆圉無事又十餘年虎卧在庭其
起無時室中之人不得安也使無弓矢陷穿或不免
徒手而搏之以必死爲決猶愈於坐而待其死也若
有弓矣陷穿可也乃畏虎而不敢用何哉嗚呼失吾
所操之具而聽虜之自爲是獨何時而可也 今天
下非不知請和之非義矣然而不敢自言於上者畏
用兵之害也其意以爲一絕使罷路則必至於戰而
吾未有以待之故也乃其以爲不可而敢自言於上
者非其知其義之不可也直嫌之以自進也非可用
以當虜也故真如其義之不可者皆內愧功莫而不
敢言也真知者不敢言敢言者不足信然則今之所
以持噍嗚嗚嗚嗚矣 今日之議臣不敢獨以告於上
庶幾執事者皆知之昔 祖宗之世也內治已定則
所謂求和親之利者爲保全宋民計耳是不憚自屈
而力行之可也 今日存亡之憂不得尚用往事爲
比使虜獲如辛巳甲申忽擁大衆以求戰和固不可
且其崛起暴強而覆吾太平之土壤已五六十年矣
如使復爲天林盛極將亡他人出而有之和亦不可
也蓋非惟其義之不可而勢則然矣昔 祖宗之世
也唯其有以容養契丹使不敢棄則兵可以至於
不用 今日之兵其決不可不用矣其用有早暮遲
速耳而早暮遲速又非大相遠也速者五六年近者
三四年其尤近者在朝夕耳然而執事者畏一戰

之故不敢以告其上因不復為之慮幸其事之不在已引而去之夫憂在子孫者愉吾身之不及見焉可也憂在吾身而有出於數十歲之外者愉目前之所未及見焉可也今也無十年之遠有朝夕之近是固不可免之急患也相顧而終未敢言者何也賈誼以為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謂辭准之徒今積薪盡為火矣寢然火之中不知舊迅於烈始以自求免而坐待其灼爛者是固不必誼之智而後請之也以臣計之一戰之可畏也猶未足畏也然雖絕使罷賂而臣以為猶未至於邊戰者蓋求戰在敵使之不得戰在我若此之術執事者所當思也夫勝敵固有道用兵固有法所當施行者固有次第矣執事者猶未敢聞其始而臣安敢詳其終且今之能言者衆矣不度本末不量淺深而歷數天下之至計以自衛審此其可用者安在夫惟以獲仇為正義而明知親之決不可為自此以往庶有可得而論者

外論三
外論四 缺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四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五

奏議

紀綱一

紀綱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細也紀綱其大也古人之為國豈能盡正蓋或得其大或得其細有失其一必得其一若細大俱失而欲煩文細故以維持其國家可靜而不可動易屈辱而難尊崇則本朝之事是已雖然法度之失未至如紀綱之失此古人之所甚諱也自堯舜以來外有岳牧內有九官一以制度頒以文告觀以巡守諸侯雖國異家殊莫有敢不相率而朝者治兵如治刑治夷狄如治中國此唐虞夏商之紀綱也至周參以宗室雖以功臣其制加密矣秦則破壞封建而為郡縣削弱黔首禁制將相自天子以外無尺寸之權一尊京師而威服天下是時北胡亦始合為一國則築長城以限隔之重浚邊之兵據却其要地而匈奴遺迹自屏不敢爭衡然人主恣睢太甚而下不堪命不旋踵而敗亡故世皆以秦之紀綱為失雖然秦之紀綱則誠失也然而以強為失而不以弱失以大為失而不以小失夫強大之勢易為也秦特不知為而已亦未可以深罪秦也漢因秦制三邊各自備內郡專刑賞丞相御史雖統攝天下刺史司隸雖督察郡國而守相皆得自為兵其兵也民其民也財其財也極其所治無不可者有進而授首無退而掣肘兩漢之治所以獨過於後世者豈非其

前集

操之簡而制之要哉當其盛時瓌夷關地至數千里至其衰也尚能繫服單于而臣妾之夫豈覺縹緲九儒之論所可疵病其失哉此漢之紀綱也三國分裂雖料禁嚴密民無所措手足本不足以言治然遺方鼎立彼此窺伺一有蹉跌而禍敗隨之其所以皆自立於窘匱衰亂之餘不可動搖者豈非其分人以地任人以兵功有所望罪有所歸截然自用而不相拘制哉西晉使外制內以成諸胡之亂及其征鎮固守以忠義相契激盪聲道號猶為一統海內之具至王導為東晉重上流之柄壯揚州之勢石勒符堅皆竭天下之力無歲不戰而晉卒賴以立其後比則魏晉周隋南則宋齊梁陳皆循用之是則紀綱之所在患乎授任之非人而不以人為不當任患乎分畫之無地而不以地為不當分畫患乎外敵而不患乎內侮其事蓋昭然矣唐用周隋府衛之法揀釋天下之民聚為強兵內則諸衛將軍外有鄴慶總管四夷臣屬萬里請命雖常困於征伐而唐之威令又過於漢矣州郡削小分置益多而碎置生報之權視前世皆已稍損至於中華邊將權重遂成末大之患無以抗之而內地亦皆裂為藩鎮殺亂混并不分緩急不辨內外百世相承之紀綱由此墜失卒至五代以成 本朝懲創之說而紀綱不可復振矣

紀綱二

唐之中世既失其紀綱而藩鎮橫及其後也藩鎮復

不能自有其威令而士卒驕五代之亂帝王發易者非藩鎮也士卒也雖然藩鎮尸士卒之上而士卒依藩鎮以為名見者不察而以其患專在於藩鎮藝祖思靖天下以為不削節度則其禍不息於是始置通判以監視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權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輕其權監當知權稅都監總兵戎而太守者塊然徒管空城受詞訴而已諸路皆束手請命歸老宿衛昔日節度之害盡去而四方萬里之遠奉尊京城文符朝下期會夕報伸縮緩急皆在 朝廷矣其時契丹強盛太原未服西有諸戎之遺種所以備守之者猶倚邊將至 太宗則又漸收之雖邊庭亦如內地矣蓋民困於唐末五代之久亂一日能使其強藩悍將返聽而天下安息安得不自以為制取宇內之善謀遵用而不易哉雖然為天下之紀綱則固有常道譬如一家藩籬垣墉所以為固也堂與寢處所以為安也固外者宜堅安內者宜柔使外亦如內之柔不可為也唐失其道化他地為藩鎮內外皆堅而人主不能自安 本朝反其弊使內外皆柔雖欲自安而有不可者故自 端拱雍熙以後契丹日擾河北山東無復寧居李繼遷叛命西方不解甲諸將不能自奮於一戰者權任輕而法制密從中制外而有所不行也 咸平之末 眞宗幸大名傅渚王超以畏懦敗北王繼忠以輕進被擒景德初復幸澶淵幸而迄成和議不然用當日之規

書而欲以與虜校犯關之危不俟 靖康而後見矣夫恃虜之已和而苟天下之無事割西方以封殖趙德明至其治具則日密法令則日煩禁防束縛自不可動爵祿恩意養群臣担於區區文墨之中僥倖之習勝而志氣日消削節義日隳敗矣論者或非之其逆言 太祖之事如姚內斌董遵海郭進馮繼業之流皆守一郡官卑兵少然而豐財厚祿久任責成邊警無虞而 太祖能以力內平僭偽蓋雄畧如此而竊嘆後之不能不知此固昔者為國之本然曩以懲創五季太甚之故削損已多隄防已嚴此特其未能去者而至其後則盡去之耳自 景德以後王旦王欽若以歌頌功德撰次符瑞為職業上下之意以為守邦之大猷當百世而不變蓋古人之未至而今日之獨得也矣暇他議哉紀綱之失猶其粗者耳併與人才皆壞人之智慮不能自出於繩約之內歷代載籍非不繁然明備而皆未有能接昔以證今者但於繁文細故加增之使不可復脫而後已此豈不為大可歎哉

紀綱三

天下之弱勢歷數古人之為國無甚於 本朝者 眞宗之末 仁宗之初契丹守和約者三十八年趙德明亦三十年文恬武嬉舞遊太平不見其為弱也及元昊始叛章得象之徒毅然憤其小醜欲剪滅之立論必於不赦既而屢出屢敗墮閑以西人無固志

而契丹遂擁兵境上以邀索周世宗故地使富弼重為解之然後乃已於是形勢大屈而天下皆悟其為弱證矣 仁宗亦慨然思欲整治用弼與范仲淹韓琦為兩府議論前卻施行奸諂小人交聞其間三人逐去而前規故習遂不可破當時議者以為三人不能循致治功而故以歲月成天下之事其意太銳故至於此嗟乎此三人者正坐不能以歲月成天下耳弼與琦相繼當國其懲前之禍愈深而循致之說愈用矣雖然循致者卒不能有所致也弼相四年琦相七年所循致者何事哉於是財用耗乏人才頽弛天下訖弊愈甚而士以虛名相尚故王安石佐 神宗欲一反之而安石不知其為患在於紀綱內外之間分畫委任之異而以為在於兵之不彊財之不多也使安石知之正其紀綱明其內外分畫委任而責成功然後取賦歛之煩者削之本學救隆經術以新美天下宜復有洵洵之論不惟無成而反有所喪也以神宗之厲志有為終於舉措漸法變法則為傷民開邊則為生事力圖靈武遂以失利亦海用兵之無益者不知改弱勢而為強勢而欲因弱勢而為強勢也夫改之與因由始論之一言之殊耳及其力行聖執乃成黨翊更 紹聖 崇寧而天下大病凡青苗凡保甲凡兵財之政所謂欲因弱勢以為強勢者至宣和末年掃地無有昔日弱勢之所守者又皆廢壞而其弱勢之不可反者遂為膏肓不可起之危疾雖

分四總管以圖捍禦委長安建康之守以募勤王天下水解雲散一城之地劫制於虜而號令不能及矣當是之時割地以與人使自為守猶且不可况能自守而禁人也哉然則本朝之規畫其始終本末之際蓋可親矣自周德威失榆關之險繼以雲中燕山兩道歸於契丹虜在長城之內而大河以北已有不可守之勢為天下者不按九州之圖籍略其四旁規其中央左顧右望以盡天下之大形堅外柔內分畫委任群臣合力功罪有歸以正天下之常勢第因其所有掩絕前後而欲以人主之一力守之豈可得哉此天下之大患所以二百年而常在論今天下之事所以窮數百言而不能決也

紀綱四

建炎初載李綱用事議分京東河北用唐藩鎮之法使自守其地諸道各置要郡次要郡以一兵馬之權綱所措畫則已陋矣括馬斂財騷動天下議者遽起不得旋踵卒以逐去於是汪伯彥黃潛善無所施為以為稍徙近南安常守舊命使祈請自足苟延歲月既而有雄揚之禍牽連奔走東極海嶠始委張浚以川陝而宣撫處置之名立焉便宜行事之命出焉范宗尹相繼建請而江淮亦各分裂為鎮撫使于時盜賊充斥偽齊擁挾虜人連兵內向上流又置鎮撫大使文武參用犬牙相附後遭執政督視以一威望浚雖任疎竟失關陝然節制諸將保有全蜀張浚韓世

忠岳飛亦次第平殄群寇江左所以粗守而雷音和者任人之效也雖然分畫無法寄任不專張浚趙鼎汎然於事機之會言戰不敢請和不欲費日累月師老糧匱上下厭倦而秦檜以為權不可外假兵柄不可與人故屈意俯首唯虜所命以就和約廢誅諸將竄逐名士使兵一歸於御前督府結局收還便宜使州郡復承平之常制槍方於戎自比趙普以為經國之長弄莫能及也且祖宗之天下無故而失其大半遷劫之難百世不可忘矣乃以撫定江左為大劫何哉戊申至辛巳二十年矣女真一旦出不遑語聞於殿陛朝野喧然搏手無措相對駭愕無可為者而葉義問汪澈出矣及陛下嗣服以來張浚總統於江雖虞允文王之屬相繼宣撫於漢中蓋四五十一年時用分畫之法稍以事權付託臣下為國之紀綱終不可廢者亦已粗見於此然而不明其地則不可以任其人不任其人則不可以要其功內治不定則夫仇讎者誰與謀之今百計哀取竭東南之力以供餽四駐劄者而兵不知用因任舊將之子弟部曲以次得為統帥而將不知兵除檢更易一出內庭報發承受名為機密而大臣不聞諸州禁兵零細纖弱專使路鈴教閱訓練而守臣不預防邊內江虛微必淮紀綱所立錯謬無序然則有民誰治有兵誰用有地誰守歲迂月易孰為可見之效而陛下規恢之圖終將邑邑不試而已乎天下非可以私智為也方

略非可以私術驗也勝敗休廢古今一塗轍而已
本朝之論則欲私為而私驗之是以類弊委靡至於
今日而莫曉其故此臣所謂必盡知天下之害而後
能盡天下之利也

說論一

今天下之害其膠固而不能解學縮而不能伸宿患
積蠹臣已盡言之矣解之伸之豈無其道乎陛下
始於出令必有以慰天下之心必罷去經總制錢之
半今州縣睽睽不能安息人臣之精力消耗疲竭不
可復有所為者盡坐此錢而已罷去其半稍稍蘇息
天下然後州縣之月椿板俵罷矣然後民之頭于甕
零勘合牙契之額皆寬減矣然後罷和買罷折帛和
買折帛罷則民所謂不正之斂皆無有矣三者罷而
天下之心慰喜滿足然則國用安所取給臣以為二
年之後分畫既定則朝廷之經費比今日必十去
其五六所罷者足以當之有餘而二年之前則未也
陛下會計二年所罷之費為六十萬緡盡斥內帑封
樁以補助之夫此內藏封樁者以之罷減三省之苛
斂而以代戶部四總領之用度其明德光耀新美觀
聽自兩漢以來未有此舉動也然則乘此以革去
朝廷百年之宿弊無不可者以之減進士入官可也
以之減任子入官可也以此之破資格可也以此之重銓
選可也以此之廢吏胥可也百年以來世論所謂動衆
而召亂備端然不敢舉如臣所言之害者今皆舉

而為之無難也如此則朝廷清矣然後分兩淮江
南荆湖四川為四鎮以今駐劄之兵各以委之所謂
四鎮者非盡舉此百餘郡以植立之也於中各割屬
數州使兵民財賦皆得自用而朝廷不加問焉餘
則名駕之而已而又專擇其人以各自治其一州所
謂兵民財賦皆得自用則朝廷平日所以置四總
領饒其軍餉者二年之後皆可無復與彼以數州之
財足養之矣如此則彼之任專吾之費輕矣雖然以
兵與人以地與人此今日異常之大事也然其為之
者不驚世不動衆陛下下一日命之則成矣成則久
久則安之以為常然若此者內以朞月之內盡去民
之所患若外以二年之外兵厲士奮可用之於死而
大功可舉矣陛下不惜財不吝難念吾之所大欲
者解膠固伸掌縮易於舉動果於責成以立大功而
已則減經總制除和買折帛以先慰天下之心而後
朝廷所謂煩密不可變之法變者盡變之以共由於
疏通明達之塗矣分江淮川蜀之地與之兵民財賦
以重人目之任而後朝廷所謂專閉不可分之紀
綱者盡分之以各合於外堅中柔之術矣若此者兼
兩漢之長而不襲兩漢之失待之以成功而終之以
禮樂則三王之治不難進也雖然為此者官非難也
而士為難士非難也而民為難民非難也而兵為難
誠今世之大事也國兵之難者定則天下之利盡矣

終論二

致今日之治無他道上寬 朝廷下寬州縣而已竭
朝廷之力使不得寬者四駐劄之兵也竭州縣之力
使不得寬者兩禁軍弓手土兵也然則何以治四駐
劄之兵而寬 朝廷令既減總劄罷和買折帛蜀
之折估青草而內出二年之費以供餽四總領矣宜
任四人者由郡守攝都統制召舊帥使歸宿衛鈞考
其德冒乾沒請給不盡及軍人之罪聲而治之然後
俾四人者一聽其所爲而吾無問焉所問者吾欲精
其軍使各不過三四萬吾欲用士之銳而不併富其
家小夫厲士而養之將用於死地以求勝也乃爲之
立家是兵爲民也古者民爲兵今者兵爲民宜其消
惰孱弱而不可制也昔者之論欵一當百又曰欵一
當十夫百十何可當也姑得以一當一則精兵也夫
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周已十四五萬人矣用之必死
誰敢故者女真之來南也雖以吳楚舟劫海漢兒前
繞五六萬後亦不滿十萬而已夫用兵者用其氣也
多兵以先困氣先索耳吾之所問者如此又有所問
更其弊政行其新令吾欲其無譴無劾以惟吾之
命若此者在用其人而已各與之數州地使自食而
餘州得寬焉此二年之內所得爲而二年之外收其
效者也若是則 朝廷寬矣然則何以治兩禁軍弓
手土兵而寬州縣宜先擇一二十州界之使散雜役
之兩軍今之兩軍盡隸官下無在營者併與之以一
二年之衣糧使各自爲子本以權給之而州無復給

又散禁軍夫兩軍可散也禁軍散且爲亂奈何曰禁
軍之可畏者爲有以禁切州縣使不得私投且上散
故也今不上教散而雜役如兩軍焉彼欣然自幸耳
然則散禁軍如散兩軍弓手之費稍輕土軍差小不
急散也以將消盡要以必散而止夫兩禁土兵弓手
皆散何以守其地自三等以上籍其家一人以爲兵
蠲其稅役大州二千人而止下州八百人而止州縣
各爲之所將校率用其人秋冬而教春夏則否有警
呼召不用常法然其爲兵也必在州縣四方三十里
之近家者此三四年之內所得爲而三四年之外收
其效者也若是則州縣寬矣 朝廷寬則凡所以取
州縣者皆不用而食租稅之正矣州縣寬則凡所以
取民者皆不用而歛租稅之正矣且又非特此也
朝廷寬則群臣有暇而人才多矣不若今之乏也州
縣寬則民有暇而善良多矣不若今之薄也上多人
才下多良民兵省而精費省而富五年之內二年之
外合其氣勢用其鋒銳義聲昭布奇策並出不用以
滅虜而何所用哉雖然爲此者無他也力行而已按
其歲月在乎二年之外五年之內今日行此事去此
弊某日此弊去此效見不見則易其人加之意而行
之以日月計其實效致矣

終論三

臣前所謂者皆國門內事也夫門外事難論也自
陛下嗣位以來士大夫莫敢有言及門之外者 陛

下嗣位以後始爭以門外事為言幾成俗矣言門外
 事既孟浪茫廣多虛寡要而門內事皆不及知故臣
 欲先盡門之內而及門之外今其將帥不知主名控
 禦不知地利則指事而言者妄矣臣請先論女真之
 始所以得者蓋每惟士大夫過於譽虜而甘為伏弱
 者何也其譽之也謂阿骨打粘罕兀朮三人者夷狄
 之雄傑皆古所無有故本朝之被禍最深此大妄
 也阿骨打彖其部中延禧頗擾既過不堪囚執起而
 自叛此亦常理也不幸延禧政亂未嘗交鋒輒以敗
 此女真者用其兵食其糧取其遺戈委甲而因收其
 土地披靡逃遁而坐獲其國都而謂阿骨打之雄傑
 如石勒慕容偽之流以智力百戰屢債屢起卒以得
 之可乎阿骨打死吳乞買立不能主令而幹離不粘
 罕分之其後兀朮來江南三酋者之奮而我之所以
 布陣立敵而復不勝者何也自其始入而吾國已空
 千里無當之者矣彼蕩然而來也夫未嘗與之戰敗
 則粘罕兀朮何以能獨過於古之諸胡而遂取吾之
 中原如其酷哉蓋吾上下之人莫有用命拱手譽
 虜甘為伏弱而至此耳且彼之所欲必得者河北河
 東耳山東河北之地先以與邦昌後以與劉豫又復
 以歸我張邦昌不敢抗而吾不能守也退而迂維揚
 耳劉豫見廢以歸我而吾不能守也退而割江北淮
 南耳彼真見吾之不能守也然後取而據之然至於
 今日猶有不自安之心焉夫過於譽虜而不能自守

當其始也下見駭聞倉皇擾攘容有此論矣今安定
 久矣然而譽之不巳何也故譽彼之兵則精銳而吾
 則疲弱然則何不巳吾之疲弱而譽彼之精銳何也
 譽彼之威令則明信而吾則玩侮然則何不巳吾之
 玩侮而譽彼之威信何也譽彼之規畫則審當而吾
 則苟簡然則何不巳吾之苟簡而譽彼之審當何也
 譽虜以脅國人而因為偷安切祿之計此風俗不忠
 之人而無有知者方靖康艱難時唯宗澤不乎此
 論如澤未足以見古之立功立事者然使澤得用二
 聖終不比符矣固可一戰而敗也蓋天下之禍有大
 可痛者不戰而敗不守而亡此則自古以來未見有
 靖康者矣不追此議而為可戰之事反謂自古未有
 如三酋之雄者臣謂此論亦自古所未有天地之理
 久之不伸必有待於陛下也夫粘罕與幹離不同
 出而獨圍太原者一年既破都城盡取中國之輜重
 徐行而去兀朮生長極北夢寐不知江海舟楫為何
 物也空行問津至於四明而返使吾之兵法皆盡廢
 不可用則彼之雄傑誠可信矣使兵猶有法則彼之
 所為乃喪心失靈狂感而求死者也何乃譽喪心失
 靈狂感求死之人以為古之雄傑皆莫過也哉

終論四

請言女真所以守之者夫阿骨打粘罕者生於東北
 窮遠之小夷非素有兼天下之志也契丹久安而政
 恃一朝起於不顧死命之中屢敗遼人楊朴者因教

以掃帚改元至盡併契丹而燕人為之用及郭藥師
 導以犯關其後遂破却城而據中原蓋晉之所謂割
 石鮮卑氏羗皆嘗生長中國奮其雄心公起窺伺而
 黏罕兀朮本無其志也特以敢於決鬪而二國皆自
 莫敢較其故臣亡虜相與為之立其國家文法制度
 參以本朝及遼之大略緊刺牽制若乃聚重兵憑
 聖城衣食嗜好極於精善非復戎虜之本質矣始者
 我以二聖顯仁之故使命而請以講和好驕不見
 從鄙瘦之政擁全衆以歸劉豫虜疑有間且合從困
 彼也遂急發之以河南關夾來而罷兵兀朮再出大
 敗於順昌拓臯始稍惧我而盟約遂定且以女真種
 落而兼中原契丹為之王其勢不順其心不服而保
 守至今六十餘年者以中原積怯懦不自振之氣且
 無有為天下倡者雖或倡之而居文法牽制之地亦
 決不能堅壁而窮鬪故也自紹興十一年之後不
 惟我之所故者專在和好而女真之族類亦皆以和
 為利亮氏弒君殺母志平區夏移都舊汴角渡江淮
 鼓聲所震水波騰湧然發足未幾而今首自立於後
 矣方變昔日之君臣而為敵國又嘗聲以遠故疆為
 言范成大之使湯邦彥之使中間屢較禮文矣自其
 向者平視我師稅決賈勇及此開隙足以取怒而虜
 卒不動今歲遷入其允傳聞多端難可信據然而上
 京蕭條從臣死後思燕之樂既而復返此不可誣也
 然則女真失其故部與契丹之地而以燕為家其君

臣上下文法制度所以守其國者皆以中國為法而
 又顧和不願戰喜靜而惡動是雖六十年積累之久
 而與此二國之人終非有手足肺腑之託也其與割
 石鮮卑氏羗之劾對不侔也明矣然則其事在一戰
 而勝之耳夫一戰而勝虜之心豈不復留中原當以
 燕為固耳吾之始一大戰而勝其求中原也固易及
 其終於勝而不可禦使併燕得之此則難矣雖然事
 豈有不難而後成也哉今姑未言其終於勝而不可
 禦者姑求其一大戰而勝之道焉勝之道盡去
 吾之弊政用必死之師必死之將必死之士決壞二
 百年廢爛不可通之說真以必死敵之則勝矣若今
 世之言兵出某策張某陣用某人以立奇功者豈可
 賴邪在以實勝虛以志勝氣以力勝口而已矣

終論五

請言前日之所以謀為恢復者趙鼎書生自附於問
 學收拾文義之遺說與其一時士大夫共為貴中國
 賤夷狄之論此說春秋者所當講也不可以為不美
 雖然中國之不可以徒責夷狄之不可以徒賤也所
 謂女真者豈以其講論折理措微之所能致邪張浚
 之始用也少年狂疎恩信未足以感士智力未足以
 服人寔迫強項玩命之將一舉而失關陝蜀之全者
 幸耳鼎既泛然於事機之間不戰不守虜來則進而
 拒名曰親征虜去則退而安名曰駐蹕而浚尤為無
 統 光堯 顧無所倚仗以言孝忠之迫切則 祐

陵之梓宮未歸 顯仁之鑿輅未返以言圖功之救
 軍則治兵講武不休而漢虜之分決迄無期度於是
 秦檜南自南北自北之論衡入其中堅不可破而鼎
 與後均遂矣及乎 紹興之後檜死虜動而 隆興
 之初凌專以恢復之說自任號召天下名為忠義自
 善者利而從之其實無措手足之地聚兵淮上一則
 祖述范仲淹之舊說欲與虜帥往返以定和議為兩
 國生靈請命一則欲結合北方大姓故家契舟遺種
 相率響應以謀大功至其一敗符離師徒潰散人情
 摧沮異論交興而湯思退王之 尹穡力主割地以
 盟而中原再失望矣凌不成而敗事及其招徠歸正
 歸明之人散滿內地窮困州縣冗雜銓部至今無報
 抵者上書論事自謂能知虜情畫策出奇以干差遣
 而度歲月皆凌所為也蓋凌與鼎乃前日言恢復者
 之首而其方略可考矣昔者南北兩立南欲返城而
 歸北北欲奪地而來南無義之人志念不靖未始不
 如此為將帥者豈敢之 不敢絕豈真以此為立功
 實戰哉今南北雖復為兩立之勢而北本吾故都故
 朝之思北也少而北之望南也多夫姓舊家常思歸
 順其理必然無足怪者特患吾威不立而戰不勝耳
 威立而戰勝可使中原之士奮挺逐虜而迎我然吾
 之真能恢復者不專在此况於契丹遺種豈可誘致
 此與重賈用郭藥師伐燕拒女真何異耶凌少年為
 將相固躡自忠義不表而其所經畫者止於如此

光堯聖訓謂凌不可用非知人之明哉今卿曲之揚
 士志在邀利取寵復取凌門下已陳之說更互播飾
 以為北方之奇策而國信小吏以土物相饋遺竊周
 所養而謂得虜密事以相銜懼必准守臣思為進用
 計布心腹於洮河之曹越准未幾撰造虛事以為聞
 探之明若此者紛然繼踵而恢復之說遂與舉于習
 程文以謀謀試者無異而國事真無所考據矣願
 陛下下一切掃蓋勿留 聖恩力行今日之實事以資
 勝虛以志勝氣以力勝口用必死之師必死之將必
 死之士以二年之外五年之內責其成功可也

終論六

請論今之所當分畫者虜以得中原為守而不以備
 我為守其戰妄進而已其守嚴兵而已昔人南北對
 壘之形彼不知也我無對壘之勢故也然而吾以其
 無對壘之形而戰則故效彼之妄進守亦效彼之嚴
 兵是所謂無對壘之勢者也符離之戰是妄戰也雖
 使得宿得毫得徐遂至汴郊將何為乎彼之所以由
 淮而妄進者明我之不敵耳而我亦效之何哉駐劄
 之兵是嚴兵也不度其必守而相兵焉宿兵於無用
 之地將何為乎故我之當進而置兵者四與元一也
 襄陽一也合肥一也泌海制置司一也我之當守而
 置兵者二建康一也鄂州一也當進而置兵其必進
 者二與元也襄陽也其不必進者則合肥也泌海制
 置司也何謂必進襄陽之出宛洛與元之出秦鳳二

者我之所必當有也據中州按關形勢之東先古
今之同論決不可易者也何謂下必進從淮以出吾
宋大梁地散而難一且虜之所必爭也虜所必爭吾
能拒之使不可進而安江南之心其功多而大矣海
奇事也危道也其進所以取齊也使關洛事濟四方
響谷胸山復來則可用矣不然則便而待之耳何謂
當守夫建康鄂州非當守也然為國必分內外其四
外地其二內也內之不可不置兵皆所以守江南也
雖然置兵無多必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合肥棗多也
興元襄陽其次也建康鄂州又其次也制置司又其
次也不盡二十萬足以滿之矣夫謀天下之大事成
天下之大功非可以攻人之無備出人之不意也必
有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攻堅排深之力而後可我以此
進彼亦以此進昔者謂彼能而我不能也今無謂彼
能而我不能故我能被亦能盡我之所能以較彼之
所能短長相形而勝負分矣一再勝則霸王之貴也
夫天下之功難成也天下之事難謀也晉宋之間雖
威河南常事兩材頭瀛上看喜虎年洛陽皆得至焉
獨其不合天下之勢所以南北分裂而南之土地日
削既失蜀復失淮復失江北故隋并陳也紹興十
一年之前中原之號令猶或可接後始截然矣末年
潰亂而諸將亦或有所至今也復不能望見襄廬以
北論者方驚然以取中原為希世之事不知中原雖
可得而北方猶未可圖也況其不能望見襄廬之北

而故生策中原者乎 陛下宜執分畫之要謹命帥
臣立為至難不可動之實以對堂堂之陣正正之旗
生其人之氣勢而不勝出於無備不意以為立說之
觀侯而實不可用此則今世謀事立功之始也

終論七

蓋今之所謂分畫者以一當一而以一取其一通得
平焉以蜀當秦亦以取秦以荆襄當韓魏亦以取韓
魏以淮當梁汴而亦取梁汴也又以公海制置司不
當齊而志取齊焉如是而長江之內深入吳越旁極
閩廣而我之所以為國者又當在分畫之外其自守
猶為有餘至於人徒兵械財穀而我之所以為是者
不待收聚經營而可以自足則是非必倚於微弱主
於艱危以少取大以寡取衆若昔者越之於吳燕之
於齊也又非若女真之於遼與我也而又中原者我
之地中華者我之名復離者我之義則自燕以南其
勢易以傾動而從我若是則我於一當一取一之
外又有所謂易焉者雖然我之所有亦非彼之所無
也我之所易亦非彼之所難也力均者必以力勝而
我又有何所謂難者自 宣和以前以弱勢行弱政百
二十餘年矣 宣和以後又非止弱而已我之人氣
奪心攝不能自主其命而今也抗首奮勢大正其紀
綱欲必以二三年之外五年之內而有大功天下之
人或以竊笑或以驚視或以疑之或以非之或以沮
之異論四出解體不前且復人才未嘗素練識不

足以信其志意不足以行其力則兵之欲少者未必不激其變財之欲少者未必不因其之此必至之勢而君臣相與之間不能泰然自保以要其成者也雖然事決有不可不然者在陛下深信力行而已蓋皆者其人所以行之事與其所立之論尚為不遠論立於此若射之有的也或百步之外或五十步之外必先立然後換弓注矢以從之故弓矢從的而非從弓矢也今日之論先揣其人之不能行與其勢之不可行而論因以立是引的自近以成射者之無能而已自東晉王述蔡謨始有量力度時之論而商浩諸吏屢謀北方元溫事力尤盛謝安時會最捷然皆勞民動衆無所成立而敗喪隨之故王述蔡謨之論勝而今世偷墮無能之人竊取其說以疑亂當世所以國威久不振而陛下欲為之志久而無所為也故臣願陛下究觀古今之變盡其利害之情而得其難易之實解辱固伸學誦先有大慰天下之心天下之人方傾耳張目聳動四顧而莫知陛下之說安從出也然後立堅定之論而講分畫之規警策群臣生其志力以終從陛下之論如射之立的而不使群臣一前一卻懷詐飾非以疑沮陛下之所立譬如引的自近以成射者之無能也此天下之大決安危興壞之大端陛下之所先知也如此者定則臣雖微且陋得以其說為群臣之倡承望聖意而教暢於下誅賞可用功罪可分而人才出矣

兵總論一

今事之最大而當極論之論之得其要而當先施行者一財也二兵也雖然財之所以為大事者由兵之為大事而已其舉措為廢興之決無先於此世之言兵者充塞爛漫可聞而不可聽可聽而不可行者無他焉言古者簡易狃省無兵之患而有兵之利然而接乎今之異勢異宜而不可用也則古雖善而何益言今者繁密重滯有兵之患而無兵之利然而習乎今之既安既成而不可改也則今雖不善而何損雖然此非直擇利害以定取捨者也誠使真擇利害以定取捨則雖不必簡易輕省以慕古人之名而今日之兵其有患而無利曉然庸人皆能言之豈可不亟圖而亟變乎蓋嘗慮之三代之兵乘兩漢之郡國官仲之內政隋唐之府衛此古人之美名也自府衛變為召募召募之法衰而邊兵始重於是藩鎮之亂起收藩鎮之重勢而人主聚兵以自將為名竭天下之力以養之及人主不能自用而柄任已不專於諸將矣則四顧茫然無所統一於是內則常憂其自為變而外不足以制患至於有莫大之兵而受夷狄無窮之侮此非今世之所謂實惠者乎美名不必慕是各度其時之所能行者可以言智矣實惠不能制是又不知其時之所當變此不可以言智也姑試言兵之常制以合今日之事有四有邊兵有宿衛兵有大將也兵有州郡守兵邊兵者因其地練其兵不待內地

之兵食而固徵塞也宿衛兵者因郡邑所近之民教成而番上與募士雜團禦其半而不全其養也大將也兵者悉用募士而教其精銳全養之而已州郡守兵者以州郡之人守之而不以州郡之力養之也故兵制各行而兵力不聚然後有百萬之兵而不困於財矣故進則能戰退則能守而不受侮於夷狄今也一之邊兵募也宿衛募也大將屯兵昔有舊人而今募以補之使成軍也州郡守兵昔之禁兵消盡而今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四者皆募而竭國力以養之是徒知募而供其衣食耳此所以竭國力而不足以養百萬之兵也力則已困用則不可故進不可戰退不可守百人跳梁而一方震動而夷狄之侵侮無時而可禁也臣願陛下審慮定計以分四者之兵而變今之法不過二年法行制定財不足為大憂而兵可用矣

兵論二

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以抗上令喜怒叛服在於畧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為大論矣然國擅於將猶可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為唯兵之聽逐以劫脅朝廷故國擅於將人皆知之將擅於兵則不知也大歷正元之間節度固已為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與廢皆群卒為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較較而論者特以為其憂在於藩鎮豈不踈哉太祖既稍收節度兵

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威服海內者太祖統紀綱擲之力非恃兵以為固者也群臣不考本末不察事勢忘昔日士卒奮呼專上無禮之患而反以為高太祖之所以立國者其要在兵都於大梁無形勢之險其險以兵夫都於大梁因周漢之精而非太祖擇而都之也使果恃兵以為固則連營百萬身自增之不待後世也其數乃不滿二十萬何哉不以兵強前世帝王之常道也况太祖之兵不滿二十萬其非恃兵以為固也决矣召募之日廣供餽之日增蓋端拱淳熙以後契丹橫不可制而然耳康定慶曆謀國日誤恃兵為國之說大熾不禁而後天下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為者矣而上下方揚揚然以為得計為之治文書治財賦盡用衰世剝削之術取於民以啗之而猶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則又說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也故王安石欲為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猶不悟藉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為兵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矣元祐廢罷保甲史臣以為太祖設階級之法什伍壯士以銷姦雄之心兵制最多而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者實錄所載蓋當時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為王安石者豈能知之哉至於

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正兵自若內外俱耗本末並弱 大觀 政和中保甲之數至六十七萬二法皆弊名其實亡故事制大壞而士卒不能披甲荷戈平民相挺化為盜賊幹離不始狹兵饒萬餘長驅而至莫有敵者倉卒遣人召曰徒以勤王京師失守則勤王之人感掠滿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而議者猶曰待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困而不可攻可增而不可損是專誣 太祖而重誤國家也加以四屯駐之兵又昔所未有以數倍 祖 宗之財用投於四總領之巨壑而刑郡又各以兩禁兵自困侵民力至於空盡問其外禦則曰請和不暇問其內備則曰倉卒可應統制統領總轄路鈐將兵之官充滿天下坐糜尊祿而兵未嘗有一日之用方今國未見有難治之弊敵未見有難破之敵徒以自困於兵浸淫重滯不能輕利其一曰四屯駐大兵之患其二曰刑郡兩禁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而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強惟所用之無不可者 陛下果決於此豈有以而不筆者哉

四屯駐兵

政問四大兵者知其為 今日之患乎使知其為深慮豈有積五十年之久而不求所以處此者然則亦有不知而已矣自 靖康破壞雖揚倉卒海道艱難

抗越草創天下遠者命令不通通者橫潰莫制國家無明具之威以驅使強悍而諸將自誇豪雄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稟稍准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兵卒之數 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益滿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為患矣及張俊收光世兵柄制馭無業呂祉以疎俊越之一日殺師卷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為安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為喉舌出納之要諸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由於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楊息侯命而後江左得以永安故其為深慮者若此而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為安而直以今之所措者為大功痼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端端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檜父於其位老疾而死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為當然故 朝廷以四大兵為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制因之而侵削兵食內臣貴倖因之而極制將權蠹弊相承無甚於此而況不戰既久老成漸耗新滿情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便弱加以役使回易交跋債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激聞於中外

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前世之所無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夫以地言之則此爲重以財言之則南爲多運吾之多財兵強士飽事力雄富以此取地於此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爲也今奈何盡耗於三十萬之疲卒襲五六十之積弊以爲庸將衛閩賣當富貴之地則陛下之遠業將安所託乎陛下誠奮然欲大有爲於天下摠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夫不同覆載者之深讎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咸州縣之供餽以蘇息窮民種植根本於是厲其民使必鬪厲其將使不懼一再當虜而勝負決矣兵以少而後強財以少而後富其說甚簡其策甚要其行之甚易也

廂禁軍弓手土兵

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爲縣之巡檢土兵則爲鄉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巡檢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小州猶二十人計一兵之費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二焉困兵而置管伍將校其上路分鈐轄總管者居其一焉恩賜閩視借請券食者居其一焉緣兵之蠹弊虧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州郡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其所趨辦酒稅窠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既自以養大兵矣而州郡以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練罪人牢扞充塞亦州郡

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養兵者爲其有事而戰不爲其無事而備也無事而備則必有不養之兵而後可令養之於無事竭州縣之力以衣食之固非所以戰也則雖有百萬之兵而不免自貶爲至弱之國乃其勢之宜然耳世之論曰養兵之患無智愚所同知然而不能去者不可去也不可去者動衆害事弊未除而亂先作也夫畏其動衆害事以爲弊未除而亂先作此固庸人之常情耳而以爲養兵之患無智愚所同知則非也何者誠不知而已知其爲患則早夜之所思命令之所出必使之至於無動衆害事可以除弊而不作亂以幸天下國家也豈恣其如此而徒曰必動衆害事哉故不減宿衛屯駐之大兵則國力不寬不減廂禁弓手土兵則州郡之力不寬夫亡法定制於重帶繁擾之中以困民爲安強以耗國爲實慮以疲士大夫之精力爲用材以人心益匿所守益卑者爲遠識以不可舉動爲休國以養兵不戰爲銷姦雄之心遂至於忘鋒恥奔諸華廢天命禮壞樂失積衆弊而莫能革者相術屯駐之兵困之於上廂禁弓手土兵困之於下而已陛下思之於外而不圖其內意行其所難而不實爲其所易者何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五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六

古詩

馮公嶺

馮公此山民昔開此山居屈盤五十里
公今去不存耕鑿自有餘風篁生谷
隨亂雲入咫尺聲相呼四時草木香
採薪得崖花結綴成襟裾此亦佳窟
何必種桃源始入仙者圖醜閩兩邦
辛勤起芒屨邂逅乘輪車山人老白
我獨何為者拊身念居諸

吳江華嚴塔院贈了洪講師

具區以為豬吳江以為禪自專一方
逝川無發歎麗澤可求師肯人會心
飛者自無極遊者自無涯造物不誨
此時余與子相遇相諧嬉曾觀烟雨
復來秋風後重有騷屑悲不及日月
尚見波濤驚景然擁立坻况波瑣細
當年吳季子德合無罅范蠡之所矜
末路張季鷹適意亦見惟人才非一
常恐後生輩風流日凌遲憂公家迫
子將跨大閣對此連天彌英雄父銷
真余一榻與析理定與衰

送趙景明知江陵錄

吾友趙景明材絕世不近疏通無流
連象後有細謹

前集 章貢黎諒編集

尤精人間事照見肝膈隱忽然奮發萬事供指掌
漢士與伐胡唐軍業殊曠久已受褒封誰能困朝
四十七年前時郎憂患盡去作江陵公風雨結愁
昔稱長官貴今歎服勞窘夜光儻無困早晦行自
田園多避夫未必抱奇蘊勉發千鈞機一射強虜頭

送鄭景元

兄弟同升難高材自推角官多復不記四載
一朝盡室去非食遺歲惡丈夫軒豁意快紫出鷹
忍事得無慚信有古人學建安雖闕藥桂樹美可
合抱更連理叢生滄州郭歲月歷悠長根株見艱
終當作大厦積功在雲壑尚友如此君蒼天未為薄

賈子好脩士躬耕鹿岩阿茂木府青泉幽處堪遠

有室淨禁几圖史參前羅獨能取我語標榜相觀
我語不必記子意故足多物之徇外者迅若橫流
當其一念覺胼胝駐崩渴神九起瘳瘳享讓還
倫類苟通明執轍寧岬訛但憂所見弱線如附松
輿薪豈不措奈此斤斧何勿令學子高山所至纒
如於衆梯釋收拾同穎禾雖云善端在坐憚良時
子先發曹掾仁義躬濯磨活人不知數一善讓衆
每識飯牛下有作甯戩歌至今鄉里敬墓栢垂霜
子質復粹美藻火薰佩河中夜再三數警策自誌
未合者參辰已逝者江河所頽天爵尊非必貴决科

陳同甫抱膝齋二首

昔人但抱厥將軍權和譽徒知許國易未信威身難
功雖冠歲晚譽已塞世間今人但抱疎流俗忌長欺
儒者所不傳群士欲焚剛譏訶致囚箠一飯不得安
珠玉無先容松栢有後艱內窺深深息仰視冥冥翰
勿要兩脾消且令四体胖徘徊重徘徊夜雪埋前山
音駭則難聽問駭則難答我故終言之復恐來尊昏
培風鵬未高弱水海不納匹夫負獨志經史考離合
手按二千年黍離起衰頌念烈黨天回意大須事匪
偶然不施用甘盡齋中榻寧為楚人弓亡矢任挽踏
莫作情侯珠彈射墜埃墟

超然堂

景與詣曹參使駟傳呼超庭頭頭屈退歸闔戶有吏
玩過門掉臂不入室宅舍空荒轉頽漏鷓鴣僕蔭纒常
寒乞此堂豈可更超然乍可軟掌中佛籥每憐莊周
齊物論道詞曠蕩遠經律獨林松栢受正命舜何人
或蓋倫匹萍實浮沉江漢遠劍氣騰鄉牛斗出招徠
鳳麟已悠緩琢磨圭璧強堅密搭擊自費竭人力起
倒相因廢天質古今問學滿天下分寸毫厘難細詰
以致凜凜觀萬事口不敢言心自失今朝幸續省倉
米且以糜煎飽時日

再過吳江贈僧了洪

回鷗掩夾浦勢與黑樓頰連扶上長橋身弱髮見扛
苟無傾覆憂恣橫未易當坐定互驚博師云乃其常
有時氣力雄駕浪拍此邦熟風無失舟小艇來茫茫

始悟寡所錯論改色據張衝小以爲大空令事難重
玩變不規被亦乖智之方已矣勿復云聞鐘過石塘

靈巖

穹窿右俯眉天平左垂鬚吳人宅沮如茲山抑其鎮
陡起爲表着突兀數尋切楞松頰聖瘦立石乃紫洞
兼有千里波杳靄求連韻宜乎登椒丘罷落思奮迅
亡王未亡時絕色館以峻歌聲妙致乃粗品窮蛤蜊
撲琴固停咎解甲仍轉眸終歸寂寞人破釜煮枯莖
陳迹不足吊新締何勞問三年姑蘇驛空望此塔近
適富熟食即暖氣無已吝豪風增昏恣異雪換花信
聊以壯遊行歸爰况文灑

對門

遺墨因藏神布聖非立我斷後報無前實右即虛左
品定賦賦洪義明分勇儒端木語術文洙泗皆知左
孔子叙美齊後進尙鬼瑣從來一大事幾作鴻毛荷
知非言所及結網魚受課誰持空實放縱無不可
茲門小精廬荒寂衆萬過欣余二三子拙力守幾卧
楊花安得攬飛去天隅垂唯有露垂垂滿畦紅藥墜
還華賢良九經說賢良進卷語林等

華君官五世人物樸而重窮經不辭難著論何其勇
編排過百帙裝度高一冢見聞頗驚訕吟玩自欣悚
余本空疎人盛刺勸速捧津般伴之讀涉岸滄溟洵
誰知畏浩博敢復譏煩冗荒蘭恨柔曼標杜燻擁陸
誰令獨管吹而爲衆竿恐楊墨岐路迷眼鄭立林拱

西邨黃策子簡要獲天龍若兮幸持歸卧看雲生攏

齊雲樓

天下雄諸侯蘇州數一二都會自昔林陪京今也貴
奕奕撰重樓名宮立平地虛景混空蒼巖聲收遠肆
圍閣雖散閣欄檻皆堪記向非土木力焉能快高視
湖山西南維江海東北壁舒緩未為愚疏達終多智
窮民一宵燈細巧雜紋織豪士三春卉妖麗亂名字
侈甚見精誠富餘輕講肄先朝豐豫日應奉稽古我
花網飛入沐石林鬼浮泗天然造生活始者行暇施
王公占上腴邨觀角奇致是邨裏璀璨四顧盡憔悴
狂胡誤濡足遺棄等交臂艱難髮省方薄處虧頰置
因循墮和好俛仰銷年歲翻憐井邑盛又使編氓置
頌云魚蝦微亦已困征稅人生感苟免所尚剛強氣
呼鷹飽何待暴虎怒斯易吁嗟又悒悒胡為長喘喘
夜聞踏歌喧激烈動哀思吳俗固捷疾吳兵信盡利
項梁起離秦子弟奮投袂功成頃力到豈必資黠慧
寧羨鶻居巢蓋如蛇有類未發忌先聞因詩良自喟

虎丘

虎丘之名歲二千虎丘之丘何眇然衆山爭上高隱日
月笑此拳石埋平田雖然培塿絕異物劃開陰崖十
丈懸冢中有恨索遺劍亭上無語傳枯樺偏是吳人
愛山急逐面分方誇僖立屋承隋唐良穩稱墨題熙
豐尚新燕松梢莫遠風雨橫石盤自添苔蘚滋
春來春去去人將
是國費歸路處處

北齋

頻年寄全吳解宇維營保前驪久傾墜後舍發軟劍
常因霖雨後壁壞不容掃跳蛙沿漏猶野殺蠟穿泉
以茲違色養先還媿親老低頭讀尚歌聆視豁愁抱
當身良易足遺後非長道幸今脩整畢極補正完好
晴窓閑晝永夜榻初良早友朋坐雍雍雜燕雀鳴早草
居室君子後華門固為寶矧伊澤國士敗棟咸塗潦
繆免使者厲職思振枯槁人之所歆羨未必天能造
巷藏姑罷歸蠹簡說剛浩

人情無終極匪陋則求佳寢處既以安游燕豈不懷
惟思舊酒務糟醇荒瘵埋破甑聚隆垤新釐連長塔
種竹夾起然移花遠北齋及爾風露清忽感意象諧
幽深容浪蕩潤澤長芳芳亭亭兩高梧買自婁門街
俟以歲屢寒宵君島切崖吾留能幾日鯁鯁強安排
方嫌樹影瘦復慮地勢孤世間香味悅每與腥膻偕
雅故使鄭清法語仍進俳俯同侪儒笑但恐好惡乖
莫窮有限物拘此未腐骸

題椿桂堂

九官八士古之良靈椿舟桂後騰芳馮公詩意雖短
陋間里傳誦終難忘君家同生五兄弟短檠伴夜東
方啓黃旗兩記張慶闈紉袍三號趨文陸辭華標浦
人力能科名均齊天所興作堂下頂棟梁好但種此
木高千層透日既陰香未歇滿庭車騎同時列更將
磊砢替團團留與北風觀壯節
嘉禾莫氏兄弟五人元忠若晦似之若拙若冲自

相與庚辰以來相先後登進士第以五桂名其坊又自揭所居堂曰楮桂始蘇通守與余同僚屬賦此詩

贈納相

柯山訥相觀形嘆以相瘦妍如子都每持氣色較官簿初若搏影終探符劉公實陞提刑立宗卿加龍圖就中兩說寂稱職余耳所遠非人誣況言心事依勸成多假名器煩嗷呼君門九重遠萬里求者爭道分榮枯一身暫寄百骸棄檢校未紫誰頭顯子其惜術無浪許恐負西山之鐵夫

送鄭虞任赴京西檢法官

春風逆無涯夏潦生未已思君迤江漢行經紫難止事繁然唯亂神靜魚鱗理則年所東幕借助獲專美遺頭值閑暇人物盛儲時荒村魚米場於成花藥市雅知足揮咏既世失憂喜但疑柳上白特雜舊同寮豈非久不過感歎坊隱几回首舊階中哇噓長髮衰張氏東園送王恭父得殿字

無鴻不相須進趨自求便余來君其館乃後當我健一春三月兩亭樹鬱霧殿絮重危飛揚花萼堆紫蕊縱有百壺清何能一笑遠為即昔同甲四海初會同凜然抱矣特霜宇博溫靈雄辯推落筆一語不可選重來更純粹玉琢金就鍊羨家園道術四達詔群彦談經石渠觀會議白虎殿通方要歸宿立異豈夸術子行若散罪天意委源眷以其今固辭可信非始戀

楚熱且縹緲峽難難短牽回舟泊書林及此未掩卷

奉賦德修西充大夫成都新園詠歸堂二首

浣花炫春遊濯錦絢晴浦成都信繁會此水工烟煤

豈無濠上亭覺步難仰俯誓言違市朝卜宅近幽阻

沃沃葵覓畦始始宗杏塢朝曦濕晚賴暮色生遠厓

循涯詠未厭引流給其園蕪苻成難榮危屬宿庭戶

長松百里外物象爭渺莽時平之隱論義笠自歌舞

岷江志東向激射走吳楚胡為滯滂之習坎聖所許

我生海旁州古言江來鋪力舟萬頃盡生議一蒲初

之子酌波源紺紫玉斗鄉雅韻舒頌憂逸駕凌越起

謀歸有何意豈亦歌風乎湛湛遊無梁泊滄濟無停

縱橫洄伏中暮齒將焉需三問始開闢十社終松勳

東西兩荏舍兄弟相磨呼編哉趨前規更作却後圖

顧思曲肱樂一身匪求餘我獨無家歸羨子銷自迂

送馮博之

我乞來荊州足未曾出門明楚漢連奔奔風塵昏

茲復罷著書允譯專討論類然對白法諸有不得存

傳之京口別歲暮始窮源仇張飛動勢俯擊撲泊痕

相固舉杯酒醉極沮澤翻儒生慕傑氣赤手誅鯨鯨

將軍建寶臺子覽宜自損于時雪五尺遺卒同江干

卷言屈大夫攬肆羣魚吞豈知衛壽遠舒卷常溫溫

聞此重嗟嘆恐重禍福觀祭讓用國寶誰能免沉疴

要令德性循乃挽江海渾我今村力盡拙計東南坤

尚餘春秋志欲執左推奔念子獨奈何蒼壁補墻滿

梅花一兩折春意到草根倘見南枝榮折寄晴鷺

送李邦

蓋代才難看獨手衆參聞見其來久流風莫盛元祐
時崛起誰當紹興後差君探討窮一生心通文字難
力爭推承雪籬閣筆坐盡今露草縑書行已輕富貴
須史爾萬一姓名傳野史只愁垂老絕知音自送青
編蒲朝市余之視君尚少年題玉爲礪何所賢期君
更盡未死日舉世不信方知天

送俞太丞知處州

俞公策名自先朝奉常冬官始見招何因欽退爲泉
石可惜垂欲排雲宵處州不城山作堵百嶂千峯自
翔舞孤高上頭天一柱中有秀句須公取

送劉德修

羣航再安流未脫孤帆厄獨板亂橫濱始負衆舟貴
整雷正頃時春兩宜滿澤勇夫攻堅退智士倒戈捷
去年北関路未歎出處隔俄欣風儀雅緩彼島博珠
發覆洗塗糊召和開禰迫一日期萬年餘神展長策
居然西州道千仞斂歸翻鬢髮何用青肝膽元自白
古聖豈不勞築此英俊宅誰令閉漆奔回曲用蜚貽
天門跌蕩蕩瑤瑤實運蔓猶種玉如有方從今空橫索

題李君亮義祭堂

分飡人所能多至踰萬億一朝可趣具寒暑三十易
古之饒金者其始蓋未惜懷哉西方士義重見寡特
招呼幾州氓歲歲青黃食雷聲已筋動雲湧床坐衆

昔我手行粥今也慙膂力憶汝身自孩又抱兒子哭
豈有不足歎幸無差菜色天爲產厥孫文射最高策
勞君太史令乞彼峨眉伯出處善知時教訓陶美澤
祭堂事遺像雅頌鑄衆墨我歌則後矣荷歛級周什

醫工欺重贈柳山人

柳生洲居濠北逾絲辭質野誰所傳不曾入城行賣
卜有問災福頃呼船歎我奇疾何頻年其初過清肌
凜然已忽腹拒遭拘摩一身盡異形質變恍若土木
徒人言蚤知定性不生戒今安得爾庸非天醫工刃
人死無律妄談標本從何出補勞護弱轉疑衆排寒
盪濕加滋鬱挾風上行関隔失進肉糜皮併爲一猶
云無傷乃餘疾生雖憐我謬時命豈悟顛倒緣此物
彼蒼應有司殺者投柄於工無乃恃我勞萬事明當
休自古零落歸山丘但疑未死復不活熟視重爲諸
醫羞餘聰殘明不可留治命已乖妻子謀執訊空貽
友朋憂柳生聰麗掉頸笑既有主對非吾尤山歌靜
夜聲宛轉更着此曲歌中流

宿石門

好溪馮百壑南北傾萬峯山九堆阜俗映岸羣爲容
石門忽秀出老幹蒼渾洪拾舟從口入便已離塵中
衆芳拱窟宅環岫巖奇穠藤蘿異態度尺寸疑施功
錦茵華織成照耀無春冬水行千丈高歛薄不可窮
更有洗頭盆雲深霧常封昔年謝康樂築居待其終
繼作者丘裴語言亦稱雄依然百世後未忝騷人風

栖栖三羽衣日晏齋厨空云子歌過葉輓洗氣埃胃
自歎苦澹留寂寞不易供嗟我老無用佞山久成翁
結廬會昌側勢落魚蝦叢種竹似束韋栽松如斬蓬
小兒鉅盆孟何時至周公會當同此住代輸助之春
月谷
肯從東萊呂太史秋夜共住明招山正見谷中秋月
出倒影按碎長林間憑師記此無盡意滿掃一方相
並開

博雨題張王宙

夏至老袂含寸莖平田回回不敢熱羣農無計相覓
泣欲將淚點和乾泥祠山今古同一敬籤卦分明指
休證傳言杯琰三日期注鯁翻車連曉暝龍神破后
何休會昔睡全醒喜蕭爽人云天上行水曹取此化
權如反掌浙河以東盡淮甯哀哉震澤幾為原願王
頓首玉帝前請賜此雨周無偏

開禧三年春不雨江河淺狹田野皆枯裂夏至秋
老憂不得入土倚於祠山宙期以三日逾夕而雨
大降補種畢猶有餘澤乃作此詩刻於宙廡建鄴
守龍泉葉適

寄黃文叔謝送真日鑄

建溪疑雪白日鑄勝蘭芳誰知真苦澁黯淡發幽光
騎省可正論農卿今則亡懷人坐太息泉竭鼎鼎無湯
住歲營元善憂以建溪真茶寄余所謂常品甘白
者云此侯辣揅葉爾日鑄世以香為貴亦尚白而

文叔餉真芽色不白且無香然則物之不偽者豈得
悅人於聲色臭味之外耶抑且姑全其本質而已耶

送黃文

有客家住寶剏密將身自比夜明簾見我立談盡肝
鬲駭視世俗徒沾沾千年豪傑供指使笑楚胡虜如
奴鉗嗟子病衰絕少韻只欲欠背依茅簷勸子持難
復居易呂梁之舟先歷試焦桐避迨饜下新良玉磋
碧宙中器誰言怒海鯨鯨惡別有晴川鷗鳥藏心亭
習坎行自宇安流儻寄相思字

淨光松風閣

城中雲日如火催淨光行食聲轉雷不知何處白頭
起便有滿坐清風來莫言作樓非急務翁當運斤兒
執鋸特得三間看此風病叟扶携上樓去

送蔡夢得

寸坂旱黏楫千里脂柴輪四國嚴諸侯江沙渺無津
翁今去何之綠樹羞鬢銀惟應苦吟徹龍室報以頌
珠光此日

和荅鏡廣文蘭松有剛折之歎

蘭居地之陰藹藹含華茲此本不以剛而為剛者師
松無棟梁具何用稼水雪終風撓長林常恐浪摧折
願子比令德一薰容衆苦高笑我非實材千載空獨高
趙振文傳借琉璃燈鋪寫山水人物一燭發
明百巧呈露蓋師精妙者不能過也

古稱淨琉璃物現我常寂胡為自爭妍照耀出痕迹

生有求 心客駭目不忍看 願息終歲勞 留作袖手安

和香徐斯遠 蕪簡趙昌甫 韓仲正

江東文士 稱數人 寶冠霞佩 朝靈君 盧敖善游指天

去 呂望應招 離海濱 有書不止 問無恙 平生懷抱 陳

紫上會 看作意 馮朝陽 陰孤夜 短空凋 恨

徐仁父 先大夫 詩卷 指其 改補 餞八句 曰 頌

有請 因 既 下方

江南隱君子 琢語水 段清 披美 捕餉 篇義 遠有 勸懲

烹任一 餉止 操持 千載 成未 須誇 染指 歲晏 期曲 肱

題徐李 審詩

子美太白 常住 世佳人 栩栩 夢魂 通瀉 落天河 澆汝

舌 移來 不周 盪汝 胃千家 錦機 一手 織高古 戰場 兩

峯 直執 南執 雅喚 莫前 虛簡 浪管 吹寒 烟

石經 春秋 一代 奇寶 王氏 為熙 豐學 廢不用

瑞安 叱彬 老孛 而有 之後 世孫 体仁 閣以 度

焉余 為名 曰 深明

喟昔 洛門 初上 石未 久翻 遺禁 書厄 沈公 秘藏 百載

餘高 閣突 兀共 堆積 萬物 散聚 常橫 陳汀 花岸 草從

紛紜 海雲 化兩 龍正 起想 象向 來悲 懷 縈

贈二 葛友

飛飛 下荒 村砂 砂集 蕪城 振衣 出虹 蜺覆 箕趁 立陵

魯衛 百世 使夷 齊萬 年清 翻然 捨我去 東風 切渙 水

子陽 意高 希古 人文 如行 空無 定雲 清明 未容 詩酒

汚放曠自許 漁樵親故 園好木 日夜長 支逝 兄淪不

永嘉 端午 行

行 橋東 峙巖 北大 舫移 家住 無隙 立鏡 回羅 銀價

踴水 衫雪 袴脂 胭勤 使君 勤客 親付 標兩 朋予 奪懸

分毫 起身 齊背 船勢 側挽 安不 動清 頭高 古來 淨水

聞勝 負湖 邊常 蕪豈 其數 岸騰 波沸 相隨 流回 朝長

歌謝 神助 只今 奈莫 何能 為改 鼓攬 象觀 者稀 千年

風土 去不 返醉 裏究 離空 展轉

題掃 心圖

大心 覺也 無虧 成小 心滬 也隨 戒生 道人 常與 帚柄

行遇 其欬 起須 掃清 世間 亦有 無根 樹又 言朗 月當

空住 劫塵 顛倒 不自 由只 笑本 果無 掃處

後端 午行

一村 一艇 過一 邦處 處旗 脚爭 飛揚 祈年 賽額 從其

俗禁 斷無 益反 為皓 善公 與民 還舊 觀樓 前一 笑滄

波遠 日昏 停棹 各自 歸黃 瓜苦 菜誇 甘肥

贈朱 承務

顛倒 八八 卦流 轉三 百六 前民 此何 神占 險空 裏瀆

以病 既當 止以 年自 當休 春泥 不補 裂莫 謾任 虛舟

兒童 何了 說從 道一 長老 六年 一忽 捨去 莫

知所之或云在天目山也說甚喜特雍落從之可少助乎

一師今何去天目萬丈雲着我蠹笈裝對住大茅君

剛鳥得食常好鳴靈茅無種還自生魂浮魄散奔何極耿若有見悲難平山脉迢迢繡峯住暮氣騰騰接雲去蛟人抱寶夜出游指點今來著亭處

寄題運使方公祠堂

投村宿店破鞍驕乞鹽放酒心拳拳南荒走適得痛渴玉井無竊何由痊令子名高壓蘇武暫來重親經行處追思往事空泠然榜墨尚新墻壁護佛幢五丈留衣冠大書刻記詞辛酸神來正值荔枝熟神去還愁挂子寒吁嗟嶺民未知禮因君始拜令願此從今蕭鼓祭春秋福我如生首長楮

鄒陽董季興佳時懷玉山捐田入寺為民禱

兩君既道其本末又示山中五章請余賦之然比來霖潦淹月種爛乃未狹也方幸數日晴霽爾

晴霽爾

懷玉歎龍懶心性六月困眠折未醒廣文偶來亦同病買田施食懇懇請誰知領絲春風邊噴蛟怒鰓腥熏天須君一念晴雨若遼莫崔僧輸俸錢

改東門出二首

百步盤新征十年開舊池值此盈月雨川流莽溟瀾蕪浮草色碧雜丹華象枝飭潛警夜躍聲起衝晨飛

我老皮骨銷扶行數遠安得有遠志畢領戴郊屨左方擁崇岡肯也重嶙峋自我護熊牧林光稍教粉與菊明疎秋匣挑照耀春本末平野立八荒辨燕秦終限分寸珠僧磬通比隣而墻雖養蒙意生豈各身

中塘梅

幽花表窮腸病叟行村墟所欣一蔬吐安得百萬株上下三塘間紫帶十里餘荒茂各尊貴野徑爭扶疎愁雲忽返旆急霰仍回車蒼然歲將晚徒覺大象舒羣帝肯命游象山嚴相趨龍馬變化異笙笛首製珠物有緣其會感召驚堪與妙香散真境態色疑虛無問誰始種此豈自開闢初至今闕勝賞浩劫隨榮枯兒童候黃壘捧拾紛筐孟嘉燕雜煙煤磚賣傾江湖臙脂燕羅敷終艷生裙襦和羹事則已甘老山中懼以致媚婦女又可為嗟吁夜闌燭燼短月淡意躊躇林逋與何遜賦詠徒區區

王氏讀書堂

誰能採桑談誰能帶砭劬古人讀書地妙理出窮閭矧今治華室山翠湧前除風烟聚景趣花竹成畫圖主人烏紗恰子弟繡羅襦新裝雙紙印上記開闢初展卷忽有得欣如奏齊芋勉哉造其微勿逐皮毛麤王簡卿侍郎以詩贈王孟同王成叟之姪也

輒亦繼作

季父昔從我寒燈聽做更強扶瘠聾和誤策蹇跛行坐令兩銷落無復一呼聲宜汝迫不留出門訪咸英

大溪達侍郎拆洗心骨清新詩發妙意說盡文字情
侍郎蓋代豪平宦蚤垂名賢書五行下按筆千人驚
點化謝凋刻澁滯透晶從林黃橘柚重清白蕪葭輕
襄裳念數往感晏霜雪零

余頃為中瘡梅林詩他日來游獲作

側聞中瘡好曾賦勸游篇凌江入枉浦聊獲信所傳
化工何作強吹歌不自憐山山高相映編鳩曲相穿
林光百道合花氣十村連風迎亂駛賊日送交輝暖
天回祖陰後地轉升陽前初如別逃秦疏附心獨賢
又疑未興周掩擁欣俱全惜哉見之晚重尋畏彫年
一省三嘆息十步九折旋詩家詫梅事稿乾圃肥鮮
富於寒角曉愛披明水懸疎枝澹冷艷小憲露孤妍
吟悲商留嚙句善珠難淵忽茲遇兼甫欲毀羞斷弦
無以寄羨人千室炊莫烟明朝指行處霧雨空迷田

送葛元城

數年之留能浩浩一日之別還草草念子身名兩未
遂令我衰病無一好古人探道從妙年今人重耳輕
且前不愁好能龍不下只愁愛玉酬石價

送白鄧還蜀

翻胡文若秋江生幽詩如寒洞鳴前巖淹柵下巴
峽今年憔悴出京城憑問天迷五色羽何事飛來後
飛去昔人但苦樊籠悲豈知此日籠無處

朱娘曲

憶昔剪茅茅長橋濱朱娘酒店相為鄰自言三世充拍

戶官地萬斛差長貧母年七十兒亦老有孫更與當
爐否後街新買雙白死準換設麻傳歸好由來世事
隨空花成家不了翻破家城中酒徒猶夜出驚數落
月西南斜橋水東流從到海百年糟丘一朝改無從
歡歌揀破翁回首尚疑帘影在

翁誠之挽詞

西方之人矣無度暮此南邑朝陽鳴如雖出囊襟
國以環有價望連城三仕郎官老將及一去郴州喚
不磨朔風吹潮沒復湧渡口野梅飛碎噴

送曹器遠

曹子苦心懷百憂右人遠矣思同流平生未得雄豪
力今日便肯卑微休麻源洞裏瓊棄兩南草市上盧
花秋十年老語為誰了西望滄江空白頭

送丁子桓

婉孌好少年憶昨十五餘割慈避父母遜志親師儒
已上破荒第猶勤見未書平生烟雨外秋浦荷菱初
屬官號高士議政聞慘舒吟情且勿放民隱諒少懷

送方書記兼簡府主

我昔防江之下流獨許蔡子專軍謀未能奏效緊絲
髮已復負誇叢山丘小范兵精思慮遠片言坐折群
疑滿幕僚無過只論功登秩薦賢來乘表上流蜀接
更吳通桑麻滿里炊烟同飄越洲前長笛晚黃衰新
愁何時終

常叔蔡兄來永嘉屢辱投贈於其歸也聊奉

俚歌為謝蕪叙離索

夔督效宋忠惠後性酷喜文疎嗜酒飄風驟雨蛙蚓
寂草文獻頌龍蛇走古人道大何不空回空賜同
什堂若遇韓門親指畫豈有不在籍涎行水心可憐
地如掌讀罷君詩一惆悵文星今直正蕭中去覓歎
天無恙浪

送戴料院

箕如金石堅文比錦繡新利維亦穎透大撲終還淨
憶昨慨其離早合儀朝紳于今稍復去奈何猶選人
西風管搖落黃菊別有春苑苑九衢內白汗沾紅塵
誰馳連城富却買徑寸珍世路豈云極念子行李頻

雜詩

濯房裏花窠靜與水石會春禽更語默夏日逐明晦
紛然衆竅殊跌坐凜無對

梁父吟并序

諸葛亮生初平建安時值何董交亂豪傑並爭皆藉
王室為辭知其勢非代漢不已又自量其材非有超
世之度者亦莫能用也耕於荆山之陽以苟免不聞
為事其甘窮約而不厭者將終焉然自是遂與劉備
周旋於長坂武林之間使備得益州而相之立禪不
制天下之命雖功業不究然秦漢以來可謂人臣之
盛未有若此者亮之未沒也自表後主曰成都府有桑
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
外任日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

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陛
下及卒如所言余讀至此未嘗不太息也使亮終已
不遇而抱祿長息以老於陰中者其躬耕之獲豈少
此哉何故自親漢魏之勞至今遺恨以死是殆以天
下享其身者乎當幼孤之際不繫其名處富貴之隆
不安其利伊尹周公蓋庶幾焉豈與管仲能合諸侯
則三歸反玷蕭何保關隴乃賴田宅貫貸以自汙此
哉史記亮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余既高孔
明之行事而想見其誅歌之思於是追述其意為梁
父詞以傳于後使讀是詞者孔明之心猶有考也詞曰
依大麓之遺址兮儲后土之神靈樂天地之休嘉兮
皇清絜而薦誠集后土之雍容兮刺百聖之禮文卻
大輅而御滿結兮惟儉德之是崇端一心而燔燎兮
卜仁義乎末年刻玉檢而請命兮何事秘而弗傳嘉
梁父之草木兮被赫然之寵榮咨梁父之遺老兮悲
忽不覩乎穆清維千乘萬騎之雜沓嫫媧兮猶彷彿
其行聲夫天運之適合兮雖聖其猶莫知彼河之洋
洋兮雖美而不濟泰山之嶽既風雨又艱險兮乃登
封以類告豈其不可一兮伊所遇之獨異也雖伊周
之輔世兮曾何足以自喜嗚余生之孔棘兮遼不及
夫七十二君日月幽而不明兮遭玄夜之方長鏡缺
鉞而日弊兮逐亡鹿而裂其解有漢氏之為的兮而
不遺其餘民余既朴陋而不能謀兮又法與而畏兵
措珽瑁於盜賊兮何不朽之可幾曾死亡之幾何兮

苟亂世以自免幸此土之平樂兮依鎮南之不遠余
耕兮墾中地沃衍兮宜稼種相原隰而下上兮町疃
壤之百畝彼二代之民樂兮豈不愛其皆有此偷予
腹之獨飽兮視歲行其在圃天既溉之以雨露兮余
又滋之以澆吹禾穰穰而同穎兮或一稔而二米霜
露下此程總兮余與牧之豎披之雀鼠敗其秉穗兮
余與鄰之父兄之貢侖合於許下兮尚王食之萬一
俾君父之啓魏兮相祀事而勿失昔文王之盛德兮
奔走商之暴虐茂君臣而自恣兮吾何用乎此粟載
免兮茅蒲絮衣兮撥糲余力耕而胼胝兮藉豐草而
一息扣犂角而長歌兮聲中雲門之律歷山已蕪兮
馬下喙其息芘有莘之臣日以速兮野老鋤其故泥
計其食此兮月不能一鍾恥一夫之釋耒兮故為無
所用於耕嗟聖賢之心兮余或識其微隱余誠遠望
不可逮兮復嗣歲之將興

剡谿舟中

浙江大浪如獲空鏡湖吹天雨復風我行獨到勾踐
國寒溪一溜蜿蜒通螿龍已臥潭谷底濕管不照蒲
葦叢山林甲陋無枯栢鬻氣埋沒惟蒿蓬是時初冬
未疑五天地蒼莽日常暮涉江芙蓉不復採綠道野
菊誰能顧飢鳥遠駕長途隨夜聞悲鳴朝見飛前村
鷓鴣犬護誰落此復何苦號其栖自傷憔悴少筋骨半
生逆旅長太息王家少年未省事扁舟往來何所自
百年有意存禮樂一飽未足謀通塞且能對酒長酬

歌聖賢有命可若何

新移瑞香舊曾作文忘之因今追憶云

一株當三春名花不易得百年等尋文不博千乘國
野人三十本強賣青銅百應於附藹具苦為薪米迫
移裁向明陽妃媿儼行列士膏合根性功用成宿昔
除香出澗紫泣露輕脉脉含愁欲誰訴折去情更惜
方求蔽蒂陰未受極罹厄嗟余自羈旅何以慰新客
懇勤深夜來少待山月白

送薛子長

藏冰待炎威織裘禦冬霰彼此互有適用舍空羣愛
蘭菊倚戶出松栢參天見美質不必同倬幹非世便
薛生靜而敏器宇絕切忽能文乃天姿脫穎酬始願
眾技逐高卑雜學徒貫穿趨聖由一途任重工自勤
古人文已立後世較難銜視余莫負荷期子幸無倦

送陳彥舉

兩沈埕蛸餘涼生藕瘳後今朝江上峯淨尖焚霧垢
舉觴忻有屬錢我同年友平居多契闊遠別方嗟咎
大郡得師儒高文典孝秀雍容入儒雅磨錯見瓊玖
眾儒治大學厥志存不朽壘空計尋丈汲海論升斗
因之入簪組併欲垂篆樞公才賦超卓傑立氣愈厚
火宿無餘煙菓實甘衆口書來幸細評副此頻矯首

題人扇

外德欲晦面目自蔽內德欲耀肝膽畢照二法相除
我則有餘穆如清風用之不窮

與英上人游紫霄觀戲述短歌

野水隨路曲東風得木鳴景物已和柔川原倍敦余
茂柔高既條細草亦叢生眷言雲外士及此壑中行
南臨大陂出波面與心平道旁古精廬黃茅間荆榛
會集頃遠村裳衣自鮮明銀釵挿山丹歌笑喧嬰寧
何以勞比鄰炬救雜餼去年谷不飽白骨今縱橫
等爲造化役未究悲忻情歸來日已夕舊徑成溝坑
大車者誰子不寐方宵行死鬼未滿眉適埴將安程
感此良自哂抱谷非鷓鴣

白紵詞

有美一人兮表獨處涉彼南山兮伐寒紵挑燈細緝
抽苦心氷花織成雪爲縷不憂絕技無人學只愁不
堪嫁時着鄭僑吳札今悠悠爭看買笑錦纏頭

王木叔秘監挽詞

美人昔來芙蓉傍山爲發靈水吐芒美人今歸在何
處蕭哀鼓悲葬前罔我欲從之以雲出交風子雨滄
四方夢魂無憑不可挽坐攬衰涕終摧歲

月波樓

下林百菓春自花屋戴汀陰泉看沙光風賦雪誰汝
惜煩江蜜翠空歎斜愛君樓高出江上百里江山開
四向峻屏森聳速更寒紋練縈回靜猶浪孤潮夜卷
西頭來海門推出冰崖鬼豈知星河遺映奪只使鶴
雀常驚情此村風 淳且魯接樹移花今復古勸君
種學化兕珠不須停妓呈歌舞

送陳子雲通判

周子也復可辨人憂民憂世語精神每妬吾州何巨
福通判乃得陳子雲

臨餐吐食差無餘幽情慘鬱時一舒感君善意過於
令周子之語良非虛

三月召龍頰鼓羅喜作小雨恨不多移苗未了君已
去更惜後福書歸禾

賦董李與玩書巖

玩書巖裏刻成真水簾花曼春度春一朝欽策去何
所來者對之如古人美哉骨清神亦爽西瞻匡廬東
雁蕩滿車圖畫常載行到處名山留塑像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六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七

古詩

送林孔英

前集 章頁黎諒編集

東堂貨疑起啓鑰西廂坐講水赴壑本朝合選經博
士萬里那投郡文學東風吹散石門冰吳人送去蜀
人迎雪山我、大江滿施樓過之清又清

贈巖電隱士

近時術人多弄蕩要把虛名隨妄想神王雖去形不
拘尺直須防尋有枉從來鍾鼎無山林老去豈復少
年心若言部位許虧闕已早騰踏非埋阮

送謝學賓

衰年癯瘦客十卧適一起謝子何許來我後屢折齒
貌開神又肅論事靜而理紛然朝省際完爾諧呂橙
麟獲無怒雨風去愁逐尾正應晚聞道不受血氣使
山頭嫩芽老未無庭中拄杖春已添樂由亦有戲身
地小壓聲名傍壑岩

之者

西母久未弄魂冷常夜嘶病婦挺心號血盡身爲死
我死不自惜少忍賦有冤何當深九切更與崇四尺

蜂兒擬歌

平林常樞啖俚蟹玉山之產升金盤其中一樹斷崖
空石乳簷根多歲寒形蠟蜂兒尚蠟率味蠟蜂兒少
標律昔人取急欲高比今我細論翻下匹世間異物

難並兼百年不許贏栽添餘甘何爲滿地遊荔子正
復漫天甜得雲變化嗟俯仰靈芝醴泉成獨往後來
空向玉山求坐對蜂兒还想象

友同作

法曹冗散人不曾聞道自要紛華損常平築救米山
積讀書豈知米塵滿歸來依舊茅蓋亭子焉得捨字干
時那不然天上讀書去蓬島瀛州無限清

登北務後江亭贈郭希呂

壁上陋室銘門外剪茅亭小市魚蝦散寂寂大江風
浪來冥冥郭翁雖老猶貌澤腹貯今古心和平只應
獨將笏拄頰清坐都不掛毫髮何必隨逐鬪頭奴日
招稅錢三萬億前靈運後延年秦麻葛國常宛然城
類路闕總令好不知於人安穩否

送程傳復

茂苑臺高春日明君顏如花揚柳青蕭條別離風雨
外楊柳自青君貌改誰知仰天想天公三辰五星在
心中老作海頭新主簿蛋氣錯雜迷西東去年無禾
雖種菽乞命只指今年熟家人未可便喜惟少待上
司催結局

送徐景大

挑湖避秦之速絲繞湖桃葉遮桃根父子聲名動場
屋綠衫手板挑花村相隨入南訪靈迹九日山重海

深碧韓公文高大冊印秦系詩清小傳刻我已哀殘
書不成有詔按能為重輕子今自出瓊瑰句商伯南
候倒投迎

題五畏齋

曹滕亦據南面推坐衙吏貼羣趨先敢云威福自我
出下有赤子高蒼天聖人迭興建皇極付祝長官尤
側則前碑持立示銘誠後榜七條垂訓釋水清王令
來調琴四事未畏先畏心常將方寸勤管蠡不與外
物相虧侵情防驕靡意防滿萬事須還畏為本君不
見匹夫膽大氣如山風浪只在須臾間

懷遠堂

祖后昔尊柳忠邪初泥茫披行揚于庭直詞招自旁
尽鉏新法織还秘瘦民康白頭失路者冠服輝以煌
尤工抑外家咸官卑輪箱墨然兩孤姪賦祿上團坊
賜書課熟讀欽祗常故莊盤筵化蒲莧欲舞諱姬姜
堂聞職遠野惟見餘山蒼不知天何意反掌異存亡
何人致顛覆使我同披猖胡雲半點黑汴水千里黃
飄蕭離宮殿零落趁槍荒三吳通葦岸中禁勵龍光
曾孫更寂寞泥裏弄耕桑風掀吹德寵雨爛曬木場
稍復卓蹇聖漸能滿困倉舊居重回首欲詣川無梁
哀哉血腥泥孤鬼久埋藏想其婆易主指說故侯王
時運從代謝形神終條傷翁今垂八十健悍噴扶將
向中青王案壁上烏絲行細抄四聲動繞看三伏涼
清清蓮葉曉露淨筠枝芳鶴籠翅羽闊魚鱗波浪長

潭懷南狩日駁濱非一方當由后請命所以再臨昌
額俊雖草莽象賢本虛唐不應女堯舜早已墜簪裳
勸翁善眠食神道分否臧會須詔飛下洗沐朝陳章

報德庵

王孫生長安仁宅親見宣仁靖家國艱難身後吾水
頭幸自湖山井舊識孩兒負土成新阡手種拱把皆
祭天皇天報德無窮年蟠根鬚葉藏雲煙

露星亭

斗杓點翠為此城四郭環拱米造青知君欲覽衆山
小取埤磨就天上亭身心合於高颺着萬象不語奔
湊泊古今月色速淺深志士可惜虛光陰

送高仲發

細君吁久寂李弟猶長首棄我涉遠道策策傷心神
舍西三畝畝作急老自耘稻熟曾未割歸趁秋風新

明覺寺

雲山尖頭海潮湧九月天雲山葉重道人高絕但危
坐山鵬野虎皆懸拱住山三載兩道荒待者餓狼扶
參堂松村素米未為恥莫令木魚化龍鍾透水

送蔣少韓

昔子岳陽去我病不寐吟久拋風煙句永結江湖心
子今岳陽歸惠我過始親日月無蔽虧空水互濯激
濯足洞庭浦掃髮君山顛誰驚瘦到骨所要清為天
部家豐辱京新將家林金簾春風轉提壺未許勸人
留末言待上茅茨殿

奇題鍾秀才詠麟堂

鍾君文武隨所求馬上嫩草蕪詞頭五兵鑄就殺氣
動却寫三賦祥光流左踰陰山右絕漠漢地自歐胡
沙惡聖門歷歷宮牆深風乎不知詠歸樂作堂雖窄
海浪寬沂水何止八九吞當年曾燕見真逐推琴難
挽由求論課地讀易夜參五香爐銷沉澄莽雨東家
夢熟幾時知還有漁人數良苦

鹿鳴宴詩

鹿鳴著周雅取士各惟時永嘉近千載文物盛於斯
賢疾奉明指存棘嶺秋菲帑寶難驟識獨整防群嘆
誠云得之慰重為失者悲鄙夫素寡學已老謾將如
仰欣多材聚俯愧隻影跼晴霜萬里爾威風正高飛
朝陽羽翮翻春梧綠鞋鞋斷榮忌輕竟苦節培終期
潘廣度

送楊通判

花稀讓林網苗疎陳與田遠共欣求日寬更欣餘寒袖
窮閭多樂事繁繁翠惺惺惜君益少假忽之江流獨
三年網紀地一意圭玉宛雁儒道義深傲吏威稜茂
山鞋蠟已就書筆枯未吹不上鴈蕩峯何由寄高蹇

哀輦仲空

老衰哭無淚行歎復坐憂荒涼鶴鳴村尚文初萌芽

當時各年火涉世迷驪關中天懸明月爭欲伸手攀
朝語日再晏夜談更五過君文蚤貴重蜀錦載胡車
離離三千首雅正排強吐石碑富規製玉策垂芬葩
簡牘尤妙美一字不可如笑我自山野悲君泥泥沙
古稱騷人窮留與後代誇作誰寄音信已受南堂衙
俄然被彈射翻轉北鳩奮李也守大玉千里畦稻麻
請登小芙蓉萬田凌煙霞效將隱者事亦乃胡屋差
書來病良慰誓言指春華東我烏曰燭論以蔣富茶
那知是絕筆揚柳空白花頰疑魂氣升彷彿天之陞
多生註周易逆認草衣家

送王通判

左原冢孫產巴東山靈地秀蕪長堆自小赤心天與
通可借五十方治中北風吹沙暗中渡不合吹君落
南去水有子魚山荔枝借我箸食前壽之

贈林秀才

乃翁掩親醜州里自云先世曾如此汝今謀葬無置
雖况有滿族喪景景春風未回萬山赤秋霜忽至凋
寸碧鳴鳶利甯魄凜然聞者應垂最後憐

送徐洞清秀才入道

方老昔為儒仁義自慙煎火策從道士擺落科場綠
神山事茫味良得日高眠徐生嗣其風亦謝負郭由
白欄已回拖黃髦猶索紙書籍無塵葉生發來釣天
看鏡胡獨難超俗諒非少異花改林秀孤翻移溪嬌
月華滿庭無聞沉霜字峭親交生離絕空數真持香

自羅浮行田宿華嚴寺

浮山昔飛至與羅合其巔嚴冬樹色改青松耀紅鶴
不種自生植曼茂常蒼然我病不暇耕行復觀我田
呼扶偃蹇後情護龍鍾先墮客四面集畦墮相勾連
敢云歲晏休翻翠越晴暄民政今古殊憂樂豈異涼
收身卧荒剝胡月前夜圓鵲懷附枝靜聽飢喚床穿
為懷悔不早時登掉歌旋

送章仲同

花溪初逢日苦短橘洲重尋意更長天惟鶴鷄玉樓
去漱流不並龍洲芳春風忽高行布起酒盞何如添
野水古來交契看老時與公安得輕別離

送林退思四川分司茶馬幹官

乘編詆關吏厲砥射高名方從婿子引豈料諺天傾
京師恩眷降蜀道險朝升執手郭西門則信難為情
有山擎空靈有谷西底水鳥樂後噪猿猿定先鳴
漢中王霸地從古鋒鏑爭崩摧韓信壇闕落張魯營
感子舊衣去各益意自輕笑我老何怯萬里今橫行

送周明叔王成叟併上昌甫仲正二兄

成叟自成身明叔志明時二士封村下飲醉棄糟醪
封村去錦遊二士天所遺琢潤而佩環染夏為裳衣
高岡無長松結根空兔絲渚行枉又直帆掛昂復低
飯披章象菽羹以雨潤葵沐浴明月珠斲弄芙蓉芽
兩邦意氣合一唯萬論微羌余抱政獨安得往從之
陳伯明建讀書堂於仙都巖蓋縉雲最勝特

處市書名田投大費巨當用眾力一家不能
專也余為作仙都行以堅其成

東萊龍川師道起一時話言猶在耳我輩勤苦常到
心後生懶惰自迷已聞君相取黃帝鄉石簡中間總
上梁搜趣索楚尋舊學蘭雅師擊圭泮洋書惟見多
參互鮮食要良田宜廣買俚翁有語人未知醬裏投
鹽事終在君不見衡廬巖麓天與靈達士必垂千載
名山高海深產奇物他年古文屋壁出

送龔叔虎

寺暗莓苔深歲涼雷電厲問胡旅窮金鑪燹煮菜蕪
苔云自孩童蚤識靈下梧遠巡四十載翻着火上爐
今昔宜異能聞見終殊途德衰嗟教薄筆退伶詞枯
何以无我求往衆歸裝孤子父如繡擊子行如水壺
世惟春華試爾用秋實歸去從孔窩翔勿受斥鷃呼

贈趙季清縣丞

多生有奇姿名已在仙籍朝遊風后館暮返旌陽宅
五月涼如秋照夜干特白養之鋒鏖餘參魯柴亦愚
趙成父築亭上鏡即用東里舊園榜曰魚計
秦橋洛寓隨南公新條復欲無開封亭名若有土斷
法鄭圃豈在章象中舊思遠應化龍去今魚且復波
間住人為魚計魚未知今樂真忘昔日悲

孔復君架樓貯書疏池累石花築環列

老夫一編未得妙頗以書多為世咲舊友從余不復
疑樓藏萬卷猶嫌少書中之理甚周備可惜有眼何

時見管身榻陋空磯塞周孔深微常運轉樓東薰水
更薰山四時紅翠交飛翻付與兒孫好門戶光芒應
射斗牛間

送蔡子重

蔡子昔參江上傳前功如日鬢蕭蕭莫輕小縣深谷
裏續絲運軫琴方調薄冰未隨野梅結和風已催山
杏發康文露巧衆術同一心之純天與通

未已也申以為感

許子家住松山邊門開路關登山巔千年茂樹不改
粟百尺甘井常流泉堂中悄然人境絕時有剝啄延
驪仙天下之山皆若此捨而外求徒喪已早能蘊高
而為謙高能生明是為貴芒鞋價長今安之撰屨欠
伸吾老矣

送蔡子壽

披衣蔡氏子任也堪將相唯儔亦異材朗立萬人上
吾嘗扣其微事詣理亦暢兩露待壑成風波豈凋夜
醞鷄發淺覆監虎背新樣侵尋重老醜聞茸晏監當
繁霜生野色行李正悽愴恐子復未平因書寄無恙

寄柳秘校

頰聾早謝舊荒碎火吃善著揚雄書離風索索苦
晚山兩重重甘菊疎今人相輕多匿笑古人自許瓊
同詞困片鸞藻泮有宮先生手提終化龍

魏華甫鶴山書院

蒼雀有項我為廬日君月妃霍下趨梳風洗兩耳目
醒玉帝詔許瞻宸居周公仲尼在左右勘點六籍開
凡愚曾經秦禍多散闕卸篋毛傳悲紛如精神感通
若親授復益殷夏深其初德君低回較天祿高論自
遣陳言鋤况今卓絕離人竟妙悟豈可常情拘繫零
每疑夢魂到惺恍忽墮西南書韓呂之相以類聚程
張之師以道俱業調甘酸嗜秦尚肯迷象罔迷玄珠
分明憤發貫篇首端的鏤馬傳吾徒乃知山中新所
得慢簡閑編皆棄餘脩林遠嶺秋映蔽濃花近虎春
杖疎彫胡已饋吳遠靜黃獨未斲蔭藍孤蕪竿桐江
笑短弱負鼎莘野憐豪麤岷峨崔嵬留後拒絕願安
兀惟前驅莫喚猿鶴不解事與民由之誠丈夫

寄李季章參政

袞衣入蜀者借公兄弟名每求歸載滿預拜去察傾
鷄飛雖地控觀卧常天升借哉坐時運久鬱待士情
文章何崛奇冬雷夏增水德業又宏濟雄登應牛鳴
已著鼎鈺利不共水火爭我窮未得死破釜斗粟營
誤蒙兼金重自視一羽輕唯當刮老眼雲雨看施行

送陳壽先

天台馬蕩車接軫青田又促半朝近冠蔽帶擊無俗
情秋幹春萸說時盡老窮望絕華軒過其誰幽尋穿
薜蘿更抽奇筆向雲射破的疊中千駕幾古今文人
不多出元祐惟四建安七性與天道亦得聞伊洛尋
源未為失閭風招手游太玄麻頭制尾中興年黃金

鑄印肯輕佩定把堯舜陳王前我家螿懸仰見斗
君紅旗騰走密房焰短夜苦長雪高水深去無鄉

題鄭大惠詩卷

憶從草廬赴鄒炊澁雪攪筵槽漏漿要當醺酣活膚
奏不許雕刻妨肝脾何年兒孫錦糊裂金空門扉玉
爲切吟中得眼萬象通浪吹狂歌總休歇兩家至今
住連牆讀書聞鷄夜相將經明先入章平室句好還
升李杜堂

送孫偉夫

我友肺頰人造道最勇決習校一驛敏書藏萬籤閱
吐詞春嶽麗景行寒泉潔良工制胡篋本爲郊廟設
便留刊字正稍上裨袞闕遠尋豐城劍虛負歷山月
發嫌梅柳催到恨桃杏歌觀年過八衰與致經九折
紛迷版簿內稅後半緣絕云此新進士銓限票難越
屨荒茅壑頂饑惡芹縮古哥疾無情游自傷垂老別

端午思遠樓小集

憑高難爲觀樓居勢蓋傾思遠地不遠空樓生遐情
上惟山逸園下惟溪環紫此實擅清境豈以曠朗名
土俗喜操楫五月飛駭鯨鼓聲沉沉來起走如狂醒
不知逐臣悲但恃勇氣盈衰翁齒帳卧南風吹作棧

孔鍊士話龍虎山之勝於其行因以送之

羣嶂倚天傍四環中峯受拱低伏蹲雲錦交流紫圍
外却注彭蠡如傾奔道陵已去舟窻冷今代待行妖
鬼靜孔師何事亦逃儒爲愛水林雪蒙頂我居無山

冬不雪只受虛空滿輪月子能作意肯重來更待晴
東莖堪慙

會昌觀小集呈坐上諸文友

茲邦異氣候十月陽屨暴清霜云幾何累日困神煥
病羸諳吟暖衣履迷單履上印自懸車來論蒙擊殺
東也獨草創斤斧聲未縮野蔓翳前庭中函數株菊
呼鋤不受柄善惡憂兩覆實延煨苦蕘悔我歲不熟
諸豪藹時序靈美競龜玉學山留一塵到海空百瀆
慙無歌舞伴漫有鐵石勗意關各東西微月耿疎木

送胡衍道

庭松雪外青檻梅水裏白正堪頰把玩何忍驟離拆
我老如蛻蟬隨乘飄重泉欣君整佩出直上穹穹天
卓茂冠天下王祥歌海沂奉璋承大禧顯後迪深知
情胡萬難齊理或未貫中道不及伸偏質徒受亂
同人當同羣不止同其門衆金鑪備合一匠采楠分
借民當惜農不止惜其庸客主兩無怨政刑會時雍
三年心所親臨別語甚的已去牽再連懷哉展其力

送呂子陽自求東携所解老子訪余留未久

其家報以細民艱食急歸發原娘之

收纓古蜜浦抱扶生薑門九九書自註邀余綴篇端
父棄余學廢迹隱子道尊時維冬雷散雲雪常晝昏
火把起夜色丁鞞明齒痕小邦肥新網綴蛤藍充盥
椒橙失滋味修絮勞頃吞詰朝報家問剪書徵阿孫
苦陳鄉人饑采薇啖其根倉封井花滿淘米安得凜

覓翁如覓父願假東飛翰念之不遑處喟焉整蹄鞍
我老蒼百慮身世兩莫存欲私一壺濁豈救大地乾
西城柳樹搖北寺江漫漫勿令壘來距以慰行路難

送葉仕道教授之官靜江

太學奏文考第一國子先生裏行立蹟南梅花太枯
遊花豈喚人入底急爐亭雪深叶孤鴻傳書為想明
光宮雲翻兩覆古采有不如堂堂金石守

送趙李清兼謝所惠詩

疊翠賈水絲耿光發沉淵二千八百字字字各管絃
想橫風前眉應雪後有又言謫匡山五老煙霞鮮
著書滿破篋宦官冗監未煎少遲了上信別用絲纈懸

送陳漫翁

笠澤老龜蒙睡卧綠自裏君從蓮葉畔親領末後語
憐我未得聞獨滿授長緒因茲服英悟郁郁副奇許
士於淪胥中搏手架欄柱一瓦不漂零百世保風雨

轉園信無難滅木猶有懼高翔要深泳厚積壑重負
狂波浸三代回壑萬流阻來情方夷猶霽色待舒吐

樵峯濃黑散藜岸微紅聚進舟石門灘小泊看佳處

送戴漢老

隱侯之郡成公宅辭流屈注回理窟前輩淵騫晚凋
謝後進由求蚤超絕聖朝論士皆公卿千乘何足留
高名春風無痕萬情化盡付雙溪舞雪下

孫祖佑解元世友堂

雀尋屋角穿燕繞簾櫳窺共賀新宇就生物欣有依

舍德厚乃祖義完嗟利乘敢講常熱令續韻不盡施
温恭化羣從慈悌流深規一絲必同抱粒黍無異炊
感零天上露潤決園中葵魚蟹雖芳鮮不如此菜肥
涼風送佳音桂林自生枝惜子赤霄羽登君文石墀
撲新吁已動聖密審所宜諒為前幸近長映客星垂

丁氏東嶼書房

朝納檣上光千快亂抽翻夜挑窓下明一字究本源
舊師蚤傳習新友晚聞見隣里疎聚頭江海勤會面
勿愛好鳥羽勿玩芳樹林書亦且置之獨自觀此心
茫茫未生前寂寂已死後萬變隨雲浮朗月住中窻
何物粲陳列所從定何時孔顏雖去遠聞道命如然
白屋無愁難朱門不驕易每留先人樸不忝素士志

馮蕩集長麓南北峙兩門委和披多稼永祚延餘昆
紅綠脩岸容冰雪淨空界蕙轉蘭亦回誰賦畫傍外

仙門諸水會流下瓦窰溝中有吊相客西城南北樓

旗翻棉花風掉盞梅子雨夜避無聲音絳紗蒙首去

虎長老修雙峯

九州大麓標山經早與天地同垂名鳩蕩初傳晚唐

世掩抑衆歎夸神靈豈非能伯所播遷海水枯竭久

乃成窮鑊石怪呈萬巧宛取物似羅子形陰狀陽嶺

何恍惚紫光碧臉長磨紫夜隨王喬玉蕭發晚客矩

那金碧清聞者未到意已傾往往夢想驅風霆胡僧

猶懶想寂寞便房曲檻頻招迎強夫墜閣接雲漢却

端午行

九

州

大

麓

標

山

經

桐葉壁回丹青來車去馬設孔總亭主自住誰為情

毛希元隱居廬山卧龍瀑

毛子罵吳戮蜀山眇孤墳五老急招聘延留如大賓
龍分自眠地蕙帳繞珠蟻巖花開晚脫谷鳥鳴先春
吊古一沈思千載多逸民登高一長望萬里皆橫雲
子勇書印臂憂積善彌綸局不草露布悅容靜風塵
低頭以問曲夷豆箕為薪阻弱上之恥昔賢終賤貧

趙振文在城北相兩月無日不游馬蓬作歌

美之請知振文者同賦

馬蓬東西花百里錦雲繡霧參差起長安大車官廣
陌間以馬蓬云未識餘曠縛籬金沙墻葺為樓閣山
茶房高花何雷千金直著價不到宜深藏青鞋銅劍
烏鶴袖嚴勞引首金符後隨園摘葉前凍酥小分移
床獻春酒陳通首傳昔弄兵此地寂寞孤狸行聖人
有道貫草木我輩裁花祭太平知君已於茗水佳盡
日鏘聲搖上渚無際滄波莫自份有情碧落鷗偏聚
追逐風光天漫許地擲身世人應怒君不見南宮載
實回何如趙子穿花去

周純臣子去病叔慧而短折賦以哀之

周子百未遇有兒慰眼前敢誇材調別自喜冥賦全
其守過老蒼其行通變權共看成蚤歲何意天初年
汝昔透胞絡街風著箇學和舟和乳燕煨附加益煎
所投烈藥盡始獲奇病痊隋和絕代寶氣命百分憐
問汝今何之幻影采無緣不許爺執捉壞城同埃煙

此悲信無益此愛信難捐不見趙錢道泣淚迸幽泉
不見孟良甫叫吻昭穹天汝爺自為銘志欲金石傳
魚求我詩去刻在墓門邊

送盧簡夫

子昔常問從我游未曾一語相報酬文杏符非朝節
具澗蘋况是王公羞子今竒往西湖上靈雨絲雲供
筆仗深思直道佐明君蟄雷震空天下聞

贈折兩妙閑黎

兩怪水流從季秋條忽春半河斷流有僧了妙能濟
折直云天閑非人求朝誦呪夜安禪十陰九暗未織
織呪光禪寂轉相發潤澤徐乃通幽潛我老拜請良
獨難香烟鬱薄星霄間旁搜潭洞攬龍熱轡雷走電
開天闕天意豈令一犁該人心正待百渠滿補天不
及人未知禪心况寂嗟爾為

寄題朝宗新樓

昔時師友尚草創憶子諸父勤磨礱春臺自今車馬
絕桂樹未斫鈴旗重侵雲切月絳一炬擁坐排筵青
巖峯莫云空洞豈無物讀編五車江水東

和汪提刑祈雨

感格誰知汪仲舉步虛未了龍來語會稽秦望都洗
清越人喚作提刑雨我慙老惰無精勤累月喚龍龍
不聞水南早禾食結實一夕爛死為泥塵

蔡尚書挽詞二首

總角都鼇頭老生甘伏膺白首參豹尾後出李先登

東流看海比風忽成冰茫茫落落花窮巷猶短紫
撥沙得黃金百鍊寫光影飛行日月上瑩徹肝膽醒
空山徐馬鬣何意重為鍾余哀不隕施留寄長夜炯

題處州翔峯閣

九盤在州中萬山來四遠納於林第近尋丈未為禰
日光既照麗風氣亦清俊悠然不離席所得甚宏闊
臨峯招伏岫騰躍俱赴眼下視田中禾黍粒猶可見
臨觀要親切亦復貴眇爾峽山絲練索欵極險峻
君看齊雲上往往無際限何當躡蓬萊一汎五湖茂

讀王德甫文卷因送省試

膏頭父之病救脚最所患軒其奮勇果捐復重養備
伊人殆天力卓地挺隋幹效入巖雲幽倏出星杜爾
儼如姑射女娣姒俱整潔皎如珊瑚樹塵垢拭杯素
昔夸新龍首狀呂鼓蚩吳又推舊苗川耄老終佐漢
况今未六十急用豈為脫行當奏苦疏朗聖諸儒冠

王宗卿答春堂

春以喻丹慈慈源春不如兒欲答母恩思重答無餘
華堂頰有雲嶺隔夢裏分明與親劇阿連進奉新批
勅翠裘黃簡綠兒得朝騰巽草乞祠官願身暮歸怡
母頰光養遊君勿輕去萬紅千紫扶春住雨田自種
晴田收好是天留答春處

送葉路分

徃秋豫即聞鳴琴十指如玉無哀音應憐聽者未洗
耳街山高弓湘水徐君今幅巾鳴鶴行切勿看帶鏡

虎傍軟荷刺火離掉短折捐 多班露長

答李制置

鼓棹恨不投淮流獲傳侯孳能校謀西州卧龍出長
算朝汎清洛暮營丘禹跡茫茫草萊遠實邊正在耕
耘滿中庭雅歌自有節豈效夷孟催燕萊北平斬車
淳不通白檀可越時未同待公刻就燕然頌我亦嚴
駕期無終

林叔和見訪道舊感歎因以為贈

與子異州聚取友四十年狂心蚤探索出語乾道前
向來朱建安拊手笑淵源小心承父昆刻意歸回舊
不求龍斷豈有路直如紋計其所不為敵富逾百十
眾駭跨險遠獨鶴超眇綿謂當共膝服可以爭聯翩
誰知竟大濤寸影孤雲邊南省無姓名晚眉自愁煎
家蔬僅掩豆野蝗來蔽天過我城西隅相視各華顛
寒菊已收花枯井未回泉人生寓地上蟻埋交折旋
中間較得失區區等浮烟喜君佳兒姪放筆追奔川
許身若卧龍新蛟透重淵所履氣力豪未受規矩矯
過翁非止肖奕世始稱賢從今掩蓬華向賦歸來篇

上灘

篙師上灘時面作石塘樣及其進尺寸乃在一偃仰
神禹不到地狂流將掃蕩迎順本天力人謀不相讓
苦戰非三軍勢壓票姚將身在亂石中傾覆堪拍掌
誰云荷天爵鼠徑斷還往

五言律詩

高宗皇帝挽詞二首

何止超前代功隆道更尊幾同造區夏還復外乾坤
黃屋堯年度青山禹穴皆遺民猶望幸決血洒中原
河濟初開府江淮晚視師讚戎由于聖永命獨天知
麟空虛警雲生仗自移時承代文如下相上哀何以
稱卒代繼周時

孝宗皇帝挽詞二首

險德加文意雄才自武宣道終遺萬乘喪制盡三年
曾乞在胡命常持復建權全將一孝字高謚百王前
昔年勿上殿數息動宸襟豈不人思奮其如天意深
帝王猶遇合南北限升沉尚有登遐日諸軍特賜金

吉州刺史蔡直之挽詞二首

頌閣號觀黃光宗始用儒諒惟醫國手果驗活人書
負郭可稅駕行田宜蹇驢相看滿川月無計道長歸
能事責備甚謙終猶半聞忘身貧出日歛手拜浮雲
天欲消胡運人誰靖楚氛未刊十字誅長蛇丘墳

陽復

陽伏兵潛動雲表日界明近傳新詔綽重起舊時靈
斗極回東拍軍容直北營龍蛇多變化旋日看起昇

送鄭文赴建寧五首

過家鄉里敬將母士夫奈得失從人論行藏獨自明
百年中古少一笑萬金輕廉士吾何敢新茶可擬英
有志雖身健開心在歲寒一時諸老盡多見大名難
湖海方連早既聞適少寬為州人不乏千萬強加餐

水心先生文集 卷七

清朝圖書寶熙朝雅頌音韻繁三節召注蔀二毛侵
衣飲家纔足立園意亦添臥聽床下士特作武侯吟
海內言華萼功名動指紳十年長隱吏一語必驚人
酒量新來減交情老更親公知如足勝刺把古書陳
屏棄誠愚分年愁更索居若逢知已問猶解課兒書
此僻門長閉年飢菜自鋤相望無一事不是故情疎

哭鄭文四首

道義秦城重聲名異馬空河汾談聖制鄙魯振儒風
有學堪經世無官可效忠浮雲公豈計吾道自伶窮
誰謂居今世無由見古人事親曾閔上游世葛懷民
德盛天為侶慈薰物與春清風如尚想猶足洗萬壘
掉架袖三萬擇場卷五千京都通百郡溟渤匯群川
深淺人隨汲東西意各便後生無復見眉學護蹊蹊
憶在諸生列曾窺太史書泉象煩濬達槁質費吹嘘
外宅寧成相生勢早吊間臨風兩行淚愁絕向輜車
何家政挽歌

何家政挽歌

退食勤稽古當朝動引經人心喜偏側國脉要亨亨
二府早聞政三孤晚告靈羔裘惜光彩不肯到頭聽
晞髮滄浪上灘聲近廣發綠園齊長柳紅慘半含桃
欲寡堪增壽開多更養高佳哉鳳凰龍悲甚付馬蹏
宿昔叨殊眷尋常款直廬聽鷄催謁駕立馬持紉書
零落誰存者追尋昨夢餘何曾喚石介韓愈自狂疎
送陳根料

九

神鍾鼎身雖貴，卑鄙道未貧。梅情兼雪意，留佳恰芳春。

題費補校書遺事

欲識應居者，當年費校恭。却辭金馬直，歸卧錫山峯。兩詔終不起，一詔長自從。兒孫盡賢第，勿剪舊藏松。

送邵諫從制幹

援引亦未力，聲名空復傳。終攜太平策，還上蜀江船。帆色掛曉月，鶯音穿夕烟。滄波不盡興，收拾浣花邊。

題柳山人壁二首

水北柳六一，家傳擲卦靈。秋清演漁曲，春近著牛經。掩肆花竹秀，排門柑橘馨。願憐喜功者，虛要覘山銘。我病憂擄卜，山人不面諷。常言千日厄，未許一朝交。地上痛醫滿，天邊惡曬橫。根與復命自，笑此何難。

致政通直劉公挽歌詞

蕭瑟梅花窈窕奪，不復運好兒。須萬石膏，壓刺千間。盡與詩書，辭勿令統。綺華傳家，自翁始。留筆記池山。

亡友項子謙兄挽歌詞

嗜省省君病小車，隨酒壺心怪賞文。句語嘗困暗鳴，念子堪垂泣。索然失壯圖，唯應看幻子。空手縛於菟。

待制中書舍人陳公之亡以山宅須利既卷

頌而未葬也後五月乃克葬焉二首

可怕陰陽惡，還驚日月道。終成埋壟去，不作坐禪留。兩洗一軍淨，風翻千橘愁。門前繫船，擬宿鳥漫周。秋嗟我與公同，澹泊一生一死。又嗟涼經綸傳世止於。

此老病看身，行自當掛。辭斷從，別調拂天野水渡。新航暮春，未有風零伴。且問遺編住家傍。

西山

對面共橋港，西山第一家。有林皆摘樹，無水不荷花。竹下晴垂釣，松間雨試茶。更瞻東掛綠，空翠雜朝霞。

看柑

窈窕隨塘曲，酸甜在橘中。所欣黃一半，相逐樹無窮。習啖成真性，悲歌記上風。惹非羨人贈，採摘忘村童。

贈杜幼高

杜子五兄弟，詞林俱上頭。規模古，禁府接續後春秋。奇崛今誰賞，羈縻浪自愁。故園如鏡水，日日抱村流。

待制湯公挽詞

縱精知良玉，蓋盜是大儒。單傳合上相，小却但尚書。靈簡同歸處，遺替任巖如。西風好淡雨，漲淚濕塗芻。

吳叅議挽歌詞

冉冉試百巧，栖栖終一丘。死期甘勸哭，時事不勝憂。貧只藏書在，恩冷別業酬。看君用意絕，身後令名留。

冲佑大夫鮑公挽詞

幽人眇，何在高閣鎖。重開梅冷，橋邊月。菊殘籬外山。可憐清絕地，長憶笑談間。寂寞私籃巷，漁樵自往還。

雪後思遠樓曉望

臘盡東初合，風花江欲平。急從高處賞，已向歲前情。莫與鬢爭白，試將身比清。樓頭接遠岫，歷歷正分明。宿覺庵

宿覺 未謝殘山今尚存曾開雲外宅不閉雨中門
麥熟僧常餞茶枯客漫吞荒涼自有海東病道誰言

贈勝上人

近日能吟者黃巖詭勝師語生兼老筆體重帶幽姿
遺臘冰千筋勾春柳一絲方山最高頂不擬到茅茨

朱文昭母楊氏挽詞

文昭有賢母白首教篇章義並三恩峻書成百卷長
古今歸石室筆削紀萱堂鹿擾烏馴處森森宰相舊

中佑安無即中張公挽詞

誰憐太守思職更憂邊濠水中間月光山盡處天
人應迷往事我獨採遺編弄弄乾坤裏真知想慨然

絲尉林公挽詞

恨取一官晚公人未展衙空傳讀書苦留與後生誇
有子聯三俊成名王兩家會須酬賁骨野燎報宣麻

陳侍即挽詞

生死悲懽地長嗟付短吟北門晨鶴赴西甸晚鴉尋
三品官名重千年暮色深廣東正思慮淚激海潮音

太令人胡氏挽詞

已刻溪西誌浩然淚滿袂軻喪孀後後參養要前餘
甫里送歸觀館頭迎布車為題楓葉往蟲箱不成書

題張提舉園

竹外葛雲合荷心一鴈來若無歌舞閑應有鬼神猜
野岸鋤蕪過凶根煖易裁前山未放入好閣更南開

送謝希孟

白頭趨幕府早已負平生未放鴟舒翼雁煩曠飲程
驛梅催東華於兩送春響為語常平使開懷待子荆

送周子靜

地深相清浪天遠桂陽城故里揪花別諸生柳絮迎
一雙開跡後六舞持時行子自調新律吾衰閉舊聲

林處士挽詞

尚平接馬弟身多歸記前身海關元隨浪山高別鎮春
雞招古渡外空老夕陽演順性無生感君應了正因

錢知縣挽詞

送子三為邑十年嗟往來誰言債難了不與命同回
卓魯終留愛龍黃宜蔽材雲愁且暮雪雪打又添哀

送潘景朱

久自知潘令經曾薦欄衡居衡道氣力何以助聲名
松柏非無歲盡梅會有爽又從沙際別把酒候潮生

贈徐靈淵

歐虞燕緒醉事遠跡為塵今日觀來翰如親見古人
盡歸廢疏令富有活精神碑板荒唐久過看走四鄰

戴肖望挽詞

巖巖蕭太傳暮暮鄭尚書可惜流光晚翻無急詔除
交情梅藥盡哀意柳芽疎只有安江滿長逕夜月虛

老夫平生友悲尋路轉迷水肥應逐釣田瘦合歸犁
草與地蕭瑟雲垂天慘淒無因再商略短日送寒鷄

徐靈淵挽詞

自卜西南宅始聞幽賞多山供暎門樹水獻捲簾荷

近局甚煩暗憐窮酒憂歌誰云初此樂拋擲與流梭

包顯史挽詞二首

風沙江上宅乍函望中村密竹元遮徑崇蘭早映門
笑談看磊落材力可騰蛟誰復知心事滄波霧雨昏
養志諸郎事專經求在殘雖云綠杉易更覺綠衣難
客散基虛閉庭虛酒益乾無言慰孤苦持此問漫漫

林敬之挽詞

雜遝新阿市酸寒處士盧甘辭魯得饋獨著孟軻書
籬壞從兒補木荒付客鋤永嘉新有志莫遺姓名珠

王運使挽詞

種虜昔逾塞三邊各受師共傳君善守能護國西陲
卿扶恩雖早即班詔已逢須將未盡賞酬折在豈碑

薛子舒罷官久無所投端明得謝始換承務郎

男子行藏地自求難問天空多賈誼學矣過馬周年
頽政京官後常趨黼屨前太平如致了別造會昌船

贈呂縣丞

自得長官後邑人詩轉工批書月屢滿竟為歲常空
柳已如藍碧姚元勝錦紅終歸剡溪上舉棹謝東風

營魯山解元以壽母求詩

九十人稀有追惟盡素金猶嫌兒舞拙不怕酒行深
寄跡未垂訓設鷄先賞音維舟橘花晚霧兩嘆前林

贈蔡茂材賈之子與

蔡家五千卷藏向石庵中講誦令幾日飄零隨隕風
隔垣孤響度別井暗泉通安得無交象與將吾道東

余知府挽詩二首

壽者福之首中兼典部來聖知天上事磨盡世間材
此際靈龜往何方化鶴回所親都不恨有識自興哀
憐我抱空意鬢間鏡白絲已從真率集那復少年時
柳移春前葉松蛟雪後枝建炎無故老難話省方悲

趙知縣挽詞

僧館經年學書藏盡日抽空聞割鷄笑不見化危留
瘴月曉還落蠻雲今未收西華夜來雨淨洗一生愁

趙清叔挽詞

昔我共筆硯知君賢弟昆門邀百客醉囊歸一金存
忽與鐘聲盡長非磨已昏多年趙家府銷滅惠王孫
贈聽聲歐陽承務

無心立臧否有街驗榮哀舉世聲中動浮生骨帶來
彈輕知福地效小應靈臺嘆我老何及是身惟死灰

送包通判兼寄滕李度

風雨逍遙地衙排印籠新鈿車分路闊寶瑟聽歌頻
燈市曉侵月花田晚占春却過張翰宅方信有閑人

趙尚書挽詩

材業特時偶聲名闢寵新文昌留不住大尹政通神
力說和戎好從掠相國噴春花揮秋鬢還得自由身
江北江南曲吟高許知同相迎黃陂浪失笑白蘋風
老病猶貪活漂零各墮空長懷洞庭橋買宅傍牆東

周宗夷東山堂

城嶂標辰極誰家特有山偏憐東嶼好只對此堂閑

動石低簷住流鶯拂檻還仙閣鎖瓊海幽夢或時攀
立安人祝詩

左司遺事遠介婦古風存業廣添新宅儒多起舊門
真亭留壽影雲物護山原我欲攀車別衰殘壯故園

題郭希呂劉詠道游鴈蕩詩後

隱劉甘隱淪老郭亦離羣自鎖魚亭月同穿鴈蕩雲
排峯造龍質懸水迸簾紋百種聚奇惟從君白裏分

送戴宣子

為愛千竿玉垂陰似古城弟兄俱挺立文獻各標名
握粟親年晚浮家越浪輕相期早得意遠伴此君清

題仰孝廉事實後

孝子久傳名誠通物表靈當年虎失猛此日竹還青
墓塋無留菽庭荒枕舊壟惟存古題誌寶惜勝如經

贈盧次夔

家住東郊深能詩人共尋水按閭道錦玉軫斷文琴
城漏宵添滴曉花晝感陰新涼白頭句清甚舊悲吟

送趙幾道邵武司戶

無灘秋水平有句官曹清揚柳欲落盡菊花愁晚生
書多前蓋智文古後垂名功到闊深處天教勤苦成

常德郎中林公挽詞

結佩聲名遠懷沙興託深惜無長纆繫終使夕陽沉
蘭有空頻召桃源不冉尋雖傷有北毀難減是南金

贈鄭秀才

文苦意尤切色依聲轉微三生住淺土一壺阻深歸

藝圃筆鋒掃疾門塵柄揮何漸素車集回繞絳旌飛
贈李秀才順之

怒漲爭茅竹安流節斗門行苗存水則縮板護河源
士李肯陳義守突能聽言便當生廟食禾熟賽鷄豚

送疾居父

宅古竹陰晚書殘燈焰稀深知靜者姪轉益宦情微
別殿行催甲休工坐掩扉御前清切地重得薦皇闈

贈高竹有外姪

娶女已為客參翁又別行相隨小書卷開讀短燈檠
野影晨迷樹天文夜照城須將遠遊什題寄老夫評

贈夏育甫

自識賢尊熟常將遠到期怨傳千古信虛抱一生疑
恨菊來何久愁梅去轉遲應留起春發詞落未堪悲

趙知府母齊安郡太夫人挽詩

生死已無憾抗人休淚傾惟留不盡德常動故鄉情
霜淨水方落風高山轉清開思與令子幕府再同盟

沈氏書堂

應與石渠並文疑金匱存曬書天象切浴硯海光翻
我老行罷讀君材重細論猶言無一字大道始歸根

薛子舒墓

悒悒西門路樵歌占晚雲憐迷玉弼宅高長孟郊墳
少病憐醫錯題書與父分又言重把筆兼欲使余聞

項君先有幽興堂其子木即以名庵

平生意外事身後有誰知魄靜雲稀出神游月共移

香茶翠旗展霜荔錦捲毒更欲添幽興惟消桂幾枝

著泉義前識蕭韶律後音追回賈誼貶喚起屈原沉

湘水汀相關梅花署雪深余行陳迹久因于一微吟

送劉發道惠安尉

少年嘗苦鄉從我北城隈麗日明文苑繫星讓斗魁

垂垂綠綬晚冉冉白絲催更莫游仙去綠波奏凱回

送陳約甫知水豐

四十未朝蹟三經館縣章嫁嬪知子熟醫老悟身嘗

菊趁行時色梅催到日香還欣肺氣減中熱變為涼

王松監令人挽詩

頗憶朝除種城驚之嫩惟自堪從子住何用與夫歸

起陸新藤茁重蕃宿尚排通家只今盡老淡逐風揮

奉送周知錄木叔松監其舅也

謝傳悵何遠羊甥良自嘉帝卿沉迹顯因戶衆縲誇

釣吟客星雪林疎處士花衰年怕分手開發岸頭沙

葉路分居思堂

葉媪開新學向人飯野蔬明經傳一相考古付三餘

苔色迷青簡蠹文蝕素書君能韋遺址堂宇勝於初

苦說諸梁接簪纓富遠孫白袍雖屢捷黃榜未露恩

淡沱磨冰現蕭條倚帳門差余杰宗末老病不堪論

葉文翁再薦不中第駐兵求嘉暇日必從子游傳

聞善論而恂恂衆人中無異寒士初衛國夫人黃氏君之五世妣丞相顯高祖也必而棲居建表寺

以教後進丞相既貴以為夫人之報焉君因義孝故基作居思堂請于賦之嘉定十四年六月

王通判挽詩

祖德風規近詩流句法超已多山邑政恰火省即招

林發判挽詩

作邑有何好利民翻害身怕回湘水月驚夫象臺香暮草已多碧園花空瘦新更嫌鶯自語幽憤不勝陳

送張知錄

門闕飛龍後家声入館前身饒太常第客欠廣文德

流落無先舉薄逢有宿緣衣洲路多少謾教去鴻造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七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八

律詩

送鄭景望二首

前集 章貢黎諒編集

內地旌旗一閩中十年監牧九卿崇安與過就東南
養遺俗將陶雅頌功變護元身如寶玉郎宣時存戒
螟螣遙知獨上千山路處處梅花逐暖風
江左諸賢盡凋落邇來名字未深知願公年德如前
輩救世勲庸莫後時國重四維人建立天運一統道
藩籬彌綸康濟何曾極自古忠臣不遠期

曾悔之挽詞

交游盛處失駢踪筆硯窮時縮碧靈驥老尚能舒駿
送鷗潛終不慕芳甘壽過捌拾人人羨恩在鄉閭事
事談埋沒平生無限意夜深燕唱起溪南

次讀喻叔寄九日

逸胡秋色去茫茫塔立峯端表自強因上茗莛覽吳
越逆從開闢數羲皇暖風駐帽殿公會早圍勾花絆
客傷閑却陶踏玩幽獨可憐車馬共誰忙

中洲處士折梅花并新語為贈率易鄙句為謝

中洲之中十樹梅蟠枝着地照蒿萊即非無主憑誰
伴自不衝寒要早開千蝶只隨游子意暮笳難寫避
夫哀幽懷寂寂天應咲坤向歸帆雪滿槐

送劉德脩時在京口

日曰秋風江倒回江邊執手重悠哉兩山只欲當
中住一舸還應却下來說與蛟龍息豪怒亦令鷗鷺少

嫌猜吳頭楚尾何時極粘就前詩併展開

送范文叔知彭州

君今結束歸何勇我獨樓邊去不能江水入冬猶浩
蕩風帆逼歲合驚騰相逢論事信徒爾清生失心嗟
未曾想得彭州退公後夜恣重整照書燈

送潘德久

每憐瘦竹身長隱忽引文藤令頗嚴聞道將軍如却
穀不妨幕府有陶潛江當開處水新漲春到極頭花
倍添未有羽書吟自好全提白下入詩奩

樓叅政挽詞

外捕何多只近州却於中禁賸淹留晚叅國論非無
樂苦說時難更有愁天下知心古來少人間此夢覺
應休自嗟不識鄴江路清決因公寄海流

無相寺道中

傍水人家柳十餘靠山亭子菊千株竹鷄露啄堪幽
伴蘆花風乾待歲除與僕抱樵趨絕澗隨僧尋壑禮
精廬不知身外誰為主更覺求名計轉疎

趙路分挽詞

平生王孫志太康承家孝友更溫良鴻賓講舉源言
命柱死蘭摧不斷香古有失時堪恨借從今虜處取
酬償佳城况遇朱公子大柿高牙屬令郎

陳益謙挽詞

余與益謙居相望嗜昔雅相揖而已益謙死其子
以書求哀挽言君之材與學皆余所未知也訊之

王成叟信然乃為作此詩

舍南巷北水同流，稻菽參差各自謀。不料多材能轉物，更憐無地與伸頭。蛛絲委架詩書慍，鷺羽空波菡萏愁。好在夜深明月滿，人間地下兩悠悠。

寄呂巽伯挾酒亭

瑯琊初址未完年，猶倚虛名用我曹。自可全將醒前了，何因痛向醉中逃。艱危未肯當時共，誕逸空傳後代高。還有遠孫留墓側，繞亭寒葉夜騷騷。

併工

併工催作越春前，又值春歸一莞然。新筍頃能長數尺，晚花寬與待明年。回廊寂寂為苔地，後塔陰陰造雨天。生睡不驚還自覺，鬢鬢將老到衰邊。

菊花開送徐靈淵

白頭幾度逢重九，方是今年種菊花。衰病自憐何處看，馨香聊向小園誇。討論搖落生尤怪，暖熱風霜與麗華。正好行吟君已去，別移秋色付誰家。

次韻韓仲止

塞戶低眠畏北風，詩來喚起自江東。林迷久已隨姓鹿，磐止何曾有漸鴻。常日錐刀希楚富，十年鉏耨諱丘窮。莫將新意翻棋局，一等成虧付國工。

齊國太夫人挽詞

風樹秋悲乞暫閑，壽星宵隕幾時還。子同房杜經綸地，夫在荀陳伯仲間。恩重七封開表海，行高三美勒名山。猶言未足平生養，看即元台恨莫攀。

安撫特制侍郎徐公挽詞二首

玉質金章映海濱，養成天德異凡倫。曾頽窈窕開前望，管為羸疎付後人。惆悵窮途三訖笑，吁嗟厄歲再建寅。送公何物堪將去，留在埋銘石色新。

飲水那得不醒然，北看成南醜又妍。建策須為萬世慮，孤忠亦有一身全。星文忍向生前墜，夢事方從死日傳。莫指鳴山歸路熟，青林黃葉度年年。

許相公挽詞二首

容成堂上光華別，謝客巖前意象閑。身到三台良未滿，年添九老定誰慳。高期落落塵器外，苦論喧喧醉夢間。我欲為公深著語，桂林芝樹不同剛。

行露空多晚色催，夜香燒斷作飛埃。松江贈好憑誰憶，金谷花濃只自開。玉女雲中應盡去，仙人霧裏更重来。千年一判禁銷得，涕掩寒塘錯莫回。

送丁子齊主簿

明經六十未收科，自取南官計若何。來歲須將一戰霸，浮家今厭百程過。預愁菊葉行中破，還喜梅花到後多。從古功名致身早，誤隨陶令晚嵯峨。

丁少明挽詩

枕今秋山不記年，時時逸想醉看天。吟成絕妙驚人句，散盡羸浮使鬼錢。萬卉有情風煖後，一筇無伴月明邊。新來王子碑能說，筆意堪憐此共傳。

宋仲方遊吳袖文索詩為別

九曲欒歌滿巷傳，儒林聲價有誰先。昔憐少學隨翁

父今喜新文信汝賢剛後畫前元未聖南北北兼定
誰妍終期猛進一篙力透過龍門急水缸

毛岳夫挽詞

我昔髫年待此翁自甘窮僻古人同道修白業曾先
悟官近青雲却未通庭長嫩料新感兩徑存衰柳舊
搖風世間榮落私情盡留得清名是至公

直院中書莫公珣性哀痛不能成文輒留小

詩灵几并致靈魚金柑為奠

閣老今無地上身黃麻紫詔兩沉淪虛懸東嶺來時
月難挽西山去後春試剖冰蠶猶脆薄重殮野橋尚
甘辛最憐趙子同心事相看題封淡染茵

薛君季常挽詞

汨羅謾隕離騷經伊洛源流今更清自別三年無信
息忽驚一日有銘旌乾坤未放虛空衆蛩獨猶須事
業成桂樹團圓半丘土春風還許為君榮

題彭澤縣尉廳林壑之勝

彭澤西山天祕惜淵明未敢發幽緘始從石尉兼王
尉洗出前巖到後巖也只暫時供步履可能終老即
朝衫應須却誦歸來句重把家園草自艾

送趙提幹

與君中外情偏厚嗟我龍鍾志已摧豈有尋常望泥
滓不教死轉助風雷花枝買笑前村趁柳帶牽情別
浦催細雨酒亭東望處應將新語寄潮回
賀縣尉

瑞麗還有北人風大雅元非楚士同此日深探應徹
底他時直上定摩空離家者有百難外過我昏昏三
狀中離破屋荒無路入荷花招手席門東

送曹潜夫

東南作賦數年徂遠來司到蜀都元帥幕中須受
碎生羗界上也分符閑吟杜甫詩千字時戰楊雄酒
一壺只我衰殘望君切杜鵑聲裏認歸塗

謝李參政因送曹溫州寄簡

大慶元須獨木枝李公補處屬良時千年立國唐虞
上一念勤民禹稷思恨昔寡聞空自誤况今消盡有
誰知雙鳥變為蕭蕭影孤峽亭邊正看鷗

贈李秀才肖舒

帆來帆去海中山自笑耀山歲月閑忽值巡遊防承
突也叨扈從識龍顏寺傳弓劍烟嵐外門掩詩書浪
泊間特得諸孫上金榜九重高拱報堯班

郭伯山挽詞

兄弟窮經各一特百年義塾尚留炊講燈常照鸞鏡
坐壇杏半紅猿揀枝未奏邊功明主借將成京秋故
人悲挽君已老應先盡安得銘銘更後垂

題王叔範自耕園

自耕不要從人得知在廬南第幾街吳地于今說佳
麗浙人自昔巧安排包留花竹春留巷謝遺蒲荷雪
滿涯必想新園名字出故時臺館半沉埋
福國太夫人陳氏挽詩

曾經天語贊華簪應是志多報獨深寂寂孤學為羞鑑
影輝輝雙鳳失梧陰冲心自與家規就空住都無世
網侵聞說埋銘親付祝照碑斜日下寒林

送郭黃中

鴈山削玉上青雲仙侶常將遺俗紛飛鳥可無能少
駐洞簫何幸復親聞看承下力恩尤重賓禮高賢意
自欣忽憶門西貧士宅蠻雷繞既忝忝初曠

劉孺人挽詩

高高當年女手縫一家從此更難雅性安於善行無
迹兒自為銘筆有蹤聞說湖清見龍首遠疑墓長壽
雲峰哀情變化何終極留澤凌霄降遊松

張提舉挽詞

令祖親扶日馭升孫今喜復似翁清思波再入淮流
滿信節初傳嶺外名夏木千重添野趣秋風三疊寄
幽情長年憤唱漁家曲難聽最晨薤露聲

薛端明挽詩二首

可但捕闕名官日不逢引裾強諫時上朝有疏天常
納下殿無行誰獨疑論道何如出綸晚督軍頗嘆封
侯遲凌烟畫手今寂寞豈蒼林高荔子垂

水稼初融闕月沉英豪四坐地爐添爭看塵尾頻揮
處難了朱絃未盡音惟我輕談當世事知公默會古
人心空山穩對梅花宿錯向林逋墓裏尋

送林子高

老我追隨亦賤人研軒標格久成壘意先速水常趨

海郡與修篁自作筠諫死舊知欣有信漆坊新隱嘆
無鄰梅花應待行時發野岸山房探得春

塔頭林君挽詩

之河繞浦各紆榮結束樓臺穩更清全與好人修實
地任教流俗趁虛名兒應自了善林債淡苦還蹤墓
栢榮今歲田荒望周急鄉村憶着倍關情

題劉潛夫詩什併以將行

寄來南嶽第三集穿盡遺珠簇盡花幾度驚教祝融
泣一齋傳與耐他誇龍鳴自滿空中韻風味都無巧
後哇更信不留何遜性評君應得當行家

送宋知錄

與子比鄰計未疎河渠新駕月明初老人輕作三年
別強記難忘一覽餘鄰相喜材添局務寺丞引類借
朝裾只愁戀着衙樓好回厭家山道不如

和王宗卿白兔詩

鴉帶初陽照廣津免隨斜月滿虧輪瑞登韓筆名尤
重喜動歐吟事轉神不道奇毛如霜雪應知雅意合
松椿龜年鶴歲猶嫌少獻與尊堂別紀春

李處士挽詩

憶吟詩句與君兒曾說高宗涕自揮兩地兵休重富
樂百年家活共輕肥多留螢火明書案開看魚篆傍
釣磯身內已無塵土僻霜汗雪塢送將歸

衢州雜興二首

玉研朱弓不可尋暖風催綠麥成陰越山行盡見平

野江上水流無逆音地跨京師都邑壯俗兼吳楚
謀深詔書寬大邦人誦知有賢侯緩轡臨
愁梅野雪掃成泥桃李紛紛照舊蹊行子束書輕
馬主人炊尊候鳴鷄百年困固荒蓬藿萬里耕桑接
町畦堪笑腐儒何用此只今飄轉楚江西

送劉晉卿

草黃木脫何所適使我感歎生百疾天驥屢為驚駘
笑良玉空遭砥硃黜少年莊志思絕塵只今作計常
後人明堂巨棟吾何有護竹養花甘隱論

七言絕詩

題閻才元喜雪堂

東來十月黃塵滿霰點霜花總未堪恰是使君誠意
足帶將臘雪赴荆南
平壓龍山五尺危墮為何處避陰威新令融罷春泥
輕麥凍黏天燕子飛
簷角依稀猥小凭欄霏霏只合對高寒他年認得名堂
意不作銷金煖帳看

除夜元日連登煙霏樓

巖蠻寬去靈虬寺水竹低橫處士園此是蘄州無此
好亦如刺下好山川
摧荷禿柳不勝春脉脉荒堤數過人我若有材能速
化應將地巧答天真
元夕立春喜晴於是郡人久不出矣
膏火無光已累年歡娛少味是窮邊強吹蕭鼓漁鳥

帽勾引遊人近酒前
十夜茅簷宿凍雲商量送臘又迎春併將束苴熏天
烟回得陽和捧日輪

艾揭家袖開闢我抱孫携子看燈來餘甘暫棄從教
覓莫關機心漫自猜

岷江愁二首挽陳持中知府即中嫂蒸人
岷江諸峯如獻酬岷江潭頭紺碧流不愁水生勸人
去只愁人死送山休

誰家雙旆揚春波黑頭中郎宰相科有兒有女後應
好同穴同時今奈何

劉高士自畫琴橫膝前對雲起來詩

試向遶巖擁壑時弄絃調軫按前徽未須寫就多情
曲繞與閑雲自在飛

水心即事六首兼謝吳民表言義

生薑門外山如染山水娛人歲月長淨杜傾城同揆
飲法明園郭共燒香

我又無家今謾歸賣田買宅事文遠填高閣闔為深
費柱小簷低可葺非

雖有連荷浸屋東身煩曠過一坡紅秋來人意稍蘇
醒以惜霜前零亂風

拒霜旋掃花疎疎甘菊新移日曬枯花草只今如此
在幾時寫作會昌圖

聽唱三更曉裏論白旁單漿水心村朝回再入家家
浦月上還當處處門

吳翁肥遯逾七十本老芝荒手自鋤惠我篇章成錦
字西鄰得伴亦甚書

詩悼路鈐舍人德又潘公

詩人冥漢去何許花鳥相寬不作愁蒼舊只今新語
少九原喚起青蘇州

風騷闔域自難親隨世聲各未必真更遠更疎應不
在山諛水語記精神

憶昔論詩不自憐上規雅頌復誰先此絃合為何人
絕重撫遺編一慨然

柯君根相別三十餘年為言親喪不能舉請
賦此詩庶幾有哀之者

土淺難藏夢裏身春花秋草幾悲辛無人為買南山
麓月夕風插作好隣

橘枝詞三首記永嘉風土

蜜滿房中金作皮人家短日掛疎籬判霜剪露裝船
去不唱楊枝唱橘枝

琥珀銀紅朱是醇私酤官賣各生春只消一盞能和
氣切莫多盃自害身

鶴袖貂鞋巾閃鴉吹簫打鼓趁年華行春以東崢水
此不妨歡樂早還家

贈道人

赤脚蓬頭古觀旁沉迷人海意茫茫公卿見了無奇
特更說長生別有方

過葉威仲不值

菊苗新擢馬蘭叢柳老吹花拂掠空聞說先生過山
去釣絲無主繫東風

余泛舟不能具舫創為隆達加牖戶焉

雖然一棹匆匆去也要身寬對好山新約蓬認高以
屋諸峯獻狀住中間

鋤荒

鋤荒培薄寺東隈一種風光百樣裁誰妬眼中無俗
物前花開徧後花開

送朱相士朱文昭族孫云得劉碧雲

相法

南蕩書林長吻蘿碧雲鞋底履庭莎從今湖海須行
徧眼法雖親要看多

潛經閣

當日先生住一軒手抄六籍自忘言至今遺墨如新
寫付與樓居四世孫

題施絜披蔡宣義所藏孫太守褒諭帖

乞子釣釣暖東軀押衙得得奉親書孫公已去蔡公
死近日鄉人莫不如

劉氏女自誓為尼憐其操者幸助成之

漢上洪波不可親夔州華髮自孀貧世間浮想如枯
爨還向虛空嫁此身

送蔡學正

鍊盡剛成與物和崢嶸夜氣合清磨好溪新漲連天
綠近晚無風亦不波

奉酬般若長老

簡師詩語特驚人六反掀騰不動身說與東家小兒
女塗紅染綠未禁春

營師常秉燭為人說氣色戲成此絕

曙色熹微已出門擊浮熱眼相旁人不如睡足矇龍
起留得沉光看本身

衆議留李師煉丹既而不果

火養經年未收病身還向急時求道人別覓安爐
地今夜潮平下館頭

下僊者梅

肯人速住奚師塢何意追尋特特來更要明年此時
鄒溪翁相喚不相猜

隋山的的五千樹慚愧識花人姓施說似龍形都不
肯昨朝新見水沉枝

對讀文選杜詩成四絕句

一從屈原離騷賦便至杜甫短長吟千載中間多作
者誰於海嶽算高深

絕疑此老性坦率無那評文薰世情若比乃翁增上
慢諸賢何得更番名

江淹雜體意不淺合彩和音列衆珍揀出陶潛許前
輩添來更信是新入

草堂四松看摩空濼西千果交青紅似須隱約住蜀
道可惜奔波離峽中

題學海樓

夜誦都忘浪枕喧爾家江月舊樓存新來轉使朝宗
近日送風帆到海門

張總幹挽詩

長年官食旅遣州當路知音不自由舊墨雖圓人已
寂半輪斜月返新丘

翁常之挽詞

晉書唐吟老愈奇堪嗟動轉是風機幸能栩栩形中
去何不遽遽夢裏歸

秀峯掃天下回葵曾送郴州路久迷更欲扶衰為公
往葛政能化的盧嘶

陳待制挽詩

喚作成虧總雪消等閑好惡任風飄齊疾自要乘千
駟顏子何妨飲一瓢

已報西川落那邊倒五索賭計茫茫也知漠北饑糧
聚能使江東保障全

昔年行住偶相同捨策追羊徑未通只麼空歸在何
處一竿紅日海門東

世事從來半局棋夜眠還有不應時巖橋畔船辭
枕冷水觀造花發枝

送鮑賓甫

近年詩友東西去贈子驪駒媿不多古柳渡頭音調
別滄浪聞處夜深歌

請推臥住水陸院

宰官不管僧閑事北秀南能恣未親說似隨緣臥長

老道回住院且由身

讀葉子元詩題其後

心閑誤比游絲轉境勝空疑濁醪流我亦輸君聞早
覺醉吟都與句中收

送別李毅高宣教

堪嘆媧皇六葉孫直將豪武蓋諸昆黃金散盡身如
寄開管春風白下門

送黃巖二陳秀才

一雙璞玉稟天和遠向東州就琢磨特得永無痕
相莫言功用不須多

建會昌橋

十里滄浪絕岸遙幽人行處有誰招幸無車馬妨來
往買斷寒蔬取意挑

蔡良甫觀願堂

觀願有二義士窮在下安分內足而不希非意之
獲歛躬退守而不顧因人之榮所謂觀其自養也

蔡君近之

不多花卉春長在粗有田園歲自豐為問靈龜千歲
訣此中風味許誰同

章仙姑

栢水為根自療機春江千里正逶迤應知雁鼠歸休
地不在神龍起壑時

小句送陳粹甫知錄

蕩裏舟輕指外沙夾溪簷蔔正催花南風借典迎親

便未離家時已到家

送孫子淵潭州司理

我住瀟湘獄自清囚杉蟲露雨飄零如今三院更幽
寂閉戶勸書花滿廳

郭卒為鄭全真歿買田以贍其後

鄭生在日常無食身後恹惶又可知郭象有緣天付
與新租滿確不言飢

贈通川詩僧筆書記

海潮淮深萬里通吟情浩蕩逐春風却尋斗水龍秋
住裁剪雲煙字字工

贈瑞鹿瑩老化緣鑄鍾

寺寺簷花院院煙誰人肯顧此山中符看窈窕廊陰
裏攏袖踈榭蒼遶風

寄題葉路分典君樓如今若肯從徵召總把

三峯乞與君太宗賜陳希夷詩也
封侯無例乞名山只許幽人獨占閑若會當時典君
意林泉合在市朝間

直南正竦三奇峯更著東西紫翠中面而欄干太親

切要看烟雨浩空濛

寄題駱子高解元媧室

須知兩角怨蛙升即是千尋綵鳳鳴滄海定知伸縮
處君看黃潦漫駘盈

薛嚴州挽詞

瘴雨蠻烟盡掃清釣臺方執淨無藤堪憐獨立滄江

上不許米糶更一登

送胡彥思

秋早無春處處折微法欲雨又還非故行恰值此時
別不到為霖不肯歸

贈蔣知縣

穩絆芒鞋盡室行何曾遣吏向前迎存齋儘問深深
意只此能存不用名

絕貴應誇作賦奇無牛也復詠周詩長官况自清如
水說與邦人共履眉

贈孫十五道人

將軍橋畔水仙家年與鍾馗宴與花飲度世人無妙
訣慳長留日住蒼牙

送王宗卿

米多糠少負豈登蓬吐變花麥五莖別有到家呈瑞
處繞籬黃菊向人明

久遠曾聞膝前勞翻得囊黃意外裝但使親年多過
百人間一品未為高

題方武成詩卷

聞說蕭中方左年登二十便長吟鬼神送與天成
句不道思多嘔出心

自古詩人高遠處看君涉步邁前峯謾呼買島為同
社莫道陶潛是別宗

送惠縣丞歸陽義

二嶺插成翠骨堆一川卷畫綉徘徊三年塵土無人

識山水虛開與喚回

我在水心南岸村尋常風景不堪論等於天壤中間
住草醉花迷共記存

送呂子陽二絕

七峯斜轉斗光寒千仞飛來雁影寬生怕被君題
盡更流風景後來看

好花移買自嫌貧浪棄空多未許春放出江邊無數
橘半黃半綠惱騷人

徐師聖廣行家集定價三百

徐照名齊買浪仙未多詩卷少人看惜鱗鱗貴不催
買忽 林要倍難

薛景石兄弟問詩於徐道暉請使行質以子

錢昇之

彈丸舊是吟邊物珠走錢流義自通認得徐家生活
句新來欄典諱詩窮

渡浙江

晚霞銷盡月明鈞萬頃無風一水浮長怕舟師深擊
楫自令洄狀起中流

遊衢州府園

破疑庵裏押衙石塵外堂中急就章猶有春風為披
拂看人歌舞過殘陽

再過雲庵

寥寥夜角難禁夜滑滑山鷄只記昏風景不隨人老
大蒼松無語對脩筠

次王道夫舟中韻三首

鷓鴣收聲遊鷓鷯田家蠶麥已知秋西湖風物無人
共時有跳魚入過舟

擊弓聽樂心肝盡披劔論功自肯豪鳴鳥不聞千仞
遠搏風鷹隼頰能高

舊讀愷歌追小雅近看羽檄過西京中興文字湏公
等容我春山帶犢耕

因在秀州寄王道夫詩三首

袞袞紅塵五月留來時落木不勝秋只今春事濃如
許萬里滄浪又一舟

魚龍遠避水光浮草木怒長山意豪獨立和風清宿
酒晚雲收盡月痕高

潘君狂甚詩能古葉子文高世莫驚何處有田求二
頃向來三月決歸耕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八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九

記

章真熱諒編集

白石淨慧院經藏記

前集

樂清之山東則鴈蕩西則白石舟行至上水陸見巨
石冠於崖首勢甚壯偉去之尚數十里外險絕有奇
致其山麓漫平深泉衍流多香草大木陸地尤美居
之者黃錢二家累世不貧以文義自篤為秀士北山
有小學舍余少所講習之地也常沿流上下讀書以
忘日月間亦從黃氏父子漁釣島嶼鑿錯可游者十
數有楊翁者蓋種花余或來就其花必大喜延請無
倦間又游於其所謂淨慧院者院僧擇饒善詩義充
從岳文捷皆黃氏子終老不出戶而從岳又以其兄子
仲參為子余時雖尚少見其能侃然自得於山谷之
間未嘗不歎其風俗之淳而記其泉石之美既去而
不能忘也蓋天下之俗往往皆如是使為上者知冒
之以道而不以偏駁之政亂之則以余所聞於古人之
治何不可致之有哉他日仲參忽來謂余叙其所以為
別者蓋已十五年矣問其舊人則擇饒義充從岳文
捷皆死矣其他老人多無在者楊翁者亦已死而草
木衰謝不復可識因相對感愴久之問其院之興廢則
曰門廡殿堂庫漏之室皆以毀而缺者今粗具獨轉經
藏屋廬闕屢像設精嚴殆為院之極此今之所創而
昔之所無也於是仲參請曰此經藏者先人以垂死之
言命余輟其學而為之者也雖不敢有其勞亦無

廢於先人之命以公昔之所嘗游而今問之之悉也
蓋為我記焉余既嘉其以成先志為孝而重其申故
庸之請且因可以記余之所不忘者故不得辭問其
院之始末則曰始建於唐之龍紀為廣教集雲而今
名淨慧者大中祥符之所錫也其在政和嘗易為道
士之觀而後還為院既還而睦州盜起焚於宣和之
三年而淳熙三年十一月朔則此藏之始建也八年
十一月

江陵府修城記

太原閻公治江陵始至與將佐行視新城壁及戰守
之具曰美哉丞相衛國趙公之所為也公蒞荆六年
不趣令暴興簡繼細苛壹於無事繫楚邦保障是急
說大力難爰集茲緒卒有功庸為方鎮首家銘史冊
書法舉焉而公弗命故無記者特何以昭丞相之勤
久荆人之思某實受任代公其無泯缺之懼既乃謂
某子以謀議名官記子職也始江陵息靖康之難伐
芟蘆逐虎豹四招流民重立坊市垂五十載漸還故
初惟城朽敗日甚毀垣頽塹莫補莫續驢馬之馱可
徑門闕之闔不揆也前後守者以役衆費費不致有
意至言羅郭無用纜葺子州可矣人苟其居不自顧
必朝廷患之令都副統制總領錢糧講修築之政
安撫使不得預議久不決趙公聞而歎曰郡守阨稱
專城近制仍提督修城今符修江陵而帥守不預非
法意也遂具為奏且合他司固請 詔許焉錢二十

五萬貫米四萬石皆從中下役以江陵鄂州駐劄之
兵佐以郡府之義勇趙公杖屨日出城上以勸勞之
始於淳熙十二年九月成於十三年七月為墻城二
十一里樓櫓戰棚之屋一千三間浚隍也繚甬道備
凡扞禦器械之用然後江陵之人更門益宅早卧而
晏起四方之來者驚其厚墉崇雉巋然於長川大陂
廣野之中環城以駟登樓而望知其跨江北連襄沔
莫不慨然思憑國威而壯戎守也 天子遷趙公金
紫光祿大夫以寵褒之孟軻論高城深池之利不如
人和蓋先治其城郭者乃諸侯郡守之常政爾其後
更慢因循以為幸其人之和輯可以坐鎮何必殫財
動衆以新無用之城壘及變故起於倉猝則雖有堯
舜之民不能以自保此 明主之所鑒也
至尊壽皇聖帝順天從時不輕試征伐自淮南至京
以西數千里險害之地皆特使將軍城之州縣主給
期會而已獨江陵為後而趙公嘗相 天子知
上意因力以請然則閻公之欲記豈獨以明趙公之
績哉所以示 壽皇聖帝之規烈使臣子不敢忘也
趙公名雄為右丞相去江陵而判其鄉資州閻公名
蒼舒為吏部侍郎特制龍圖閣其繼趙公自漢中徙
焉紹熙元年八月二十日

漢陽軍新修學記

右之言曰一道德同風俗風俗之難同也以其陋而
遠雖道德大備之世莫或齊焉江漢蠻荆之雜爾自

虞夏時治之畧於中國惟周以增累仁義化行南服至能使江沱之騰躬無怨之勞漢廣之女息游者之恩歌於正風號登太平矣然而國別土斷卒無卓然以忠哲志義之材自成者及楚用其民縱橫吞滅君臣暴詐之行著於春秋久而孫卿屈原之徒議論風旨為天下師則怒峽之巖絕沔之涯蘭芷芳潔賢瑤照耀而楚之文詞嘗盛矣是其昔之和平專壹秉內性之理義有合於風雅者或不自知其善也而悲憤刻約琢外巧之舟木遂變風雅而為惡淫者亦不自悟其失也隨習遷改常性奕越千載之後終為楚人之材嗟夫周道之備也江漢之民雖觀感其善性而未能成材逮王澤之衰也反沉溺於荆楚之習而不克自振可不哀歎今吳越閩蜀家能著書人知挾冊以輔人主取貴仕而江漢蓋鮮稱焉豈其性與習俱失之哉漢陽昔鄖子也以遺音求之正召南漢廣之地岸南即鄂州今之巨鎮王師所屯通關大衢商賈之會物貨之交也漢陽獨力漁勤稼不以走集逐利相夸調士大夫以其俗靜而樸性性捨鄂來居焉軍學地卑下先時江暴漲南胡不世泗狀停積推剝墊壞知軍事吳興皇甫煥築而隆之盡撤舊屋更起新官既成而堂廡崇崇百楹相扶牆窳外周赤白炳明侯使請記於余於是東平輩豐實為學官夫以輩君之博敏達於教皇甫侯之聰明辨於政為是役也不徒示人以材力之所能至而已使其考正古今之俗

因野夫貧女之常性而與其俊秀豪傑之思一其趨向厚其師友畜其聞知廣其倫類極夫先王道德之正文獻淵源之遠而一歸于性命之粹其視成周之士庶幾乎何必為楚人之材也千載之習固不足以亂之矣若夫利祿之學技業之文口耳教導媚世希寵斯又在孫卿屈原之下爾非所以媿也故為記之以答其人 紹熙元年十月

覺無記

所謂覺者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是已夫是理豈不素具而常存乎其於人也豈不均賦而無偏乎然而無色無形無對無待其於是人也必顛然獨悟必眇然特見其耳目之聰明心志之思慮必有出於見聞覺知之外者焉不如是者不足以得之古之人其養是覺也何道將非一趨於問學而不變乎將非責難於師友而不息乎將非先義而後利乎將非篤於所以自為而不苟於所以為人乎是其得之也死生禍福齊焉是非邪正定焉人之大倫天下國家之經紀平極於是矣余觀三代之後世遠俗衰士以利害得喪為準的雜揉其思慮紛汨其聰明以求參乎人情遠順之間喜相詬也怒相寇也障錮其公共者使之狹小閹闕其專私者而更自以為廣大也於特獨悟特見之士覺於道而遠於世昏然為天下大迷悲夫以一人而覺一世之所迷合一世以辨一人之所覺其所謂問學師友之序義利人已之辨常患乎乍

存亡若起若滅方與世俗交關而未已也然則理
雖常存而覺之者病矣及其甚也異端之說至於中
國上不盡乎性命下不達乎世俗舉以聰明為慮思
慮為賊顛錯漫汗而謂之破巢窠窟弛放散而謂之
得本心以愚求真以蠱合妙而卒歸之於無有是又
大異矣然其知是也其覺是也亦少讓然獨怡亦必
形然特見耳目之聰明心志之思慮亦必有出於見
聞覺知而後可士徒歷天雜揉紛汨之為已累也遂
拾而末之者十八九矣嗚呼聰明固無紛汨而正笑
思慮固無雜揉而壹矣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不
可以有易也夷夏之學不可以有亂也以世俗之覺
蔽其中而又以異端之覺奪其外則理之素具者其
不缺而常存者其不隱乎是故今士之於道有二難
焉華陽范東叔名燕居之齋曰覺使余記之蓋東叔
之致其知深矣故以余之所疑贊焉紹熙元年十一
月二十日

煙霏樓記

煙霏樓者本西樓也太守仲并更名之余自湖口渡
江以淮北上至王澶州燒葦葦枝行投商民舍運明道
上卓大與牙兵相置擊慰謝之然後肯去踐小楊湖
一步數陷所過空隄絕岸敗盡衰葦而已入濯港乃
見黃梅諸峯雋秀可喜而百餘里之間碎坡叢岫靡
迤連接淺泉細石經絡田畔則斷之土無不闢而居
者相望矣然而州無城堞市無廛肆屋無樓觀佳卉

良木不殖公私一切簡陋四方之集徙者以欺誑而
且為生促具衣食則止其於絕埃煩近清涼理瘴荒
致殘好居高覽遠以遂其生之樂非惟不能亦未之
知也故郡之西暉見山與超然觀之廢址不敬則偏
景蔽而意昏皆不足以勉煙霏者直通判聽之西其
下中洲隱上李之翰所居稍有水竹花石之勝四旁
廬宅以寬且速不見甚陋鷓鴣之羽鷓鴣之聲飛走
喧寂各會其性林樊間錯掩靄靄西去對靈虬馬下等
山拱揖實伏陰晴旦暮天地之氣迭為升降登之者
亦如在吳越綺麗之鄉湖湘清幽之濱使吟者忘句
而飲者忘酒也蓋一州之觀無以過此夫蘄山澤之
聚淮之名城也豈其天趣不足哉特地方有未盡爾
以余之不肖忝長吏於是不能疏條其陋以安利之
徒品釋其美以自縱也豈古人所謂富而教之者乎
願今之吏有不可以此責者故記其說以遺通判事
朱君侯刻之樓上使勸之人能盡其性之德以為材
盡其地之力以為利生殖遂長而莫發器用堅實而
又成如錦之樂公劉之莠鞠淇臭之君子亦欲其知
自致游者始也紹熙三年正月四日

李氏中洲記

君隱約於斯久矣在城西中洲依水為園葺第而宅
無所燕館不崇珍臺其間蹊蹊僅通而已春陽開舒
以有數榮華故氣應不厭摧落四時之序略備而已
斯人以其居而安游而樂因即而名之既夫走卒皆

曰中州不斥言也君之可稱有二焉世之豪傑特起之士豈不正其性命之情哉然而氣血之偏使常制其中和利欲之文習常行於理義終也則勢力之高下為進退歲月之壯老為盛衰現貽未忘而身又翻之何歟蓋君於氣血利欲之雜先盡矣遺世以順照物以哲故能養心於內不暴於外屈伸俯仰有以自信雖薄滋味簡服用約居處類然窮老而可樂之實常在矣一也佛之學入中原其始固為異教而已久而遂與聖人之道相亂有志者常欲致精索微以勝之卒不能有所別異而又自同於佛者智不足以兩明而學失之略也君始學於佛既悟其說然後歸而求之聖人之道有是乎無是乎反論類者易知合性命者難辨於是誠得其所以不同者故其修身教人出於仁義道德之本統而知入德之有門矣二也不富於技而能已足者士之常道也不分於用而能已成者士之常職也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實也不求仁則失其所以為人求仁而不得其所以為仁不可止也古之人捨一世之所重以求其所謂仁者後之人求一世之所重以喪其所謂仁者夫重與輕不先審而以其所喪者為所求人與已不先察而以其所競者為所樂可乎不可也此君之所以為庶幾而余之所以愧君也君已七十中州之上木老花殘不復計惜所祭將益誓言所進將益深不情不昏以俟天命嗚呼余之愧君未已也李氏名之翰字周翰

司馬溫公祠堂記

公河內人生於光州因為名紹熙三年太守王侯聞詩改祠公郡東堂堯邊遠極陋民之智識不足於耕殖而何暇知公之仁雖然公自元祐以來由京師達四方家繪其像飲食皆祝非必師友士大夫能敬公而已公之鄉已不得見因其嘗生也表屬尊顯以明尚賢治民之本首此侯之志歎自王迹泯而聖賢之德業不著士負所有而就功名以為凡用世操術必將有異於人而後可故或詭譎其身而出處亂封大其欲而棄隅失朴拙稱任重跌宕官為豪英矣學多愆謂之有力先從後畔自許知權其謬於情性論理固亦多悔而猶強枝堅忍以冀其成者蓋道德喪而流俗驅靡之然矣公子弟力學進士起家刑佐從辟官使承事猶常人爾充實積久而廉夫畏其潔高士則其操儒先宗其學去就為法故依趨中繩墨用捨進退關乎民心為宋元臣至於深衣幅巾退然山澤之間誠意至義不敢加一毫於嬰兒下走而同其古凶憂樂之變豈必殊特自許謂當離類絕倫與人異趣者哉若夫比並伊呂配擬經訓使人主降出體貌自以聖人復出及其造事改法衆所不向天下大獲而公以身爭之稍還其舊以便民小人比而怨公遂納善士於朋黨而指公為阻傑迫斥崖上刻名堅石播之外朝士皆毀廬滅迹同族廢綱當是時天象錯矣碑首仆裂其後女貞入中國海內橫流余讀實錄

至靖康元年二月壬寅詔贈公太師未嘗不感憤淚落也蓋是非邪正交鬱不伸至使夷狄駕禍以明之而後止然則公獨夫之力豈能動天而天人之際何其可畏若是哉余是以因侯之作併論次以明聖賢之德業不在彼而在此也

六安縣新學記

六安阜陶故國亡後四百餘年而英布與項羽滅秦又助漢辟楚再王其地云孔子叙書列古聖人堯舜禹皋陶四人而已余嘗疑堯舜既垂治法而知人安民尚猶難之則使後世何以取中焉夫盡其身之聰明遇事成理而於性無所失豈非聖人之德人理之正哉然而以質觸就者常遠於性以材特見者常離於身蓋其理謬其德薄而井天下之材矣今也得合天下而立常道則患無聖人者嗚呼堯舜之難不其然乎自皋陶開天德之品與九德之教以成天下之材非天下無聖人之患而患無是質與材也果滅有之遠若使近雖若使親因之勿廢也就之勿更也翕異爲同會少爲多積短爲長其家邦也各又爾其采事也說勸爾故教德之方自皋陶始能治天下以常道能起天下以多材禹湯遵之至于成周不然則有偏無救終爲天之棄德而堯舜之難常在也至後世之學乃以充備盛德爲聖人廢其材更其質一施天下之智愚賢不肖必至於道而後用之是何其與皋陶異指耶持後世固美於教而皋陶未之及耶余不

得而知也及英布奮一夫雄狡事至微末則自司馬遷以下皆喜稱之道之升降又重可歎已會稽陸子虞爲六安令新立學日取賈酒錢一千饌諸生懼且去不繼則食絕學壞也來請記余嘗以公事自巢父許由所居北行沿淮望潁水西入梅林沙高百餘里中山四合如橫綺欄南下斬舒所謂四五祖滿天柱峯信乎名山哉或言六安山谷尤深余思阜陶氏欲至其處不可得夫九德者阜陶所以教學之所以始也故書遺陸君使刻于石紹熙五年二月

績溪縣新開塘記

田于山谷踰高迥深燒燬築壘而場引其泉流以潤澤之有所不及益鑿爲塘儲雨以待肯之聚民於此者擇其水土之利固已詳矣若夫計田而擷量畝而浚必使水無不足而不以雨暘之節聽於天時有水旱而田無高下皆欲爲樂歲人之願雖然而人之事不能盡然也民膏稅輸而與官較尺寸之旱常以報聞則訟牒煩而詐僞起績溪之民無善俗矣王君叔宰是縣之始行視民田驗其水利之近遠墾坊之有無而知所以豐荒之故曰凡不得水者當別開塘注田爾農不可曰田狹吾安能墾見田又刻財與力創爲之耶教之舟三箇不聽木叔曰是不足告語其治縣節縮稍得餘錢遂請於監司買民田使爲之古跡之廢併修之塘之所湏棟樑木石皆買與之工食之不足者頗助之舉二年爲新塘六十八場六買田

有自畝三十至六十步出錢有自繙二百三十以上至千文飲田有自畝二千至三畝然後續漢之田無不得水紹熙五年縣民始不以早報官而歲全熟美矣木叔之治民又詳矣哉古之長民者示之以意其次為條教其次號令之最下者撻罰驅脅之意之難從父矣若木叔知計田墾瘠為民利以條教告之以號令使之而已民有不聽撻罰之爾夫將以利之而已雖或撻罰之未過也今木叔以條教號令為不能撻罰之又不可故為之買田墾之又為之買撻椿木石與之工食助之如父母待驕子然或曰非常道木叔委曲以就其民爾夫委曲以就其民而可以利之雖非常道斯謂之仁矣續漢之民忘之可乎不忘未之計廢墜之可乎木叔名梅沐嘉人也慶元元年五月二十日

樂清縣學三賢祠堂記

士患不賢與無德賢有德矣進而至公卿之位則為其事不至者世以為有命焉夫賢有德豈必為公卿哉孟子稱禹稷與顏回同道當其時蓋已有流俗之論而孟子言之如此悲夫宜以貧賤不如富貴此流俗之細爾猶不病德也至謂賢而賤於不如賢而貴有德而富猶過於有德而貧以夫區區自為輕重轉訛習陋而使天下言賢有德者必將棄出於富貴而後止則流俗之為害大矣然則以不至公卿為命者是畏貧賤而樂富貴非命之正也故太子啓事龍圖閣學士王公十朋字龜齡温州樂清人素膾死首開直道對策 高宗寤擢上第 孝宗初力請優離不合連守外州自紹興庚辰至乾道辛卯公名節為世第一士無不趨下風者有錢公亮柳字熙載賈公如規字元範公同邑士也與公親友而年輩稍前於公錢公孝悌醇行為善知嗜欲買公側怛長者患貧恤孤皆不及仕然邑人高此二公雖天下獨知樂清有五公而邑人以為此二公固亦其地之所有也齊是民也而賢有德者得為士民齊不能相治也故士得為公卿民得盡為士而士不得盡為公卿也烏得而有司之所別異而異三公者乎使王公之用能退而不愧二公二公之處能不愧其身此邑人所以推尊之意拔區區者無預也雖然有一焉民得盡為士也而不盡為士士不得盡為公卿也而非賢有德者為公卿身之所以自修非修其身者不能知而有司之所別異者戶號而目熟之也悲夫此流俗之害所以或細或大而終不可息歟始邑既祠王公于學又以為學之再興錢公賈公嘗有力其併祠賈而遺錢者吏失之也王公之子吏部郎聞詩乃言於州列祠三公以年之先後為次余吏司封所為且俱習三家子孫故為之論孟子大指為記因以審考流俗之趣好執當否云慶元元年六月

醉樂亭記

因城郭之近必有臨望之美為其人燕行往來之地

所以合衆紀時消煩娛憂豈天固設之哉求嘉多大山在州西者獨細而秀十數步內輒自爲拱揖高不孤聳下亦疑止陰陽附從向背以情水至城西南闊千尺自時巖秘鹽港綠野新橋波蕩縱橫舟艇各出焚蓮中懼歌相應和已而皆會於思達樓下土人以山水所到斯吉祥也益深其掩百金一藏賅匠施僧阡龍交桓歲將寒食丈夫潔巾機女子新簪珥掃冢而祭相與爲遊嬉城內外無居人焉故西山之遊爲最著雖然地狹而專民多而貧外有靚袷都雅之形其實無名園傑榭尤花異木遊者雖心競不相下然或舉債移質爲畢事而已固不能闔珍麗窮水陸也守長不察曰億侈富甚矣貪胥所窺暴令繩之必邏捕以酒奪其笑語械縛撻擊破產納錢不如是惟利不數倍嗟夫以宴從奢求一日之樂而貽終年之憂不變者何也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宣城孫公爲郡之初訪民俗之所安而知其故至清明節始罷推弛禁縱民自飲又明年宅西山之中作新亭以休遊者名曰醉樂取昔人醉能同其樂之義孫公性不喜飲其政不專爲賞蓋通民之願而務得其情如此亭成而民歌樂之當是時四鄰水旱不常而求嘉獨屢熟殆天亦以其人之和者應之歟古之善政者能防民之佚游使從其教節民之醉飽使歸於德何者上無所利以病民也及其後也因民之自游而爲之禦招民以極醉而盡其利民猶有不得游且醉則其類於生

者曰已薄而人之類可哀也已故余記公之事既以賢於今之所謂病民者而推公之志又將進於古之所謂治民者也紹熙五年五月

金壇縣重建學記

致學與要於辨人己之分而審其所處之義使已立而物不病可以達於道矣孟子謂伯夷柳下惠百世之師也以孟子之言考之伯夷以爲人不盡知已而已不可以苟用故必不用以仲已柳下惠不然以爲人固不盡知已而已亦不必志於不用故或用或不用以伸物夫二人之高卑皆過矣惟其於人己之分豫辨而所以處之素審故雖高而不傷物雖卑而不喪已也又以孔子之言考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固學之至極雖降志辱身而言誠能中倫行誠能中慮則亦不以其身爲私已也况於不傷物而不有其高不喪已而無至於卑其於人己之分尤豫辨所以處之尤素審一於恕而已矣哉成羣聖賢之道而制行定率性盡習而教法明用則自我而行可也不用則敏敷以特也此孔氏之所以學而類孟皆傳之古今之義理準焉雖更燔滅壞亂而傳注終不能泯異說終不能迷也然則後之學孔氏何當哉敬其所傳可與言學之方敏簡傳注闕異說可與言道之序敏若夫人己之分未豫辨而以敬其所傳者貌如之所以處之未素審而以簡傳注闕異說者衆建之成已不忠而或物不愆是故高則傷物而卑則喪已此非孔

氏之學使然也奉議郎李采知金壇縣改舊棄陋大為學宮請前襄陽司理李暉路節主教後學又請余記其大意昔大伯季札蓄德於已不較於物物紛然就之不足已神然自靖有餘也噫臺藏明行不游徑非公事不出力言懼以為得人古人之行雖殊學雖有淺深高下然末有不辨人己之分而審其所以處之者矣史稱子游吳人也而滄臺子利蓋嘗從弟子南游至江方吳興越迎興至漢魏以後京口常為江南必爭之地其人以智詐勇力極名於時而古人之遺風餘教無聞焉何也今將因其地俗而教之以利則所學者固科舉之華藻爾若得教之以道則必自啟其所傳始必自簡傳注闕異說始嗟夫去古遠而師友不明余上考太伯夷惠下參季札子游子羽折之於孔氏以為人己之分當豫辨所以處之當素審也蓋庶幾云爾慶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沈氏管竹堂記

瑞安鹽聚漁舍而北湖背市達人山水閑美游者恨不得居而久也沈君體仁始治園觀廣池以接清沆累土以抗峻峯緣其四旁互為蔽隱樓花棟石綿日繁月衣食所餘輒具焉然後逕客有亭延月有臺藉梅露蕪草木之奇品莫不貫厚以先後屋室最大曰蒼竹之堂沈君為詩十章闕者皆和之而比湖之勝遂考一時君間求記於余且自叙曰人之所欲寢處游觀而已君子則以義安其身者也我祖高曾被忠

信服禮學嘗西入關北走洛師友天下之有道者沈氏之為儒百年矣暨我不肖不敢墜先緒以有此也昔唐人杜甫詠詩稱權勢不如宗族故堂之前自生竹後自生萱言宅舍之荒落而非其族不游也陶采不能渾其水刈葵不能傷其根言飲食之疏薄而非其族不飽也噫貧猶可況少有著故我過而為此所以合族人於堂共喜樂於園也非崇游而飾觀也子其為我發焉夫隨耳目之視於無窮人之常爾至游觀之力不能足則無不憾也今君據游觀已成之利矣反以耳目之玩為可薄乎古之人惟頽子知自備天地萬物之道其陋巷飲水如寄泊焉聖賢之致同而行不同也故或登東山登泰山歎逝川樂山以為仁樂水以為智若此豈異人乃孔子也游觀之術進矣大而高丘大澤放蕩獨往小亦幽花叢薄肅敬自命此文臣才士之所以逞其瞻逸雄豪放臣逸子之所以平其鬱紆悲憂也累世之筆墨未有抑此而不揚者也又可陋乎若夫流連其耳目役使其財力以游觀之術資其人而身不獲焉此師曠所謂晉平公不足以聽之者爾然則君之為此堂也既合宗族同養其和平而又發舒心思持致其高潔亦可矣余故因君之自叙稍推進之使知游觀之義未當廢也慶元三年七月

石洞書院記

東陽郭君欽止作書院於石洞之下石洞郭氏名山

也初洞深復無行徑蔣者齡殊而已君始以意疏治
盤前阻崖壁象不知所爲欲止君逼視其罅遙聞水
聲出空中曰嘻是也蓋壘壘百步梯級而後進土開
谷明俄若異境稍復深入臻於曠平則石之高翔俯
踞而竹堅木瘦皆衣被於其上水之飛湍瀑流而蕉
紅蒲綠皆浸灌於其下潭澗之窪折阿嶺之嵌突以
亭以宇可釣可奕巧智所欲集皆不謀而先成君又
葺茂密以崇其幽植芳妍以絢其陽左右回勢披此
回薄而山之向背曲折陰晴早暮姿態備矣君甚素
之以爲山水之美千載而潛譬猶峭壁晴珠璣於外
而翹於中其一日忽彰何異武陵天台顯於今而闕
於昔也既而歎曰吾寒生也地之偶出於吾廬非賜
余者吾其可自泰而游將使子孫勤而學於斯學其
可以專蓋使鄉里之秀並焉於是度爲書院禮名士
主其學徙家之藏書以實之儲洞之田爲書院之食
而斥洞之山爲書院之山示郭氏不敢有也君既卒
諸子修之不廢而津請余爲記嗟夫郭君遠矣以學
易游而不以物樂享其身以衆合獨而不以地勝私
其家也自君之爲是至今五十年成之之難傳之之
久也游之興廢家之盛衰占焉學之興廢人之盛衰
占焉學不待地也螢燈雪屋爲取尺寸而聖賢之業
可成矣學以知意爲始以盡力爲終今夫悉其聰明
傳之文字派已造於性命淺亦重於科舉而不能知
其意則猶爲無所始也將何以終之乎君之子孫與

其鄉人必勉之使之誠雲嵐挹泉瀨心形潔清以始
終其學而卓異蒙蔭之材出焉然則學雖不待夫地
而地固有待夫學也慶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時齋記

余與巴西李公君亮同館同年相善也公問語余便
私之室時齋圖以示余請記之問所以名時何也公
曰在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是歟非耶余方謀議荆
荆不果作比逐道過錢塘公由太史乞守眉矣又不
果後十餘年余召自溫陵而公以少司空入侍迎余
而笑曰可得記否余喪先人又歸不果其明年公自
乞帥濶以歸又明年乃貽書曰願卒記之時之爲用
大矣發生於朽敗之餘流行於缺絕之後天地雖人
物之主而不自爲一皆聽命於時而已所與不能奪
所廢莫之與也故物無不作媚取好求必於時者而
况於人擇苛而用智爭險以賈力禍患壓而不悔血
氣衰而未已惟恐時之去已也時常運而無息萬物
與人亦皆動而不止易雖因事以明隨時之義然終
不能盡其變通而古今惶惶更起迭仆如機發輪轉
而不得停也可不哀歟惟良以息爲象時雖運而必
息人以止爲本道必止而後行孔氏以爲君子宜取
節焉是其義以止明行而非以行明行以靜柅動而
非以動柅動也時所同趨將趨而不返利所共獲將
得而不進榮寵艷麗矣祿位酣美矣而有甘澹泊安
卑辱以自終其身者大則範世紀俗小則委已順命

蓋時且行之而吾固止之物方動之而吾卒靜之也故能不失其時而其道光明此豈習於利害之情而以時自達者哉君亮性退而行冲曲肱一榻水雪枯槁不與物對而山川草木無不自得入備顯問出守方鎮天下之言靜止者皆歸焉蓋公既有進於斯而余亦以自警言也開禧一年二月

温州開元寺千佛閣記

始開元寺屋以里數門閣高百三十尺旁翼二臺千佛閣在其後高又過之鐘梵隔雲兩欄羅網階陛門戶夸耀甚不獨為一郡巨麗也於時永嘉至僻陋顯官富民之居虎眉而入賄藏好贈不費於篋而奉佛若此余頗記僧清了者來所過空殿落迦拜金帛之獻舟街與曼以先至為幸造寺洪流中不日月而成蓋薄其家而厚佛僧自唐以來迄於凌江其俗然矣紹興庚申歲火延燒開元皆盡其僧感憤發誓以復起死則後至繼之然自是人益以施為難烏集其門側祝橫出浸不酬對有終不捐一錢者辛苦踰一甲子猶未悉就已就者廣崇之度與初寺相百也所謂千佛閣者居廣實為之廣瞻智博君能誦說俗所信愛施之差易積至三十萬斧斤不絕聲十年方之昔為監規今華故矣顧他釋老舍兵殲火燬荒基斷礎相望十不能與一二也何論復舊美哉雖然余觀今之為生者土以寸闢稻以麥種水定而岸附寵削而平處一州之壤日以狹矣異木別草爭植於園

強棟深宇角勝於家齋衣卉服交貨於市四民之用日以侈矣然則以昔之享佛僧者而自與情之所便抑異以安俗退夷而進華又義之所出也雖然將克夫先王之道而一由於至順則固不以吝於人者為已利損於外者為家侈然後富教而德正禮辨而俗樸此三代之上所以為治道一而義理明也故余因廣之請併今昔之變紀焉嘉定元年九月

宿覺庵記

玄覺師歌詩十章雖不與中國之道合余愛其被鈔疏之煩自立證解深而易達淺不可測明悟勇決不累於生死蓋人傑也既歿六百年學者載之不衰所居山延衣十里有江月松風之勝依而寺者十數余亦在其下苦疾痼非人事酬答不妄出他日錢塘本然蜀人居寬固請登焉則山已入貴家所存二三而已枯茶敗草身鼻亂石中余慨然憐之為於絕景亭下作小精舍寺名四字上人但翻淨光故重述舊事題曰宿覺使寬主之稍種竹樹有所避隱出沒以爲風雨晦明之地而時與坊增巷交游若其間以招來其徒冀遇如覺者嗚呼余老矣病而力不給情而志不進豈非不復知以古人自期而懸流洄沒於異方之學者哉蓋世有畏日暮疾走揭狂而迷惑者然猶反顧不已余之記此既以自警而又以自笑也嘉定二年二月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

記

龜山楊先生祠堂記

前集 章貢黎諒編集

賢者之世漸遠而漸微或微而遂絕可歎也已若夫好賢者不然雖遠而不衰愈遠而愈隆也微子之命曰崇德象賢然則微者可望以復興與絕者可恃以復興是在後之人矣臧文仲聞六與蓼臧曰臯陶庭聖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於時相去既千五百年而其言如此雖然以二人之德而使其後不傳豈惟臧文仲哀之雖遠而萬世愈遠而無窮猶且哀之也龜山先生文靖楊公中立力行二程之道然王氏邪說節高而安行峻而和學者所師當世所尊可謂賢矣卒於紹興丙辰七十餘年而無仕者微不自業至賣其宅去絕幾何可不悲夫其四世孫子復病之爭想紛然太守余景瞻曰非也有司治此不過用交易法爾安能空手以得吾以義長民者也子姑聽乎自景瞻至郡有例卷百餘萬謝不取因贖以歸楊氏將樂更寇亂民居皆後起盜敬公之名故楊氏舊廬獨存然屋老且敗景瞻又修補其漏缺特立門巷黑白綯好矣顧子復尚無所衣食則又職於學官以廩之楊公有筆蔗史論一篇景瞻尤惜之曰是將為好事者奪去則肖公像於齋并藏其書歲遣官祭祠然後出陳之焉嗚呼其為楊氏慮悉矣微者可興也絕者可續也斯弗滅矣異時景瞻明銳果敢是非

賢否立見其守延平乃更詳緩曲折野人有訟呼業前兒女語之叔斂鋒鏑以立綱目晝勤夜思各就紀存今夫事之可為如揚公者衆而或未之為也然則雖其未入於景瞻職業之內者余亦不欲其出於景瞻思慮之外矣故余之願景瞻非獨以其能好賢而已也嘉定二年四月

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

自前世鄉村以分地撲酒有課利買名淨利錢恣民增錢奪買或賣不及則為改缺而當停閉雖當停閉而錢自若官督輸不貸民無高下枚戶而償雖良吏善政莫能救也嘉定二年浙東提舉司言温州平陽縣言縣之鄉村坊店二十五當停閉二十一有坊店之名而無其處舊傳自宣和時則然錢之以貫數二千六百七十三州下青冊於縣月取歲足無敢踳跌保正賦飲戶不實杯孟之酷醫住之饑強家幸免浮細受害窮山入雲絕少醉者鬻蔗雇耕抑配白納而求嘉至有弄畝而起反過正稅斯又甚矣且縣人無沉酒之失而受改缺之咎十百零碎承催乾沒關門逃避攘及錮盆子孫不息愁苦不止惟垂裁哀頗加救助伏見近造偽會子抵罪者所籍之田及餘廢寺亦有殘田謂宜賜縣就用禾利粗足相直補青冊之缺釋飲戶之負不勝大願於是朝廷惻然許之命既布一縣無不歌舞贊歎以紀上恩夫坊場之有敗缺州縣通患也今平陽獨以使者一言去百年之

疾然則皆所謂莫能拔者豈未之思歟某聞仁人視民如子知其痛毒若身嘗之審擇其利常與事稱瘠之有方予之有名不以高論廢務不以空意妨實然後舉措可明於朝廷而惠澤可出於君上此其所以法不敝而民不窮也疏別其事以請者知勝汪季良也為季良請且將行其說於他邑者擬舉孟植也九月日

瑞安縣重建廳事記

民於今最親也必有宮室居處合力奉之無難也民聚而多莫如浙東西瑞安非大邑而聚尤多且杉高竹皆叢產復廂穹瓦皆贅列夜行若游其鄰村落若在市廛層樓皆決或赴於今暮柱而朝達也是合以奉令之宮室居處愈無難也然余自童子見縣門甚卑挾毀置不常聽屋摧破無立人處棄而即他舍寒暑相控突令常降氣低色慘戚不恰字民之志落如也夫華於民而儉於令豈其理固然哉豈民姑自營而不顧其令哉抑令僅自保無以得於民哉不然則期迫會促月銷歲殞而不暇也慶元二年信安留君寅始建門樓後十四年當嘉定庚午嘉興許君興齋知縣事而大廳琴堂始克並立上極旁挾此舊倍差厚基博礎楹桶豐碩民來觀者傾動驚駭忘其百年之陋而以爲今日之瑰傑麗常踈踈而獨出也嗟夫宮室居處者言之無難而成之豈易哉夫以我則下衛上故靈臺之歌樂於始附子罕之朴盡其末力

以仁則上安下故君之經度積累辛者三載然後集此而猶曰不敢煩民也郭西有觀潮閣遺址平視海門象山慈龍魚龍變惟為一縣高特惜乎君既去不及謀矣

敬亭後記

初鮑商霖有屋於馮池河兩張思叔命曰敬亭且記之由此名聞天下百餘年亭廢歸薛氏子舒按舊基復作亭刻記其上程氏誨學者必以敬為始故思叔曰敬則實實則虛虛則無事矣以余所聞學有本始如物始生無不懋長焉不可強立也孔子教顏子克己復禮為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是則復禮者學之始也教曾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是則敬者德之成也學必始於復禮故治其非禮者而後能復禮復而後能敬所敬者寡而悅者衆矣則謂之無事焉可也未復禮而遽責以敬內則不悅於己外則不悅於人誠行之則近愚明行之則近偽愚與偽雜則禮故而事益繁安得謂無此教之失非孔氏本旨也然則何為曰禮之未復是身固非禮之聚爾耳目百體瞿瞿然擇其合乎禮者斯就之故其視聽言動必以禮當孔子時禮尚全完勤苦用力皆有條目可見也後世雖禮闕不具然是身之非禮者固常在爾出於已加

於人小則紛錯潰亂大則爛漫充斥蓋若白黑一二之不可掩其敢忽乎故非禮則不以視聽言動而耳目百體瞿瞿然擇其不合乎禮者期去之盡去之夜去之旦忘之夕忘之誠使非禮之豪髮毫芒盡則所有雖丘山焉殆無性而不中禮也是之謂禮復禮復而敬立矣非強之也因以補思叔之遺為敬亭後記嘉定四年八月

留耕堂記

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余孩稚時聞田野傳誦已識其趣出游四方所至閭巷無不道此相訓切今葛君自得遂取以名堂蓋其詞意質而勸戒深殆非文於言語者所能窺也凡人衣食居處嗜好之須富身而足則所留固狹矣然而念迫於室家莫之贏焉愛牽於子孫不能業焉四民百藝朝營暮塗各競其力各私其求雖危而終不懼已多而猶不足者以其所留不止於一身故也嗟夫若是則誠不可禁已雖然其留者則必與是心俱彼心不喪術不謬所連陌接畧量山積而隱諸方寸之小無慙焉可也不然則貨雖留而心不足以留也留之家不能受留之子孫子孫不能守甚至刑禍戮辱水火盜賊俄反顧夫之皆是也故廣欲莫如少取多貪莫如寡願有得莫如無爭貨雖不留心足以留也豈惟田野閭巷而士君子何獨不然葛君宅繞數畝無高垣大屋之居桑麻果樹依約可數有二子行穉其文早躬側履非禮不

動草衣木食自樂其樂然後知方寸之小為無窮而所留者異乎人之留也若夫由是以致其用則猶外物也哉

上蔡先生祠堂記

謝良佐字顯道受業二程與游醉定夫揚時中立皆為高第號上蔡先生學者宗其傳謂顏冉復見也不幸遭黨災禁錮未解而卒諸子避虜逃一死楚一死閩獨克念者落台州紹興六年給事中朱震子發奏官之尋亦死克念有子偕偕三子無衣食替人承行引養老母嘉定五年太守黃笛子耕修郡志訪求故家得之請見抗賓主禮給冠帶錢米買田宅祠顯道於學在二程後郡人驚異曰自黃太守來他日邦賦之沒於羣姦者一收敘公使之消於妄費者悉減節遂能以其餘興小學作櫛屋門增大學生食服有疇譚器有蠶蓋又設潛火立養濟葬叢骸政通化達生死潤賴此吾等所知也惟上蔡事不可解甚或強笑曰奚不切若是哉夫意有遠近知有難易詩曰烝我髦士近也又曰續古之人遠也興小學近而易知也祠上蔡遠而難解乎道非人不行不行而天地之理不章古今大患也先王比聯閭附而教其人不取薄也然其致道而成材者幾絕都曠國不一遇焉故尊之貴之珍之重之哀其死也尸祝以神之祿位以延之更世千百猶未也蓋公之也若使人奮其私智家操乎異說各不相統而以己之氣血所勝者為善

則道德壞而義理滅矣。解子耕之舉者，宜曰：獨上蔡事尤長，非不切也。昔正考父，燻粥於鼎，循牆而走，其後孔子生而孟僖子命其子學禮焉。謝氏之困於庸，如久矣。子耕既洗沐之列於士大夫，安知無達人出復佐二程之道，斯可以占天意矣。然則余之不切不愈甚乎？

同安縣學朱先生祠堂記

初新安先生朱公為同安縣主簿，今知縣事。毛君當時祀公學官。昔孔子既修述堯舜三代紀法垂後世，而黃老申韓之流亦各自為書。學者湯折畔離，苟私所受，未有博採詳考，務合本統也。及董仲舒稍推明之，與人主意合，則雜家異學始絀而歸。查於孔氏矣。始設祿利，歐葬使從，豈道德果盡信哉？故經師向生無有知者，徒為短狹蔽大義而已。獨司馬遷採論語發明孟子，不言利為傳世家。孔安國解古文論語，揚雄數稱頌淵篤好孟軻，小戴集記大學中庸鄭玄併注之。孟子有趙岐論語，又有何晏韓愈李翱文人也。愈本曾參翔尊子思矣。噫！二千年間，萌芽汎溢，若存若亡而大義之難明如此，則其博採詳考知本統所由而後能標頌曾孟子為之傳揭大學中庸為之教語學者，必曰：不如是不足達孔子之道也。然後序次不差而道德幾盡信矣。非程張暨朱呂數君子之力歟？今夫箋傳衰歇而士之聰明亦益以放恣，夷夏同指科舉冒沒淺識而深守正說而偽受交背於一室

之內而不以是心為礙，賊無幾矣。余每見朱公極辯於豪釐之微，尤激切而殷勤，未嘗不為之歎息也。夫學莫熱於好道，莫成於樂頌。曾孟子所以潛其心也，行莫如誠止，莫如善。大學中庸所以致其義也。夷佛疾疾也，科舉痒病也。公所甚懼也。毛君嘗與余學去而率同安有惠政，夫政之得民速不如教之及民遠也。

晉元帝廟記

城隍晉元帝舊祠，孤寄寒宴，牲粢酒薄，祝史桀慢，執吏清弛，不記其王。此土也。嘉定五年，江淮制置使黃公作新廟於石頭，切十壺有食，稅紹配焉。公謂壺名輩後紹當以序列，且均晉臣也。因徙置廟東房，又謂晉傳四姓常為中原共主，更七八巨寇不害其立，非用材致然耶？故設贈事兩廡，起周顛，迄謝玄二十人，表異之。又謂王導謝安獨晉所持以存也，故特像於廟西房，客或頰而嘻曰：深乎是投也。商周之相爭，終迂為是以銘常勒鼎，烝從拾，倘示其不忘漢唐陋矣。其味熱盛烈亦紀官爵圖形，貌有螭麟雲臺，臺煙之目夸其得意，及後子孫忽於念功，棄不省錄，運去物改臣主，同盡名跡，俱泯一杯之土，不暇為謀，徒使文士弄筆於墜編遺簡之餘，騷客費吟於殘煙衰草之外，其亦有足哀也。建康雖晉都邑，千載既遠，蓬草尤多。尋治城問新亭，豈復異時琴鬢哉？今不惜數畝之信，聚其賢勞，標饋以倫山川，具有楹楯，可想行者翼然如瞻太極之題止者，洗然如聞廣室之論。然則公

之好古非若魯殿秦碑愛其刻缺摧落而已苟有益於世教以今準昔猶一日也方王敦篡勢已成舉朝不悟尚安恬自若惟帝視爲腹心之疾决意討除憂辱逮身忠義救發至于卒殄滅之不然晉亡久矣蓋過於明斷而無不足也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賞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及氣倍勇績則擢孺子弟能破百萬兵矣蓋清言致效而非喪邦也二事終始大節疑史妄評故略著云

瑞安縣重修縣學記

昔劉君龜從率瑞安頓修學前記云聚銀二百萬不薄矣未久已浸散頽障墮級棟扶梁柱岌岌盪動如坐漏舟中邑人以爲大漸頽歲謀於余將自治之余曰止政在有司非紳民所敢干也此豈佛老氏室廬耶又可醜而就乎嘉定四年黃君葵初領縣賈無贏餘歎曰吾其捨狝士之職於學者耶葵陳觀大輝黃曰願盡力費此昔十四而學復壯好如新成焉凡吏之品有三上者以學爲吏其次本於吏而學以飾之下者苟吏無飾也君始至即修學視一邑之政無先於學斯知以學爲吏數世之論吏亦有三上者學成而能教其次雖未能教而以政養民下者無養豕飼獸擾之爾君知以學爲吏固不鄙慢其民教與養斯勉而進救世之論常曰吏必設學而教且養人最急不知吏當先自教且自養急願有甚於人者何也彼雖知以學爲吏燭物之智淺察已之功不添意則以

教且養者學民實則以教且養者病民矣烏得勉而進哉且自一令長以上所關於民殺活成敗不可須臾若但堅數十屋而官募數十士而外而曰教養蓋是矣何其易也故明恕而多通吏之所以自教節廉而少欲吏之所以自養少欲則民有餘力多通則民有餘情然後推其所以自養者亦養人廉推其所以自教者亦教人恕此忠信禮義之俗所由起而學之道所由明也余既嘉君能重學于先故樂爲君繫其勉於學者于後

利涉橋記

嘉定四年二月黃巖縣浮橋成林嘉叔和爲其知縣揚君言曰橋長千尺簷舟四十欄箇絳索隄其兩旁欄圍後祝訖三十旬斤鐵九千木石二萬五千夫工六萬餘縣東南車馬擔負而客之途皆達於橋西北樵採携挈而民之市皆趨於橋諸公跨天台陟懸瀉行過黃巖皆喜曰增一橋矣蓋奔渡爭舟傾覆蹴踞之患既免而井屋之富壘肆煙火與橋相望不絕甚可壯也古無而今有難也橋於江之險又難也台州有橋自唐守始君一縣作之抗其力如州倍難也頑子記以爲君酬余病未暇也叔和又言曰橋以未成爲難衆人所知爾以既成爲難君所自知也今歲別一團以待異日之缺尚懼不足雖然縣籍壞七十年矣君聚田百萬畝築而步折之更二載始得經界之舊君之力雖尤難而承其後者易矣易則恩無窮

而橋可恃以常存也。願亦皆之余。水心久往來皆村野人語，不到門外不知君材。及若是鄭大夫，非異人耶？舉鄭國解落，整比大効。小驗具於春秋，至捐一車則天下以為笑。彼漆南之易，視今之難，奚百倍。翅耶？豈古人於此則或有故歟？世常言極令人所難，不足以前古人所易，而充古人所易，不能為今人所難。何哉？叔和之論未余質也，可無為善。余少從叔和兄弟游，每為余言：滕江北山英氣浮動，花柳之麗，雪月之勝，無不在江。比余間至程頭，必徘徊瞻顧，輒阻江而返。屢矣，今既施橋而叔和與邑人日曳杖娛嬉於北山，潮生汝落，隨江降升，悠然如涼漢浴沂，以詠歌。令君之遺德而余已老，不復有四方之事，徒慨想而不能從也。因附見之，亦以志余之不忘斯游爾。楊君名圭，字國瑞，建安人。其承黃巖監司，固以材碎矣。是年六月 日記

台州重建中津橋記

人情欲求逸而物廢興不常成之。未幾壞已至矣，而况橋竹比板以闢江湖日涉之厄，尺量寸度而當往來無窮之勞，則安得支而久哉？故台州始作浮橋十餘年而修者，再未二十年，遂大壞矣。嘉定六年太守俞侯建以為不可復修也，議別造新橋。按前記郡以橋為重事，使五縣共之，其再修也取財於臨海，取水於天台，侯不以責縣，堅木厚材備工，如家高大重密，費逾昔數倍。既成，遺余書曰：吏治欲其無跡，吏術欲

其無煩，天下之格言也。雖然，可以無跡於已，不可以無跡於民。可以無煩於人，不可以無煩於身。吾為是州，不敢一日怠肆，顧瞻郊垣，百堵勸翼，錢與券提，衙必均而後通。今世之至難也，吾州既稱平焉，獲與釋殊時，較糴復轉，難他郡所未有也。吾州又稱寬焉，若載我提之背，負壞甚則壅且溺，吾旦夕去此民之所煩，敢不自煩乎？故吾竊有記焉，使知有跡之為無跡，自煩之能無煩也。嗟夫，侯之力勤矣，不可無述。然而以余所聞於古，無跡者常治，無煩者常術，爾不以為異而記也。今星以三周而記是橋者，四百年之外，千歲之內，記凡幾筆，橋凡幾成，中津之亭碑無所容，而讀不暇編矣。多而不專，無乃為名之病乎？侯曰：不然，浮屠之法有度人而籌以記者，室縱廣肘三十，其籌滿焉，苟有以利民矣，狀其多且後，必有考於此時之。久近可以驗工之良，若會之出入可以較用之少多，作之緩急可以知吏之賢否。此有志於民者之所求也。豈若峴首之為隘也，獨計一身之名而已哉？余無以奪其請，因併錄其辭。

北村記

戶部尚書吳興沈公園於城北奉勝門外，而使告余曰：北村畝餘三十，中涵五池，大半皆水也。其為蒹葭茂木之蒼然矣，靈壽書院劣容，則起而移老堂，巨屋也不過三楹而止。其為崇閣邃宇之居，樞矣。洲藏者

伏濠港限隔非舟不能通道相爲市者皆魚蝦之友
菱芡之朋而冠帶車馬之來絕矣併日却坐分夜獨
宿罇回棹轉穿南北而透東西遺音款乃常在庭際
而絲竹鼓鐘之奏息矣蓋其陋若此也惟對湖臺高
不逾丈具區前臨湖心遠峯明晦滅沒近而後溪鳳
凰毗弁諸山往往湊泊於溪山亭之下殆或天與者
雖然是亦樵夫野人之所同有也若夫城中甲觀大
園照耀映奪曾不敢仰視而側立也吾聞古之善游
者粗於天而不精於人今吾園莽而營之苟且而成
之姑以寄吾身於一壑之內而游於天地之外非所
謂粗耶故各其園曰自足而甲觀大園照耀而映奪
者非惟不敢望亦不敢羨焉余謂公冲約有清識既
以天趣得真樂而又能挹損其言不自夸擅可謂賢
矣余嘗評天下山水之美雖質文變態各異而吳興
特爲第一其山林地絡融液而浸灌者莫非氣之至
清淨止演漾澄瑩紺澌數百十里接以太湖蒲荷蘋
蓼盛衰榮落無不有意而來鷗去鳥風帆浪楫恣肆
渺莽不知其所窮昔之功已就若范蠡自不用若張
志和之流未嘗不道逸嘯歌於其間蓋仙聖之宅非
人世也余海濱之人山凡水俗常恨不得生長其地
而尚友其賢家今公乃以築園曲折名實大指使余
記之豈非所願歟也哉

信州教授廳記

閣上饒志無教授廳豈其缺歟教官稱著必與學校

別在城之東於扣請也難且其處卑下雨淅甚則往
來絕夫非其所宜居而居又不足以安缺之是也王
君夢龍始至召諸生之長鄭著計曰今直舍後多美
竹盡學地也民賞餼之而昔人弗知改當有待學歲
餘錢士得屬饗幸矣然吾不及常與士接則以義理
爲餽者教官之責也於是著挾鄭躡儒余鳳分事焉
作州與轉運總領亦稍頌焉未幾而師友所延家人
所燕街通戶達公私便之而君尤喜曰是舉也自大
官至庶役售材之節歸地之情無一不順者非人力
也余以爲不然教授師也與吏異吏任師不任教
也吏治舍師不謀居也子矜之歎曰縱我不往言師
不任教而子不可不來也又曰在城闕弓言師不能
捨寂寞而就子子娛城闕而忘諸手責之也擁篲而
迎北面而事而避正堂以舍可也修其牆屋不毀傷
其薪木而返可也然則師必守道不妄屈而後能教
至於室廡寢處則諸侯國人固嚴殺之師不以自累
也今吏部按格在擬或特命爲室差贏數千里至終
始坐學不敢離局長吏但以虛禮揖使上車親過反
在曹掾下所丐乞未有獲者國人父兄則曰是官使
教子弟爾舍館未安我何病課試外涉蒙髮謗論山
積矣蓋君所爲善者法使之然非古義也君既去繼
者施君應龍又曰我攜家背鄉一旦住好宅地利近
由君德也復自善請余記二君余友也故陳其奉法
於今而思義於古者勉之明不可以徒善也

平江縣王文正公祠堂記

湖外俗簡樸畏事而平江喜訟善過與江浙羣縣比其上風所從來久矣昔王文正公宰是邑民甚愛之生為奉祠豈非公能以德攝其民於平而不以刑迫其民於險歟公時初仕年又極少夫初則涉歷無素少則血氣未定公方嶮然安靜乃若老宦備嘗者賢之稟質要富與常人異耶然公既去平江又監潭之銀場通判濠州王禹偁薦其材可轉運使尋召至京師辭不拜獻所為文然後得直史館知制誥則是不獨長者盛德而又嘗以吏能稱矣其為民補弊剔蠹鋤其悍頑而興作利政以惠養之意必有風迹可述惜其世遠而不能傳也陋者徒以公為宰相民所夸羨甚至黽退舍蟻避席亦曰福力使然尤謬妄矣且有功德於其民去而見思雖狼狽困辱尚不忍忘豈待其必為大官哉不然則披嘗所臨蒞非不多而獲祠於民何其少也嘉定六年永嘉陳君觀任平江令蓋今之平江又異昔者舊訟始決而新爭無窮通賦適償而追斂無已至於版籍府藏一切廢壞君敏於應猝易亂為整未幾而臨大治則完揭亭舍以善道示民公祠故在長慶寺去縣七十九里君惠其不足繫民瞻也即學後新立堂祀公邑先大夫皆像於兩傍作四慕詩以風勸之其人政而疎俛而悟胎聖感召如公復出亦一時之盛也夫化不可驟而君之歲月不及待其久而成雖然余所謂有風迹可述必

於君取之縣有懷阜連雲二山高踰萬尋嶽巖反在其下其雲氣異物恍惚有無之間可以渺然而賦矣

葉嶺書房記

丙寅歲驛起師北伐余爭論於朝請昇潤江池別募兵急備守補接船器甲之壞以虞寇至未之許也無幾田俊邁為虜得郭倬李葵皇甫斌不任戰而潰中外恐悚遂出余金陵制置江上平陽蔡任子重賈璘在行數月虜大入淮民避走江南百萬家矣一日傳有胡人三騎抄水濱兩舟溺岸側城中聞之皆震動吏顛余前不能持紙喟然而歎始悟建矣以來虜輕渡江敢鬪明越之遠者非真勁悍不可敵也既挑於石跋甯復邀之定山虜遽解和州圍退屯瓜步郭僕雖敗而亦以困歸當是時子重專治軍事晝夜不得休息而余聽訟斷獄從容如平常不然則建康之人未見敵先遁墮建紹覆轍矣蓋有智者不待素習然必無懼而後智行焉若子重余特以故人子辟之不知其材至此也子重既累黜仕進路絕所居林阜折旋號七星山葉嶺尤近草木之陰與几席相錯因度為書房曲徑稍廡而讀書其中以為材無用於世則姑寄於書而已夫書不足以合變而材之高下無裨於書此為不知書者言也使誠知之則非書無以合變而材之高下固書之淺深係焉古之成材者其高有至於聖以是書也靜有以息謗動有以居功亦書也泊無所存而所存者常在功名之外亦書也百家

衆作殊方異論各造其極如天地之寶並列於前能兼取而無漏皆書之餘也書之博大廣遠不可測量如此惜乎余老死不暇讀矣子其盡心哉無徒以材爲無用而姑寄於書也

風雩堂記

昔顏氏樂其樂而忘其憂身如附塊家如擗稿人欲之累盡矣故孔子以爲不可及而賢之若夫曾魯異於三子則其樂可以名言而知德者可勉而至也浴乎沂風乎舞雩魯之楔事也陳宛丘鄭秦南皆是也方其士女和會衆聚交發彼外有所逐徇一世而在者固以淫情蕩志爲譏矣而內有所辨不與衆俱靡者宜不以閉關絕物爲病哉欣時和美備服即名川之易拜同魯人之願游詠歌而還容順體適此義理之中物我之平也身之顯晦用捨而已以舜文王之急士終不能畢用而無遺孔子嘗一用於魯流離困厄遂至終老况三子區區邦邑之間自許以求用何其陋也點之甘服閭里而自安於不用亦豈忘世也歟浴沂舞雩近時語道之大端也學者未知潔已以並俗遠利以寡怨懸料浮想庶幾聖賢而出處得喪之爭能全其樂鮮矣李公伯珍築堂豫章之園命曰風雩夫蔽層丘納巨海及窮奢極麗就於難喻或苟完粗葺取其易足皆世之奇人偉士所以娛耳目快心意也顧未有返道德之場宅性命之園何哉今公久於侍從勞於方岳退而休之無所復羨而能以點

之樂者自樂也手植拱把以俟干霄沼泚微瀾如在江濼草根木未祭榮悴之態而風雩雨露之教日新而無窮至於西山之崖南浦之濱舟車去來禽魚翔泳無不各得其得而又能以點之樂者同乎物而樂也然則性命道德將爲公歸宿之地乎與娛耳目快心意者遠矣雖然猶有待於物點之樂也無待於物顏氏之樂也嘉定七年十月

温州新修學記

學立於紹興初積久蠹毀嘉定七年留公茂潛來守既修崇之食增田焉告諸生曰時飾廡廡苟享其養而已若夫本原師友必納諸道德太守職也昔周恭叔首聞程呂氏微言始放新經黜舊疏挈其倚倫退而自求視千載之已絕儼然如醉忽醒夢方覺也頗益衰歇而鄭景望出明見天理神暢氣怡篤信固守言與行應而後知今人之心可即於古人之心矣故永嘉之學必兢省以禦物欲者周作於前而鄭承於後也薛士隆憤發昭曠獨究體統與王遠大之制叔未寡陋之術不隨毀譽必無故實如有用我瘠復之方安在至陳君舉尤號精密民病其政國厭其法銖冊鑑數各到根穴而後知古人之治可措於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而陳緯其終也四人邦之哲民也諸生得無景行哉夫學不自身始而曰推之天下可乎雖曰推之天下而不足以反其身可乎然則妄相融會者零落而不存

外為馳驟者羅邠而不近矣雖然未至於聖人未有不滯於所先得而以偏受為患者孔子進參與賜示之道皆曰吾一以貫之豈非無本末之辨而欲合門人同異之趨哉今觀曾子最後之傳終以遵豆有司之事為可略是則唯而不悟者自若也子貢平日之愧終以性與天道為不可得而聞是則疑而未達者猶在也且道無貴而苟欲忽其所賤學無淺而方自病其不能深乎諸生側聽轉相語自學官及其父兄皆請余筆受嘉定八年五月

漳浦縣聖祖殿記

漳浦五千戶良山蔽其西南屬之海特高秀多異峯相傳特見巨人跡山中焚果自熟不知名數就啖者欲持去釋迷矢道近人而奇詭不常如此非止以禽獸草木為廣大也郭西古陂涵受眾水脩數里有真君道院初 國家感冥會按道書命天下皆立聖祖像長吏拜伏如京廟禮而殿在焉蓋必山水合吉而後神靈依之所以助民福祥折 國求延也顧民情吏慢公私室壚無能與山答陂廢不治枯落見底而殿亦徙置邇於樹祠然則山水背人而神靈失其所棲宿矣故至今其俗尚陋狹反為下邑非天不界人也人自棄爾趙君師縉之來偶以事行西門訪道院周視良久忽若心動道士言狀因慨然曰政莫先是耶即以其力復殿舊址浚陂葺堤閉縱以時使水常滿澤而謂邑人曰據陰陽法坤中上位也水之

長生俊秀所出也邑其興於善乎陂陰為堂中湖為亭高有桃柳下有菱芡紅敦綠繞俯仰映帶然後山水之與人若拱若揖若響若翕寢食坐起無不與接神之居嚴以清民之游和以安令於其間上敬下順無不自得也夫好不度義而恣情之所發故有聲色田獵之娛珠玉裘馬之玩甘於獨往而人莫能同聖人未嘗不深致其戒也至於所好者山水則以為豫於德而賢之豈非動靜協應物之宜壽樂由反躬之幼歟然其汎之瀟茫適之幽遐家薛蘿支鷓鷯亦甘於獨往而人莫能同固不取也君治縣寬簡即山水之近與 共樂以寧其神是可書矣嘉定八年五月

紹興府新置二莊記

嘉定七年越州初建二莊於諸暨縣古博嶺越之西皆海也水怒防失冒寶盆鹽白楊市兩縣間蕩為滄溟事聞 上遽頒經常命太守趙公彥俊築堤捍之起湯灣迤王家浦公又益以留州錢千餘萬役自秋復夏乃畢越人謝曰昔土塘而今石宜可久無患公慨然曰未也堤之始穴尺寸爾慢不省積歲月大潰矣今雖壯好後將復然石何能為初民杜思齊獲罪家沒入公請買於安邊所別藏其粗以備補完一也越為郊畿而民不勝困卿相迷守而治反疎鹵城堞營署無不敝缺聘問燕饗無不削損若夫命卿論秀合樂以侑之古今常禮也然且寂而無聲數十年矣公又歎曰越為東諸侯率而簡陋至此况以貴傲士

哉幸吾在皆略具而鹿鳴歌矣若異日何因思齊之餘又買諸傅氏以待三歲之用二也余知公者故以記來請嗟夫政未有不得其本而後成其末也故捍海之功巨而害原於小舉士之費小而所關者大二莊之作趙公知之矣非特此也券易米而致鎗三物相流通不貴糶矣持券索錢昏暮無不與天下坐會子犯法相望不濫罰矣勤收而儉藏以貫萬數者四十乙亥大旱舉以救民不病歲矣有本之功也抑又有焉夫名峯異嶺在揚州蓋百千所獨會指為鎮山越之奇勝峻特擅於東南者以山也其深泉高瀑百道爭流昔人浚而為湖山之窈窕條紆媚於越中者以湖也湖今廢矣公能疏鑿以復漢晉之舊存王謝遺迹則治越之美可垂無窮二莊區區又豈足為公道哉雖然天子召公歸矣嘉定八年

東嘉開河記

温州並南海以東地常煥少寒上壤而下濕昔之置郡者環外內城皆為河分畫坊巷橫貫旁午升高望之如畫奕局求嘉非水之匯而河之聚者不特以便運輸吉舟楫也而以節地性防人災安居利用之大意也其後承國家生養之盛市里充滿至於橋水隄岸而為壑其故河亦狹矣而河政又以不脩長吏歲發閭伍之民以濬之或慢不能應反取河濱之積貫之湖中故大川淺不勝舟而小者納汙穢穢流泉不來感為癘疫民之病此積四五年矣淳熙四年戶

部尚書韓公之來守也其九月即用州之錢米有籍無名者合四十餘萬益以私錢五十萬命幕僚與州之杜里長務間民為工一萬三千有奇舉環城之河以丈率者二萬三百有奇取泥出甕兩岸成丘村農闢之爭喜頂去一日幾盡畢事則天雨兩旬於是洒濯疏蕩而水之集者深漫清流通利流演維遠坊壘皆有輕舟至其下民既得以舒鬱滯導和樂而公之治遠以清平而成蓋先王之政以養人為大生聚所資衣食之有無此上之責也封疆通路城郭溝池其修補濬治之功此民之力所能自為也如使官亦為之則費而難給矣後世道失乃以廢官益民者為政之大然吏懼其費而不復為之或不不知而一委之民也而其勤之或不以其道使之或不盡其術則徒擾擾而已矣夫上之於下豈必與之較哉民以為不能者官自為之可也民有四五十年之病而上無一日之故則非仁者之用心也公之為是後也可以知其仁矣故州之人相與刻石記之以載公之仁亦欲使後來者知所考云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記

郭氏種德庵記

前集 章頁黎諒編集

余同年友瓊州刺史郭宗之既沒十年子孫鄉用舉者五人知崇陽縣岳卿鎬主簿廳中乙科皆會余客成之陽始余與宗之別長沙宗之卒而余有大戚不暇哭又不能吊相對慟而已故訪其家事詳譯森鄉曰先人葬蓮堂蓮堂之山吾數世墳墓所藏也並墓之廬吾先人手所建也郭氏自鎮將傳祀三百約而父勞而安至曾大父正信均取一縣所取平也夫父施捨惠助一鄉所倚成也而後先人土以文顯吏以善最然而端直寡偶不視時向背縮斂自愛不倚勢進趨每曰吾欲先世流澤常在子孫使墳墓求有蔭託爾奚以多為故廬上之題我兄弟以種德為之名者先人之志也余聞而歎曰允哉夫家非德不興德非種不成雖一人之家未嘗不與天地同其長久所以不能者天地種之而人毀之也人之所就未衰末而以丘山之心承之為益幾何然則謙者種之盈者毀之也我可得彼豈可以復一夫攘臂萬人裂其肘矣然則讓者種之爭者毀之也義勇而先利怯而後君子也小人反是然則廉者種之貪者毀之也冥升疾走營必失脚必蹙徐行安步神乃泰氣乃舒然則退者種之進者毀之也為其厚不為其薄治於已不治於人寧散無積寧儉無吝皆所以種而不敗

毀也朝種暮穫市人之德也時種歲穫農夫之德也種不求獲不敢毀不敢成聖賢之德也冲漢之際萬理炳然種者常福毀者常禍天地之德也郭氏其知所以種矣知所以種則知德矣嘉定八年十一月

信州重修學記

余記教授廳之明年施君應龍大修學君用學法肄士士初不便已而出諭語孟子書交問更質指中庸大學為之歸益以司馬氏通鑑士乃附悅有確於心相率請曰先生患教以遠者使變而至道厚矣然惟此學始元豐餘十紀權利行盡身且不庇教於何立君患之復召鄭著余鳳約歲損食命工先木相次信二守東方兩使屬縣長助各有差使揚夢庚鄭連諸為覆撤像殿之壞十六飾加彤朱作論堂櫺星門崇大於舊偃植之敝尺以上悉易以成材上瓦下磚楹間之門牖無不重整祭之豆蓬冠佩章甫無不新設噫亦勞甚矣始余以師之室廬非師之責也今併弟子之室廬亦師之責矣古今固異事也及其成功一而已渠古之是今之非哉施君於是則可以教矣昔孔子歎材難而舜止五臣周之亂臣僅九人焉孟子亦言由堯舜至於孔子見聞之際彭彭乎莫之企及也道之凝聚顯發此最其盛者然而本之為中庸固天所以降命乎我爾要之為大學固物所以會通乎我爾性合而中物至於和獨聖賢哉乃千萬人同有也何孔孟所稱稀闊而不多歟由孔孟至於今又加

久矣其可補者何寥沉而不繼歟嗚呼安得不傳類
廣倫以明之畢躬彈力以奉之歟此師友之教問學
之講所以窮無窮極無極也雖然有一於此方周衰
不復取士凍餓甚者幾不活矣孔孟不以其不取而
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
也後世取士矣師視其取而後教之士視其取而後
學之夫道不以取而後存也故愈微然則教其所不
取施君勉諸學其所不取信之士勉諸嘉定九年正月

長溪修學記

縣初設學不置糧士雖居不能食也先令黃君龜明
自出新意分釐收拾良苦然後始得食而學屋百楹
又破漏傾側幾壞幾重則雖食將不能居今令江君
嗣祖治多暇日徑來坐直舍斤鋸不煩役徒不畧而
壞者思成墮者忽除則居與食皆遂矣其為士者數
曰自變質後為今何帝數十獨二君有功於學類以
久存而江君勇於為民凡可以自力而利其人者不
待告請常先事舉作無怠古人所謂心誠求之非緣
飾學校以美其名也故相與謀而誌記於余至五六
要必得乃止曰吾欲使後讀是記者思其令不忍忘
爾惟長溪彌亘山海最巨邑宦游滿天下廉村薛氏
舉進士為閩越首赤岸尤盛往年迎蜀人師先生于
金臺寺事之如古游夏之儔其言論風指皆世守之
先生歿即寺建祠正歲若諱日必奠謁成禮冠者童
子皆在丙子踰一周敬恭不衰蓋其俗樸而專和而

靖其士釋於文而專於質既能思其師而不忍忘固
宜思其令而不忍忘也夫師之不忘以道令之不忘
以政三代遠矣今有政而不由學孔孟遠矣師有道
而不知統也學非一日之積也道豈一世而成哉理
無形也因潤澤浹洽而後著此允之所以貴講習也
其始若可越其久乃不可測其大至於無能名皆由
悅來也江君益揭先生而祠於學以慰其父兄之思
擇士之知倫類統紀者主其子弟以繼先生之道使
習而愈悅久而愈成是先生因令而愈不忘也是令
與先生交相為不忘也嘉定九年十一月

温州社稷記

社土也稷穀也非土不生非穀不育國始建則壇以
祀示民有命也風雲雷雨隨地而興禾黍菽麥腐種
而生神明之所由出至嚴至敬不敢忽也怪滋誣誕
之說起乞哀於老佛聽役於鬼魅巨而龍罔微而蟬
場執水旱之柄擅豐凶之權視社稷無為也嗚呼豈
民惇而不知禮哉乃長吏導之非其義也蓋温州之
社稷昔者莫能詳矣某自童年見其壇陞頽缺旁無
四牆敝屋三楹飲傳嬉遊聚焉祭且至徐蕪弗草草
備燔甫畢已叢生過其舊矣地氣一不應浮屠之普
覺行廟之祠山歐洲之玉函莆杓椒立之二王海神
奔走拜伏呪誦如雜社稷額漠然無預也夫莫尊於
地莫察於地衆靈望望環拱效職者也何急彼而慢
此哉故曰非其義也嘉定四年守揚簡始加甃土上

於是灌莽尤盛刺壯城卒專修平之十年守葦嶸抗其大門改造齋旁築牆百五十堵具凡佩服器用之須揚公謂守莫先於社稷華公曰吾寢處漏不補七觀游無用也二公知以義導其民矣夫山水之高深像設之詭特舉靈羣望託之以為神也社稷無有然則民之耳目雖新於一時而不能久於異日矣古人必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鄭康成曰右土田正之所依也周人以粟卒我曰使民戰粟以為恐懼不自安非親地之道也未嘉之木莫宜於豫樟豫雷出地奮也樽草之也皆美甚之名也數百年其大百圍其崇千霄民無敢不肅也然後知古之治其國者社稷之臣今之守其地者社稷之守十二月

李子朝記

初趙公彥瀾為晉陵縣聽民訟多族姻也所為訟者資產割裂也子本貧易也什伯必取鉢兩不捨宜於汰而恩義絕處以情而廉恥夜趙公曰噫殆將井親戚骨肉耶矣不訟而猶訟也顧城陰寂家有屋叢篁中太半摧塌曰李子朝也又嘆曰彼薄千里之吳不王而食於此邑人故忘之耶徒爭之為病不讓之為貴今故忘之耶宜不訟而猶訟也即市頭改築題曰有吳延陵李于之祠與僚佐奠謁盡敬二十餘年矣人心感動之際洩視牒訴損益有考也而竹幽水清過者披襟李于存矣夫余嘗疑泰伯既遁於蠻柝其俗以自悔則子孫之於文獻禮樂非有先君王之舊

聞也李子何以能知羣聖賢之德業歷見中國卿大夫所言皆中其過豈非命世傑識也哉至於父兄好勇輕死約不傳其子而必傳其弟則道固已行於家矣肯嗣吳而治為文王可也何願於子臧蓋其志遠矣大矣讓所以畜德也毫釐之讓足以滅丘山之爭國猶未離乎爭也不幸有毫釐之爭則滅德矣斯季子不為歟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非人者形具而人非者之謂也又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嗟夫孟子信以不讓為非人而又以為非其人不能讓乎何前後異指也由後而言非其人不能讓能之者泰伯至季子五人而已是絕天下也由前而言人皆能讓天下皆季子也晉陵其邑人也而不能乎不察而已矣當以孟子前之言為正嘉定十一年

宋吏部侍郎鄒公墓亭記

余友胡倫道知常州書來曰鄒公冢在此學官弟子薦省必時禮也家浸遠而賈落落奈不亭守無廬山中松栢皆盡然而敬不專於家者我其責歟教授趙緝實始作亭我命尉朱起章治旁廬舍予問民衣食以居而汛除焉墓四隅樹之木疾以長而茂蔽焉若是則視其家無遠矣授甫就業已畢雖然我欲求父如一日而後此勤惰不齊奈何思其氣類一而終始能不慢者惟學之士庶幾故又使司戶朱中守序其意以請季子詞而託之也公名浩字忘完章子厚獨相

日任諫列子辱迷國罪無匹明最大者 二后廢立之際尤大者臣子不忍言也公既以死爭而子厚持遂殺公祖問皆坐貶旅次不容獨會其即敗僅免爾小人猶僞撰公疏激怒 宮闈故雖元祐黨籍已赦而公三窟謫屈伸榮辱之變未嘗不以正也 朝廷雖塞言切鄉黨常和樂識慮雖達權操捨常循經學術雖敏辨講肄常鈍默修之身及家未嘗無本末次第也諫必行人臣之榮遇也然道之難全而非節不著喜聞過人主之盛德也然事之難明而非節不顯紹聖迄宣和諫官五御史一皆憂條有重名者也記曰釋奠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嗚呼公可以為故矣學之士仰綴一瓦俯緝半篋而楹楠自新也雪餘霜枝蒼鱗翠甲而樵牧自絕也出以公之道而仕處以公之道而止而進退自明也衛道托於學之士也深而士之報宜厚矣衛道名衛越州人

永嘉縣社稷記

晉析永嘉縣置永嘉郡更名縣曰永嘉在隋唐間其社稷步積之三千二百八十六中容八壇圖籍轉相授所從來遠矣淳熙後故夫者二千有餘壇陞淪沒即於佛祠令不能正也嗟夫豈其邑小其民寡不足與正耶將其事緩其効迂正不正皆無益損而致然也山陰胡衍領縣二日駭恨愧惕若疚負在已按舊圖就南楠北還得故步垣千尺磚之用政和儀崇五壇壇石皆青表之門道啟之房宇嘉定十一年秋告

新社成禮然則果於行義可以為勇復於已失可以為難先有司之所後可以為敬參而具者賢也君辭避不肯當獨推言之曰古民人社稷常並稱有其實也後民人社稷雖並稱名而已矣實則較之耕稼而養神霖潤槁皆神力也名則視其耕稼而取穰旱忍水非神禍哉州之取總其凡猶竊民譽縣之取煩其目惟聚民怨縣社之名僅存者幸也古之立國左祖右社嚴事如一朝市均等無相離也後世或遠或近幸意而為爾自晉唐置社碑在大城盡處今蕃庶尚草萊雜昔稀曠人跡絕矣野廬老圃盡以奇葵菲華療巨棟曷託蒼蔭焉永嘉之社名幾不存可畏也夫治術同異吏宜攷詳地勢偏隔人且自怨今姑罪之免突彼敢議哉衆又謂君思深之至此也幾於仁君役民甚簡不妄勞費責輸以時不苟貸假然則審其取者養民之始正其名者致實之漸也故并記之九月

南安軍三先生祠堂記

南安者昔周子二程相與講習其地羣聖人之道賴以復明學者紀焉信安劉侯行父始即學東偏券市考室與祠之如學初侯既造設廳飾以兩序如樓其上又移試院位於勝方而益其舊役費皆倍祠數十然自以為不足錄惟曰懼三君子之奉有失其治南安刺賊直散兵不用常詔稀減刑甚省宿負稍假敘不急民物富崇略如承平然自以為不能化惟曰愛三君子之教不行於是為其士者思久侯之愛與祠

並也以記來請余觀著今漢而後諸大儒得祀孔子廟庭者三君子過之遠矣而乃未之及或官職所臨縣州所生與所講習祠或因於學或別於學夫道非繫於地而尊道者猶敬其所從始特時事之宜非曰禮當然也必著令而通祀斯稱矣然則三君子亦何以過諸大儒哉蓋道之所以掩簡於後者天與人殊而人與已殊道非其直而學非其學也理不盡從膠昔以病今心不明始捨已以辨物勤苦而種皆文瘵之末鹵莽而獲皆枝葉之餘楊雄韓愈猶然况其下乎自周子二程以來天之命我者獨乎不離也我之事天者物乎有合也舜文王之道即已之道顏淵益軻之學即已之學也辭華不熟而自落功利不抑而自退其本立矣兩迷者岐也四達者路也邪不亂正燭火暗室也旭日方旦也幽不掩明大經大法未嘗不炳然具見而何塞路之有此其所以過之遠也覺於是而進余所進也安於是而止余亦止之嘉定十二年七月

台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

學者取道之地而仕所由出也或畔道從利苟築其身欲復之於學弗可受矣况可祠乎台州之學得祠者三人羅提刑適陳侍郎公輔陳詹事良翰提刑用不究故事不願余聞鄒若言熙豐外責人視民甚高萊變燎恨不力也是時能懷慨建白保赤子以對天命惟江都令羅適弋陽令董敦逸二人而鄭公獨謂

羅公見而得之然則推於所不見其不畔道審矣方靖康憂恐憂艾已泮豈不尚合侍郎發明四肢心腹之論無過此矣竟失指速去然後彷徨宗廟卒成分裂之禍及隆興英睿憤激大勢宜若遽振詹事力守絕和不棄地之策最專一也使聖忍待之虜自當蕩析豈遺種至今哉雖紹興復用而已與大臣異議終不留雖乾道再入而既為近習擅事迨自退二公任諫諍位從官立朝本未天下誦之豈惟不畔道而固行道道雖難行而亦不苟榮其身而止也士在天地間無他職業一徇於道一由於學而已道有伸有屈生死之也學無仕無已始終之也集義而行道之序也致命而止學之成也後世地或千里無學其君子以意行道晚進闕遠不知所從慶曆後名一功著一善往往復之於學矣今其秀人美士羣萃而校處朝夕瞻領拂拭像服如三老之存春秋盥薦饗醴芳苾如三老之饗而又仰其大節府其細行無不皆可師也為聚道之助不既多乎或疑侍郎不右程公學術若少異然按程公親為孔文仲排劫而與孔公並黨籍史記晏嬰非孔子而弟子稱善與人交兩賢哉嘉定十二年八月

質發觀記

觀即八詠樓也道士陳守正職補治歷十年乃具夫山時以近則迫而易窮川浩以遠則湯而難限皆游觀之病也金華雖高千仞旁走三跡靡迴回環不自

意深入也其餘漫龍伏岡林茂野蕃若輕若軒若萬
馬縱放於平原歸出鱗沒不可控搏兩溪廣長會清
合涼匪厲伊方徐納于江南山絲絲菓疏之區拓桑
之園日月風雨借其姿態霧煙氣雷相吞而光
氣靈響之答於耳目異矣四顧百里不湯不迫有臨
望之美無游觀之病所以東茲樓榭最焉肯沈約始
建而地以文顯意士之游者必有得於斯而余不能
知也近世大儒呂公出而人以理著四方英俊歲常
數百千人無不登茲樓其得之孰淺深高下則余雖
或知而亦不能盡也山水至善之所存也游於是者
密悟為善之機反冲藏約而內守通變達化而外應
寬施忘其偏吝朗豁消其間鄙德成性安而動樂靜
壽之功驗矣其或不然豪怒使酒傲而為狂感物悲
憤鬱而離憂巧諷詠益其輕肆謬題品示其美拙是
游觀雖不以病夫人而人反以病夫游觀也可無畏
哉嗟夫呂公歿又同時並游俱逝余亦老不復至矣
故因守正繫其語使後之游者有考也觀初立於唐
史曰頊女之舍也遂以名州太守洪邁請錫嘉字故
曰寶發天象越矣星辰之躔次難言哉然而槍擗每
效福嘏頌集邦人奉承無敢不肅豈非地勝故耶守
正與其徒尤不當以人而病夫游觀也

宜興縣修學記

戴君楠宰宜興既補弟子負食於學視學舍杜整者
惟高尹商光宣化堂羅令仲舒東序堂亦傾敝餘或

缺或毀顧其士陳夢印章恣夫買勞縣材棟工優作
壘三年復修堂廟設大門門左右挾前崇門纒對立
西序宗子小學凡職列之次故所無皆具然後使流
夢龍來言曰噫可記矣荆溪禹貢中江也清秋澄澈
雲木榮帶君山最雄秀嵌洞尤侏偉蓋自楚漢為東
南稱首近蘇公去萬里蜀周覽天下擇陽羨而居其
疏展燠麗兼之矣方周孝侯童駭縱暴至此以異物
一旦感激殺虎斬蛟從陸士衡兄弟前死不卻顧大
節尚生存或疑非地力之勁挺不能也熙寧更用經
義士初昧弱於時開封禮部有邵集矣親東有余選
皆第一京師之大四海之廣一邑而擅魁特者三或
疑非地稟之文筆不能也夫發於勁挺孰若納於中
和華其文辭孰若厚其根本根本學也中和道也地
安能預哉顧黨互鄉地耶其人也魯多儒衛君子人
美其地也今天邑之翹材穎質將進於道必約以性
通以心肝脾胃腎無恣其情念慮思索無撓其靈則
編氣不勝而中和全矣特深於學必測之古證之今
上該千世旁括百家異流殊方如出一貫則技業為
輕而本根重矣學與道會人與德合登而立可以奄
魯衛長流可以觀逝則山川雖富同游於履載之內
義理至樂獨行於物欲之外矣豈非令長修學之本
意哉畫畫之溪猶浴沂也善養之實亦舞雩也非騷
人墨士專而有也嘉定十三年十月

潼州府修城記

自李順滅蜀安樂至今漢唐不遠也然民離於兵久而膂力積銷弱地離於兵久而預防益簡漢及魯家

窺度則不足支倉猝有事之用近張福叛遂制置我

總領劉毅縱橫吏或死或地無敢抗者已殘利遂將

又潼川李公臺初命為牧即疾馳至與提刑曹公叔

遠集義壯情西軍賊所從縣鎮加警陸堞之毀塞亟

治投木隔敵凡可以壞賊之具宿設晝夜教厲上下

同意誓必死守賊規同遂巡知決不可犯竟取他道

而去嗟夫不獨保一郡也乃捍護成都一路功伐隱

然非智奏講勇立斷安能接二百年生養使不失哉

既修城門西牛頭高峭騰突按圖志相里賈據其上

攻城幾破二公謀曰城幸而得山天遺我也可委於

敵而外求險耶於是追改往潯陽嶺連趾通合為一

一州者為蜀慮以慮蜀者為天下慮可也嘉定十四

年三月 連州開楞伽峽記

湟水會衆流東南東兩崖湍怒激躍勢傾百里舟行

必踰峽矣然後喜無患夫山水之險亦所在而有此

固其著名者耶嘉泰二年崖墜壅水高者數十丈下

者百餘尺雨不時霽則絡谷倒注橫溢航楫不通估

貨不行嘉定庚辰太守楊侯察始至歲適大潦城邑

吞沒漫為湖海四顧歎曰州素薄監司未有意將孰

弭茲禍轉運判官劉侯強學聞而矍然亟舉兩司八

百萬實其費是冬遂命司法李華郡人張浩大議疏

石梓運大石鏡落上以火攻下以堰取餘隱石藉點

平流中尚數處工不知所為華創巨壘鑿貫木百鈞

屬如李君奔走畢力以出連人於塗炭之苦此豈非
天人之所同願歟未幾侯遷提舉常平二公方卒處
余憂其能為所部得惠致利民必被賜矣嘉定十四
年七月

茶陵軍賦苗置寨記

茶陵中縣十比衡陽三四紹興初以其旁午廣處諸
郡寇賊所見伏故建軍陞使示有蕃衛而強其縣所
以安利一路也嘉定初又以其直詔州千里無官司
雖般不忌寇賊輒發故裂三鄉別置郵邑戍及水口
蕃衛尤密遂廢軍罷使而弱其縣亦所以安利一路
也雖然安利一路規令材何如不在跡強弱今昔異
規未知孰是而茶陵則有二患兵移於新邑無衛民
不安賦移於新邑重輸民不利經教令至盧君子及
君雖有宇養之方制御之略顧事已壞欲挽回得哉
余友趙蹈中轉潛湖南祭而憐之蹈中明果肅坦石
良鋤姦捕劫羅天錫等罪不道以上論知律取其粗
石三千八百補茶陵之缺正足賣財物貢三萬四千
立古雲巡檢求食七十人然後畝之增稅者盡除夫
之荷糧者悉免官急惜而先期者償之口窮之而殺
負者貸之營圃初成弓矢初張習教有晨部分有容
上下感悅闢訟掃省炎帝朝孔子學及耐署久敵加
整治功堅舊跡衛海巷溝而陰之街石粲然刷比歲
焚劫之醜還百年富盛之樂蹈中愛君材有餘不驚
於朝力無不盡民既幸其私我相率來告曰必記

是不忘夫始議必詳慎恩難垂若分遺丞佐迷受民
詞不亦簡而易行乎奚別置為業已析裂餉饒失供
不併請乎矣後患為士兵杆其境耕而後食茶度頃
五千無遺萊曠土可尋乎奚仰哺為禹禹成五服因
物自然安得巨億之財為一縣地哉本蹈中意欲以
獨厚茶陵者福惠所部耶嘉定十四年九月

撥齋藏書記

余友衛君吳清整而裕淡泊而詳酷嗜書山聚林列
起襟齋以藏之與弟兄羣子習業於中夫其地有江
湖曠逸之思固有花石奇詭之觀居有臺館溫涼之
適皆略不道而獨以藏書言者志在於學而不求安
也又其自以為為標者真無用於世矣非退托而云也
按孔安國皇名墳帝名典堯舜在焉然書稱君稽古
四人高辛而上無預也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不
知說所謂古何特也六世之籍不存矣以子牟子考
之不可訓明甚然則所謂古者唐虞以後爾故孔子
於義是之前亦安弗講若夫討禮而尊天子正樂以
無諸侯大夫春秋修而不作詩書因其舊無所更定
世儒往往未能明也司馬遷創本紀世家史法變壞
遂不可復者在推虛無沖漢正道廢裂遂不可合孫
吳以坦詳祖兵制申商以險刻先治道若夫言語之
縛為辭章千名百體不勝浮矣韓歐雖挈之於古然
而益趨於文也經傳之流為注疏理等臆解不勝妄
矣程張雖訂之於理然而未幾於性也凡此皆出孔

氏後節目最大余所甚疑而君所藏皆具有焉蓋君之力良難而任重矣問學之要除之又除之至於不容除盡之又盡之至於不容盡故稱鈞石必以銖會億萬必以一讀雖廣不眩也記雖博不雜也日馳月釋心形俱化聲色玩好如委灰焉然後退於櫟而進於道矣固宜漏教美而以書言也賢裝綺藉不敢觸手金墮石室猶存其人滋外歎非內歎嘉定十五年二月

湖州勝賞樓記

凡城邑據江海波澤之勝皆即以爲賞蓋物常聚於大矣吳興三面切太湖涉足稍峻備浸可几席蓋也然四水會於雲溪鏡波藍浪梁栢動搖而靚粧袿服之倒影互爲散合衆流放於荷葉浦沉清浮綠鳧鷖樓止而倚荷文菱之羅生無有際畔特嶺嶺巨巧石縹絡頗柳胡之重勢而蔽遮其寒風故其人意安而氣和舸經舫縹緲繪綵縷細聲窈眇豪唱激越宛轉一州間隨地而勝隨勝而賞無不得所求具區雖大不暇觀也夫豈娛於耳目之狹者易徇而迪於心志之廣者難親耶亦其神靈爽異所獨鍾被雖大而此不小也國風廢王道息柳惲以江南曲名於特古之採蘋莕盈而益熟薦於大宗禮至敬也主於少女教至行也惲之採蘋徒詠而已其思蕩其志淫豈召南本指哉然而詞人藝士爭共誇述郡之勝實由是而治敞堂與館益盛於今太守趙君既新白蘋亭復樓

於側其言曰清風水道碧瀾山隱兼之者斯樓也力能見朔而不爲者民方與我游於麗密之內我不敢與民縱於青冥之外也雖然以道講民見胡可哉白居易論謝柳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按史惲守吳興前後十年其政清靜吏民所懷病去而乞留千餘人居易偶不詳也政在平平在久加以不倦齊土可使沃窮閭可使富况蒲魚豈行明山媚水素稱勝絕乎君初至損稅直增學廩親不葬女不嫁廢疾無醫死無歛棺皆助之恐不及可謂有志矣惜其暫不得久近惠而未及遠利也故錄以次惲君名希蒼字漢英嘉定十五年三月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序

前集 章貢黎諒編集

送劉茂實序

劉茂實為知奉新縣事其序送之曰昔之立法者以職官令錄近於民非舉其材不得為之最重者改官而大縣奏上天子臨前侍即請臚句傳而命之謂之冊及第由是脫吏部而登朝廷矣蓋其厚以一縣為寄而超尊之非血士大夫而苟禁其身也及其久也循習而例不明以為凡仕者必關陞必改官此上所設以待人之求而其進取條目之限當如此也自改官至外員即有祿以傳其子所以備一身之事爾故其既得改官也反以為格法之咎曰何必使我為知縣而厭苦之至常避免而不得則勉強而後受既至如不能脫未有樂而久居者也皆務為苟且之政雖欲無大闕敗然積百數十歲以一意相承而功化之陵夷甚矣嗚呼以不樂為知縣之人改其所履之官其必至是歟然余見今之論者真以縣為難治位卑責重不可以自為又不自為者為罪也亦未盡力而已秦漢以下顧何容有易治之縣耶獨未知三代何如耳曹滕邾莒有南面之尊未嘗得自行其志雖孔子之門人毋求仲由之果藝又未嘗不以宰邑為難然則縣之難治亦非獨今世也其要使為國者盡去煩密之法無破產之役無雜名之斂一出於簡古而不以所難責吏則庶幾公私之論可一而民可

善治矣不然則或幸而得仁厚通敏之才不以改官為身計而能因今之法度以行其政事之仁然後可望以一縣之善治也不其難歟茂實材厚通敏順物險易其君自勉以道義之重而為朋友之所望者當何如况一改官之利哉所謂幸而得之者也故於其行也歷道古今之變以告之不獨慶奉新之人將蒙其澤而茂實之功名亦可少見矣淳熙九年八月日序

石庵藏書目序

石庵書若干卷承奉郎蔡君瑞藏之始蔡君之伯父曰居士葬母因其地為廬君紹興十九年大旱糶穀石五千二百足錢居士將以所餘穀散之而思無名特奄傍有石冒土而奮如蠶根叢萌故發而尚鬱者遂為萬夫備使出之高二丈廣可三之石溫潤如玉質故名石庵云蔡君念疾人多貧不盡能學始買書實石庵增其屋為便房願讀者處焉買田百畝助之食嗚呼蔡君可謂能教矣富者知損其贏以益市書與田而收卹其族人則無富之過貧者應聰明之小大以書自業而不苟待衣食則無貧之患教成義立而族多材賢則玉石之祥其遂酬乎君之從孫武學諭鎬與余同寮以請而叙之淳熙十五年三月 日

東溪先生集序

君名伯熊字元朝姓劉氏居簡東溪號東溪先生始冠有榮人楊先生愛其賦誨之曰無為俗學君謝閉戶焚香葦東注解讀經必自識然後縱觀他書如是

餘十年後見楊先生曰可也吾畏子矣君高遠獨出無拘留泥滓間意學已成謂當直施用不曲步履行以漸巧取之論說必窮盡欲及時而扶世舉文不為扶疎茂好惟自根極而成者無不具也故不得志於科舉至轉富入貧本業微折終不動一以溪山雲月為家宅筆墨簡策為性情常覃研竟日夜曰孔頴不如此乎紹熙五年君之無服弟起居即德修學於君者也時德修門君來視之會起居召入因請與東下遊西湖上賦詩徘徊歎曰古人雖閑客用即帝王師若余空疎何為者哉慶元元年還至南徐刑病甚腰背不能據身脉下有乍無神將離形猶峭絕涼立諄諄皆仁義語嗚呼使君老不酬又萬里外死浮極以歸人為君傷之君不自傷者命耶性耶德之上下不倫學之高深無窮余觀子貢為衛將軍語弟子行而孔子笑曰汝次為人矣為言夷齊趙武士會老萊子羊舌大夫等皆洙泗以前人也士不隳行古人積實彌長而夸近以足已難哉余晚見君不又反復其議論以所聞於德修讀其書可以考為六月日

沈子壽文集序

吳興沈子壽少入太學名聞四方仕四十餘年繼於王官再入郡三佐帥幕公私憔悴而子壽老矣然其平生業嗜文字若性命在身非外物也甲乙自著累百十首嗚呼何其勤且多也余後學也不足以識子壽之文其不為奇險而瑰富精切自然新美使讀之

者如設芳醴珍般足飲饜食而無醉飽之失也又能融釋衆疑兼趨空寂讀者不惟醉飽而已又當銷熅忘憂心舒意閑而自以為有持於斯文也觀其開闢疾徐之間旁貫而橫陳遠驚而高翔蓋宗廟朝廷之文非自娛於幽遠淡泊者也余嘗患文人擅長而護短好自矜耀挈其所能莫與為比而視他人槩若無有夫知有已而不知有人以此賢怨宜其窮於世矣今子壽專自降抑未嘗以色辭忤物為前輩魁然務出諸生後已之所工反求中焉此固人情之所趨富貴之所歸召叢譽而化積毀之常道也然且落落譽譽嘗至於白首未有所合何也若夫以文為華以學為質容而不為利謙而不為福宮庭環堵膏梁後獲然冲守不可榮辱此子壽所以自求古人而成其德也合不合蓋未言焉

陰陽精義序

朱伯起從鄭公景望學而與景元為友景元材豪然鄭公愛伯起質醇以為近道自有聞見及得意必簡編多以語伯起鄭氏園住城南甚陋景元侍兄晨出料檢花藥過伯起群在語連日夜捋芥京非燈檠鱗而魯之曰羹羹如是足矣鄭公不登禁從死景元老為選人亦死伯起失二公閉門漠漠晚進遇之矜目曼如也酷嗜地理說山如啖高淨海華妻大芙蓉云後百年當驗著書二十篇論原起乘止尤詳二鄭因是喜陰陽家余嘗怪蘇公子瞻君陽羨而葬高山一

身豈能廣四方山川之求近時朱公元晦聽蔡李通
預卜藏穴門人叢揆行辨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
通人大儒之常志也始陳公君舉欲為伯起存其書
不果嗚呼伯起不惡伎悅然欲以此書自名誠知之
審歟余持載其師交源流用為書首

粹裘集序

粹裘集十卷金華杜澹為此文自經史諸子皆有論
辨學之博矣論辨不苟是非必折之於正又所謂篤
矣秦漢以前士自為家造智設巧意出準量立表極
以號於世而已心術平捨之謬方待求折諸其人固
未知自有所折也至後世折衷之學始大盛士因古
人之已成者論之知所統壹足以致用不必自為家
焉然非其輝然出於料舉場屋之外詳考而深思者
不能也澹以此未信於今人而不知此澹之所以有
得於古人也因題其末

龍川集序

同甫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素上皇帝三
書最著者也子沈聚也作為若干卷以授余初天
子得同甫所上書驚異累日以為絕出使執政召問
當從何處下手將由布衣徑唯諾殿上以定大事何
其盛也然而詆訕交起竟用空言羅織成罪再入大
理獄幾死又何酷也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
以為狼疾人矣嗚呼悲夫同甫其果有罪於世乎天
乎余知其無罪也同甫其果無罪於世乎世之好惡

未有不以情者彼於同甫何獨異哉雖然同甫為德
不為怨自厚而薄責人則疑若以為有罪焉可矣同
甫既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二千餘年考其合散發
其秘藏見聖賢之情微常流行於事物需者失其指
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宋公元晦
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呂公伯恭退居金華同甫問
往視之極論至夜分呂公歎曰未可以此為不能用
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同甫亦頗愜意焉余最鄙且此
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猶以為為可教者病耗十年
耗志盡矣今其遺文大抵班班具焉覽者詳之而已

紀年備遺序

孔子沒統紀之學廢漢以來經史文詞裂而為三宅
小道雖出不可勝數彈聰明於微淺自謂巧智不足
以成德而人材壞矣王通二司馬緝遺緒綜世變使
君臣德合以起治道其縝細廣略不同而問學統紀
之辨不可雜也平陽朱輔因通鑒稽古錄章別論著
始堯舜迄五代三千餘篇述呂武王莽曹丕朱溫皆
削其紀年以從正統曰吾為書之志也書法無大於
此矣報讎明恥貴夏賤夷其次也凡民人家國之用
制度等威之異皆為說以處之衆言之淆亂則折而
一之詭謀之相承則整而正之南北華戎之離合爭
奪之碎人所歇簡亦備論之該括既多而條目衆矣
所以存世次觀興壞本經訓原事實交理無蔓頭發
精隱扶樹正義鬼舉墜逸不以華為辨不以意為覺

無偏駁之說無新特之論反而約之知其能費而隱也時而措之知其能曲而當也嗚呼此豈非學者之所當盡其心歟何後世用力者之難而成功者之寡也自董仲舒推明孔氏猶不能無譏况馬鄭王肅之倫哉故余於此書切有歎焉所謂復而不厭不知者之將至者幾是歟黼黻字文昭初陳公君舉未壯講學文昭年差次最先進及後來取名官升免接踵而文昭蓬累耕南蕩上山水疊重聲迹落落人不知其能傳陳公之業也一旦此書出義理所會竇藏充斥遂為成學而陳公卒久矣相與論舊事追念愴然則文昭豈徒以傳習自是而已哉後有欲知陳公者於此書求之可也

丁少詹文集序

丁少詹死子勿家無相人憂其且立既而自温嶺馮湯來者累累言其庭宇甚除疆畝甚修賓祭敬恭僮客趨和盡如少詹在時余極歎異此不特其子能危慮夙成自樹不墮亦由少詹裕家之法素定有以導執而然也今又憤其遺集以來凡碎篇零簡收拾皆在念少詹平昔益以愴然夫衣食逸則知教被服深則近雅若因以追先志續成其業庶幾乎至其文辭則余於銘墓論之矣故不重評焉

巽巖集序

李氏續通鑿春秋之後財有此書此言非歟自史法壞諸謀絕百家異傳與詩書春秋並行而漢至五季

事多在記後史官常狼狽收拾僅能成篇嗚呼其何以信天下也通鑿雖幸復古然由千有餘歲之後追戰國秦漢之前則遠矣疑詞誤說流於人心久矣方將鉤索質賸貫珠折同力誠勞而勢難一矣及公據變復之會乘歲月之存斷自本朝凡實錄正史官文書無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錄野記旁互參審毫髮不使遁逸邪正心迹隨卷較然夫孔子所以正時月日必取於春秋者近而其書共也今惟續通鑿為然爾故余謂春秋之後財有此書信之所聚也雖然公終不敢自成書第使至約出於至詳至簡成於至繁以待後人而已學者矣不於此取衷哉余少則習長編恨公他文未能得會與公子參知政事壁湖北帥臺善皇至金陵以公集示余因屬為序自有文字以來名世數十大抵以筆勢縱放凌厲馳騁為極功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調而八音和春輝秋明而海澄嶽靜也高者自能餘則勉而効之矣雖然此韓愈所謂下逮莊騷其上無是也觀公大篇詳而正短語簡而法初未嘗濼濼琢饒以媚俗為意曾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故清又非以聲色臭味自怡悅也獨於古文墜學堂上之議起虞造周如挈裘領振之焉固遺其下而獨至其上者歟蜀自三蘇死公父子兄弟後起兼方合流以就家學線線古今名實之際有補於世天下傳以繼蘇氏公諱燾字仁甫立朝有大節屢進輯自引去晚為雜學士專史事天子方倚以政

不幸卒矣

平陽會書序

王山汪子駟知平陽守法以便民不奪所見不屈所行慎刑簡役既去而民思之思之尤者曰能為民推核其賦之當輸銖合必質色第自別多寡貧富不妄贏縮板以付之使自至民不求吏官不失賦又為之建置所利縱捨所患始終汲汲以民為家至於學宮縣舍皆新治焉不獨有是心亦其力能行之也一辭會計天下同有也所以取民必有正也取而不得已必有寬也有正義也有寬仁也未有不由仁義而能使民思之者也觀是書者可以知其志矣

董子耕文集序

豫章黃子耕少所樹立便入高人勝士之目不獨倚先世為重也詩文似太史有洪州九詞五溪十談與指子筆之微追古人而過今人矣出守天台一錢細碎皆籍之條目建置為窮人衣食居處計輒費數百千萬人但言其能憂民如家不知其家重方落拓不理未嘗自憂也余每嘆學者各具材品唯識趣為最難子耕雖以惠利德於一州然異日去此必將有時而盡不若刻二書巾山之上使讀之者識趣增長後生及知古人源流教思無窮視全惠利何翅千百客其以子言告子耕幸勿自嫌也

周會卿詩序

周會卿詩本與潘德久齊稱盤摺生語有若天設德

父甚畏之德久漫浪江湖吟號不擇地故所至有聲會卿常閉門里巷不相識居謝池坊窰山宅水自成深致知者獨輩行舊人爾宗夷遺余家什零落十數絕根蚤夫枯收次不多一幹之蘭芳香出林豈紛然桃李能限斷哉

觀湖閣詩序

趙君既成觀湖閣編索閣上舊詩刻之恨其遺落不盡存也余觀白昔固有因一題一詠之工而其地與物遂得以名於後矣若是者何俟多求而勢亦不能多至於閱世次叙廢興物情懷土俗必待衆作察然並著而後可以考見則其不盡存者誠可惜云

謝景思集序

謝希孟示余大父藥寮叢藂二十卷崇觀後文字散壞相矜以浮肆為險膚無據之辭苟以蕩心意移耳目取貴一時雅道盡矣謝公尚童子脫非髦游太學俊筆湧出排迂老蒼而不能受俗學重染自漢魏根柢齊梁波流上溯經訓旁流傳記門樞力論疑旅陞列撥奪組綉考擊金石洗削纖巧完補大樸其藥園小畫記蓋謝靈運山居之約言志絮而稱物芳無憂憤不堪之情也公諱叔字景思上蔡人艱難時往來青城毀容敗服實佐其父奉傳國璽走宋州高宗知之自用為祠曹即兼太常少卿垂賜第掌誥命矣會有秦氏之厄擯洛二十年始稍外遷而公死嗟夫窮達長短不足云也王筠言未有七葉中爵位相繼

人人有集如吾門者按筠雖粗有文而王氏七葉無以文名世者王僧虔誠子姓書可見也安得因蔭易不墜便欲文字並稱乎然亦恨其集不傳無以驗工拙今公彙藏已久懼遂淪墮使真能文者不見信於後此希孟之責也

覆說集序

初薛子長從余貞院崇德愛其靜而敏文過於輩流而已未鉅惟也來姑蘇葑門出老翁賦續通鑿論始駭然異之蓋神馬汗血尾鬣不掉而行流無疆累名駭數百豈得望塵焉自魏晉曹陸江左類任唐陳李宋黃秦晁張皆莫進也然亦有疑而未忍言至錢塘仙林復出土風論則疑愈甚自爾子長歲必一再過余間或見他文必為之懇懇歎息然猶未忍言也及余往長沙而子長死未忍言者終不言矣悲夫悲夫是余之罪也夫或謂子長負絕世筆墨而區區名第乃不與常人比故多怒譏誠然哉子長自護若處女常覆食水飲欲利不掛絲髮矣取矣慕而以是動其心殆見事太明量人太盡而然歟雖然使讀者剖幽析微深刺胸臆渠不開其智洞前燭後曉至日月渠不折其學長鋪廣引浩絕河漢渠不起其辨規賢距聖皎逾雪霜渠不範其廉其有益於世固多矣又曹陸以下不能擬其藩也

徐斯遠文集序

斯遠盡平生文纔二十餘首首飾精善疑其親自料

揀應留者止此爾徐觀筆墨輕重以十一敏藏千百雖鋪寫縱放亦無怠情刺落之態通流陡起體勢各成殆非料揀所能致也詩險而肆對面崖壑咫尺千里操捨自命不限常律變歷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為師始熟唐人之學而江西宗必章焉然而格有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淺深材有大小以夫汗漫廣莫徒枵然從之而不足充其所求曾不如脰鳴吻决出家芒之奇可以運轉而無極也故近歲學者已復稍趨於唐而有獲焉易若斯遠淹死衆作委暴偃蹇情瘦而意潤貌枯而神澤既能下酒唐人方於宗必斯又過之斯遠有物外不務之好負山林沉痼之疾而師友問學小心抑畏異方名聞之士未嘗不返嘆長想千里而同席也切渡江特上鏡號稱賢俊所聚義理之宅如漢許下晉會稽焉風流幾泯論議將絕斯遠與趙昌父韓仲止扶植遺緒固窮一節難合而易忤視榮利如土梗以文達志為後生法凡此皆強於善者之所宜知也

松廬集序

杜甫送楊六判官使西蕃詩直下無冒子始末只一意貫括刻鵝皮草皆盡而語出卓特非常情可則由文人豪並論則劍向所謂太史公辨而不華質而不俚者也雖子美無詩不工要其完重成就不以巧拙分節奏如此篇者自為少爾今翁常之諸詩實頗似之然常之與余論詩乃未嘗及此豈其平生得法處

偶合故耶常之每言下句當如拜星船可絕盡既定不可移改袖手風騷之增所賦服多矣吟味者自愛

黃文叔詩說序

往年徐居厚言文叔蚤為諸經解書略具矣時公未四十也頃歲每有學者自金陵至言公常用周禮注疏與王氏新經參論夜率論丙書漏未上輒扣門曰已悟於是公七十四五矣嗚呼斯可謂以學始終歟公既歿始得其詩說三十卷自文字以來詩最先立教而文武周公用之尤詳以其治考之人和之感至於與天同德者蓋已教之詩性情益明而既明之性詩歌不異故也及敷衰性益而雅頌已先息又甚則風謠亦盡矣雖其遺餘猶髮鬚未泯而霸強迭勝舊國守文僅或求之入之材品高下與其誠慮所至時或驗之然性情愈昏惑而各意為之說形似摘裂以從所近則詩烏得復興而宜其遂亡也哉况執秦漢之弊善而徒以訓義相宗者乎公於詩尊叙倫紀致忠達敬篤信古文旁錄衆善傳厚煥坦而無迂重之累緝緒悠久而有新美之益仁政舉而應事膚說王制定而隨時張弛然則性情不蔽而詩之教可以復明公其有志於是歟按易有程春秋有胡而詩集傳之善者亦數家大抵欲收拾羣義的其中平以存世教矣未知性情何如爾今公之書既將並行讀者誠思其教存而性明性明而詩復則庶幾得之不然非余所知也

歸愚翁文集序

余嘗歎章蔡氏擅事秦檜終成之更五十六年閉塞經史滅絕絕理義天下以佞諛鄙戾成俗豈惟聖賢之常道隱民弄併喪矣於斯時也士能以古人源流前輩出處終始執守慨然力行為後生率非褻狎特起者乎吾求嘉二鄭公是已蓋其長曰伯熊字景以季曰伯英字景元大鄭公恂恂少而德成經為人師深厚惻惻無一指不本於仁義無一言不關於節朝而景元俊健果決論事憤發思得其志則必欲盡洗紹聖以來弊政復還祖宗之舊非隨時默默苟為祿仕者也景學恂道寂寞視退如進官至宗正少卿而止初景元中進士第四人少鄉喜而笑曰子一日先我矣然既任秀州判官遂以親辭終其身二十餘年不復仕朝廷亦卒不憚用何者諸公貴人知其才大須剛中心畏之方以其自重不浪出無能害已為幸而不暇以廢格科目摧折名士為已責故也豈不悲哉自二鄭公後懦豪接踵而求嘉與為多然皆凡事景元方其家居得朋友通共有無並坐接席不知歲月遷改自謂如華胥至樂故其講習見聞尤精而片辭半簡必獨出肺腑不規倣眾作也夫孔翠鸞鳳矜其華采顧影自耀為世珍惜是既然矣若夫蛟龍之興雲雨則雷電皆至雲霓對百里豈區區然露小伎術細巧而足哉余懼覽者未察因次其本末如左

送戴許祭仍王汶序

戴許蔡仍王文來自黃巖從王成叟學未以成叟為
有力者挾之江西三士失所依束善將歸請質於余
夫力學莫如求師無師莫如師心易蒙之義曰山下
出泉蒙泉之在山雖險難蔽塞然而或激或止不已
其行終為江海者蓋物莫能禦而非伏夫有以事之
也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果行育德人必知其所當行
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反求於心心不能告非
其心也得其所當行決而不疑故謂之果行人必如
其所自有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反求於心心
不能告非其心也信其所自有養而不喪故謂之育
德學而至於能果行育德則不可勝用矣然則三士
之彌求其心而已無師非所慮也

送林子柄序

始余見子尚少爾知其學於古之道甚異之然未知
其智足以有明也再見子知其欲以學之者著於行
尤異之然未知其材足以有成也今三見子矣智之
明者知其必求至於是不然不強通也材之成者知
其必能安於命不然而不強售也嗚呼能如是足矣又
謂余曰夫學於古者不徒善其身著於行者必並淑
其脚吾將與兄弟若親戚及友朋旬驗而月考之家
管不反顧私欲不亂意時積而歲累使其智交相明
其材交相成無幾乎善其身者可放以治人淑於知
者可推以準天下也嗚能如是足不啻矣抑余聞之
不徒善其身者以人治身而不以身治人必並淑於

鄉者以天下準其鄉而不以鄉準天下詩云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况人之同類天下之同域哉其智之交
相明其材之交相成不既多矣乎余猶懼子之挾於
鄉而專於已安其足之易而忘其未足之難也因以
為子別且併告子之願同者焉

周南仲文集後序

自余具楚淮南十餘年而周南仲孟良夫兄弟騰孔
諸人相與上下追逐憶過秀州值虜使回程避之曲
巷燈廬訪求既絕積水如堆阜擁被殺女續毒以燎
總紙忽白者再信宿焉所詰難柱反多矣然南仲遂
欲探入微查語極世人之不到身衣騰舉兩服盡赤
余疑之以為其氣血不能受未敢及也未幾余乃得
疾不治危甚且死累歲然後悔其所以不答者則君
方論辨縱橫連注塞余為之默然而已嗟夫君欲
聞而余不言余欲告而君不請願曾之指雖或有存
李郭之遺終不可見矣豈亦有數哉君未歿以近
文寄余上折穿峻閣而不踏余固異其與諸家各體
無所肖貌而深源亦謂君素意每不滿於今人之作
然則是必將大有所成而其力亦未易為也夫文者
言之初也古人約義理以言言所未究稍曲而伸之
爾其後落益下用益淺凡隨事逐物小為科舉大為
典冊雖刻標損華然往往在義理之外矣豈所謂文
也君子於此寄焉則不足以訓德學著於此習焉則
足以害正力且盡而言不立去古人不愈遠乎南仲

已卒而余莫之講也季度既序傳之余記其末如此

黃文叔周禮序

周官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弼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井測於遠般酌飲焉惟其量爾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為不可得聞一旦驟至如奇方大藥非黃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妄咀吞之不暇亂顛錯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於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羣有司廉教法齊備義利均等國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奈何使降為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官而為之說蓋亶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武之以已形民者必相綿經也守天下非私智也設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為下甚逸為上甚勞洗滌三環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而共之也其功大矣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管獻之 紹熙天子為科舉家宗尚君舉素善文淑論議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 本朝至漢邇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 本朝訟而別之其叙鄉遂溝洫十二鄭是昨凡一字一

語細入豪芒不可損益也

王才叔詩序

初木叔仕二十餘年未嘗負筆予屢言於執政不省闕榜有義烏丞徑取以歸家人更謂詰不暇顧也其在天台與錢丞相象祖甚相厚至是適來守婺一州聽所為素介無私昵語錢公尤嚴憚故雖當國不敢以驟用累之觀集中送錢郎中被召諸篇大意可見矣木叔不喜唐詩謂其格卑而氣弱近歲唐詩方盛行聞者皆以為疑夫爭妍鬪巧極外物之變態唐人所长也反求於內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評其可忽諸

徐德操春秋解序

昔余為潮州銘言其學博而要文約而費諸子又自列銘旁曰春秋解十二卷書杜問答二卷禮經疑難一卷詩文崇孝同參錄並藏于家余頗疑之而未克見後二十六年始見所謂春秋解者良悔前結稱美未極且惟諸子不早示余也蓋箋傳之學惟春秋為難工經理也史事也春秋各經而實史也專於經則理虛而無證專於史則事礙而不通所以難也年時閏朔禘郊廟利理之綱條不專於史也濟西河曲丘甲田賦事之枝葉不專於經也薛伯卒經無預然把滕邾莒之興廢固明也詭諸卒史無預然戊寅甲子之先後固崇也觀朝州此類皆卓而信明而篤矣至於授霸者之權彼與此奪錄夷狄之變先略後詳諸

侯擊昧大夫眾貶凡春秋始終統紀所繫自公毅以
 來畫為義例名分字別秩貴人微其能本末相顧隱
 顯協中如潮州始解焉然則理之熟故經而非虛事
 之類故史而非礙歟古人以教其國而使人知其深
 於是書者歟雖然詩書禮所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
 春秋衰世之竭澤也示不泯絕而已或者遂謂一字
 一義皆聖人之用則余未敢從也孔子曰桓公九合
 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之器小哉夫
 有濟桓無管文夷吾為小是春秋不命霸也又曰齊
 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
 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蓋其節目疏遠如此則
 苛文密例而辨人之榮辱於毫厘者非歟余恨不及
 潮州而正也因私附於後

法明寺教藏序

西湖法明寺昔講師繼忠居之忠有行業願力強果
 故雖焚蕩草莽百年間冠蓋常走一郡至子真建兩
 序師祖崇殿堂院始落成起尤精苦衣履穿損食不
 累合然諸生雲赴應答泉湧人謂東掖上天竺之盛
 不能過也天台既立止觀二義承而為說者益以蔓
 衍而忠與昶亦各有論述故其徒妙其普濟欲集諸
 家之學為教藏置院中率州士女修念佛三昧以莊
 昶之績而嗣忠之業於無窮志甚遠也夫浮屠以身
 為旅泊而嚴其宮室不已以言為贊說而傳於文字
 愈多固余所不解嘗以問昶昶亦不能言也

宗記序

佛學由可至能自為宗其說甚辯數千萬言不嘉鮑
 楚刪擇要語定著百篇此非佛之學然也中國之學
 為佛者然也佛學入中國其書具在學之者固病其
 難而弗省也有胡僧教以盡善舊書不用即已為佛
 而已學之者又疑其誕而未從也獨可鑿教人大喜
 矣從之故流行至今嗚呼佛之果非已乎余不得而
 知也已之果為佛乎余不得而知也余所知者中國
 之人呼佛之學而自為學于佛之言而自為言皆自
 以為已即佛而甚者至以為過於佛也是中國人之
 罪非佛過也今天儒者不然於佛之學不敢言曰異
 國之學也於佛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彼夷術
 狄技絕之易爾不幸以吾中國之人為非佛之學以
 吾中國文字為非佛之書行於不可行立於不可立
 草野倭侮廣博茫昧儒者智不能知力不能救也則
 中國之人非佛非已蕩逸縱恣終於不返矣是不足
 為太慈歟余嘗問荃儒之強者惛弱者眩皆莫之曉
 子以何道知之又為之分高而別下取要而舍煩哉
 荃曰無道也悟而已矣其為是宗者亦曰無道也悟
 而已矣余聞而愈悲夫不憤不啓不排不發故曰亦
 可以弗畔矣今悟而遂畔之庸知非迷之大乎雖然
 考之於其書則信悟矣

胡尚書奏議序

禮部尚書餘姚胡公沂字周伯奏疏將百篇詞約而

指要不盈數百少纔百餘然必據經陳史質證今事不率意而云也或昔人所已言徑錄聞上不必出於已也必酌時病不卒不緩異聞駭見必亟達不俾諱惡然而懇但忠盡故言而樂聽十多七八焉自古賢人君子進常艱退常易富貴有節無侵尋之來言簡而伸氣直而遂可為事君法如公是也公晚遇十年間三引去去必剛勇果決其來未嘗不遲儒退縮也上嘗獨對公宰相尤密諭意謂不日且共政公謝不敢當也余聞隆興乾道中不能擊龍大淵曾觀不得為有名臺諫公不但備禮彈劾必極論罷斥乃已又聞不能諫恢復不得為有名侍從公既辭大用出知括蒼小州奏曰賈誼號通達國體太種跋盪類辟病并皆惜一身喻之今日國體何病也能言病未必能處方不能言病而輒處方誤人死矣今日之病名風盪虛內也風外也外風怒中半身不隨靖康也幸其半存建炎也半身不隨咎已往半存之身尚凜凜不自保也今欲併治不隨者林市道之說售嘗試之方湯熨鍼石雜然而起使誼復生必且慮中風再至而半存之身亦不能救矣所謂可痛哭流涕者也其言憂憤危苦明白切至世固未有識此理有識此理未有以此告也今去胡公之時加遠矣半存之凜凜猶在也昔錢乙病周痺曰八歲者死乙移之於末故雖偏廢而氣骨悍堅壽八十餘嗚呼安得移今之病於末而顛為是凜凜耶

觀文殿學士知樞密院事陳公文集序
 經欲精史欲傳文欲肆政欲通士擅其一而不能兼也就其兼之矣而所遇之時不同或不得用或不盡用故位下名卑而功業不見於世為可惜也公於諸經常參合同異不隨語生說而義理自會前代故實無不貫涉本朝憲令無不審據文詞古雅不名一體間出新意奇句讀輒驚人守三州吏不致輕重細民安之在宣城討詳一郡財賦始末告於上悲痛篤切非深於治本者不能知也其多學廣大流略該括而又親逢盛時天子用儒為館閣老總領群彥極清華之選遂司誥命職獻納備歷二府以禮進退號稱宗工可謂兼人之所難兼而遇人之所難遇矣與之者天也脩之者人也公雖負絕類異能不以已形物後生片善譽獎不容口為引甚眾除授破資格視所宜充其志將以一長任一官不累歲月流轉也國有大事議定俄頃無縮瑟顧望委聖峭所論駁屈明主委曲調護不能回同列或二心二意高下在手必正色力爭寧亟去無苟徇亦以此見排於俗然則雖兼人之難兼而不自矜過人之難遇而不強合蓋其脩之者不在彼而在此也既得謝獨處一室家人罕見其面勤整舊書講釋不少賦園池無杖屨聲庭觀終日寂然嗚呼是其脩之者固又不在彼而在此矣皆學者所當知也

羅萊州文集序

余既銘達父墓字歲集其文號摘隱復請叙焉余嘗
略散語幽寂有蘭芷之潔合語華潤有桃李之葩每
使長命書記余謝不為必請達父輕重曲折一聽其
手不攷定也然以文求知亦有甚難者異時余袖達
父投卷於參政范公達父執後進禮卑甚范公苦其
煩遽踏坐胡床達父不自覺猶前却未已久之旁觀
多咎范公余獨憐其老而憊不堪也范公因裂十指
謂余前執政舉負當罷蓋無以滿四方之求余笑曰
罷是則門戶冷落復不亟爾達父頗愧恨雖類范
公力得改官後諱其作不浪出又太學屢與同舍議
不合遂自乞為軍丞棘正不肯涉翰墨畦町宰縣守
州專以政事顧云夫文如珠玉馬人之所挾以自貴
重也蔚豹之澤必霧隱孔鸞之舞必日中伏讀而疾
愈爭傳而紙貴烏有輕涸瓦石芒芒不決耶宜達父
後諱也然士或去場屋久業曹劌部肢其神明錢穀
之塵汙几硯刑獄之腥噀階陸官業雖盛而文義耗矣達父
深病之故其據案生面稟於政足以蘇息其民退食寢饋
然文足以輔蒸其身行吟坐思物境常會查藤匣秘不敢窺
也最既錄盡餘六十卷平生行事可一二者豈不隱顯俱得哉

送盧日新序

漢東盧日新資豪舉家故遠敵由是少有富世之志
匹馬獨出至數千里所嘗經營於桐柏山中盡天下
俠士也無不知姓名者過其窮愁窮苦酒酣縱逸蓋

斯交結者多非必盡其類或坐以得過客然不自悔
也為余言七年之間五過其廬不一入焉西哀秦隴
北達淮泗於余所據披上指畫其要害皆隱然可辨
斯可謂之有志矣以余所聞仁者不後家而圖國者
者不危身以于君子其行也拜親於庭侍食於堂其
安強其蟹之候今何如既而與親戚鄉里道舊故契
闊則其壯者已老其老者往以死矣兒子少者或始
不見其生而今不能識矣其出處離合之際故有可
思者焉然後耕襄漢之田讀古人之書采志於義安
命於時其退有以為仁其進有以為智使後有述焉
豈不善哉余之識日新未能久而去去而要余以言
余未能言也

播芳集序

昔人謂蘇明允不工於詩歐陽永叔不工於賦曾子
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句蘇子瞻詞如詩秦少
游詩如詞此數公者皆以文字顯名於世而人猶得
以非之信矣作文之難也夫作文之難固本於人才
之不能純美然亦在夫纂集者之不能去取決擇兼
收備載所以致議者之紛紛也向使畧所短而取所
長則數公之文當不容議矣近世文學視古為最盛
而議論於今猶未平良矣美玉自有定價豈曰懼天
下之議而使之無傳哉若曰聚天下之文必備載而
無遺則然然而無統若曰各因其人而為之去取則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尤不可以列論於是取近世各

公之文擇其意趣之高遠詞藻之佳麗者而集之名
之曰櫛芳命工刊墨以廣其傳蓋將使天下後世皆
得以旣賞而不容瑕疵云

與平陽林升卿謀葬父序

林君好學有文負不能葬其父厲余為之言余謝以
母喪猶在殯芳園葬未克不忍言也林君乃言吾先
人葬大父時鄉先生林英伯為謀於江南故人叔村
亦得治墓葬不以為嫌今其無可辭余聞而傷之士
貧累世命也若死不能得葬乞於人而後葬此貧之
至不可諱之極也亦可以繼世為之乎何子遇之深
也雖然不可以諱此名而使其親不得葬也其往告
之當有見哀者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墓誌銘

陳少南墓誌銘

章貢黎諒 前集 編集

少南以謫死葬不及銘後三十年當淳熙五年三月
已酉改葬于舊墓南百步先人之側其子六齡始次
叙本末請銘於余少南姓陳氏諱鵬飛少南其字也
自為布衣以經術文辭名當世教學諸生數百人其
於經不為章句新說至君父人倫世變風俗之際必
反復詳至而趨於深厚今世所刊曰詩書傳者是也
其晚而始得仕用之未及而斥逐以死既死不泯滅
而南方學者尤思之至今稱焉猶曰少南故因而不
改所以記也少南温州永嘉人也曾祖某祖戡父公
謨少南舉進士再為第一中紹興十二年甲科授左
迪功郎明州鄞縣主簿移浙西安撫司屬官召對為
博士太學以視學恩改承奉即說書崇政殿除尚書
禮部員外郎兼資善堂贊讀後兼說書初建太學承
中原喪亂士未知所向司業高閎始更造學法及少
南以文字起多所接納而江左俊秀李冲詹左張相
范端臣林光朝等應其選由是紹興之文見矣上知
其名儒敬待之經筵論周平王歸魯仲子之唱上
忽問母以子貴何也講讀官變色蹴踏不敢對少南
從容開析其所以然既而曰舜禹皆聖人與於賤微
其父母待之而後顯所以貴也若夫道與民以愛其
父母則非所以為貴此孔氏所以戒也上為欣然聽

納初秦丞相子燹學於少南丞相既重少南且以燹故遂驟引用以博士為講官其為禮部郎也燹為其侍即少南謂燹子弟未習事所下文案多不應法此其後還之每見丞相言判裏可為却以控接北方今置郊祀壇都驛亭勞費甚矣是不動吳越而志讎耻以自佚也又上前講解多引尊君卑臣之義崇抑予奪有所開諷自是丞相見少南禮甚恭意浸不悅而燹尤不平遂以御史疏罷歸明年主督崇道觀上將復召有自南還者執政問少南何為時適望見則對曰覬妖星聚飲為祭耳由是除名居于惠州福建盜起少南徒步循江南踰嶺數千里而至妻子不能從紹興十八年少南居四年矣得瘡疾卒年五十會有鄉人經哈廣東得以喪歸葬于歐浦之原娶王氏子一人六齡也二女適周季顯徐貫之孫男二人曰載曰古有管見集十卷羅浮集二卷少南性簡重言動有準自幼而孤以專志勤苦成其名於聲利樂欲無所動其學為通博而多識治亂在人主左右謀議咸切皆合大體上亦自欲用之而不幸有所牽制一不屈節即坐貶死及秦丞相薨諸常所排擯隨小大收用無遺而少南獨以先卒無為言者乾道中時宰相上其事庶幾天子慨然追錄其後卒不果嗚呼少南之所立不少慨見而至此也宰相必用士士必修潔博習以待用治世之常理也而其進退離合若此何也故士有卓然著見而不汙其所為者矣其遂可以

為賢耶其亦有幸不幸耶銘曰
古時會通俊良集左臯右夔助引汲忽非其逢牽挽
入自行志義以維繫吁嗟少南兮命胡弗長披彼南
服兮奄淪亡永終一世兮改厥藏後如有考兮規銘章

葉君墓誌銘

君諱梓字元材池州貴池人父奮有兄早死聚諸子
自育之君以為食將不足始治吳唐田地未久貨過
其舊矣君令家不得妄費衣食不得自有衣食受一
錢以上必均有餘頒親友之歲賤貧餓衣食之外不
得無業儒者力田各擇所任授之奴客趨事尺寸程
約率勞以身不為過嚴上下相勸行不敢惰廢其後
家法成熟實順雍睦弟楠森同時為鄉貢進士而楠
又進士第他子弟課雍畝省廩嘗性行質實無異好
惡門內如一人君既以力佐其父稱善人長者葉氏
由此為大家里中無不敬向而君之賢譽滿于池及
傍宣歙太平三州皆能記其事蓋知武康縣程九萬
狀太常丞徐誼書與君之子之實言於余者如此余
聞聖賢言一身一家至天下皆有為之之道然自古
窮極富貴執世所甚重之權其當施之事多繆亂而
失其所以措之至徒喪敗銷鑠而不足紀彼不知為
之之道故也君匹夫奮田間能使方千里內以其家
顯是知為家之道矣不可以無述也君讀書通古今
以倫類治家使之服善而成材與致草木蟲鳥為瑞
物者異矣曾祖置祖茂君卒於淳熙九年七月某日

得年五十七十一月某日葬于吳唐娶汪氏相焉三子之實為長亦為貢士之守之安銘曰
治生於吳唐歸死於吳唐不媿此土昭厥芳

墓林處士誌銘

墓林處士者永嘉何傳字商霖者也死年五十七所居墓林巷城中取深僻處也前二歲余數過焉草木稀疎而不榮敗壘繞三間悉用故唐書黏之處士潤澤詳整如大人也對客為清遠之言其言以有財為累而以貧感為得以即死為可足而無憾其愛諸子曰恐不能如我無過其金屢常空而意氣悠然未嘗以微感人人亦忘其為貧也嘗一日大雪道無行人處士與同巷朱伯魚問余遂登郭公山富覽亭之故基以望江北雪驛甚不已兩袂皆積余不能忍寒飲酒而下處士獨傍城隅度橫杓傍徨折葦之間昏夜乃歸以余所知於處士能不以非義干其慮而有凍餓自守之樂斯亦士之極致也豈可謂之非賢者歟處士自少攻為詩竟以成名殆其死也猶課其章未繕而卒男女七人其長者未冠也其幼者尚抱也死之日其友翁沈既遜欽之又率嘗性來者盡有賻焉始克葬于西山崇明寺旁銘曰
古人有言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厚薄不齊非聖莫同惟其不悲以刻於斯

宋故孟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仲氏楊州人曾祖迪功郎彥明祖贈正奉大

夫將之父曰并字彌性左朝請大夫准東安撫司參議官有俊名紹興中夫人之夫名嵩朝奉即直秘閣浙西安撫司參議官實少師信安郡王忠厚之次子也以才稱其仕不究於年而夫人既寡後七年年五十有二以淳熙甲辰二月癸未卒七月丁酉合葬於常州無錫縣富安鄉許峴山五子曰夔宣義郎監秀州華亭縣市舶務曰曾皆已亡曰猷宣義郎新監臨安府樓店務曰導承奉郎新監秀州羅納倉曰翔將仕郎兩孫曰升曰桂孫一女最長適奉議郎通判筠州李大理夫人諱靈湛六歲誦周召南詩通其意識度過人信安王以恭儉律家夫人尤勤苦敬順事夫訓子率用寒素精義擇語類先生長者之法言富家事情密有斷近智士丈夫所為也曾見佛者宗杲童其明悟使從其徒曰無着道人妙德德亦以其所知許之未三十即齋居蔬食除創世故畫課經梵夜習禪觀指月出之光自喻其性以為亘古今不能虧也將死子婦等前問細碎盡酬吞中衍契入照了幻妄嬉笑如常曰亦異於人矣自詩書古文其錄賢婦烈女莫不備閨閻之義嚴死生之際其後世教微闕雖賢公卿大夫皆寄性命於禪佛及力不能守其說則荒憤戀結禪佛者亦笑之况婦人女子而能堅勇精進絕欲輕死宜其以為奇異希有高世不倫之行矣若夫人是也使其負如此之性質出於非禪佛之世而以夫專潔從一之操與詩書古文之稱參其賢行

豈有高下之差乎余與猷博游嘉夫人之義而歎其
不過故存而銘之銘曰
彼飲伊昏彼利伊壅卻威不存以性為親剛者能之
偉歟夫人昔之稱賢以法成身佩服孔倫圖史是陳
世異教差稽德則均許峴之山水滄木困終也可湮
銘此不泯淳熙丙午正月朔龍泉葉撰

宋故宣教郎通判平江府姚君墓誌銘

余友四明姚君洪卿淳熙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終於
蘇州官舍余哭送其柩出盤門十二月十二日葬鄞
縣陽堂知延壽寺山孤善長以狀來請銘於是善長
七歲而洪卿之死涉四年矣洪卿諱穎曾祖阜左迪
功即祖乎左奉議即父孝全以承事即致仕洪卿淳
熙五年策進士第一授簽書省國軍節度判官廳公
事召為祕書省校書郎出添差通判平江府遂辛年
三十四洪卿冲詹謹重特有雅量賜第時余與之同
謝又同期集事甚久余察洪卿不以喜累志也洪卿
之學勤苦兼洽其文精俊詳實然退藏抑損常頌出
人後既得盛名尤務審緩不急暴所長所歷之官皆
人立欲以其材能自振迅者而洪卿推欽鋒銳若不
敢有所為其有所為惟恐人以為能也蓋余復與之
同官於吳而見其志益明業益習論天下事無不盡
而最倦倦於當世所謂善人君子余然後竊歎國家
以科目求士其偶然得之而前輩巨入皆由此出而
洪卿器端識遠益進而未已是其得人矣士之一身

與其父母兄弟妻子皆繫命於舉選之得失何也以
其榮悴異焉故得者莫不自以為天與之而又自以
為一與者不復奪也今天與洪卿之榮如此而又奪
之之峻如此且併其父母兄弟妻子之望皆失之何
耶豈天固愛之而固忍之耶是殆有不可得曉者也
士之飭身厲行不顯於其時則傳於後而已洪卿既
首進士為館職矣徒以得年之夭故不大見然猶當
文有次官有業行有述而善長皆不能言也豈天之
曾顯之而終蔽之耶是又特難曉也嗚乎此余所以
記其所知之大意而不使洪卿之逸無傳也洪卿二
男曰善長曰某一女曰某夫人王氏今丞相異國公
之子也銘曰

不以既與為通不以復奪為窮眾人之榮如埃隨風
有乎其躬長短必終昭哉洪卿安矣幽宮

將仕郎姚君墓誌

君諱居易字侯之家應天府宋城凌江為上虞人高
祖翰林學士穎拒不獻張堯封文者也曾祖景中將
作監主簿祖立贈中奉大夫考諱晚朝請即知袁州
君用袁州恩補將仕郎銓試入等未及進官以淳熙
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卒明年八月二十三日從袁州
墓右始寧鄉宋家嶼村焉夫人趙氏余婦之異姓姑
也故來求銘余未嘗知君而視君之狀曰事親純孝
處已儉約有乃父風無子弟氣習喪袁州也毀甚骨
立因得風疾以死而已其辭方其事逸其美略使余

無所依以為述也辭之五六反夫人重介其僕謂余婦曰宣教平生辛苦既無官爵且減年壽一家之恨無復慰矣而葬無埋銘吾他日何以見吾夫於地下汝善請之吾弗得弗止也其詞甚悲環聽者皆悲有淚下者余於是重夫人之故以文字託其夫也其家庭之傳夫婦之道必有可見者然規夫終無所依以為述不能伸夫人所以託其夫之意蓋君之子曰捕曰樗一女尚幼姑記以遺之使待夫捕若樗者長而能考君之行以告將續書矣宣教即行太學正業記

宋杜君墓誌銘

台州黃巖有善士曰杜君諱椿字大年學以厚其質不為浮華枝葉之言其行惟己以恕人無矯厲新絕之事其處家居鄉自以為我士也凡為善與義而至於侵越其所守以涉於售譽取名之嫌者皆抑而不取行故常足其分而已然其久而人自化服蓋其質之不可掩也試於禮部不中當特奏名因謝不出年七十四而死鄉人嘆惜之淳熙十五年八月甲申君卒滿三月二子燁知仁即葬君於善化鄉親仁里之樊川而致其壻林鼎之述來請銘燁為鄉貢進士鼎余友也為承議郎通判筠州余觀夫世人役於時之好惡而終其身求以徇外之繩墨為不足以卒表其所立者多矣如君之安於一丘而能自信獨樂耆老不倦以盡其死是可賢也故稍采其平生之大意而銘之君曾祖明祖誼父舜卿夫人商氏徐氏銘曰

君嘗榜其居之堂曰遺安義取龐公陳名其兆以故之樊川而自號樊翁死命其子欽用深衣葬用三月曰惟禮之從揀不使枯骨廩則不豐游于樊兮台族宗君寂老而命歌兮和者幼童嗚呼爾後之人兮無墜此風

媛女瘞銘

媛女始生能誰認俄病癘不省憶四年而天將絕忽左右顧應答累累長愉快下與其母訣余多險艱垂四十矣初有二女連歲皆失之故與高氏頗自傷又傷媛之難成也蓋媛以淳熙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死明日瘞錢塘門外寶勝寺後龍泉葉記

陳君墓誌銘

平陽陳巖字仲石自其成童智之所開師友問學而已年進志立習通性明服所知於家而宗族慕焉信所行於里而鄉黨實焉意愈高力愈下督責其身不使一日縱於慢游也奉持其心不使一思慮雜於邪妄也訓於經講於禮者必欲周於事達於物不計事之異同時之先後也其可見者若此嗚呼巖也父之鉅子弟之任凡師之傳人出而從宦國之脩上也夫如木升而為材可掄如玉琢而為器可繼藉也夫不幸年三十有五淳熙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卒明年三月葬於安仁其弟崇致其父及師之請曰願有銘夫悲哀其志意之不及於成就此師友之所以為君痛也道喪久矣士不修其實職而皆以必用為貴偶不

獲用為憾志意之卓祗重累焉三代之時道嘗行矣
彼家叔其道人有其善孰從而盡用之然則壽夭一
也用捨一也君之自得以正其命宜有人之所不及
知者銘曰

邱爾婦撫爾子父母之力止矣止而弗止斯石紀之
故朝散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周
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周氏諱淳中字仲古及進士第乞監潭州南
嶽廟教授全州以心喪去又教授廣德軍廣德之學
自錢公輔洪興祖先生增制學宮教以義利先後人
用知勸滿秩有咨其賢者共為薦改官知台州寧海
縣富人子育於伯父後乃愬父與賞不平傳獄累歲
矣先生使並處一室為言鞠養舊恩可念也因相泣
不復愬知州索民欠甚急先生爭不可又以故乞
監嶽廟去朝廷將用之先生辭焉為主管淮西安撫
司機宜文字帥欲奏遣狀必請先生延具還授茶陵
軍使茶陵闕遠故求之已而遂乞主管台州崇道觀
成都府玉局觀授准東安撫司參議官當上又乞主
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淳熙十六年五月己未卒
積年六十八階至朝散大夫先生温州瑞安縣人居
三港鎮之西初買廢山躬執鋤鑿地種木稍鑿平
為宅既久則大竹長杉回合蔽虧綺嵐紺池煥霍秀
戶先生出仕之日少退休之日多常終歲閉門花香
鳥鳴暢然怡適不問外事間行市上負販錯雜見者

驚異謂為古人先生與人盡恭能推善避強不使人
以其薄仕進為出已上故行高而人不忌著文集十
卷春秋說約六卷曰昌齡者曾王父也曰贈宣教惟
良者王父也曰大宗正丞贈中大夫之翰者皇考也
娶林氏特作少監待問之女封宜人有四男子搜迪
功郎新福州永福縣主簿補未命相先卒枋太學進
士兩婿曰劉用晦林必大孫男三人壽烈熙孫女二
人九月壬申搜等葬先生於來暮鄉龜巖大宗正丞
以節廉重人恨其不得為諫官御史先生仍祈退達
利詭世無悔迄再不顯銘曰

凡廿之初豈異乎民超卑跨尊双使厥神又於其間
突兀輪困智不能周併傷乃身取物之殘躬祝嘯呻
勤拾涕淡味其芳辛吁嗟先生退以自珍况不希榮
屈不望伸有來招之亦莫汝徇不以為高所求者仁
異彼區區計役稱勲如編群羽附諸聖珉我述斯銘
無情後聞

故太碩人臧氏

贈朝散大夫丘君諱經字子常之夫人曰臧氏淳熙
十四年七月二日卒年八十七時夫人之子密以朝
請大夫直龍圖閣為兩浙轉運副使上特厚賜之
十五年三月六日遂葬夫人于江陰城東敵山始大
夫葬城西四十餘年矣弗果合夫人及大夫皆江陰
人也大夫質厚而遜有冒奪其田者大夫知直在已
耻以訟自言因推與之紹興行經界法遽民尤憚投

大夫貧不當募歎曰吾何敢鈞及鄰比以重難委人耶卒默受役費幾盡其產其仁不忍校如此大夫終諸子皆幼夫人悉罷廢故所治生事獨郭外田數十畝曰耕此教若曹耳雖甚貧而能儲之積少以供賓祭待問遺人不疑其力之不逮也察士之材否使其子擇而後從夜必令執書從旁曰我婦人也不能知書之義觀其死誦反復清切不寐者深於學之驗也

道里中某子某弟成壞近事曰此我所知也又逆論其遠者數為危語以動切之曰我寡而爾貧使但為中人弗能振也其後龍圖中甲科仕歷內外矣夫人每告以上按擢太過宜自警厲之意及龍圖治行暴

當世赫然為名能臣其所平處欲周盡情偽時有縱怒必使人樂其明安其政者無不致政言之也天下高龍圖之名而未知夫人訓之勤也夫人既視獲祭養封秩龍圖又請移婦吳氏所得恩及慶 太上皇帝

太上皇后萬壽累至太碩人所迎置皆繁會地極燕游滋味之適然夫人常不以為辛間獨掩涕忽忽傷大夫之不及見而已雖篤老猶自縫緝衣弊不肯更有積輒散之曰豈無財之罪耶三子長早卒曰軾亦先卒季龍圖也二女適湯季行湯大成孫曰壽雋脩

職即新嚴州司右參軍壽嗣壽邁壽情壽昌壽蝦孫壻曰丁圻盧鵬南呂鼎從事即新温州軍事推官趙師端餘未行曾孫二男一女夫昔之履約蹈難奮其名節已而門戶盛大子孫昌衍迄為世家者無不稱

其母之賢也夫人始寡居尤薄而守義益篤其子穎以成名是宜書矣而大夫尚德無競歿久而善愈報可不併序見之亦以慰龍圖君之哀思銘曰
娶適其遇貧非其懼其義不毀有子以捨命秩厚之年壽久之其究不留銘勿朽之

葉君墓誌銘

君諱權字元立生五十九年淳熙十四年十月庚寅卒明年二月甲申葬其縣長壽鄉清名山原上君兄梓之墓余所銘也家世鄉里故弗詳焉君三世二百人四十餘室不別盤案而餘百年矣君為是誣其兄先一門之有無為一身責非求富也及其盡力而無私用天道地利而不巧故不惟自足又得稍溢其餘借捐隣近之窮羸君之致富非有術也然後規處其祭喪婚嫁使有經用分其子弟使有常職使不傲不愚共家之業而皆達於學義則君之於既富可謂能有禮且有文矣此君之所以助成其兄而嗣守其法者也天下之家無必貧無必富富人之所類也然而仁者不必為為者不必仁自古而然未嘗合也君之事必為而成矣成則難持大則難守惟志明者易遵而法簡者不可變也使君之志而其弟若子孫皆自克其賢以如君而君之法不待知君者皆可以行之也則葉氏之世常傳而其宗常一也豈有既哉始君之兄死請余銘其墓今君死復以請余不能知君兄弟而重銘之不辭所以勸天下之為家者也君娶舒

氏三子之章之彥之奇女歸高梅年之彥毀容深墨
非亡銘之言不出余固愛之矣又聞其二子皆進於
善而能不止也然則君可知已銘曰
義而聚母撓仁而富必劾厥銘勿表納彼窘

厲君墓誌銘

東陽厲詳自余居永嘉及吳也東西數百里來學歲
時不歸同席畏其專余間問詳豈有兄弟任事者耶
曰無兄弟大人之誨詳曰學惟遠而聞無狹師惟久
而業弗遜不淑其身不止故詳之歸不敢爾余悚然
知厲君有過其家者為余言君不廣門巷不大屋宅
不營子利僅足而已言簡而志當退已而進物桑菓
蔬藥之列不亂蓋知自守者也余於是願識君淨熙
十二年八月某日君年四十八無甚疾而卒詳跪哭
泣震澤絕浙江以歛十四年某月某日既葬使告余
曰先生將何以相之余重媿夫累詳而不及祝君之
訣也且又知君願識君未果而君死也與之銘曰
厲顯唐世都督御史灌頂中興故存其址君名邦俊
元明繫字考及祖曾不逮于仕配惟吳氏婿也盧輔
幼女許嫁樂清夏魯君鬱所能諱為世知績功於儒
一子是貽懷德其鄉道述之原匪往者辭彼來者言

翰林醫痊王君墓誌銘

王君紹興乾道間名醫法應得銘切君之子大受以
銘示余學武軍承宣使張掄之文也大受言先求於
知樞密院黃公洽公謝曰張侯文高卒使銘之公簡

固在爾余嘉黃公能遜又極愛張筆大受拜曰願改
石以屬君余駭弗敢答而罷然自是大受見輒有請
輒弗敢答 上即位之元年余參議于荆距讀銘之
歲八年荆去吳郡四千里友朋之問累月不至大受
數寄余書必言改銘事文曰吾弟妻強無病一夕中
寒死人生危脆難保而亡父未銘八年之期寧子憂合
耶余重惻然悲之嗚呼捨貴而用賤置巧而命拙大
受豈有別於其間哉君諱克明字存昭饒州樂平人
生之乳以粥餌活遂得脾胃疾長益甚醫以為不可
治君怒因自讀難經素問用意處藥病盡廖始以
其術行游江淮入蘇湖最後家烏鎮常數百千里赴
人之急賢卿大夫皆自屈與游鍼灸尤精診脉有難
知者必沉思得其要然後與藥則無不驗矣未嘗多
用藥病雖數證亦繞下一藥曰此病之本也本除而
餘病去矣亦有不與藥者要以某日當自愈有以為
非藥之過者過在某事當隨其事以治之凡此類醫
自好者之所操惟君能必辭其言夫書醫以多愈疾
為奇而君本豪偉通古今善氣節大受讀書能文又
以其先大家多衣冠顯人持君發憤於庸醫為之耳
頗微其事故今所記者僅數事至其治療之曲折又
不能詳為可惜也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牀君施
鍼而步履復初廬守主安道中風禁不語旬日他醫
莫知為君曰此非湯劑之所及也令熾炭燒地灑藥
與安道其上藥氣熏蒸頃更而蘇雷停黑鹿吞過姑

蘇館病傷寒垂死部使者請君治之二日愈後從徐
度聘廣鹿谷道爲先排使侍君親甚君莫測也至
趙州馬逸傷足墜石橋下谷奏其主以已之車乘之
此方由是知君名從張子蓋救海州戰士大受全活
幾萬人子蓋上其功君曰吾非有戰功也辭不受王
炎宜撫四川辟君君意有不樂謁疾竟去炎怒劾君
避事坐貶秩又從呂正己使虜虜接伴忽被危疾服
君藥有間羣爲謝君不肯以狀還國信所冊楊蘇著
行金告君疾君始納之疾愈卒歸其金然則不專用
是賜衣食明矣始君以試中禮部累其官至額內翰
林醫痊賜金紫贈父實爲兼義卽母張氏封太孺人
淳熙五年六月卒年六十七其明年五月夫人聞人
氏亦卒聞人秀州嘉興人有幹苟事姑甚孝君好俠
尚義不問有無而能治生教子儲園池屋宅以爲富
者聞人力也是年八月壬寅子大中大受大春大雅
大異合葬君與聞人於湖州烏程縣永新鄉義安里
平山女塚孔聞詩勿未行孫男二女二余既次君事
而未歸也紹熙二年去荆過吳大受謂余卜改葬矣
曰某州縣某山某年月日下大受又曰吾媿不知父
之學近從人得一事焉胡秉彝之配病內秘腹脹痛
號呼宛轉旬餘父往視之其家外親客既集父謂胡
曰吾使恭人疾愈而與於會可乎以半碗圓碾生薑
調乳香下之俄起對客如平常銘曰
古之聖智先知疾苦草木雜使陰陽參御物無非藥

待我而愈其言尚存有方與數後之用者視新失芥
持平不效出奇則誤天疾王君因書自悟以身爲節
慮成尺度遇病必除莫名其故豈此獨能彼有弟慮
憤傷本流以疏掩媿余友戴肖望嘗得醫於君每言
其切脉用藥非今人之所能預也惜余不及見其人
而但銘其墓爾龍泉葉撰

郭府君墓誌銘

紹熙二年八月十日東陽郭江政葬父于孝順鄉羅
青丹來言曰吾父兄殆不知君君宜知吾父兄葬得
君銘乎君姓郭氏諱良臣字德隣婺州東陽人自曾
祖感祖祖父知常富其里中至君兄弟皆士人猶故
不得宦達然質分而能不衰故郭氏日大由君起昔
周張二程考古聖質微義達於人心以求學術之要
世以其非繁博舊本有信有不信百年之間更盛衰
者再三焉乾道五六年始復大振謙說者被閩浙敵
江湖士爭出山谷棄家巷賃館賃食廢幾聞之君二
子澄江幼有異質君憐其弱不得遠去爲作好室甘
飭招里中或他郡年與澄相長少者同處聘請知其
說者爲之師又間使澄出從大師歸而與其師學澄
靜而敏所論管皆能記憶所舉發皆能推見所得非
一師爲之師者多自以爲不及也澄猶執弟子禮恭
甚與澄同學者雖得科第去猶故咨澄於是君晝夜
勞苦治生盡以其餘付澄爲四方師友費後數年而
君年五十二以卒澄甫免君喪亦死死時年三十耳

嗚呼君不獲盡書以厚澄澄天於年而不極其學斯命也志則不可掩矣其後一二大師皆相繼死欲學者不知所統壹世又或以為講昔之群萃者散士後生求所向者莫與之適此余自步事至今目所親也學實而已實善其身實儀其家移以事君實致其義古今共之不可改也豈私好者能慕之私惡者能諱之哉謂其與陰有所款詭謂其衰壞有所簡薄蓋皆過矣余傷學術之變感君與澄之志故因江之請而叙之問江舊學之蘊在乎曰池深而木寒食於學之田曰歲別其租以待祭江之言皆飽鍊世故而不回挽是足以繼其父兄矣則君之所恃以不朽者何獨銘也君娶曹氏又娶楊氏五子長即澄也次江丐早卒漢恢女嫁朝散大夫胡南運判張商卿承議即淮西江東總領司幹辦公事何庶修職即建康府溧水縣主簿魏挺修職即王驥孫男八人女二人銘曰
學術之變重事也繫於君墓使後來者有考焉故君之他善衆矣皆略弗著

郭奕士墓誌銘

君姓郭氏諱良顯字德揚婺州東陽人曾祖感祖招父知常郭氏之著於東陽久矣自浙以東數大家者先郭氏郭氏未有爵位財不逾人而得為大家何也東陽舊俗以氣力為雄帶刀東楫裹行道上失意輒相讎殺庭訟視勝者歌舞賀之爾郭氏美其家用儒學又知世所尊貴學之上者其有原本善士千里外

禮致託以子弟不專請鄉州先生也嫁女取一時名人飾道具從夫子所向不以族姓當對分毫揀擇為近昵恩愛也人急難求假必隨其力以應未嘗控避辨士過其家意無不自滿去而得路絕不復通雖其婿與客多貴亦弗輕以事委也其敬賢知義有耻技為高明不見卑陋自君三世至君兄第十餘人各有門戶略皆如此宜其雖不富未仕而望最著於浙東有以也君尤篤厚貨直學知古事陳說世變持家大約遵用父祖繩墨又自力其細小者親有孤女不能行為擇所歸敏者與食病者與藥死者棺殮閭里織悉一本惠利其卒小人自以失所依倚多痛惜之蓋君於為善離其性未遠心力所至不但馳走於人所知者而已君紹熙元年年五十四死二年九月十五日葬高塘周寅塢要葉氏先卒三子湜洵溪女嫁修職即前太平州教授葉挺從事即前贛州同知孫約文林即湖州烏程縣丞葉知幾迪功即新嚴州分水縣尉史彌愈孫男六人女二人將葬溪以校書即石君應之書來請銘曰願無沒其所長因具載郭氏事云今溪之羣從又數十人矣其相先以義相競以善流風成而意好熟孝慈友悌之行內合博聞恂達之譽外昭然則郭氏之大未已也豈必合門而處同釜而食然後為善也銘曰 大能用其家之律細能踐其身之仁允也郭君弗夜於聞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前集 章貢黎諒 編集

安人張氏墓誌銘

余在太學與國子博士俞君烈為僚博士資厚而文發和而剛余慕而交之久矣他日博士以書抵余視其紙題有異於常讀之云云則以母張夫人之狀來曰願有銘嗚呼吾知博士之賢而不知夫人教之至是夫博士不自言幾沒夫人之美是吾過已既發帑使且哭則與為銘夫人臨安人曾祖景初祖鉞父次與博士之父承事即寬居同縣為姻家博士大父以儒術起律家齊整鄉里敬重夫人張氏愛女也父母卜所宜歸以女承事夫人識過於材晉見舅氏專以學行成名承事業已知家事兩叔尚毀齒未畢夫人則旦旦洗面束髮衿紳之趣使尚學博士生而能言夫人自教誦蒙求孝經書出從先生夜歸就膏火親課其勤惰率鷄乃得睡既長立猶然博士後試禮部為天下第一有爵於朝封夫人至安人俞氏之門光顯矣以狀考之夫人能順舅之嚴敬姑之親以義豐家合其孝慈所謂婦人之常德也獨於貴學若嚆歛終焉而子為時聞人則識過於材所謂非婦人之常者茲其驗歟博士嘗宦不得意且外補俱為夫人憂夫人時已病手足不良耳目聰明謂博士曰吾所以望汝何必今日博士因請以崇道觀祿歸養嗟乎夫人之教博士豈科第而已蓋又有名節之訓焉夫人

紹熙二年九月十五年八十五生三子璣將仕即先卒次博士承務即主管台州崇道觀次珙女適將仕郎王庭實高健進士戴思恭王伯容十二月二十二日葬下洪山從其舅焉銘曰
孰不有子荷其榮祿夫人之荷夫人之告詔彼來者自作自成慮實望虛尚斯銘

高夫人墓誌銘

夫人翁氏葬某將為銘已復自疑曰古之婦人德善以位登功烈因事顯書傳所載固瑰異俊哲非凡女子也毋柅內常事細行直不足錄今之銘婦女大抵依放之云爾外為至親褒叙而已詞無抑揚則於銘尤難是夫人之美無以傳信於後矣自余為高氏壻頗得聞外舍事始在京師名南宅者宣仁后家也王侯貴盛冠天下洮亂轉客留居永嘉外舅勿鞠其祖袍笏外無分焉夫人已歸則發寺類然外舅尉郢上夫人遠不能至獨與兩女閉門課紡績自給由外舅言宣仁后則曰曾七姑而自渡江未有特錄高氏者其仕與寒士等惟門戶調度異甚以貧故幾不立夫人智能通南北之俗自文繡工巧下至炊爨煩辱皆身親之豫筭有無乃具衣食外人所有不立毫分異幸意饋與自己出惟恐人不我慝也每族里間計較家事極為退懦卑約示若無有人或頗忽易違其一且設張豐大出人望外數等人皆驚不意以為何術能然直以為勉強然爾至其父無不然以此終

其身蓋夫人知自力不望人挽合為規曲折為矩變
 化為度量世俗所謂生事家計皆絕不營要以僅足
 而止所以相夫子之貧而不廢禮成夫子之廉而不
 失義而已矣用是后家舊事能歲時舉行不廢自督
 王及宣仁后親昆弟下咸寧郡王秘閣修撰榮緒
 華宗中更墜落以一綫引千鈞喬木之萌生復見徑
 尺夫人之助也始高氏既歸余余號尤貧高氏之能
 勻厚培薄均足內外使余尚自立於閭巷者皆用夫
 人教余年益晚髮系齒關沿漢浮江栖羈旅惟不
 足於養是謀獨夫人察而憐之非特以婿故愛也今
 夫人不幸不老於壽以死豈惟高氏之不吊蓋余命
 之窮也已夫人前數年述知將終首飾履緣無不豫
 備去歲余來斬陽夫人送高氏至江濱有訣別語蓋
 知其不再見也悲夫夫人温州永嘉人歸外舅今為朝
 請即主管台州崇道觀夫人封安人子不愚不息兩
 女其幼嫁修職郎建昌軍教授包履常夫人紹熙三
 年三月某日卒年五十八十一月某日葬永嘉護國
 寺山嗚呼余銘夫人不敢依放古事不用褒叙常禮
 其實如此也未知可傳信於後否銘曰
 岷微以興賴齊倫累貴而衰其難嬪夫人摯剛又叔
 均量已所能自若辛內為儉卑外舒陳扶危出泰全
 舊門人或不足已餘分教成厥女欺我貧卓哉詩書
 章懿懿叙銘其實刊幽珉

徐德操墓誌銘

公姓徐氏諱定字德操泉州晉江人曾祖宥祖達父
 澤贈朝議大夫朝議少孤母劉夫人挈之從呂氏因
 以所從為姓五十年公不知其徐氏子也朝議且死
 以告曰即有立毋忘吾宗公憤泣終喪與二弟來行
 在約不取科名勿止及公仕為宣毅郎而二弟皆擢
 進士第矣始以其本末自言復姓徐氏公解褐授秀
 州崇德縣尉母喪不行歷處州吉州教授知邵武軍
 邵武縣幹辦福建路轉運司公事通判太平州知潮
 州遠奏事謁病主管武夷山冲祐觀紹熙二年九月
 丙戌卒年七十四官朝散大夫在紹武危與守爭辨
 數軋其不義幾得罪在太平之歲實淳熙八年火星
 犯南斗公以曆占之曰此歲飢而民流當自南而趨
 北也郡扼江淮之衝可不備乎始未信流民果大至
 當壘米石之間霍餓駢疫暴露洶洶守不知所為盡
 以委公公設次卧起造屋數百行食散藥湏舟不時
 濟者皆歸焉畢渡不失一人宣州妖民胡木匠居麻
 姑山誘聚數千人守適罷去兩通判爭攝事不協事
 莫理盜乘間將犯城縛巡檢一人貫其耳以徇人情
 恐俱轉運使命公攝宣州公單車馳入境令曰汝等
 粥糜苦不飽讓相從爾非為亂也能自首者無非與
 之粟衆咸從令胡木匠以半夜望西北有青雲起暗
 謂其徒曰言人之祥哉城不可冀也已而卒敗胡木
 匠亦幻以逃不獲潮之士豪吳亮者當沈師寇汀州
 官軍合閩廣之人不能捕亮實誘以出有司抑其賞

不奏公爲之歎息看待過意月與瓊鐵甚多會訂額山寇復動稍稍及潮公議討之賊聞之曰是官能用具亮者奈何因相與散去公安重儉節不以詞色娛人不以意氣慝物學博而要支約而費居閑教授學者至數百依經訓而言無心僣愴之說任宦平進不求出常調據法義以治無刑名貨利之功有所慘但若已好樂不可銷釋有所執論發於堅毅不可悅奪也公既有以自守不媚於世世亦無能用公者雖然世之操縱方圓唯琢技能抗御繳繞以赴繩墨磨錯推鈍以就鋒銳死往生來不能絕也使其有益於道之治亂而貶性勞力以爲之猶曰可耳均之無益而彼富貴之幾何終磨滅以盡則與其毀關而進不如成全而退勤而得於人之多不如靜而失於己之少也公其知之矣宜人鮑氏永嘉人也故公宅永嘉四子瑒迪功即汀州司戶賅早卒璣當受公致仕息瑄賀今皇帝即位補將仕郎進士陳度迪功即徽州黥縣尉張炳進士萬與權三女子之壻也紹熙四年正月壬申葬公孝義鄉何奧村諸子使璣來請銘余聞公在家時惟以朔望日謁郡守他官府曠歲不到殊不識其處參坐語未嘗及公事也今瑒等所論叙信篤固終始不儻其德矣可無銘銘曰

忠明即致仕蔡君墓誌銘

水心先生文集 卷十四

故封忠明即蔡君諱待時字元晦魁磊善大節雖不得仕而家世豪族高在堂闔門骨肉百餘君尚未壯所以事上接下已能無一不意滿叔以居羣狹房戶多議欲分異君泣請曰某幼孤所賴惟叔爾願終以事父者事叔叔曰溢不可容也君感涕累月不忍田貸更推避遠不立券要治家剛明先賦輸平買買多與少奪向爲族人具酒食畢會君手潔樽易耐摘舉其行事以勸曰某善於某也由是人有所爲畏君聞之環白山數里暴力銷英負販有實直惜乎君之所施者小也余與君之子鎬善每器鎬之爲鎬極謝不敢當間爲余言其詳曰非我之能吾父實教之鎬初爲武學諭適有執政與父舊故鄉人以賀父父笑不應戒鎬曰汝謹自守無以利滅命也鎬果遂去則曰我固知當如是也比復召而勸鎬者方陪國柄鎬將避不赴父怒曰天子呼汝不以大臣爲嫌汝不誓死報上恩而暇自嫌耶鎬之接伴虜使也父問曰汝行於國大事何所得鎬曰築瓦梁堰全修楚州城皆不便而止使曰非使指疑未奏父曰傳不云皇皇者華臣獲五善乎何得言非使指也急奏之鎬迫而對五夜漏將上屬葉不能脫請俟送伴回父曰使命事關國信有不知意國北門可復入耶自秉燭趨鎬厲劄子已乃腫後鎬以上焚諭告父歎曰臣子之於君父其義一也所知不應我餘年豈待汝擇活期汝者名節爾鎬又曰子一日嘗過我父自屏窺之曰

此可與友也汝善親之吾去汝歸耳且父憐我既仕不應治生業特以歲入之餘使弟繼為我繼之願益買田以私我故我之所以能安於僻愚不慕勢利者我父既不以養己者責我而又寬我兒女根衆之憂故也嗚呼編誠篤厚者然不曰每事當推美於父余亦信錫之言不欺蓋其父子皆一時奇士矣君年六十四以淳熙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十二月十一日葬剛雖鄉與山與弟待用愛友遺命同穴異壤云娶於氏封宜人子錫忠胡印武學博士次鍾次棻武學上舍生早卒六女得嫁者四婿鄭清獻龜明朱某張壽也始錫為君求余誌其墓余許之未及而錫卒余念錫父子併死大則為國失士也小則其卿無任也豈獨一家之禍哉既銘博士又以銘君其辭曰觀其宗族之際觀其鄉黨之際觀其父子之際

忠明郎武學博士蔡君墓誌銘

君姓蔡氏諱錫字正之初入武學以信義稱兩學生不幸死輒請君屬其後事試屢入優等惡逼同試者以疾避不試司業高之上其行及賜第上識其名曰此戴幾先功為耶顧宰相與好官君無所求以格授鹽城尉詔特用君為武學子諭未幾自乞從軍上難之曰三衙豈可以階級持學官不諭君以法裁諸生諸生多不悅言事者用為君罪劾去樞密院召君稟議欲使賀虜正旦君聞之故逾期行差馬軍行司計議官虜賀正旦來遂以君館伴當宴紫宸殿上志廢

暴下料就驛賜之虜使辭請俟上有問故事命伴非上旨不過虜使位上今君過位諭虜使虜使固辭詔改宴為茶酒而已中官甘弁與掌儀謀併兒茶酒復使君過位君以非上旨趨至再三不行并怒請於上君請特拜上意解卒賜茶酒而罷接為武學諭遷博士充接送伴使時議築尾梁堰浸地三州方四百里曰可為邊險調使頗擊君歸奏其不便曰是棄淮西山外四州與野貽也淋河兩旁桑柘滿野家計成子孫長矣又可魚乎且水沒楚州城柵損圻裂塵吐低坐既皆有定處隨宜修補州郡常事爾今欲盡剗舊土重築新城費直數百萬緡縱陛下不惜錢使軍士剗平復疊捨一易造兩難俱有他變上悟為量修城罷築堰君念去親久未歸甚力執政惜之留為員金國正旦使丁父憂服喪垂畢即召命未至以疾卒年四十九君性安於善質局方整剛塞重厚吏利欲知痛切義理所集趨前就之自事君父從友執侍妻于版下使人臨時當事余默考之無一不合使之治民必為仁牧使之治軍必為良將君業嗜武舉用之有限若使為士大夫亦莫量其所至也 壽皇皇帝進天下以知兵被尤重武親教騎射程其力用武士有一長必演而出之有司探上意故君為學生而已為君當是時不但押便順張皇呼吸千沒速化而能以實利害誠行已應其上如君者一二耳會約和堅定無他警急所謂驅圍大事不過專對算賄之間故

君之可傳載者止於如此夫以可致之材遭不好之

時與時之好雖勤而已之材不及是不足云已若時

與材好合矣其不須暇而奪之者獨年也雖然在君

之正其行如何爾年又足云乎哉始君十四世祖午

傳為晉察讓之後自致州來居黃巖白山遂為台州

人曾祖產祖元之父待時皆不仕待時以君故封忠

嗣即君病筆自書九數千言其詞多咎已過教子弟

以忠信孝悌而已且曰無求仕宦蓋不以年不足用

不盡為其身惜也夫人鄭氏子曰淑曰滂曰澤曰湛

曰濟女四人未嫁淑走愬余於濡須相見北關門外

以雪始融泥潦尺餘拜且哭曰先人臨絕以再世登

銘託夫子今卜以某年月日葬某所非得子文不掩

也余義知君於其吊也遽不及誄因為長言系諸銘

銘曰 人謂君學孫吳以發身兮乃能好詩禮而恂

恂曰是可載以爵祿兮不耀武而懷文不盡年可戚

嗟兮懷羞羞渠不為之歎欣夫使人頌其通而悲其

短兮豈不足以為賢孰知君之賢兮在明大義於君

親約規矩繩墨以自嚴兮不次驟而橫陳挺球王之

純美兮就巧球而齊均驥之德實良兮非行王路而

後服剛木受地之正命兮枝葉華實皆成熟而蔚彬

聾天令以生死兮辨異端而胤幽論相靈芝與醴泉

兮固突出而無因其偶然而瑞世兮亦或終闕而不

仲嗟君之自知兮不知我之知為深伐石矢銘兮詞

陳彥群墓誌銘

彥群名季雅永嘉人姓陳氏質靈氣邁隨聞而思過

見能述自高其材不樂師授時諸儒方為制度新學

抄記周官左氏漢唐官民兵財所以公革不同者籌

算手畫旁採衆史轉相考擊其說膏液潤美以為何

但捷取科目實能附之世用古人之治可復致也至

其他察性命以禦矩奮象練以特與亦多微妙奇偉

非頌秀士親承其旨趣固其能通君間獨詣學堂闕

視長揖與其先生弟子交論無所降人亦未之然也

異日州將薦君高等讀其書道熟知素講往往加以

新意出人上始大歎駭遂中進士第又中教官為陰

與府教授未久再遭憂憂差潭州教授未得上君益用

門蓋抽古今文字且誦且索寢食失期度務為周覽

通學鈞得其要累聚所能連類較釋併集已長然人

視君貌益冲然接對言語退就平實幾可親近然後

皆喜曰彥群能下人矣君得足腫疾煩痛自出請醫

醫云寒濕所為也用附子七物湯飲加憤悶呼曰吾

何以不得食冷菓于耶家人信醫言禁不與無幾何

死年四十五夫天之賦子於君也魂絕而不倫君之

貴尊其身也刻苦以求成浪波急疾高或穢嚙遠涉

數國而濟於涖瀾必符有以用之也而竟若此何耶

曾祖士真祖壽父裕夫人劉氏劉之翁名仲光字茂

實長者名士異待君不用子婿禮君無所成而致歿

年紹熙四年七月壬午葬君於吹臺鄉白泉山師姑井而謂余曰子非其同年進士乎銘并子烏宜銘曰有巨木兮自寸草起行柯布葉翳空未已不畏斧斤規就棟梁俛首梓人伊木之殃須其全材剝落盡序老幹獨存遠者千歲物生匪易其成孔艱天乎彥群往即故山

姜安禮墓誌銘

姜君諱處恭字安禮徽州長山人六世祖昭範名能治春秋昭範之弟遵仕至樞密副使君曾祖朝奉大夫筠避亂於台州臨海祖仲思朝散即簽書南唐軍判官攝軍事討李成墜馬卒父訖從政即至君來秀州嘉興始君之自大夫入南相繼官不進君九歲而孤家尤貧大母父母皆散死他州不能葬而朝散旅於都昌佛寺四十餘年矣君營衣食治墳墓收拾諸觀見星出入其走都昌極故廡頌後為僧堂也老僧以告君掘地數丈得之題誌尚新歸從左蠡小孤遇暴風蹕斷檣折舟幾覆然後得聚葬于武康上伯嚴山君曰吾可以死乎既而頗買田治屋不至富厚亦稍調疾勞授人於之如有餘者君雖不以科舉自達至於慈渡江涸落之後奮寒士單薄之習積無至有以立家室教二子輝部進士女適濟南呂濛有孫男女五人婚對及時門戶新成課其力致之難過於場屋偶然成事者遠矣余往來秀州十年間聞君名又識輝於太學欲見君不果輝將對集英策余疑之曰

子色間青黑何祥也君素有足疾加劇卒年五十九葬朝散從政墓西百步夫人龔氏贈諫議大夫夫家也己葬輝錄君詩百餘首示余求銘余讀之曰君詩清壯抑揚而不刻削以反今人之律樂稱人善而志意獨到蓋得古人之意可銘已銘曰
紹熙四年二月十八日君死是年四月二十八日君葬嗚呼其詩則傳尚不亡哉

楊夫人墓表

楊氏婺州武義人嫁東平筆墨華君死夫人年二十六子長曰豐三歲幼喑也始生輩氏畏胡南徙以貧教授不自業人謂夫人當奈何夫人曰吾義寡輩氏矣復何顧二子稍長盡賣房中物買小宅為娶婦立家室時發有大儒呂公夫人告二子曰爾學不成無庸歸也二子或經年不得見夫人既而先後登進士第皆為時所知豈尤有文名夫人卒年六十八豈為從事即幹辦江東提刑司公事嶸為奉義即知徽州歙縣事孫男四人女七人紹熙五年十一月九日葬長壽鄉大慈寺東塢與其夫之域相望云余每記義烏何懋泰言輩氏之子豐弱冠論周秦以前事語言如冰玉亦可塵垢也然欲其少自風管勸之曰子三歲而孤太夫人不行以俟子子亦從科舉乎於時余尚未識豐而知有夫人矣去年冬置墨衰經旅于江下民舍甚父余問往唁之問所以來豐泣曰吾謀葬吾母冢上之表子為則宜余曰無學術之傳無文

字之教而分義自明者婦人之大德也故能左右夫
子而家道成世或爛焉華藻欲如關雎鸛鳴則先之
矣夫人未三十喪其夫不嫁終身訓二子使有立羣
氏再援於東南由夫人啓之也里巷之女子能爲夫
人所爲則微可使與辱可使榮而死生之道不愧矣
紹熙五年閏十月 日朝請即守國子司業秦寶錄
院檢討官龍泉葉述

丁君墓誌銘

君姓丁氏名世雄字少雲台州黃巖人曾祖皓祖駁
承節即監北恩州王子稅父斌進武被尉君少挾周
禮應舉主司材之欲送高處坐不如式罷俄而校尉
死無兼子弟君且誦書且譽家慨然曰豈天之與我
有限哉我非以家自沒者也即其居紫山帶水蒹葭
成行起高堂溫室朱綠照映而窮村陋墅煥然爲王
侯貴人幽奇闢麗之境君又曰崇飾將觀非實務雖
然奇情物表願思美人不如是亦不能抗身埃壙之
外也四方之士聞而往焉君親敬其賢有名厚資業
其窮乏鄉人有官私急難常借助之稅役或爲代輸
疾病請藥填戶有以僞死乞飲具亦不較周年先下
穀宜刻銘梓旁曰買物之權惟利銖兩者亂之耳凡
義舉衆力推其首必曰丁君世所謂好人行好事無
不曰孳孳也無絲髮公事足不出門截屋以書教子
以師雅樂不淫賦詠有措昔君之同堂弟希亮從余
學每爲余言君曰吾兄甚善然所少者專一苦學耳

子何道誘之換其爲彼進其爲此於是時希亮年已
長自悔少學不力竭晝夜讀書爲文不啻如嚴父師
在旁程督之故言君如此余曰夫善有端勤勞其身
常若不足而爲善者善也子今日是也安樂其身常
若有餘而爲善者亦善也子之兄是也歸於善而已
不可易嘗也君年四十九紹熙五年六月十八日卒
慶元元年十一月初三日葬紫昌鄉溫嶺西山王子
之墓十步切娶楊氏早卒今娶戴氏二男子木履三
女子皆嫁士人曰鄭指徐良臣萬鍾云始希亮既以
其學少君君不爲變門內之集希亮輒謝不預二家
賓客亦難往來或疑君弟凡有間及希亮驕得疾重
絕無妻子切勿整衣危坐請君託以後事君泣曰弟
無勿勿他日戴氏爲其內君爲其外經紀請用過於
希亮在時人又以此多君弟兄且曰不苟爲異同也
木使來請余不獲識君追記答希亮語述而銘之銘曰
手種之木家蓄之書皆善人之餘也爾後守之豈曰
弗踰可以大取間也

張令人墓誌銘

夫人諱幼昭字景惠姓張氏温州永嘉人歸陳氏爲
中書舍人傅良之妻夫人父兄皆儒先生自幼陶染
詩禮間事絕異於他女其夫有學行文詞經世之業
遠近宗從登門請義通日夜歷寒暑室內常無坐處
夫人獨快一婢治饗食甚糴采市薪行飯分茗皆令
得潔饌有無未嘗使夫聞之新有田五畝夫之伯氏

綬也將繼室而不能具禮夫人曰鬻此田耳後夫宦
頗遂不至之稍經營兄弟及他親友或一日直取數
十百萬錢夫人喜曰士方窮時欲有施與云云為大
言耳今而得酬豈非幸耶過洞庭管押者忽告曰某
所行李有孟家人皇駭夫人笑曰即知是所失不過
財物若貧即不失矣夫仕 上皇力諫不聽乞致其
仕下殿即行 新天子嗣統急召使至俄復罷往來
業業數月夫人率男女歡笑相隨曰以為高則余不
以為罪當逐則宜爾不信方術不崇釋老不畏巫

凡其夫所欲向意行不曲折做古不循俗夫人一
切順承曰不知是是吾不能從其夫然而每曰以子
之疎且易欲以其求知於天者使人亦知之乎宜謗
之衆也與夫閔士父士之品高下皆能言之夫所
與將夫人則亦與其偶相視過如娣姒愛樂皆同焉
婦人之可賢有以文慧有以繁能淑均不知宜其家
室而已至於儒者之意散闊而不縝高遠而難攀自
篤信力學之士隨其分量所得毫釐有間苟不盡知
趨舍異壘輒相疵病乃能習見於房瑣交行於相聞
墳窳應和如出一人窮達毀譽有以皆樂則夫人之
賢加於世之賢也夫人愛其弟特甚弟死久諱不告
過時而後哭之慟絕遂得疾慶元元年八月二十二
日且午曰伯伯何在吾今死不可不與別薄暮伯氏
至夫人曰新婦歸矣夫撫之曰得無記疇昔所得於
論語孟子乎頷之再三而暇年五十封令人子師轍

迪功郎福州羅源縣主簿師朴承務即女阿龔適潘
子順阿晦適將仕郎薛師雍阿李阿福許嫁太學士
舍生林子燕將仕郎徐冲不拜不卒慶元某年月日
葬于某夫以書來曰吾夢景惠盛服出布惟問焉往
曰往見子謝意屬子銘也又曰常日有不樂未嘗破
聲色其女問何以能忍曰我豈無氣性者耶但寫上
墓誌不得故不為爾然則夫人之期於後遠矣余何
足以銘銘曰 同其夫之志意兮眇追古而逐今有
迂而不達方有繼而莫尋人所不知兮夫人知心嗚
呼所謂好合方所謂琴瑟老至不借夫也弗任山則
青矣勒此崖陰

參議朝奉大夫宋公墓誌銘

公諱傳字巖老姓宋氏其先自閩徙溫平陽五世祖
為郡都曹葬瑞鹿寺山居永嘉曾祖應昌祖仲彝父
士^上_辨允贈朝散大夫公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為
台州黃巖縣主簿郴州州學教授知福州閩縣江西
轉運司幹辦公事通判袁州授汝海制置司參議官
乞致仕紹熙五年七月丙子卒年七十官至朝奉大
夫娶潘氏贈宜人再娶徐氏封宜人子三人楠某官
據先卒權當以公致仕恩補官女嫁進士周嵩先卒
孫男女各二人慶元二年二月庚午葬州西山法果
寺山楠錄公始末如此題曰歷官次序來求銘而其
行事闕焉余與公善欲辭不可然不得其所為銘者
以余所聞公精識內究人賢否事是非計慮利害

賈迎解刻皮澄滓絕去羸重內自翫悅未嘗形言間
微見一二言爾人與之處及衆論事其知公者視其
色上下已有所可否置不復敢論其不知者或鋒起
爭論志失前後公固笑而不問也自鄭景望兄弟薛
士隆陳君舉持議精立就有芒錡公居其間徐折衷
之諸公皆曰向某事某議於殿老意未然不可輕也
居官所至或事上官或從其僚其人往往有奮飛顯
鬚憑託氣勢生事立威以自賢者公無不遜聽使自
爲之其人後徐宿媪公而已上官稱其某事能某文
善公沈答以他語或曰此倩人爲之耳官庭終日寂
然事日理民至於無訟而公不以爲治人亦不知公
之爲治也故世人之與公遇者多異公所爲而已然
莫能鉤致公以軒輊之者遂以此終其身人之不同
正邪賢不自耳若甘榮願達崇爵厚勢則其大情極
志未有不同者願有得否耳其或躁或競或矜或街
先已後人始以此得終以失之故靜節動純濟銳密
捕疎若愚似鄙以爲如是則其於甘榮願達崇爵厚
勢可以保而勿失也願孫氏求聞達之要學干祿之
術孔子告以先遠世患老子列禦寇教人以後其身
者固所以先其身外其名者固所以存其名也今巖
老極明極銳極智慮極聞識其居於世也則似鈍似
鄙似後似不及然而不甘榮不願達不爲崇爵厚勢
終於後其身遺其名入不得而知其子弟亦莫知也
是何道出耶豈其非揚非墨非莊非老不杖乘於道

之未流而近其本者或在是耶昔孔氏定古今人品
目至漢有月旦看舊之論余既疑而未能決聊度序
公之大略刻於墓上使後之君子得以詳焉銘曰
編事以責操操雖獲投也遠害而志利利雖全枉也
已臨其高彼卑者自夸出也公所存乎吁莫測也

呂君墓誌銘

呂君諱師愈字少璋婺州永康人姿善治生不爲奇
術速風轉化徒以儉節勤力能使田桑不失利而已
又方急時使已力教于凡可以益其子之學無所吝
也故驟起家富於一縣而其子孫既皆深於儒寒苦
自課如未嘗富者可謂知本務矣世論常實諱貧而
文詆富所是非往往失事理之平余以爲果實諱當
取質焉若以文被詆亦不得辭何也呂君用一翁十
年尚補緝之道遇墜炭數寸亦袖携以歸入其里牆
無閑地彼無環堤肆無博徒人無侈服然則實諱貧
者安得不視君所爲子文之所以詆富非惡富也惡
其與害富者俱也君致富雖微然遇旱飢輒捐出
糶子數千斛助州縣賑貸其知取舍蓋如此豈有所
謂害富者哉能去之盡使富久而不厭此君子孫之
責也君生六十五年紹熙五年正月十五日卒慶元
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葬趙侯祠西南山兩娶夏氏皆
先君卒後夏氏與君同治生尤苦君自以且老失助
哀之甚每爲其棺哭曰杜某日醢臈某日醢吾婦所
爲乎吾不忍聞也君竟亦死子三人約浩源五孫季

魯季殊季昔季懷季恂昔余過陳同甫同甫以所述
夏氏銘示余因使余題其墓余笑曰吾字書不能分
備傍村安取此同甫滋故必得余強許之同甫使其
僕隨余至漁浦取書而去及呂君異同甫之子澆屢
為請銘曰先人之願也嗟乎余文雖陋使同甫在余
得勿從耶而浩與源以辭接於余悲壯回轉皆可銓
叙浩嘗有官轉運司貢其名自乞勿受以辭父兄之
獄其志又有足觀者遂銘曰 人道多方舉要而言
治生能富教子能賢呂君有是可以文傳

丁少詹墓誌銘

嗚呼學之難也質與性不合年與人不同切而教之
時至而不得成其材十且八九也况不幸失教者乎
不幸失教過其時乃能感勵奮發遇馳年宿定性自
成其材以收獨至之功若是者世之異材異質也蓋
跨都綿國得一二焉雖然其若是豈徒然也天必厚
之使有發於事焉使有施於時焉位叙顯寵使不與
常人者同焉所以信夫學之難而成之於已廢者為
尤可貴也邈年而卒於逝成材而無所發始與常人
異終與常人同若丁君希亮余所謂可哀者也希亮
字少詹台州黃巖人曾祖皓祖父少詹生二十
九年余過之於錢塘聞人言自以為高下能有辨也
見人行事自以為是非能有擇也拊躬誓志自以為
不至於所至不止也後二年余教諸生於樂清少詹
始來人謂少詹年已暮老讀書有數而論議自許誇

大相與肯笑之少詹知而不愠也又明年變名字於
陳同甫於龍窟同甫驚曰是人目擊筆神誇誇非安
帖為學徒者且吾脚里不素識得非巖穴挺出之士
耶既而少詹盡師項儒盡友良士盡聞名言盡求別
義常服補褐而食疏薄夜誦連晨手抄滿屋縱筆所
就詞雄意確論事深妙皆有方幅人於是奇少詹學
候博文候工淹識練智羸細並入彼切而教之更數
十年術業尚新者果非人力可及矣率以歲日二三
留治其家餘暇橋山航海一夕竟去僧坊民舍隨所
棲止雖在千里外家事伸縮不失尺寸紹興三年七
月十一日卒年四十七十月十一日葬嶠嶺之原妻
於氏先卒四子藍林籍一未名三女長嫁宗室崇諱
二尚幼銘曰 余觀書傳士當晚成之後必垂功名
少詹乃獨無有故為此銘異以慰吾亡友云爾悲夫
慶元二年五月 日

姚君愈墓誌銘

余二十許客烏傷無所並游春時獨出蒲心寺啟者
松檟間行吟欄川湖岸望山際桃花花踏祿無至郭
西門耕者方儘從而坐焉童子謂余此徑入煙起處
有姚秀才居之君俞兒破鞋出逆相視恍然如舊已
熟識者余為之題詩石磴上往還彌年乃去時君俞
應科場學習詞賦甚然其風措孤鶩自絮不同物
若山人處士年饑不粒食蒸菘菜茄子啖之饒鹽醃
邑人始但愛其貧不覺既而以其久不屈稍聽向至

且老克有加行迄無妄求遂皆信重曰是可爲卿之
丈人矣將死戒其弟棺前止須布惟一幅置尾燼於
案曰知我者自當來哭不知雖哭吾不對也又書告
余曰我能守義不辱予子能卒爲我銘則幸余曰諾
君俞名獻可娶州義烏人曾祖忠祖昭父輝年五十
七娶傅氏子遂遂連二女長嫁王某次許嫁黃某卒
之六十二日慶元二年十月辛酉葬於西山銘曰
資富而爲廉賢之所以選也倚吏而效威材之所以
展也是故非勢與利則貴名羨實將無以自顯也若
夫以身爲義則雖無銖兩而可不羨也以全爲歸則
雖極卑賤而可不亂也聖賢之所自盡不與世同貫
也嗚呼子之聞此其無恨也慶元二年九月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